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苏洵散文精选

主编○王运熙

王水照
罗立刚 选注

東方出版中心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ISBN 7-80627-256-9
9 787806 272565
ISBN7-80627-256-9/I·101
定价： 20.00 元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

主编　王运熙

苏洵散文精选

王水照　罗立刚　选注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苏淘散文精选　　王水照　罗立刚　选注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00千字　插页2
版次：1998年4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627-256-9/I·101　　定价：20.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之一。世称苏洵“上继韩、欧，下开轼、辙”，居“三苏”之首。本书共精选苏洵的传世佳作79篇，包括“政论”、“史论”、“经论”、“杂论”、“书信”、“序跋”、“杂记”等各种文体。书中既有纵论史变、横议朝政的《管仲论》、《议修礼书状》等，又有描写山水亭台的小品杂记，如《苏氏族谱亭记》、《木假山记》，此外还有一些谈学问、论世事的书信、杂论，如《上韩枢密书》、《洪范论叙》等也值得一读，基本反映了苏洵的散文成就。同时，本书对所选文章作了简明的注释与深入浅出的讲评。既可供文学爱好者浏览欣赏，也可供研究者参考。

总　　序

王运熙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八位作者，均以擅长散文著名，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不但是唐宋时期散文创作的高峰，而且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代初期人朱右，非常推崇韩、柳等八家之文，编选了一部《八先生文集》。这是把八家文合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开端。明代中期，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一批文人出来，大力推崇并学习以八家为主的唐宋散文，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唐宋派”。唐顺之选录先秦至唐宋散文为《文编》，于唐宋时代也是着重标举八家之文。茅坤编选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流播遐迩，影响广泛，从此唐宋八大家遂被认为是散文作者的楷模，其作品在许多文人士子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也在文学史中被确定下来。

中国古代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词句一般朴素自然，句式长短错综。至东汉，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愈益发展昌盛，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骈文除要求词句两两相对，句式整齐外，还讲究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追求辞藻华美、声律和谐、用典富丽等。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骈文固然也产生了不少名篇佳作，但因过分重视语言形式，常见雕琢，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挥洒自如的表达功能。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他们反

对华艳的骈体文风,提倡写朴实的散文。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初步动摇了长期以来骈文在文坛的统治地位。

韩愈、柳宗元两人是好友,在文学上是同道,都主张学习先秦西汉的文章(因为时期较古,所以称为古文),反对东汉以降盛行的骈文。他们提倡比较朴素自然的古文,使文章能够顺利地叙事达意,有利于政治教化。但韩、柳也很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两人注意广泛地向前代遗产学习,先秦的经传、史书、诸子、楚辞,汉代的史传、上书奏议、辞赋均有涉猎和吸取,因而文章不但写得清朗有力,而且文采斐然,不但扭转了骈文雕琢柔靡的文风,而且克服了古文运动前驱者过于追求朴实、流于干枯的弊病,以其有力的创作成果显示出古文运动的辉煌业绩。韩、柳两人还注意奖掖、培养后进,在两人周围,团结了一批古文作家,如李翱、皇甫湜、刘禹锡、吕温等,使古文运动颇具声势。然而骈文统治文坛毕竟已有数百年之久,根深蒂固;加上唐代科举取士,考试的诗、赋、判文等均用骈体,影响甚深,因而唐代政治界、社会上日常使用的文体大抵还是骈文。韩愈的一些后辈如皇甫湜、孙樵等,还有意发展了韩文崇尚奇险的一面,文风流于艰涩,使古文失去了号召力。晚唐五代,骈文仍然昌盛,古文又告衰落。

至北宋,遂有第二次古文运动出现。北宋前中期,文人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提倡古文,推崇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但成就都不大。直至中期欧阳修、苏轼出来,才奠定了古文高奏凯歌的局面。欧阳修继承韩愈的传统,大力提倡儒学和古文。他不但本人文学成就卓越,而且注意提携后进,培养了一批人才,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都经过他的提拔。宋王朝为了改变风气,科举取士不再沿袭唐代考律诗、律赋等,改用散体的策论。欧阳修曾知贡举,管理科举取士,他大力提倡平正文风,黜落写怪僻文章的士人。这些都对文风改变起了不小作用。苏轼在当时影响也大。他才华横

溢，创作成就杰出，还团结提携了一批文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擅长诗词散文，世称“苏门学士”。其余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辙四人，于古文均各有建树。北宋中期，以欧阳修、苏轼为首，人才辈出，成绩辉煌，终于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以后元明清各代，古文一直在文坛保持主导地位。鉴于唐后期古文崇尚奇险怪僻之风的不良后果，欧阳修、苏轼等特别重视提倡明白流畅的文风，反对怪僻，取得了明显效果。比较说来，宋代的古文较之唐代更为平易流畅，彻底摒弃了雕琢的痕迹。这种文风容易为广大士人所接受，也是宋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此后散文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都提倡儒学，强调孔子、孟轲所宣传的仁义之道，主张通过写作古文来宣扬儒家之道。但他们主张明道，不像宋代道学家(即理学家)那样偏重修身养性的内在工夫，而是关注政治社会状况，着重在治国安民之道。他们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具体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但都热爱祖国，希望国家强大昌盛，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们敢于揭露种种政治弊端，提出改革主张，希望君主加以采纳；他们希望中央朝廷的巩固，或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或反对外来的侵扰。这些思想表现于文学，就使其文章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进步倾向。唐宋八大家大抵为人正直，博闻多识，学养深厚，其文章除议论政治社会外，还广泛涉及各种社会现象和学术问题，显示出他们博赡的学识和聪明睿智。他们热爱人生，热爱祖国河山和美丽的风景，对亲戚朋友富于情谊，这方面的美好真挚的情感在许多篇章中获得广泛表现。

八大家很重视文章的艺术性。他们主张文以明道，既重道又重文。他们虽然反对魏晋南北朝雕琢的骈文，但并不全然排斥骈偶，在一部分文章中仍然采用对偶、排比，而运以灵活之气；还注意吸取骈文的结构章法和表现技巧。他们兼长论说、记叙、抒情各体散文。其论说、记叙文大抵继承先秦汉代文章的优良传统而又有

所发展创造。抒情写景文章，魏晋南北朝相当发达，佳作纷呈。八家文注意吸取它们清雅隽永的特色，而化骈为散，化整齐为流宕，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名篇佳作。他们不赞成骈文的华丽辞藻和追求声律，但其朴素的语言自有另一种声调、色泽之美。八大家的古文，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先秦汉代散文的基础上，部分地吸取了骈文在题材、文体、语言、表现技巧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和营养，融化改造，形成了鲜明生动的新散文，因而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八大家中的韩、柳、欧阳、王、苏轼五人，不但是卓越的散文家，还是杰出的诗人，他们往往使用诗歌化的语言来写作散文，使不少篇章洋溢着诗情画意，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八大家的散文，由于作者性格、才能等条件差异，具有各自的风格特色。大体说来，韩愈之文雄奇浑灏，柳宗元之文渊深峻洁，欧阳修之文委婉纡徐，苏轼之文闳肆奔放。宋代李涂以水比喻四家之文有曰："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文章精义》)其品评颇有道理。此外，曾巩之文平正绵密，王安石之文峭拔劲健，苏洵之文豪爽骏发，苏辙之文洗炼疏宕，各擅胜场，引人瞩目。

八大家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长期来被许多文人奉为散文的正宗。明代初年著名散文家宋濂、刘基，明中期以归有光、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古文家，都以八大家之文为宗。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也是如此。桐城派中坚人物姚鼐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流传广泛，人们把它与以选录骈体诗文的名选本萧统《文选》相提并论。该书选录古文辞(即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先秦汉代，一是唐宋八大家。清代初期吴楚材、吴调侯所编选的《古文观止》，迄今流传极广。该书选录自先秦至明代散文，八大家之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八大家散文受后人的重视程度。上面说过，八大家散文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美好的人生旨趣，形式优美，表现鲜明生动，这些对于今天新时代作家的创作，也将产生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这部“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丛书”，分别选录八大家之文，加以注释解说，以期读者能方便地阅览八大家的名篇佳作，认识祖国文学遗产的丰厚优秀，有助于思想品德、文化知识、艺术修养等诸方面的培养和提高。

1997年5月

前　　言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年轻时不喜“声律记问”之学,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第而返。后又废学游荡,年二十七始发愤苦读,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文,“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以文章拜见欧阳修等人,得到赞誉奖掖。苏氏父子三人,一时名动京师。嘉祐三年,朝廷特召试于舍人院,以病辞。嘉祐五年八月,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后又以文安县主簿的身份,与姚阐同修《太常因革礼》,完稿上奏,随即亡故。苏洵一生著述较丰,除《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外,另有《谥法》三卷,《易传》十卷(未完稿,后由其子苏轼续成)。他的文集,与之同时的欧阳修、曾巩、张方平等,都称有二十卷。南宋人却只著录十五卷。明人黄灿、黄炜兄弟“竭一时耳目之力,爬罗剔抉”,重新整理,合为二十卷,但恐怕已失原貌。

苏洵的思想是很复杂的,至少不能完全归诸正统儒学的范畴中。因此,在八大家中,他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朱熹就曾批评他:“只就《孟子》学作文,不理会他道理。”苏洵那种不合乎儒家道统的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上韩枢密书》中,苏洵建议以严刑诛杀来树立威信。在《几策》中,他建议皇帝澄清吏治,用不测之赏与不测之刑来调动天下士众。如此等等,都可以看出先秦法家对他的影响。在《仲兄文甫字说》中,他盛赞风水相遭而成天地间之至文,认为人工雕刻之文,虽极秀美,却非上品,体现了他追求

自然的文艺观;他又有“其去不追,而其来不拒”的言论,这些,又似乎有几分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隐逸心态。《权书》、《审敌》,探究用兵之道与制敌之术,是苏洵的兵书,乃孙武之余智。在《三子知圣人污论》中,他极赞儒家圣人孔子之哲思境界高深莫测,连子贡等人也只能初识皮毛,俨然自己深得儒家经典之奥义。由此可见,儒、道、法、兵等各家思想,在他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一些影子,其思想之杂,可想而知。

苏洵的文章最主要的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格调高古,在论辩说理过程中气势如虹,既有先秦论说文典范《孟子》的那种雄放恣肆,又能运用抑扬顿挫的笔势,使文章起伏波折,十分耐读。在写作方法上,他往往对所论述的问题进行条分缕析,对提出的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辩难,分析十分透彻,不给人任何怀疑的余地。具体组织篇章时,他又能突破单篇散文的局限,用一组散文来阐明论点,每篇都从不同的侧面来讨论,行文当中又彼此照顾,使他的议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论点展开。这种以一组文章来论述一个中心论点的写法,在古人的作品当中,是不多见的。

苏洵的文风质朴简练,但绝不少华采风神;纵横捭阖,结构却不松散。诚如他在《上田枢密书》中所说:“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厚,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他思路开阔,思维缜密,又精于布局,对于论点的提出,或开门见山,或隐于论述中间,或置于篇末,都视具体情况而定。论证时注重将比喻、对比、引证、驳论等多种论证方法灵活运用,使文章转折多姿,穷极变化;同时注意前后照应,如引绳穿珠,要散则散,想收即收,开阖自如,充分体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他虽然不喜欢声律记问那些注重形式的学问,但他的文章中却大量地运用排偶句,一定程度上吸取了骈文音调和谐、形式整齐的长处。这使他的散文音韵流动,又不失对称美感,骈散相间,气势更盛。再者,比喻的妙用,也使其语言形象而灵动。如此等等,都使苏洵的

文章显得纯熟耐读。

苏洵的文章，如按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最多为“论辩”，其次为“书说”，其他文体则很少。这样的文体构成，给编选时分类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不得不突破一般的古文分类样式，将其文章大致分成“政论”、“史论”、“经论”、“杂论”、“书信”、“序跋”、“杂记”七类。其中“经论”一类，系指苏洵的《六经论》而言。考虑到老苏对经义见解独到，同时参考《类编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的分类名称，所以别分一类。两篇赠序也附于“序跋”类中，不再单列。很显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比照而权宜为之。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上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阅读时批评指正。

王水照

1996年9月于沪上

目　　录

二、史论

三、经论

四、杂论

五、书信

六、序跋

七、杂记

一、政　　论



审　势[1]

治天下者定所上[2]。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3]，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4]，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5]。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6]？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7]，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质，周之上文[8]，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9]，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10]。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11]。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12]。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13]。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14]。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上者，而愚犹有惑也[15]。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16]。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17]。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亵而下不以为德[18]。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19]，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裁节天下强弱之势也[20]。

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21]。何者？威竭而惠亵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

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22]。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23]。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24]。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25]，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26]，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27]。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28]，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29]，伸缩进退无不在我[30]，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31]，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32]，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33]，而其上之人卒不悟[34]，区区守姑息之道[35]，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36]，是谓以弱政济弱势，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37]。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骎骎焉日趋于强大[38]。及其子孙，已并天下[39]，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40]。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41]，秦勇于威而不知本[42]，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43]，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44]，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45]，三尺竖子驰传捧诏[46]，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47]，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48]。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49]；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50]。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51]。多赎数赦[52]，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

之恩不敢节也[53];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54]。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55],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56]。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57]?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58],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昔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59],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60]。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61],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62],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

或曰[63]: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上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变而必曰威邪?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64]。

任刑,霸者之事[65],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66],桓、文皆霸也[67]。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68],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69]。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70],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71]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72],于是诛锄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73]。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74],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75],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注释〕

①审势:审度天下时势。　②上:通"尚",崇尚的意思。　③耳目纯于一:见闻一致,即专一的思想教育。古代儒、法、老诸家都强调以专一的思想教育百姓,只是各自强调的内容不同:儒家强调用礼,法家强调用法,老庄强调用道(即自然)。　④三代圣人:三代指远古的夏、商、周三朝,当时的统治者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等,被后世儒家称为圣人。　⑤远者至七八百年:形容国运久远。据《史记》载,周朝共历三十七王,经八百六十七年而终。　⑥"夫岂惟"句:难道是追随圣人的百姓们不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才至于这样吗?　⑦"盖其子孙"句:其子孙,圣人们的后世子孙。祖宗之法,圣人们定下的陈法,即上文中所说的"所上(尚)"。　⑧上文:崇尚使人文质彬彬的礼乐制度。《史记·高祖本纪》有:"夏之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　⑨固执之:坚定不移地推行忠、质、文等统治政策。　⑩溃乱:混淆,混乱不清。　⑪周公

为之制礼：周公制礼，乃儒家佳话。事见《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　⑫"后世有"三句：西汉时贾谊为文帝所召，为太中大夫时，曾草具仪法，"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为众臣所嫉而不得行。贾谊（前200～前168），雒阳（今洛阳）人。曾得汉文帝宠信，但其说不行。著有《新书》等。⑬大体卒不可改易：国家大的政治体制却不能改变。　⑭"故享世长远"二句：所以统治天下的时间很长久，而平民百姓对他们也不敢有所轻慢。苟简，苟且或简慢。　⑮愚：作者谦称。⑯审其势而应之以权：考虑具体形势，相应地以不同的权变策略来应付。权，古人以虽有违于正道，但有较好实际效果的谋略为权。⑰威与惠：权势和恩惠，即强权政策与怀柔政策。　⑱"惠亵"句：恩惠没得到天下百姓应有的重视，即一味怀柔但不受尊重。亵（xiè），轻慢，不庄重。下，指代天下百姓。　⑲乘强之威以行惠：借强盛的权威来推行怀柔政策。　⑳"故威与惠者"二句：所以说强权政策和怀柔政策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之势的手段。苏洵此论本于陆贽，在《收河中后请罢兵状》中，陆贽有"夫君之大柄在威与惠，二者兼行，废一不可。"　㉑"有生人"句：给别人生存的机会，可别人并不为此感到高兴。　㉒是可悼也：这是很让人痛心的。是，指代上文所说凭藉强权政治进一步实行武力统治，在脆弱的政局下却推行怀柔政策，致使国家崩溃，社稷为他人所夺。㉓"将欲乳药"等四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取决于其体内阴阳的调和，阴阳失调则出现病痛。治病用药时，先辨病因的阴阳，然后对症下药。　㉔"故阴不至于涸"二句：使体内重浊的阴气不凝固，浮灼的阳气不亢奋。　㉕阴者固死于阴：属阴性的病，就一定会因阴性的药石致死。　㉖善制天下者：善于统治天下的人。㉗诸侯太盛：各诸侯国的势力过于强大。　㉘畿（jī）内：古称天子所领之地为畿内。　㉙守令无大权柄：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改

变周代诸侯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各郡县长官都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并由皇帝随时撤换。在这种制度下，郡县长官的权力与周朝的诸侯相比，就大为削弱了。 ㉚我：此指皇帝。
㉛成、康在上：成，周武王之后的成王诵。康，周康王钊。成、康二王统治时期是周朝强盛之时，据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㉜“诸侯无大小”句：天下诸侯无论大小，没有哪一位不臣服。 ㉝各固其国以相侵攘：各诸侯国都加强在其封地的统治，并且相互侵略。 ㉞上之人：指周天子。 ㉟区区守姑息之道：洋洋自得地死守姑息养奸的苟安政策。 ㊱“而望其能”句：并且希望用它（姑息之道）来制服强悍的诸侯。 ㊲卒弊于弱：最终因为国势太弱而衰亡。 ㊳骎骎（qīn）：疾速。
㊴并天下：统一天下。并，吞并，占有。 ㊵斩挞：处死或鞭挞，代指残暴的统治。 ㊶“周拘于惠”句：周朝统治者一味拘泥于怀柔政策，却不知道权变。 ㊷本：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即儒家所说的王道。此处与“权”相对而言。 ㊸制治：制定行政制度。治，统治天下的方法。 ㊹转运使：官名，唐置，宋沿用。掌一路或数路军需粮饷，后又兼军事、刑名、巡视地方等务，为府州以上行政长官，权任甚重。 ㊺殿陛间：代指朝廷。殿，宫殿。陛，殿前的石阶。 ㊻“三尺竖子”句：年幼的小孩子驱车（到郡县）传达皇帝的诏令。竖子，童子。三尺，形容幼小。 ㊼解印趋走：解去官印，来到皇帝面前。解印，卸任。趋走，觐见皇帝时快步前行。 ㊽惠太甚而威不胜：恩惠太过份，但威势不够。
㊾赏数而加于无功：多次给没有功绩的人行赏，即无功而授之以禄的意思。数，多次，一再。 ㊿刑弛而兵不振：刑罚废弛，军威不振。 (51)“官吏旷惰”四句：北宋时冗官闲职甚多，而朝廷为笼络士子，对官吏的过错也是该惩罚却不惩罚，致使吏治不振，积冗难除。 (52)多赎数赦：（犯人）多次以金钱赎罪或被赦免。
(53)“冗兵骄狂”三句：宋朝兵制，全国的军队分为中央禁军和地方州

郡厢军两种,以禁军为主,但其兵源不纯,常有亡命之徒混迹其中,军中甚至有人犯刑作乱,“纵之白日掠人美女,街使不能禁”。政府因仗其维持统治,也姑息养奸,禁之不严。　㊿“羌胡强盛”至“不为怒也”句:羌胡,此指西夏和契丹。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宋与订立澶渊之盟,每年送给契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仁宗庆历二年(1042)西夏入侵,契丹乘之,宋又增加给契丹的绢、银,并输银绢给西夏,与之求和。　⑤⑤浸微浸消:逐渐被浸蚀削弱。　⑤⑥以弱政败强势:因为软弱的统治手段,败坏了强盛的国势。　⑤⑦何热之能为:还能产生什么热量呢?　⑤⑧借如:假如,假设。　⑤⑨“夫齐”至“不敢饰非者”: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初继位时,将国家大事交给手下的卿大夫,自己不用心治理。几年之后,外有诸侯侵袭,国内百姓也难以统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地名)大夫,大加封赏,烹杀阿(地名)大夫及所有依附他的人。且起兵西击赵、魏、卫,大败之,并以割占他人土地为和解条件。齐民振奋,齐国于是大治。　⑥⓪用威之资固已完具:执行强权政治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全具备了。资,此指各种条件。　⑥①益务检慎:行为举止更加检点、谨慎。　⑥②辄犯法:轻易地触犯法律。　⑥③或曰:有人说,乃作者虚设的条件。　⑥④任德不任刑:语出董仲舒《对策》:“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儒家强调行王道的君主,以德行教育百姓,而不用刑法去惩罚他们。　⑥⑤任刑,霸者之事:用严酷的刑罚来统治百姓,是行霸道的君主所干的事。古代儒家认“以力假仁者霸”,而“以德行仁者王”,将德与力、王与霸相对。　⑥⑥汤、武皆王也:商汤和周武王,儒家推之为行王道君主的典型。　⑥⑦桓、文皆霸也:桓、文,春秋五霸中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合称。儒家以春秋五霸为行霸道的典型,故《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说法。⑥⑧“武王乘纣之暴”二句:史传商朝最后的君主纣王无道,十分残

暴，用严酷的刑罚惩治百姓，因而周武王率各路诸侯革殷商之命，建立周朝。炮烙斩刖，泛指商纣的酷刑。炮烙，以炭烧铜柱，令犯人行其上，中途即堕火中而亡。斩刖，斩去犯人的小腿。 ⑲其治一出于礼义：周武王的统治策略一致地以礼义为中心。⑳桀之德固无以异纣：桀的德行跟纣没有什么差别。古人讲道德，以之为虚位，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不同，也就赋予它不同的内容，所以有吉德，有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有"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的话。此处指桀、纣的凶德。 ㉑有众率怠弗协：语出《尚书·汤誓》，即所有的人都涣散懈怠，不能和睦相处。㉒昆吾氏首为乱：昆吾氏，夏、商时一部落名，封地在今河南濮阳县。夏朝衰微，昆吾氏曾有叛乱，后为成汤所灭。 ㉓先罚而后赏：先严刑惩罚，随后嘉奖，以服民心。古人法天道一年之中生杀之理，一般为春夏赏而秋冬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之说。但成汤时，因惩当时民情怠堕，故以罚为先。苏洵引此意在说明威、惠要视实际民情而定，一味以德行为尚，则弱政之弊难除。 ㉔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管仲，春秋时齐人，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任之为相，佐桓公富国强兵，通货积财，为春秋五霸之一。《管子》，旧题管仲所著，其中多记管仲言行，言刑名赏罚，历代皆视为法家著作。近人考证认为是伪作。㉕"文公长者"二句：文公，即晋文公重耳，春秋五霸之一，史载他年少即好士，曾流亡多年，后得到秦穆公的帮助返回晋国为君主，在位期间能尊周室，不亡旧臣，"修政施惠百姓"，与楚国交战，遵守"退辟三舍"的诺言，苏洵因此称他为"长者"。狐、赵、先、魏，即狐偃、赵衰、先轸、魏犨等重耳的佐臣。不说，不喜欢。说，通悦。

〔讲评〕

本文大致作于宋仁宗至和(1054～1055)年间，与下文《审敌》同时。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治天下者定所上"。作者认为国

家治与不治，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统治者是否为天下百姓树立了崇尚的目标，是否用正确的政纲来引导百姓；在此基础上，统治者才有可能审时度势，制定相应的强权政策或怀柔政策，恩威并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在阐明道理及对周、秦等朝代的成败作了深入分析之后，作者又从赏、刑、兵等三个方面，重点剖析了北宋的政弊：官员无功受赏，国家刑罚废弛，部队军威不振，指出造成这种局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一味怀柔推恩而没能振威严惩，也就是国家未定其所"上"。有鉴于此，作者主张统治者用不测之刑，不测之赏，定所"上"为"尚威"，用严刑赏罚去驱使天下百姓，加强统治。对"王者任德不任刑"的错误观点也提出了批判。前人评价苏洵的这篇策论："于宋煞是对症之药，惜乎当时之不能用也。"（明茅坤《唐宋八大家古文钞》引王遵岩语）可谓深得本文要旨。全文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论不虚发，博通古今，往返驰骤，不失为一篇优秀的策论。

审　　敌[①]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②]。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③],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④]?曰:未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⑤],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⑥]。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⑦],出不逊语以撼中国[⑧],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⑨],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其欲[⑩],视中国如外府。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⑪]。故虽名为息民[⑫],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⑬];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⑭]。当暴秦刻剥[⑮],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溘然矣[⑯]。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强,固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⑰],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石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⑱]。匈

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19]。夫人之情，胜则狃[20]，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

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人虽屈而我亦劳[21]。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22]，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数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23]。天生北狄，谓之犬戎[24]。投骨于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25]？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古人有言曰："为虺弗摧，为蛇奈何？"[26]匈奴之势，日长炎炎[27]。今也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矣[28]。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29]？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30]，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31]。鸷鸟将击，必匿其形[32]。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33]。故《兵法》曰："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34]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35]，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庐之入楚也，因唐、蔡[36]；勾践之入吴也，因齐、晋[37]。匈奴诚欲与吾战耶？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38]，河朔有王则之变[39]，岭南有智高之乱[40]，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以不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41]今无乃与此异乎？

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42],则对曰:尔何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顾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43],高祖惧其且为变[44],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45]。罪至章也[46],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徜徉容与[47],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48],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49],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50],期于不免[51]。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52],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53],是固夫覆溺之道也[54]。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为福。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而近忧小患又惮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

不可去也。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55]；伐吴之役，惟羊祜、张华以为是[56]。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57]。

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58]，而关内骚动。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59]，吾可以先声协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围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能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翦棘[60]，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61]，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尔。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62]；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63]，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64]；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虚言！"滑帅告急，公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65]。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66]，意其必易与[67]。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68]。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

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69]

鸣呼！是七国之势也。

〔注释〕

①审敌：考察分析敌情。　②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古人有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皆以本国为中心，为内；以他国为边，为外。《公羊传·成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为苏洵所本。下文说契丹“视中国如外府”，即由此而来，认为契丹以自己为内，以中国为外是无理的。　③“夫天下无内忧”二句：语本《左传·成公十六年》“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④“盍释其末”句：为什么不放下末(外忧)不管呢？末，此指外忧，即四夷的侵扰。息肩，休息，弃置不管。　⑤姑无望其臣与遁：姑且不说指望他称臣或者逃遁。姑，姑且。　⑥“北胡骄恣”二句：北胡，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此指契丹。“岁邀金缯”之事，见前《审势》注㊿。⑦幸吾有西羌之变：对我国有西夏作乱幸灾乐祸。西羌之变，见前《审势》注㊿。　⑧出不逊语以撼中国：以强硬的语言威胁北宋统治者。西夏元昊作乱之际，契丹王也派使臣至京师索要土地：“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地，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仁宗闻言，遂遣富弼使辽，“岁增金帛二十万”。　⑨锋镝：刀箭，借指战争。镝，箭头。　⑩“迨今”句：到如今每年送给他们数十、数百万的钱财，他们还恶狠狠地一副不满的样子。迨，到。慊然，恶狠狠。慊，恨。　⑪残：受到伤害，败坏。　⑫息民：与民休息，使百姓过平安的日子。　⑬爱其死而残其生：爱怜百姓，不让他们去死，却用沉重的赋税使他们生活艰苦。爱，爱护。残，伤害。此处皆作动词。　⑭冒顿：秦汉之际的匈奴单于，曾统一北方，并收复秦将蒙恬所夺匈奴地域，汉初还经常南侵，直到武帝时才大破之。　⑮刻剥：残酷剥削。　⑯溘然：衰朽不振的样

子。滥:掩盖。 ⑰积衰新造:多年衰萎,刚刚建立新的统一政权。 ⑱"石晋苟一时之利"至"天下被其祸":石晋,指五代时建立后晋的石敬瑭。石敬瑭为篡后唐自立,曾借助契丹势力,篡位成功后,割北方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自称儿皇帝。他死后,其子继位,被契丹所灭。契丹势力遂进一步向南扩张。 ⑲"及吾宋景德中"至"遂与之盟以和":指宋辽澶渊之盟。章圣皇帝,宋真宗;景德,真宗年号。 ⑳狃(niǔ):贪。 ㉑人虽屈而我亦劳:敌人虽然被屈服了,我方也因力战而劳苦不堪。屈,被屈服,被战胜。㉒以形凌之:以强盛的外在气势欺凌宋朝统治者。凌,欺压,欺凌。㉓有为:有所作为,暗示图谋吞并中原之意。 ㉔犬戎: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为匈奴族的前身。下文中,苏洵由"犬"字而生发出"投骨于地狺然而争"之论。狺(yín),犬吠声。 ㉕可乘之衅:即可乘之机。衅(xìn),缝隙。 ㉖为虺弗摧,为蛇奈何:这是伍子胥谏吴王夫差不要让越国强大起来的话。即如不趁其弱小时铲除,待其强盛之后,就很难对付了。虺(huǐ),小蛇。 ㉗日长炎炎:日光很强烈,比喻匈奴的气势日盛。语出《国语》:"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年谷时熟,日长炎炎。" ㉘"今也"至"其亦惑矣":如今以怀柔政策怂涨其骄纵气焰,希望它不进行大的叛乱侵扰,是十分糊涂的做法。柔,指用怀柔政策来笼络。 ㉙支其怒:应付他的愤怒,指对付契丹的入侵。 ㉚万万无有:完全没有,丝毫也不可能。 ㉛邀之而后固也:威胁之后才能够巩固(在北宋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 ㉜鸷(zhì)鸟:一种凶猛的鸟。 ㉝"昔者冒顿"三句:据《史记·刘敬列传》载,汉高祖在击匈奴前,曾多次派使臣如刘敬等到匈奴去探其虚实,匈奴单于冒顿在每次汉使来时,都将其壮士、肥马尽数藏匿,只让汉使看到一些老弱士兵和畜马。于是刘敬等使臣都建议高祖进击匈奴,结果高祖轻敌,军至平城,被匈奴精兵所困,七天之后才得解围。
㉞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语出《孙子·行军篇》:"辞卑而益备者

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词卑，语气很软。词强，措辞强硬。㉟夸我：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我，指宋朝。　㊱阖庐之入楚因唐、蔡：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阖庐将攻楚，问伍子胥、孙武道：“你们以前说不能进攻楚国，现在怎么样？”二人回答：“如今楚国的大将子常贪得无厌，唐、蔡等地都很怨恨，如果真要攻打楚国，必须先跟唐、蔡等国结盟才行。”于是阖庐大兴兵马，与唐、蔡相约伐楚。　㊲勾践之入吴也因齐、晋：据《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载，田常准备在齐国作乱，就先以进攻鲁国为借口。孔子的学生子贡游说于齐、吴、越、晋等国，以求制止齐国。他对越王勾践说：如果你跟随吴王出兵，以大量珍宝及卑微的言辞取悦他，那么，吴王必定会进攻齐国。如果吴国战败，则是大王您的福气。如果战胜了，吴王必定会进一步进攻晋国。那时我再说晋君攻打吴国，吴国一定会被削弱。吴国的精兵都用来对付晋国了，大王乘机袭击，一定获利！后来果然如子贡所言，吴兵被晋国打败，越国乘势攻打吴国，吴王回师对越作战，三战皆败，越国灭吴。　㊳元昊之叛：见前《审势》注㊹。　㊴河朔有王则之变：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贝州王则据城反叛，号称东平郡王。朝廷派文彦博击杀之。　㊵岭南有智高之乱：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知广源州侬智高起兵据安德州，号称南天国。宋朝共花四年时间才最后平定这次叛乱。　㊶《兵法》：指《司马法》，古兵书名。据《史记·司马穰苴传》，齐威王使大夫论古《司马兵法》，而将穰苴用兵之策附于其中，后人所谓司马法即指此。　㊷勿赂而彼以为辞：不输送岁币、金缯等物，契丹必然以此来斥责。赂，指宋朝向契丹输送的金银财物。　㊸非刘氏而王者八国：刘邦为了笼络诸大将助他击败项羽，就分封他们为王，共八人：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越王张耳、梁王彭越、韩王信、衡山王吴芮、齐王韩信等。刘邦统一全国后，又担心这些异姓王会叛乱，就大封同姓为王，以削弱其势力，并不失时机地剪除异己。　㊹且为变：将会发动叛乱。且，将。

㊺"于是擅爵人"至"匕首交于京师":异姓王被剪灭后,同姓诸侯遂越发骄横。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自以为是高祖刘邦最小的儿子,与王室最亲,多有犯上之处,曾赐人爵位,赦免死罪,且为黄屋乘舆,出入拟于天子,甚至自袖椎椎杀辟阳侯审食其。苏洵所举即指此。擅爵人,随便以爵禄赐人。 ㊻罪至章矣:罪行已经十分明显了。章,通彰,显著。 ㊼徜徉容与:从容不迫。徜徉,徘徊。容与,犹豫不前。 ㊽煦煦而吹之:尽情享受眼前的欢乐。煦,温暖。 ㊾晁错(前 200 ~前 154):汉颍川人。景帝时为御史大夫,议请削诸侯以尊京师,结果造成吴楚等七个诸侯国叛乱,景帝只好杀晁错以求平乱。 ㊿七国之祸:即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七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汉代七个与天子同姓的诸侯国。在晁错提出削藩王的建议后,七国发动以诛"贼臣"为名的叛乱。景帝杀晁错以抚,七国乃不止。后派大将窦婴、周亚夫讨平。 ㊀期于不免:估计不可避免。期,估计,预料。 ㊁一身之谋:为自己个人打算。㊂濡足为解:此谓用脚探视水之深浅,刚刚湿了脚就不加警惕,而至于松懈。解,即懈,懈怠的意思。 ㊃覆溺:灭亡。 ㊄周瑜、吕蒙知其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大军南征,吴国的大臣都十分畏惧,认为只有投降。唯独周瑜、鲁肃主张迎战曹操。吴主孙权听二人之言,与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与曹军大战,曹操战败北还,天下得以三分。 ㊅"伐吴之役"二句:晋武帝时,尚书左仆射羊祜上疏言伐吴之计,众人都不以为然,只有杜预、张华赞成。一年后,武帝再派张华向羊祜问伐吴策略,在张华的赞成下,终于兴兵伐吴。羊祜,字叔子,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魏末任相国从事中郎,晋封钜平侯,都督荆州诸军事,死后南州人为之罢市以吊。张华(232 ~ 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官至司空,封广武县侯。 ㊆此晁错所以为愚也:这就是为什么晁错被认为愚蠢的原因。 ㊇山东:秦汉时指崤山以东。

这里代指发动叛乱的七国，由于汉朝天子居关中，叛乱七国都在崤山以东，所以这么代称。下句中的“关内”即代指汉天子所在的崤山以西地区。 ⑲华人：代指宋朝统治者。 ⑳除道翦棘：开辟道路，斩除荆棘。准备作战的意思。 ㉑深沟固垒：深挖护城河，加固防御堡垒，转移人口、物资等，严阵以待。即坚辟清野之意。 ㉒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指望我们害怕他(进攻)，并且用丰厚的贿赂来请求和谈。期，指望，希望。 ㉓跳踉：跳跃作势。 ㉔卒：通猝，仓猝。 ㉕“韩许公”到“迁延以遁”：唐宪宗死后，“李师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吓滑(地名)帅，且告假道”。而韩许公不为所吓，并说：“如果你敢越我的守界去作盗贼，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不要只说空话。”可是滑帅吓不过，仍向韩许公告急。韩许公说：“我在这里，你不用怕。”又有人告诉韩许公说，李师古开始开辟进军的道路了。韩许公说：“真的要出兵的话，是不会开辟道路的。”仍不理会。李师古见欺诈不了他，只好率军退去。韩许公，韩弘，匡城(今河北长垣县西南)人，累官宣武节度使。唐宪宗用兵淮西，封为许国公。李师古，陇西郡王李纳子，袭为节度使，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㉖“方今”二句：指北宋至和二年，辽兴宗耶律宗真死，皇太子耶律洪基继位。 ㉗易与：容易击败，容易图谋。 ㉘天与不取，将受其弊：上天赐予的机会，却不很好地利用，一定会受到惩罚。 ㉙“贾谊曰”至“虽尧舜不能”：语见《汉书·贾谊传》，乃贾谊分析诸侯王动态的话。

〔讲评〕

本文的写作时间与《审势》大致同时，内容也相互补充：《审势》重在内政，本文重在御敌。文章重点分析敌情，意在指陈北宋对契丹政策之失，表达作者的政见：契丹、北宋对峙，宋朝统治者只图怀柔苟安，每年都向契丹输送数以十万计的金、缯，这势必加重宋朝百姓的负担。长此以往，敌国越来越富强，宋朝将愈困窘，国力必

将大降。国困民穷，势必难以抵挡骄横之敌的进攻。契丹暂不以侵地掠民为意，正是想通过军事威胁使宋朝屈服，用岁币之输使宋朝国力下降，心存灭亡宋朝的“大欲”！因此，作者主张断绝对敌岁币金银之输，并且不被敌人出之于声、见之于形等虚张的声势所恐吓。如果敌人胆敢出兵相侵，则正可乘其王位初易，内政不稳之机，积极备战，一举战而胜之。全篇文势宛曲，议论精明，如长江大河，奔泻而下，中间却有许多回护斡旋，极具抑扬顿挫之妙。苏洵此论，对于积贫积弱，只知怀柔的宋朝宗室，不啻为一剂良药，只可惜未被采纳，令人有扼腕之叹。

心　术[1]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2]，然后可以制利害[3]，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4]；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5]。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6]。谨烽燧[7]，严斥堠[8]，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9]，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10]，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11]。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12]。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13]。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14]，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15]。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16]。彼固有所侮而动也[17]。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18]，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19]。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20]。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21]，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22]。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23]。故一忍可以支百勇，

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24]，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25]；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26]，使之疑而却[27]；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28]。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29]。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30]，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31]，则乌获不敢逼[32]；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33]。故善用兵者以形固[34]。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注释〕

①心术：指把握将士心理的方法。《管子·心术》中有"心之在体，君之位也"的话，苏洵本此而提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的论点。　②"泰山"二句：内心镇定，不为物役。即使是泰山崩溃或麋鹿出现之类可惊可喜之事，也不为之动心。　③可以制利害：应变之意，即无论遇到什么利害冲突，都能正确对待。　④凡兵上义：作战必须以崇尚正义为第一要义，意即军队必须为正义而战。《孙膑兵法·将义》中有："义者，兵之首也"的说法，为苏洵所本。　⑤不可措手足：不知如何安置手脚，无法应付的意思。⑥既战养其心：战斗胜利之后，注重培养军队的斗志。此处"其"与前面三句中的"其"都是指代作战的军队。　⑦烽燧：即烽火。古代边境上用来报告战警的两种信号，白天点烟为烽，夜间燃火为燧。　⑧斥堠：哨兵，侦察兵。　⑨丰犒而优游之：丰厚的犒劳，并且使他们从容优悠。意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意思。⑩小胜益急：获得较小的胜利后，授之以更加紧急的军务。急，紧急情况。　⑪"故虽并天下"句：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士兵们仍然不会厌战。　⑫"黄帝"句：黄帝，远古黄河流域的部落首领，

曾率部落多次征战周边，最后基本统一黄河流域，成为后来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 ⑬“凡将”二句：大凡将帅，必须有智谋而且能治军严厉。一般的士兵，则应该使他们愚昧无知。杜牧所注《孙子》中有“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如瞽也”的话，为苏洵此论所本。 ⑭“士皆”：士兵们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将领。⑮“凡兵之动”至“可以动于险”：兴兵之前，应该探知敌国君主和主将的谋略、性格等各方面情况，然后才能以奇兵制胜。动于险，即使部队历险作战。 ⑯“邓艾”三句：邓艾（179～264），字士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境内）人，三国时仕魏，因战功封镇西将军。魏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邓艾率四万军卒西攻蜀，邓艾亲率奇兵从阳平出发，翻越从来无人走过的崇山峻岭，直指江油，守城蜀将望风而逃，蜀汉后主刘禅束手就缚，西蜀灭亡。苏洵由这一历史事实引发议论，认为如果刘禅不是庸主，则邓艾即使以百万大军深入蜀中，也会被俘，成败之势自然不同。 ⑰彼固有所侮而动也：他（邓艾）一定是看出蜀中有可轻慢之处，才敢出兵入险的。侮，轻慢。 ⑱以兵尝敌：用一定的兵力去试探敌人的虚实。尝，即试，估测。 ⑲去就可以决：是避开敌军，还是与敌军作战，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⑳知节则不穷：能懂得战斗的节律，就会有无穷的战斗力。 ㉑不足以辱吾技：（小利小患）不值得去争取，以至于辱没我军的用兵大计。 ㉒可以支大利大患：（我方的用兵策略）可以用来获取大的胜利，对付重大的灾患。㉓“夫惟养技”二句：只有那些擅于斟酌作战计划，并且珍惜自己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养技，此指藏蓄作战计划。自爱，此指重视作战目的而不轻易使用致胜的谋略。 ㉔敢问吾之所长：如果敌方试探我方的优势所在。敢问，假如问，如果探询。长，此指军队的优势所在，即精兵强将之所在。 ㉕校：较量，作战。㉖吾抗而暴之：我方把不利之处暴露出来，与敌人相抗争，以作诱敌之计。 ㉗疑而却：怀疑并退却。 ㉘狎而堕其中：轻视我

方精锐,并落入我军强大战斗力的范围之中。狎,轻侮。　㉙无所顾,有所恃:没有什么顾忌,却有所凭藉。恃,依赖,凭藉。　㉚尺棰(chuí):长仅尺许的马鞭。棰,马鞭。　㉛袒裼:即袒裼裸裎,赤裸着身体。袒,去掉衣服,露出上身。裼,脱去外衣露出内衣或身体。　㉜乌获:战国时秦国有名的力士,据称能力举千钧。　㉝"冠胄衣甲"至"弯弓"句:意谓如果粗心大意不加防备,即使全副武装,也会被弱小的敌人乘机击败。　㉞以形固:以优良的装备,严明的军纪等外在可恃之物,来巩固军心。

〔讲评〕

本文论述为将之道。作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将治心列为指挥作战的首要问题,认为将领指挥作战,以善治心术为最要;心术是为将之要,"义"乃心术之本,只有正义之师,才能百战不殆。这与苏洵在《权书叙》中所说的兵乃"用仁济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作者主张在"义"的前提下,将领们才能用"术",才能正确地分析敌势,明辨敌情;才能统率将士,合理用兵;才能知动知静,决定进退,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全文一段一理,各不相连,如分兵布阵,自成系统,但又先后不紊。"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段落鲜明,井井有序,文之善变化者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从写作方法来看,本篇文风绝似《孙子》、《老子》,语言锤炼简切,而含义丰赡;议论简明扼要,却入木三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

法　制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①]；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②]；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古之善军者[③]，以刑使人[④]，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⑤]。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⑥]。韩之战，秦之斗士倍于晋，而出穆公于淖者，赦食马者也[⑦]。

兵或寡而易危，或众而易叛。莫难于用众[⑧]，莫危于用寡。治众者法欲繁，繁则士难以动；治寡者法欲简，简则士易以察。不然，则士不任战矣[⑨]。惟众而繁，虽劳不害为强[⑩]。

以众入险阻，必分军而疏行。夫险阻必有伏，伏必有约，军分则伏不知所击，而其约携矣[⑪]。险阻惧蹙，疏行以纾士气[⑫]。

兵莫危于攻，莫难于守，客主之势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实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贤将能以寡为众，以小为大。当敌之冲[⑬]，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进，虽告之曰此无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袭，潜兵以备，彼不我测，谓我有余，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⑭]，寂若无气。严戢兵士[⑮]，敢哗者斩，时令老弱登埤示怯[⑯]，乘懈突击，其众可走[⑰]，夫何患城小？

背城而战，阵欲方欲踞[⑱]。欲密欲缓。夫方而踞，密而缓，则士心固，固则不慑。背城而战，欲其不慑。面城而战，阵欲直欲锐，

欲疏欲速;夫直而锐,疏而速,则士心危,危则致死。面城而战,欲其致死。

夫能静而自观者⑲,可以用人矣。吾何为则怒,吾何为则喜,吾何为则勇,吾何为则怯?夫人岂异于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途之人皆可以将⑳。

平居与人言,一语不循故,犹且愕而忌㉑。敌以形形我㉒,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视敌有无故之形,必谨察之勿动㉓。疑形二:可疑于心,则疑而为之谋,心固得其实也;可疑于目,勿疑,彼敌疑我也㉔。是故心疑以谋应,目疑以静应。彼诚欲有所为邪㉕,不使吾得之目矣。

〔注释〕

①与贤将战,则持之:与贤能的将领作战的话,就要与之相持,即打持久战的意思。　②"持之"二句:与贤能的敌将对峙,或许能有所窥伺,并因而找出取胜之道。伺,观察,伺机而动。为之谋,窥察后作出相应的对策。　③善军者:善于统军作战的人。④以刑使人:以严明的军纪统率军队。　⑤"而其中"句:苏洵认为兵法权谋是继仁义之穷而作,所以认为"义"是用兵作战的根本。⑥越有君子六千人:越国有六千名忠心耿耿的士兵。据《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讨伐吴国,将军队分为左右二支(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　⑦"韩之战"至"赦食马者也":据《史记·秦本纪》载,鲁僖公十五年(前645),秦穆公与晋君战于韩原(今山西河津、万泉之间),晋军失利溃退,穆公率军追击,晋君战马陷入深泥之中,急不能脱,于是晋军重振旗鼓,挥师再战。后来,秦穆公反为晋军所困,幸得岐下野人(百姓)救助才脱险境。在这之前,岐下野人曾因误食穆公良马而被官员抓起来法办,秦穆公知道了,说:"我不想因为畜牲而害人命。"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并赐给他们酒肉,然后全部放回,所以岐下野人见穆公有难,纷纷来救。苏洵

这里说出穆公于滹,是误记,解穆公困窘者实为岐下野人。
⑧用众:指挥众多的部队。 ⑨则士不任战矣:那么将士们就没有战斗力了。任,胜任。 ⑩虽劳不害为强:即使指挥起来劳神费力,却不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⑪而其约携矣:那么敌人伏兵相约进攻的计谋就失去效用了。携,离,此为离散无用。
⑫疏行以纾士气:用分散行军的方法,使士兵们的紧张心理得以缓解。纾,舒缓。 ⑬冲:要冲,险要之地。 ⑭偃旗仆鼓:放倒军旗,不击军鼓,偷偷进军的意思。 ⑮严戢:严格地约束士兵。
⑯埤(pí):矮墙。这里指城墙或营垒的护墙。 ⑰其众可走:即可走其众,可以使敌人受挫逃窜。 ⑱踞:蹲或坐,此指兵阵的厚实。 ⑲能静而自观者:能够沉静地进行自我反省的人。
⑳途之人皆可以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作将领。途之人,道途上所见之人。 ㉑愕而忌:惊愕并有所顾忌。 ㉒敌以形形我:敌人把他们的阵势显示给我方看。第一个"形"为名词,指阵形。第二个"形"为动词,即显形,显示出来。 ㉓谨察之勿动:谨慎地侦察敌情,不轻举妄动。 ㉔"可疑于目"三句:可能是敌人故意表现出来让我方去怀疑的形势,那么就不要去怀疑它,因为这是敌人迷惑我军的诡计。 ㉕欲有所为:想要有所作为。此指图谋向我军进攻。

〔讲评〕

本文主要是论述作战中制敌取胜的方法,法制即节制部队的方法。文章首论制敌将之法,作者分敌将为贤、愚二类,提出相持、乘隙两种对付方法。次论辖制军卒之法,认为将领对待士卒应有"刑"、"赏"、"怒"之别,而在这背后必须有"义"为根本保证。三论统率寡、众之法,强调统众须繁,御寡求简,各因其宜。四论逾越险阻之法,指出率部历险,须分军疏行,以破敌奸计。五论攻守之法,重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六论守城之法,主张因背城、面城不同,

分兵布阵各别，视具体情况而定。七论自省之法，主张静以自观。八论审察敌情虚实之法。作者在这里提出八种克敌制胜的方法，基本上概括了战术大要。罗汝芳即评论："非八阵五花，六韬三略烂熟胸中，不能道片语只字。"(《三苏文范》)从行文来看，本文还似是按照作战前后排列，一段一计，先后不紊，井井有条，体现出苏洵散文凝练的特点。

强　　弱

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爱者。

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①]。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②]。孙膑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③]此兵说也[④]，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不既再胜矣乎[⑤]？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三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

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⑥]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之忧在项籍耳，虽然，亲以其兵而与之角者，盖无几也。随何取九江，韩信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高帝起而取项籍[⑦]。夫不汲汲于其忧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盖所以孤项氏也。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⑧]。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⑨]。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

范蠡曰："凡阵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⑩]春秋时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⑪]盖一阵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

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⑫后之庸将,既不能以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⑬。

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⑭,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

〔注释〕

①固也,处之而已矣:(士兵不精锐、马匹不精良、器械不锐利等)不能改变,也就只能从现存的条件出发了。 ②兵之三权也:(军队战斗力分上、中、下三类)是用兵布阵三种权谋的根本原因所在。 ③“孙膑有言”至“取君中驷”句:孙膑,孙武的后代,曾跟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为魏惠王大将时,忌妒孙膑的才能在己之上,将其诱至魏国,膑其双足(膑,古代剔去犯人膝盖骨的一种酷刑),因称孙膑。后来,孙膑找机会见到齐国的使者,使者认为他很有才能,就将他偷载回国,为齐所用。孙膑初到齐国时,大将田忌以宾客之礼接待他,正逢齐王与诸大臣赛马,孙膑见齐王将马分成上、中、下三等,就建议田忌用下等马跟齐王的上等马比赛,用上等马、中等马跟齐王的中等马、下等马比赛,这样就获得二次胜利,从而最终战胜齐王。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称四马一车或一车四马为“驷”,这里泛称马。 ④兵说:用兵作战的道理。 ⑤再胜:二次获胜。 ⑥“管仲曰”三句:语本《管子·制分篇》。如果所攻击的敌人本来很强大,却能使它在受击后变得脆弱,那就说明我军战斗力强盛;如果所攻击的敌人本来脆弱,却让它在受到攻击后变得强硬起来,那就说明我军战斗力很弱。 ⑦“汉高帝之忧”至“然后高帝”句:秦朝灭亡后,项籍凭借军事实力,分封诸侯,

刘邦不从其封,挑起楚汉之争。公元前205年,刘邦与项羽在彭城作战,汉军大败。汉王派隋何游说九江王黥布背楚助汉,也被楚军击破。后来刘邦改变战略,以韩信为左丞相,俘虏魏王,北伐击代,擒代相夏说,又引军击赵,擒赵王歇,致使燕国望风而靡,于是楚国势单力孤,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刘邦约各路诸侯共击楚军,战而胜之,项籍被迫于垓下自刎。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及《淮阴侯列传》。 ⑧"秦之忧"至"非其忧"句:意谓不以强敌作为最先攻击的对象,而先击弱敌,各个击破,最后与强敌决战。据《史记·秦本纪》及《秦始皇本纪》载,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灭楚在公元前224年,相距八十八年,在此之后一年灭燕,两年后灭齐。苏洵文中所说,不尽合史实。 ⑨"诸葛孔明"至"其亡宜也"句:诸葛孔明,即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琊(今山东沂南县)人,随叔父西依刘表,不为所用,乃躬耕于南阳。后被徐庶推荐给刘备,佐刘备定荆州,并入蜀代刘璋建立蜀汉。蜀汉建立后,诸葛亮曾多次出兵祁山,与魏军作战,后于五丈原军中病故,蜀汉也为魏所灭。苏洵是说魏国为蜀汉劲敌,诸葛亮不应与之对抗,而应以弱敌为先,将之孤立,然后击破。诸葛亮未能如此,每次出兵都与强敌对阵,蜀汉亡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⑩"范蠡曰"三句:语本《国语·越语》,意谓古人分兵布阵,重强弱相济。范蠡,春秋时楚人,仕越为大夫,佐越王勾践灭吴,后来又认为勾践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同荣乐,于是离开越国去了齐国,住于陶,称朱公,经商致富,号陶朱公。牝,雌性。牡,雄性。古人以牝牡代表雌雄阴阳,以牝阴为弱,牡阳为强,又因尚左,故布阵时多在左军设精兵强将,在右军布置羸弱兵卒。
⑪"春秋时"至"众乃携":《左传·桓八年》载,楚君与隋侯战,隋大夫季梁曾向隋侯献策:楚人尚左,楚君必在左营,应该避免与其强军相遇;相反地,楚军的右营一定没有良将健卒,应该去攻取楚人的右营,这样就会击溃它。如果楚君右营失利,大军分离,必定全线崩溃。结果隋侯不听,为楚所败。携,离。此指军心涣散,失去战

斗力。 ⑫“唐太宗曰”至“以是必胜”:语见《册府元龟》卷四十三。唐太宗此语也是讲两军对峙时,用自己的左军攻击敌人的右军,以强击弱,以自己的弱卒对付敌人的强兵。交战之中,等自己的精兵击溃弱敌后,再从后面掩杀敌人的精兵,战而胜之。⑬败可俟矣:(没有弱卒来消耗敌人的强兵)失败也就不远了。俟,等待,指时间很短。 ⑭忘其小丧:不计较小的损失。忘,忘记,不计较。

〔讲评〕

本篇讨论作战中用强与用弱的辩证关系。文章从孙膑为田忌献赛马之策生发开去,分析历史上汉高祖、诸葛亮、唐太宗等人在战斗中运用强弱的得失。作者主张在作战中,必须注意强弱相济,以羸弱兵卒牵制敌人的精兵强将,用自己勇猛的兵将攻击敌人的弱兵,回头再来剿杀悍敌,一举战而胜之,以较小的损失获得全面的胜利。作者能具体面对用兵作战的事实,辩证地看待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主张合理分兵布阵,变弱为强。这对指挥作战的将领们来说,无疑是难得的良言。当然,作者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兵乃诈道,一切都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异,不可胶柱鼓瑟。若每次作战都如苏洵所言,恐怕也容易为敌人所乘,反为所败。茅坤即指出:“大略祖孙武子三驷中议论。三驷者,射千金之法,非大将谋国之全也。”(《唐宋八大家古文钞》)可谓指出本文论战之得失所在了。

攻　守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①]；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②]；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③]。

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④]，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⑤]。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⑥]。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⑦]。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⑧]。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

今夫盗之于人，抉门斩关而入者有焉[⑨]，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⑩]；乘坏垣坎墙，跐而入者有焉[⑪]。抉门斩关，而主人不知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⑫]；乘坏垣坎墙，跐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恤焉[⑬]。夫正道之兵，抉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

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⑭]，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⑮]。昔者

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16]。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17]。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18]。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19]。刘濞反，攻大梁[20]，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21]。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22]。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23]。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24]。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25]。田令孜攻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兵溃[26]。此用伏道也。

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

〔注释〕

①尽兵：用尽所有的兵力。　②钝兵费粮：士气挫钝，浪费军粮。　③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语出《孙子·虚实》，“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④“车毂击”二句：车毂与车毂相撞击，人肩与人肩相摩擦，形容人车众多，往来频繁。指代军队出入的要道。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⑤正道：此指正面作战。　⑥“大兵攻其南”至“曰奇道”：即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　⑦“大山峻岭”至“曰伏道”：即暗中偷袭的战术。绝径，十分险要的道路。挝，击鼓。　⑧“伏道”二句：暗中偷袭，敌人毫无防备，就如同没有城池，没有敌军守卫一般。⑨抉门斩关：撬开门锁。抉，挖，撬。关，门锁。　⑩他户：别的人家，此指相邻而易于走动的人家。扃键，门锁。扃，从外面关闭门户的门栓。键，门闩。　⑪趾而入：偷偷溜入。趾，脚指，此处

引申为蹑手蹑脚。 ⑫太半:大半。 ⑬不恤:不顾虑。 ⑭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境内,春秋战国时为秦国东关。 ⑮剑阁:蜀地一栈道名,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相传为三国时诸葛亮所建造,是川陕间主要通道,也是历史上军事戍守要冲。 ⑯"昔者六国"二句: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一年(前318),苏秦倡约纵之说,联合崤山以东齐、楚、燕、韩、赵、魏等国,以楚怀王为约纵长,西击强秦,秦国出兵守其东关函谷,六国之师反而畏怯退缩,各自回到其本土,约纵散而诸侯疲,为秦灭六国埋下伏笔。 ⑰"曹操"二句:指汉末三国时,东吴孙权联合刘备共击曹操的赤壁之战。 ⑱"钟会"二句:据《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载,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出兵西蜀,钟会破关口后,蜀将姜维凭险布兵,钟会竟不能克。 ⑲素:常,从不间断,始终不懈。 ⑳大梁:地名,战国时魏都,在今河南开封县境内。 ㉑"刘濞反"至"以与濞会武关":据《史记·吴王列传》载,汉孝景帝三年(154),吴王濞以诛晁错为名,联合七个刘姓诸侯作乱,发兵进攻大梁。当时大将田禄伯曾请以五万精兵由南边入武关与刘濞会合,不为刘濞所听而罢,最后八王之乱被景帝派大将周亚夫等平定。 ㉒"彭岑"至"距成都"句:事见《后汉书·彭岑列传》。彭岑,东汉时南阳棘阳人,初附更始帝,后为光武所用,任命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当时公孙述割据蜀川称帝,光武十一年(35),岑彭受命讨伐公孙述。岑彭领兵破荆门、下江州(今四川江北),直指垫江(今四川忠县)。之后,岑彭以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的将领延岑对峙,自己亲率精兵浮嘉陵江而下,由都江(今岷江)溯上,昼夜行军,长驱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绕出延岑军后,击破公孙述。 ㉓"李愬攻蔡"至"黎明擒元济":吴元济,唐后期蔡州刺史吴少阳子,据《旧唐书·李愬传》载,吴元济袭其父位为蔡州刺史,藩踞一方,不听唐朝号令。唐朝派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讨伐,吴元济以精兵挡之。唐将李愬乘虚雪夜

急驰蔡州吴元济老巢，黎明时分擒元济于惊愕之中。李愬，字元直，唐元和中为唐邓节度使。 ㉔“汉武”至“以出越人不意”：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武帝派唐蒙进攻南越，唐蒙上书建议放弃从长沙、豫章等正面进攻的计划，用夜郎的军队出兵牂牁江，出其不意直攻南越中心，战而胜之。 ㉕“邓艾攻蜀”至“遂降刘禅”：见《心术》注⑯。 ㉖“田令孜”至“夹攻关”：潼关，关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以面临潼水得名，是古代军事要塞。唐末黄巢起义攻潼关时，唐朝派田令孜总督神策军及关内各诸侯兵马共十五万守关。但田令孜只知正面守关，对关旁尚可出入的禁谷未能设防，黄巢派大将林言、尚让统军从禁谷入，与黄巢夹击守关部队，终于攻入长安。

〔讲评〕

本篇讨论作战中进攻和防守的方法。作者将攻守之法分为正、奇、伏三类，不主张攻坚城、守要冲，但强调“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崇尚奇正相兼，尤其重视用伏兵出奇制胜。作者巧于论证，将攻守之道与为盗之法相类比，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正、奇、伏三种攻守之法的辩证关系。然后，作者又用历史上正道攻守惨遭失败，奇道、伏道攻守获胜的战例为证，从正反两个方面作辨析论证，进一步说明无论是一次分兵布阵的战斗，还是守一国、攻一国的战争，都必须将正、奇、伏三种攻守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胜利。全文多方辩难，抉幽发微，论证详明，指陈确的。引证和比喻论证的结合运用，使说理充分而且透彻。所有这些，都体现出苏洵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的特点（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

用　间

孙武既言五间[①]，则又有曰："商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②]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③]。《史》：太公尝事纣，去之归周[④]。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邪？伊、吕固与人为间邪？桀、纣固待间而后可伐邪？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⑤]。

然则武意天下存亡寄于一人[⑥]。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⑦]。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⑧]。遂与天下共亡之[⑨]。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禄必复[⑩]，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⑪]。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

今夫问将之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⑫]。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为之出万死以间敌国[⑬]；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计[⑭]。呜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

夫兵虽诡道[⑮]，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

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16],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17],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18];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19]。智于此,不足恃也。

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明君贤将之所上者,上智之间也。是以淮阴、曲逆,义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计定[20];左车、周叔不用于赵、魏,而淮阴进兵之谋决[21]。呜呼!是亦间也。

〔注释〕

①五间:见《孙子·用间》。孙武将用间分为五大类:用敌人的同乡或同国者为间(间谍)即“因间”,用敌国失职官员为间即“内间”,诱惑敌国间谍为我所用即“反间”,用自己的假情报诳骗敌人,敌人中计杀死间谍即“死间”,选择有贤材、智谋的人到敌营去窥探敌情,然后安全返回即“生间”。 ②“则又有曰”至“三军所恃”句:引文见《孙子·用间》。苏洵所谓“上智”为间,是以“有义附焉”为准而言的。伊挚,伊尹,挚为其名,尹乃其官。伊尹为商汤相,助汤灭夏桀。吕牙,即姜尚,吕氏,名望,又称子牙,周初人,相传曾垂钓于渭水,周文王出猎遇之,与之交谈天下大事,颇能称心,大悦,同载而归,并说“吾太公望子久矣”等话,因号“太公望”。 ③“按《书》”三句:据《尚书·商书序》载,伊尹曾经离开亳到有夏,后来对有夏失望,又回到亳,为商汤所用,助其灭夏。亳,商汤时的都城。 ④“太公尝事纣”二句: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姜尚在未遇文王前,曾事商纣,见纣王无道,弃之而去;游说诸侯,亦不为所用,终归于文王。 ⑤“是虽甚庸”二句:这种想法,即使是十分庸陋的人也知道不可能。是,代词,指上文“汤、文王固使人”至“纣固待间而后可伐邪”三句。 ⑥“然则”句:既然如此,那么孙武的意思就是将天下兴亡的大事,完全归之于一个人了。“然则”二字实际上是两个连词连用,然,既然如此;则,那么,表转折。武

意，孙武的意思。　⑦吾何病焉：我为什么还要恨他呢？病，以之为憾，以之为恨。　⑧安视民病：心安理得地看着百姓生活在困苦之中。安视，漠然视之，泰然处之。病，困苦。　⑨遂与天下共亡之：于是就跟天下人一起去灭亡它(夏朝)。　⑩天禄必复：上天所授的国运必定会恢复，即国运昌泰的意思。禄，本指官吏的供给，此指天授国运。　⑪不可以久遏天命：不能够长时间违背上天的旨意。意即要顺应上天之命，灭亡商纣，取而代之。遏，阻止，不顺从。天命，古人以天为神，凡人力所不及者，皆认为是天意所在，是天命的表现。　⑫逆知：预料到。逆，预料。　⑬出万死以间敌国：将生死置之度外，到敌国去行间计。　⑭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计：乘敌我之间的使臣往来，刺探对方的阴谋诡计。敌国之使：我国出使到敌国或敌国出使到我国。　⑮诡道：阴谋诡计。　⑯吾间不忠：我方的间谍不忠诚。　⑰得敌之所示者以为信：获得敌方故意显示出来的假情报，认为它是真的。示，显露，给……看。　⑱"夫用心于正"二句：如果是正义的战争，那么，战争中的各种矛盾都会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苏洵所谓正，就是他所指出的"以义附"于兵，即正义的战争。纲，提网的绳子，此指战争中的各种矛盾或细节。　⑲百补而千穴败：多次弥补又多次出现漏洞，防不胜防的意思。败，溃败，坍塌。　⑳"是以淮阴、曲逆"三句：淮阴，指淮阴侯韩信(前？～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刘邦臣，后为吕后所杀。曲逆，曲逆侯陈平，后来位至丞相。据《史记·淮阴侯列传》和《陈丞相世家》载，韩信、陈平二人在归汉之前，都曾为项籍所用。韩信为项羽中郎将，数次献计都不为所用，最后背楚归汉，因萧何推荐，刘邦拜他为上将军，助刘邦先定三秦，然后举兵攻魏、破赵、定燕、取齐，使楚势孤力单，最终为刘汉所灭。陈平归汉之前也曾助项羽定殷，后来殷地被汉击破，项羽要杀定殷者，陈平惧怕获罪，归汉，并以反间计使项羽斥去其谋士范增。　㉑"左车、周叔"二句：据《汉书》载，楚汉相争，高祖于

彭城失利，齐、赵、魏等诸侯均反汉和楚。高祖使韩信带兵击魏前，韩信曾问郦生魏国大将是不是周叔，郦生告诉他不是周叔，而是柏直。韩信认为柏直是不知好歹的小子，于是率兵击魏，虏魏王豹。魏破，韩信与张耳想东下井径共同攻击赵国。赵广武君左车向其统帅陈馀建议，利用井陉之险来对付韩信等人，深沟高垒以图坚守，同时出奇兵从小道深入，切断其辎重军饷，使之不战而疲。陈馀不用广武君之策，认为仁义之师不用诈谋奇计。韩信听到这一消息大喜，毅然出兵，最终斩杀陈馀，灭亡赵国。

〔讲评〕

离间计是兵家常用之克敌制胜术。在《孙子·用间》一文中，孙武即将用间方法进行归纳，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本文辨析《孙子·用间》，指出在其五间之外，还有“上智之间”：国君推行仁义之政，兴仁义之师，不战即屈人之兵，亡人之国；虽无用间之名，无用间之劳，却得用间之实，是为上智之间。在明析了“上智之间”的概念后，进而分析它跟孙武“五间”的区别：“上智之间”本于正义，无任何后患，不像五间本为诈术，虽能一时得利，却难免无穷后患。随后，以上古时伊尹离夏佐商、吕牙离商佐周，致使夏、商亡国的史实，阐明了“上智之间”较五间为优的道理。由此，提出“上智之间”关乎国家社稷存亡，主张明君贤将应崇尚上智之间，而不应该执著于平常“五间”。全文议论严正，引据确凿，论用间，能超出一般范畴，于短短阐述之后，令人心悦诚服，且“次序起伏之法，尤不可测识。”(《三苏文范》中袁宏道评语)

远　　虑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1]；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而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2]；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3]。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4]。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谁与议？不议不济[5]。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

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6]。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7]，故后世不得见耳。

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8]，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共和之于下[9]，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10]；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11]。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群臣所不与者，惟留侯、酂侯二人[12]。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13]。

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

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14]；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15]，无腹心之臣以不克[16]。何则？无腹心之臣者，无机也，有机而泄也[17]。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井，设陷井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18]；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19]？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20]？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燕安[21]，田文所谓"主少国危，大臣未附"[22]，如此等事，何世无之？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23]！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24]。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25]。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26]，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27]，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28]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邪[29]？又曰："五载一巡狩。"[30]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31]；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32]？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33]，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34]。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35]，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36]。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37]。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38]。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39]，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40]。

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41]，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太祖之用赵中令也，得其道矣[42]。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

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43]。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44]。

〔注释〕

①“圣人之道”四句:苏洵以计谋权变是仁义的具体运用,所以认为圣人不仅宗经(指仁义礼乐),而且也讲权(权谋)和机(机巧变诈)。机,机谋权变。　②无以成天下之务:不能够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③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不讲权变,就没有什么用来成就子孙万代江山永葆的宏伟业绩。　④“然皆”句:可是这些(权和机)都是天下老百姓所不应该知道的。宜,应当。⑤不议不济:没有磋商讨论,就办不成事。　⑥“后世”四句:三代,指夏、商、周三个远古朝代,儒家认为那时是统治者执行仁义政治的典范时期,三代的开国君主如夏禹、商汤、周初的文王、武王等,治理国家都是以仁义为本,大行王道,周初的周公又制礼作乐教育百姓,使文质彬彬,上下有序,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⑦诈:欺骗。　⑧禹有益:禹,大禹,传说为夏朝的缔造者,因治水有功,受舜禅让为天子。益,伯益,据传善于畜牧和狩猎,助禹治水有功,为禹臣佐。　⑨共和之于下:(伯益、伊尹、太公等三臣)在下支持其君主的意见。和,应和,此指支持。伯益等三人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朝代,因此不可能一齐支持(“共和”),苏洵如此叙述是为了表达的简便。　⑩狐偃:晋文公重耳舅父,亦称舅犯。曾随重耳流亡十九年,后助其归国复位,被任命为上军之佐,帮助晋文公改革内政,使之强大起来。曾随文公参加晋楚城濮之役,大败楚军。⑪大夫种:越大夫文种。勾践与吴王争斗失败后,将越国政务交给大夫文种,文种不负所望,励精图治,使越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击败吴国,称霸一时。　⑫“高祖之起也”至“惟留侯、酇侯二人”:樊哙、留侯参见《高祖》注②、⑯。彭越,(前? —前169),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字仲,秦末聚徒起兵,后受齐王田荣将军印,

进击项羽。又随刘邦围垓下,破楚,封梁王,终以罪诛。曹参,(前?～前 190),沛人,从刘邦起兵,助刘邦击项羽,还定三秦,数立战功。萧何死后,代之为丞相。滕公,夏侯婴,秦末补县吏,后随刘邦起兵,为汉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封滕公。灌婴,睢阳人,本以贩缯为生,后从刘邦起兵,以军功得封地,号颍阴侯。郦生,即郦食其,秦末陈留高阳人,曾劝陈留令反秦。刘邦攻陈留时,郦生杀令以迎,后常为刘邦当说客,汉三年(前 204)郦生说齐王归汉,一下子为刘邦赢得七十余坐城市。陆贾,楚人,号为"有口辩士",曾用张良计游说秦将,使刘邦有机会袭取武关。后往说南越王,使称臣从汉约。枞(cōng)公,亦刘邦臣,刘邦为汉王时任命他为御史大夫。酂(zàn)侯,指萧何(前? ～前 193),从刘邦起义,多次立功,刘邦为汉王时,任命为丞相。高祖得天下后,以其功最高封为酂侯。 ⑬"唐太宗之臣"四句:唐太宗,李世民,隋末随其父李渊起兵,为秦王。后杀兄弟继承父位,为太宗,被称为封建社会清明君主之一。委之深、任之密,即"委任之深密"的重组,指委以重大事务。房、杜,房,即房玄龄(578 ～ 648),名乔,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杜,即杜如晦(585 ～ 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西安市附近)人。房、杜二人为唐开国名臣,房玄龄多智谋,杜如晦能断大事,有"房谋杜断"之称。 ⑭"司马氏"三句:司马氏,指曹魏时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人,司马氏先后把持曹魏大政,最终由司马炎废魏称帝,另建晋朝。贾充(217 ～ 282)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曾参与司马炎代魏自立的密谋,指使成济杀魏帝曹髦。 ⑮"陈胜、吴广"二句:陈胜、吴广二人皆为秦末百姓,在被征去戍守渔阳途中杀死军差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短时间里所向披靡,聚众数万,是灭亡残暴秦朝的首发轫者,后为秦将章邯击败被杀。此处苏洵将陈胜、吴广二人比成出民于水火的商汤和周武王。 ⑯无腹心之臣以不克:没有腹心之臣相助,所以未能成功。 ⑰无机也,有机而泄也:要么完全没有谋

略,要么有计谋也早早泄露出去了,不能起作用。 ⑱假以济:假之以济,凭藉它(指机)的帮助取得成功。 ⑲"其奚事"句:奚事,安用,都是疑问词,奚事,何必从事,哪里用得上的意思。安用,为什么任用,何必任用。 ⑳熙然:悠然闲适的样子。熙,和乐。㉑燕安:安逸,闲适。燕,安逸。 ㉒"田文所谓"三句:田文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吴起曾与他争谁更有能力,孟尝君说自己统率三军,治理百官的能力都不如吴起,但在国君年纪尚幼,大臣心存异议,百姓犹豫踟蹰,民心思动时,自己可以担当治国重任,而吴起不能。吴起见他分析得有道理,才承认自己不如他。

㉓可为寒心哉:必定会为此而深深地担忧啊。寒心,因失望、恐惧而惊心或痛心。 ㉔而又以勃遗孝惠、孝文:参见《高祖》注⑦。㉕"武帝之末"三句:霍光(前? ～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异母弟,武帝时为奉都尉。武帝死,太子年幼,遗诏令霍光与桑弘羊辅政。昭帝享寿不永,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因其荒诞而废。再迎立宣帝,霍光尽力相辅,政绩斐然。㉖泰山之势:像泰山那样稳固的形势。 ㉗累卵:以禽蛋相累,比喻危险异常。 ㉘"《传》曰"二句:原文见《尚书·商书·伊训》。冢宰,古代百官之首,掌邦国之制,统领百官。据《论语·宪问》载,古时君王死后,一时国无首领,最初三年,所有官吏都必须听从冢宰的命令。 ㉙不置疑于其间:对冢宰不起疑心。 ㉚五载一巡狩:语出《尚书·虞书·舜典》,古时有天子每五年到各诸侯国去视察一次的制度。 ㉛宗老:家中主持礼乐的家臣。 ㉜奈何:凭什么,为什么。 ㉝抗然于上:高高在上。抗,高耸。

㉞其志不通矣:他们(君臣们)之间的想法得不到沟通。志,此指思想、意见。 ㉟辽然而不可亲:十分遥远而难以接近。亲,亲近。

㊱泊然:淡然冷漠。 ㊲"君忧不辱"二句:《吴越春秋》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句,意思是君主忧心不解,就是对臣下的侮辱;君主受到侮辱,则臣下应为之而死。此处苏洵反用其意,说明

"当今"君臣关系的淡漠。 ㊳传舍：古时供往来行人休止住宿的地方。 ㊴"百官"三句：泛泛，众多的样子。茕茕，孤独的样子。卒然之忧，仓猝难以对付的事情。卒，通"猝"。忧，此指叛乱等使封建统治者忧心难释的事。 ㊵殒越：殒落，引申为死亡。㊶"尊其爵"三句：此三句中"尊"、"厚"、"重"都作动词用，使其爵位尊贵，使其爵禄丰厚，使其权力很重。 ㊷"太祖"二句：赵中令，即赵普。据《宋史·赵普传》载，赵普(922～992)原为五代柴周时归德节度使掌书记，陈桥兵变时，赵普助赵匡胤为帝，有功，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后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普处事沉毅果断，独专朝政十年，深得太祖倚重。 ㊸"近者"至"而天下"句：寇莱公，即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景德元年，寇准以毕士安荐为同平章事，时置契丹入侵，寇准力排众议，促真宗亲征挫敌，订立宋辽澶渊之盟。后为人所谗，两度罢相。㊹生人杀人：使人活下来或者使人死去，借指握有重权。

〔讲评〕

本文立意于欲治理好国家，必须君臣相得；国君应当深谋远虑，重用心腹大臣。按《周易·系辞下传》："几(机)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知机是指有先见之明，即所谓"远虑"。作者强调只有远虑，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要达到这一目的，君主必须与腹心之臣同心同德，使他们能透晰时局，高瞻远瞩，国家才能化险为夷，国运昌盛。文章先从正面立论：创业之时，赖心腹大臣助国君成功；太平之世，得腹心之臣为君王治国。后面又从反面辩驳：后世君臣关系反常，皇帝不信任宰臣，宰臣也"视相府如传舍(旅馆)"，所以国运多舛。行文之中，隐然可见作者是有感于庆历中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未及成功即被罢免一事而发议论。本篇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文如怒马，奔逸绝尘而不可羁制，大略老苏之文，有此一段奇逸奋迅之气，故读之往往令人心掉。"(《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御　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1]。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2]，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不以礼，不以信，是不为也。不以术，不以智，是不能也[3]。故曰：御将难，而御才将尤难。

六畜，其初皆兽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马亦能蹄，牛亦能触[4]。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5]，故杀之；杀之不能[6]，驱之而后已。蹄者可驭以羁绁[7]，触者可拘以楅衡[8]，故先王不忍弃其材而废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触，当与虎豹并杀而同驱。则是天下无骐驎终无以服乘邪[9]？

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于用[10]。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11]。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12]；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徹、侯君集、盛颜师，才将也[13]。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14]。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馔，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15]，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

近之论者或曰：将之所以毕智竭虑、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辞者，冀赏耳[16]。为国家者，不如勿先赏以邀其成功[17]。或曰：赏所以使人，不先赏，人不为我用。是皆一隅之说[18]，非通论也。将之才固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19]，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

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之制御之术以称其志[20]。一隅之说，不可用也。

夫养骐骥者，丰其刍粒[21]，洁其羁络[22]，居之新闲[23]，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24]。彼骐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岂以一饱而废其志哉？至于养鹰则不然，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搏，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才大者，骐骥也，不先赏之，是养骐骥者饥之而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鹰也，先赏之，是养鹰者饱之而求其击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

昔者，汉高祖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25]。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26]；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27]；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厥后追项籍垓下[28]，与信约期而不至，捐数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29]。项氏未灭，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极富贵矣。何则？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之徒则不然，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则，终岁不迁也。项氏已灭，天下已定，樊哙、滕公、灌婴之徒，计百战之功，而后爵之通侯[30]。夫岂高帝至此而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虽不先赏，不怨；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31]，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

噫！方韩信之立于齐，蒯通、武涉之说未去也[32]。当此之时而夺之王，汉其殆哉[33]。夫人岂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则曰："汉王不夺我齐也。"故齐不捐，则韩信不怀[34]；韩信不怀，则天下非汉之有。呜呼！高帝可谓知大计矣。

〔注释〕

①"人君"二句：国君支配臣子，控制宰相比较容易，驾驽将领则比较困难。　②御将以术：驾驽将领要讲究策略。术，方法，

策略。 ③“不以礼”至“是不能也”：不为，能做得到却不做。不能，没有能力做到。 ④触：以角触物，引申为撞。 ⑤不可以人力制：不能够用人的力量来制服。 ⑥杀之不能：不能杀死它，杀不尽。 ⑦羁绁(xiè)：拘束，约束。羁，马笼头，此处作动词，用马笼头套。绁，绳索。 ⑧楅(fú)衡：缚在牛角上，以防其触人的横木。 ⑨骐骥：即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仁兽，雄的叫麒，雌的叫麟，其身如麋，牛尾，狼蹄，一角。苏洵以其形状如牛等动物，所以说只有驯服牛等动物才有仁兽麒麟的出现。 ⑩全其才以适于用：保全有才干者的才能，使之能被运用。 ⑪“又不可”二句：廉隅细谨，个人品行方面的细枝末节。廉隅，棱角，引申为人行为、品性的不苟。顾，考虑，认识到。 ⑫“汉之卫霍”至“贤将也”：卫青。卫，卫青(前? ～前 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以军功至大将军，曾先后七次出兵匈奴。霍，霍去病。霍去病(前 140～前 117)，河东平阳人，以军功至骠骑将军，先后六次出击匈奴，边功甚伟。卫、霍二人均以外戚入禁军。赵充国(前 137～前 52)，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曾从贰师将军出击匈奴，勇敢善战，宣帝时封营平侯，将四万人屯边，与西域各国周旋，便宜从事，安定国家。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属陕西省)人，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李勣(594～669)，字懋功，本姓徐，曹州离狐(今河北东明县东南)人。归顺唐朝后从秦王平窦建德、俘王世充，破刘黑闼、徐圆朗。卫青等诸将皆行为检慎，风仪可观，故苏洵称之为贤将。 ⑬“汉之韩信”至“才将也”：韩信、彭越二人见前《用间》注⑳、《远虑》注⑫。薛万彻，本敦煌人，后迁雍州咸阳。隋末从李渊起事，以军功不断升迁，又娶丹阳公主，拜为附马都尉。侯君集，豳州三水人。初随秦王征战，太宗继位后封潞国公。盛彦师，宋州虞城人，以战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此三将中，薛、侯二人后来因谋反伏诛。盛彦师因平乱时为贼所俘，被

赐死。 ⑭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那么就只有去支配无能的不肖者了。 ⑮折之以威：以威势使他们（代指将领们）折服。⑯“犯霜露”二句：将领们冒着风霜雨露，出生入死而不推辞，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赐罢了。冀，希望。 ⑰“不如”句：不如不要事先就赏赐，以便激励将领们努力争取成功。邀，激励 ⑱一隅之说：偏见，不全面的看法。隅，角落，靠边的地方。 ⑲杰然于庸将之中：在才能平庸的将领中杰然突出的将领。杰，杰出，特别突出。 ⑳“为之制御”句：国君应该考察将领们才能的大小，并相应地制定各种控制和使用他们的策略，使他们能够各尽其志。㉑骐骥：良马的一种。丰其刍粒，使它的草料十分丰富。刍，喂牲口用的草。 ㉒洁其羁络：使它（指骐骥）的缰绳和笼头都很洁净。 ㉓居之新闲：居住在新的马棚里。闲，马棚。 ㉔责之千里：委以日行千里的重任。责，要求做成某件事或行事达到某一标准。 ㉕“汉高祖一见”三句：韩信投汉，初不受重用，遂想弃之他投。萧何星夜将之追回，谏刘邦拜他为上将。解衣衣之，脱下衣服来给他穿。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与刘邦争霸时，见韩信势力很大，就派武涉说韩信反汉联楚。韩信听后说：“汉王授我上将印，给我数万兵士，脱下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食物推让给我吃，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不忍背叛他！”
㉖“一见黥布”三句：黥布（前？～前195），即英布，六县（今安徽六安县东北）人。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义，尝为项羽前锋，封九江王，后归汉。据《史记·黥布列传》载：楚汉相争时，刘邦使随何说黥布叛楚归汉，黥布归来时，刘邦召黥布入见，“方踞床洗”，黥布见此情景，十分恼火，后悔不该来。等他回到为他准备的住所，见里面帐幔饮食跟刘邦自己的一样，于是大喜过望。 ㉗“一见彭越”二句：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载，彭越率领他的士兵三万余人归汉，汉王拜他为魏相国。 ㉘厥后：其后，后来。厥，其。 ㉙“捐数千里”句：捐，给予，赠给。畀（bì）之，给他（韩信）。畀，给予。如

弃敝屣，就像丢掉破鞋子一样，形容毫不可惜。屣，鞋子。

㉚爵之通侯：授给他们通侯的爵位。通侯，即彻侯，秦朝废弃古代五等封爵制度，立爵自一级公士起，至二十级彻侯止。彻侯爵位通于皇帝，最为尊贵。汉因秦制，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

㉛泰然自满：即骄傲自满。　㉜蒯(kuǎi)通：汉范阳人，本名彻，史书中因避汉武帝讳改称通，蒯通于楚汉之际以善辩著称，有权变，韩信曾用其计定齐。在项羽派武涉说韩信背汉助楚时，蒯通也说当时天下权势在韩信，助汉则汉胜，与楚则汉亡，不如两方面都不投靠，三分天下。但韩信终因刘邦待他不薄，又自以为于汉功高，不愿背弃刘邦，还说"汉王不夺我齐也"之类的话。于是蒯通遁去。　㉝"当此之时"二句：在楚汉大局未定，天下事势决定于韩信去留时，如果夺去韩信齐王的爵位，那么汉朝就危险了。

㉞"故齐"二句：因此说不把韩信封为齐王(以满足他的欲望)，韩信也就不会归附汉王、顺从汉王。怀，招来。

〔讲评〕

本篇探讨君主任用将领的策略。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先把将领分为贤、才二类，认为对待贤能的将领必须讲求信义，驾御有才干的将领则要运用智谋；因为贤将不可多得，所以主要问题是如何任用才将。接下来即对驾御才将进行分析：要想才将各尽其能，必须以"重恩"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使他们忠心如一；同时，以天子的威势使他们臣服，而不应以一般法规来约束他们，使他们心灰意冷，致使将来想重用时，也不肯卖力。在这之后，作者又按志向的大小，将才将分成"志大者"与"志小者"二类，认为对两类将领应当运用不同的手段去控制。对有大志者应该先行重赏，使他们能一展抱负；对志小者则应论功行赏；无功受赏，会助其滋长自满情绪。行文至此，水到渠成地对一概以重赏来任用将领的言论提出了批驳。文章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从一般论述到特殊，层层

深入,达到鞭辟入里的论证功效。联系北宋当时的实际,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指责当时朝廷"赏数加于无功"的时弊,希望统治者能正确区分将才,区别对待,使他们各尽其能,为帝王所用。全篇议论弘博,笔调清扬,用"六畜","麒麟","鹰"等作比,喻天子任将之道,贴切而富情趣。

任　　相

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何如人而已[1]。议者常曰：将与相均[2]。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3]。国有征伐[4]，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5]。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6]，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7]，故不必优以礼貌[8]。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9]。何则？豪纵不趋约束者[10]，亦将之常态也。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11]；而李广利破大宛，侵杀士卒之罪，则寝而不问[12]，此任将之道也。

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13]。古者相见于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在道为之下舆；有病亲问；不幸而死，亲吊；待之如此其厚[14]。然其有罪，亦不私也[15]。天地大变，天下大过，而相以不起闻矣；相不胜任，策书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栈车牝马归以思过矣[16]；夫接之以礼，然后可以重其责而使无怨言；责之重，然后接之以礼而不为过。礼薄而责重，彼将曰：主上遇我以何礼，而重我以此责也，甚矣[17]。责轻而礼重，彼将遂弛然不肯自饬[18]。故礼以维其心[19]，而重责以勉其怠[20]，而后为相者莫不尽忠于朝廷，而不恤其私。

吾观贾谊书，至所谓“长太息”者[21]，常反覆读，不能已。以为

谊生文帝时，文帝遇将相大臣不为无礼，独周勃一下狱，谊遂发此[22]，使谊生于近世，见其所以遇宰相者[23]，则当复何如也？夫汤、武之德，三尺竖子皆知其为圣人，而犹有伊尹、太公者为师友焉[24]。伊尹、太公非贤于汤、武也，而二圣人者，特不顾以师友之[25]，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责于此[26]，天子御坐[27]，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无矣。在舆而下者有之乎[28]？亦无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掌仪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虽臣子为此亦不为过[29]，然尊尊贵贵之道，不若是亵也[30]。

夫既不能接之以礼，则其罪之也[31]，吾法将亦不得用[32]。何者？不果于用礼而果于用刑[33]，则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过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镇，此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34]。贾谊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35]夫人不我诛，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36]。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为。武帝尝以不冠见平津侯[37]，故当天下多事，朝廷忧惧之际，使石庆得容于其间而无怪焉[38]。然则必其待之如礼，而后可以责之如法也[39]。

且吾闻之，待以礼而彼不自效以报其上[40]，重其责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无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报其上之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责而丰其私者[41]，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为福[42]？吾又未见去利而就害、远福而求祸者也。

〔注释〕

①观其相如何人而已：只看一看（那个国家）用什么人做丞相就知道了。　②将与相均：将军和丞相一样重要。均，此指将、相二者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③非相侔：跟丞相是不能等同视之的。相，丞相。侔（móu），等同。　④征伐：战争。⑤将不可易也：将领是不能来代替丞相的职位的。　⑥"为将

者”一句：武将往往很有才能，但一般顽愚不知廉耻。而或，或者。顽钝无耻，顽愚笨粗陋，没有羞耻心。 ⑦节廉好礼不可犯者：喜好礼义，品行廉洁，凛然有威仪，使人不敢冒犯。 ⑧不必优以礼貌：不一定太注重礼貌相待。 ⑨以常法御：用一般的法律去约束。 ⑩豪纵不趋约束：豪逸放纵，不受制约。趋，趋向，此指接受。 ⑪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大将军指卫青。卫青为侍中，汉武帝常常蹲踞床旁边接见他。此指武帝对大将军不待之以常礼。 ⑫“而李广利”三句：李广利，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姬李氏同族。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拜他为贰师将军，统兵讨伐大宛，夺其良马。李广利出师四年，最后只夺得上等良马数十匹，士兵们却因为将领贪酷，很多被折磨致死，汉武帝认为行军万里，将士难以统领，也就不计李广利的过错。寝，压下，遮掩起来。 ⑬重责之：以重大的事情委托给他(指丞相)。责，要求，督促。 ⑭“古者”至“待之”句：据《太平御览》引《汉仪制》，古时朝臣见丞相等三公，都要下拜；天子在朝堂上见了丞相，要从皇位上站起来；在车辇上见了，要下车；丞相有病，皇帝要亲自去看望；丞相死去，皇帝要赐给棺木，为他找好葬地等等。这里所说，是就汉制而言。舆，此指皇帝的车驾。 ⑮不私：不私下包庇，不循私枉法。 ⑯“天地大变”至“而栈车牝马”句：据《汉书》载，古时对丞相委以重任，若天下有大的变故，皇帝就派人去讥责丞相，并免其职为庶人；若有他过，使者就让丞相坐着栈车牝马，归田思过。天地大变，主要指日蚀、山崩等，古人迷信认为这些自然变异是丞相的罪过造成的。不起，卧病不起。布衣出府，罢去丞相之职，贬为布衣(一般平民)赶出相府。 ⑰甚矣：太过份了。 ⑱弛然不肯自饬：松弛懈怠，不愿意自我约束或反省。弛然，松弛的样子。饬，整治，告诫。 ⑲维其心：笼络住(丞相)，使他们保持忠心不变。 ⑳勉其怠：始终勤勉不懈怠。 ㉑“吾观”二句：贾谊书指西汉贾谊所著的《新书》；“长太息”，指贾谊的《治安策疏》，

其中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话。　㉒“独周勃”句:只是在周勃受冤下狱时,贾谊就发出这种议论。据《汉书·贾谊传》载,文帝三年(前177),周勃被免官回其封地,又有人说他准备谋反,于是文帝将他逮回长安,下狱审问。后来证明周勃并无谋反一事,才又将他放回。贾谊有感于此而作《治安策疏》。　㉓见其所以遇宰相者:看到当今皇帝用来接待宰相的礼数、方式。其,“近世”的皇帝。　㉔“夫汤、武之德”三句:伊尹、太公望等人,见前《用间》注②。三尺竖子,幼小的儿童。据《史记·殷本纪》载,商汤向伊尹请教“王道”,然后将国政都托付给他;武王也以太公望为师,委以国政,所以苏洵这样说。㉕特不顾以师友之:却不考虑(自己较伊尹、太公更贤能),并以老师和朋友来看待他们(指伊尹和太公望)。特,转折连词,但,却。不顾,不考虑,不看重。此处“师友”作动词用,以……为师友的意思。　㉖姑勿责于此:姑且不用这(以丞相为师友)来责让、检验皇帝们的行为。　㉗天子御坐:天子端坐在龙座上。　㉘舆:天子的车辇。　㉙虽臣子为此亦不为过:既使宰相那么做(指“与百官趋走于下”)也没有什么过当之处。　㉚“然尊尊贵贵”二句:但是尊重应该尊重的,宝贵应该宝贵的这个道理,也因君主那样对待宰相而被亵渎了。　㉛罪之:惩罚他(指丞相)。罪,此处作动词。　㉜吾法将亦不得用:帝王所制定的法律也不能运用到他们头上。吾,指皇帝,此处拟帝王的口吻发论,故用第一人称。　㉝“不果于”句:不真正以礼相待却要真的用刑法来惩罚。果,当真,真正。　㉞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这种结果都来源于最初没有以礼相待。不为之礼,即不为之以礼,不以恭敬的礼仪去对待丞相。　㉟“贾谊曰”三句:语本《治安策疏》,意思是(丞相等大臣)知道自己犯了中等的罪刑,就自我废弛而死,犯了大罪,就自杀以谢罪。弛,废弛。裁,自裁,自杀。　㊱“夫人不我诛”三句:我诛,即诛我,此指因犯罪而被正法。大愧于其君,十分对不起

他们(指丞相)的君王。大愧，十分惭愧。　㊲“武帝”句：平津侯，即公孙弘(前 200～前 121)，字季，西汉菑川(今山东寿光)人，年六十才被徵诏，能曲意迎合武帝，武帝待之甚厚，常常不戴帽子接见他。公孙弘后来做了丞相，封平津侯。　㊳“使石庆”句：石庆(前？～前 103)，武帝时曾为丞相，当时汉朝大肆开边，国中多大事，但基本上由桑弘羊、王温舒等人掌权，身为丞相的石庆，为人谨慎，无重大谋略，但能调解各方面的矛盾，在相位九年，虽有人讥嘲，却也无害。　㊴责之如法：按法律来要求。　㊵自效以报其上：自愿效力以报答帝王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㊶不责而丰其私：不给予重任却使他们的个人生活豪华舒适。　㊷“孰若自勉”三句：意思是身为人臣，则应以勤勉而保全终身，以安享爵禄、求功成名作为最大幸福。

〔讲评〕

在《审势》一文中，作者就曾指出北宋积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待臣下之礼亵，而惩冗员之刑弛。本文是对《审势》所得出结论的进一步阐述，具体讨论君主应该如何任相。文章承上篇《御将》而来，首先论证御将、任相的不同。任相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任将如何，则只不过国家一个机关的得失而已。为了说明任相的重要，作者从“礼”切入，指出礼是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任相之道与御将不同，关键就在用“礼”不同：宰相必须“节廉好礼”，将领们的行为则往往与礼不合，因此，君主对丞相必须待之以礼，对将领则不一定要求尽合礼数。这就把将、相之道区别开来了。中间进一步阐述任相之道：不仅要待之以礼，同时委以重责，礼、责相属；用盛大的礼节笼络丞相之心，以重大职责使他们自励不懈。作者重相之意，见于字里行间。最后指陈当世轻相之失：古时君王圣贤，尚能以师友之礼尊重丞相；今世君王不能待相以礼，视如胥吏；也未能责以重任，使“弛

然不肯自饬”,宰相不愿自励以报君恩。这实际是从另一个侧面强调重相之意。北宋统治者恪守赵匡胤重用文臣、摧抑武将的陈规,对文臣也心存忌惮,不能委以重任。文中揭示任相之误,实际是有感于寇准、范仲淹等人罢相而发。作者以古证今,分析丝丝入扣,论辩明晰有力,强调重用宰相,以利国家,可谓是给北宋统治的弊端开出了一帖良方。

重　　远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①]，仁矣乎？曰：非仁也；势也[②]。天下之势犹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于外，则腹心为之深思静虑于内，而求其所以疗之之术；腹心病于内，则手足为之奔掉于外[③]，而求其所以疗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后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迩，不忘远，非仁也，势也。势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独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势，而武王知天下之势也。夫不知一身之势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势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关中，自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陈胜、吴广乃楚人也[④]。由此观之，天下之势远近如一。

然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⑤]。近之官吏贤邪，民誉之歌之[⑥]；不贤邪，讥之谤之。誉歌讥谤者众，则必传，传则必达于朝廷，是官吏之贤否易知也。一夫不获其所，诉之刺史[⑦]，刺史不问，裹粮走京师[⑧]，缓不过旬月，挝鼓叫号[⑨]。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诉也。吏之贤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诉，乱何从始邪[⑩]？

远方之民，虽使盗跖为之郡守[⑪]，梼杌饕餮为之县令[⑫]，郡县之民，群嘲而聚骂者虽千百为辈，朝廷不知也。白日执人于市[⑬]，诬以杀人，虽其兄弟妻子闻之，亦不过诉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⑭]，则死且无告矣。彼见郡守县令据案执笔，吏卒旁列，棰械满前，骇然而丧胆矣[⑮]。则其谓京师天子所居者当复如何？而又行

数千里，费且百万，富者尚或难之[16]，而贫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动[17]。吾故曰：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

国家分十八路[18]，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19]。河朔、陕右，二虏之防[20]，而中国之所恃以安[21]。广南、川峡，货财之源，而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22]，其势之轻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骄恣，西寇悖叛，河朔、陕右尤所加恤[23]，一郡守、一县令，未尝不择。至于广南、川峡，则例以为远官，审官差除，取具临时[24]；窜谪量移[25]，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优异者[26]，不复官之广南、川峡，而其人亦以广南、川峡之官为失职庸人，无所归，故常聚于此。呜呼！知河朔、陕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陕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轻，是欲富其仓而芜其田，仓不可得而富也[27]。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28]。土之所产，又极富夥[29]，明珠大贝，纨锦布帛[30]，皆极精好，陆负水载[31]，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关讥、门征、僦雇之费[32]，非百姓私力所能办[33]，故贪官专其利，而齐民受其病[34]。不招权，不鬻狱者[35]，世俗遂指以为廉吏矣；而招权鬻狱者又岂尽无？呜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36]。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疲弊之民不任[37]，官吏复有所规求于其间矣[38]。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39]。近者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40]。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41]；而凶竖一起[42]，若涉无人之地者，吏不肖也。

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责者，莫若漕刑[43]。广南、川峡既为天下要区，而其中之郡县又有为广南、川峡之要区者，其牧宰之贤否[44]，实一方所以安危[45]。幸而贤则已[46]。其戕民黩货，的然有罪可诛者[47]，漕刑固亦得以举劾。若夫庸陋选软，不才而无过者[48]，漕刑虽贤明，其势不得易置[49]，此犹弊车躄马而求仆夫之善御也[50]。郡县有败事[51]，不以责漕刑则不可；责之，则彼必曰：败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将何所归罪？故莫若漕刑自举其人而任之。他日有败事，则谓之曰：尔谓此人堪此职也[52]；今不堪此职，是尔欺我

也。责有所任,罪无所逃。然而择之不得其人者盖寡矣[53]。其余郡县,虽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当诏审官,俾勿轻授[54]。赃吏、冗流勿措其间[55],则民虽在千里外,无异于处畿甸中矣[56]。

〔注释〕

①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语本《孟子·离娄下》,意思是武王关心天下,不因远近有所区别。《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纣成功返回镐京后,日夜难眠。周公旦问他为什么会那样,武王说自己忧心远近天下之事。泄,通亵,亵狎,态度不严肃。迩(ěr),近。 ②势也:势,趋势,此指时势。苏洵论天下大事很重国家局势,因此在《几策》第一篇即谈《审势》。 ③奔掉:奔走的意思。掉,摆动。 ④"秦之保关中"三句: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后,以关中为根据地,希望自己的子孙万代都做皇帝,所以自称始皇帝,号秦始皇。结果在秦二世胡亥时,陈胜、吴广即率领征戍之众反秦,使天下大乱,最终灭亡秦朝。陈胜、吴广,见前《远虑》注⑮。 ⑤可忧之深:深以为忧,令人更加担忧。 ⑥誉之歌之:赞扬他们、歌颂他们。 ⑦刺史:官名,秦朝时最先设立,监督各郡,汉、魏、晋时权限大小有所变动,隋以后一般指一州的行政长官。 ⑧裹粮走京师:带上粮食到京城去(诉冤告状)。裹,包起来。京师,京城,首都。 ⑨挝鼓叫号:擂鼓鸣冤。挝(zhuā),击,打。 ⑩乱何从始邪:变乱从哪里开始呢?意思是不可能有什么变乱。乱,主要是指被统治者起义等使封建统治混乱的事件。 ⑪盗跖:相传为春秋末期柳下屯(今山东西部)人,本名跖,称盗跖,是指他聚众为盗而言。 ⑫梼杌饕餮:本是古代四凶中的两种,此泛指凶狠贪婪的人。 ⑬白日执人于市: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当中逮捕平民。 ⑭抑之:压制他们(受冤者)。 ⑮骇然:惊骇恐怖的样子。 ⑯难之:即以之为难,难以办到。 ⑰易动:容易暴动。动,此指百姓造反的行为。 ⑱国家分十八路:路,宋地方区划名。宋初为加

强中央集权,仿唐代道制分境内为二十一路,其后分合不一,真宗时为十八路,仁宗朝因之,所以苏洵这么说。 ⑲要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重要的地区。 ⑳二虏之防:是防范二虏的所在地。二虏,指契丹和西夏两个威胁北宋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 ㉑"而中国"句:而且是保证广大中原安全的屏障。中国,此指中原一带北宋统治区域。所恃,所依靠,所依赖。 ㉒"广南、川峡"三句:意思是广南、川峡等地本为河朔、陕右等重要地区的坚实后盾。如果广南、川峡治理不好,国家财货缺乏,河朔等地也就难以保全。 ㉓加恤:多加考虑,慎重考虑。 ㉔审官差除,取具临时:审察并任免官员,都是临时决定(没有认真考虑)。审官,宋太宗曾在中书省设吏房置磨勘京朝官院,后改为审官院,此指审官院审核官吏的行动。差除,选授官吏。 ㉕窜谪量移:窜谪,贬谪官吏到边远之地。量移,对受贬谪的官吏考察其表现,将之移置到较近的地方。 ㉖稍所优异者:被认为稍微有些特别才干的官吏。 ㉗仓不可得而富也:不可能有东西使仓库丰富起来,即难以致富。 ㉘"矧其地"二句:况且(广南、川峡)等地又是扼守南方部落以及抵抗民族入侵最为重要的地带。矧(shěn),况且。 ㉙富夥:丰富。夥(huǒ),多。 ㉚纨锦布帛:此指精美的丝织物。纨,很细的丝织品。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 ㉛陆负水载:水陆运输。陆负,陆地运输。水载,水上船载运输。 ㉜关讥、门征、僦雇之费:各种各样的税收费用。关讥,古时的一种集市税。讥,即察,官吏在集市察稽异服异言者以惩罚。门征,到官府去纳税。僦(jiù)雇,即租赁船只运输。
㉝私力所能办:靠私人的财力能够办得成的。私力,单个家庭的力量。 ㉞齐民:一般百姓。齐,等,差不多,引申为一般。
㉟不招权,不鬻狱:不玩弄权术,不因诉讼而得贿赂。 ㊱斯民:那里的百姓,即官吏们弄权鬻狱之地的百姓。 ㊲疲弊之民不任:贫困的百姓们难以承受。任,胜任,承受下来。 ㊳规求于

其间：以各种名义巧取豪夺。规求，谋划，打主意。　㊴“淳化中”三句：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青城人李顺及其姐夫王小波聚众发乱，一度攻克成都，二年后失败。望风奔溃，即望风而逃。奔，逃窜。溃，溃败。　㊵“近者智高乱广南”二句：智高，壮族人，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起兵，占据安德州立国，号南天国，朝廷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才最后将其歼灭。反掌，比喻事情容易办成。㊶以为战守备：为战争作准备。　㊷凶竖：凶狠的竖子，对反叛起义领袖的诋毁。　㊸漕刑：即漕司，宋代所置诸路转运使。司职催征科粮，出纳金谷，办理贡物等，并为各路(宋代行政单位)之监司，权力很大。　㊹牧宰：代指郡县长官。旧时州官称牧，县官称宰。　㊺所以安危：关系一方的安危。　㊻幸而贤则已：(所任用的州郡长官)幸好是贤能的人也就罢了。　㊼“戕民黩货”二句：戕，杀害。黩货，贪污纳贿。的然，的的确确。　㊽“若夫庸陋”二句：如果选用平庸软弱没有才能，但也没有什么过失的人(作州县长官)。　㊾易置：改变。此指变换人选。　㊿仆夫之善御者：擅长驾御马车的马夫。　(51)败事：指有人造反一类的事。败，毁坏，主要是指扰乱封建统治秩序的事。　(52)堪此职：胜任其所任之职。　(53)“然而择之”句：所选之官不能胜任其职的情况就会少了。寡，少。　(54)亦当诏审官，俾勿轻授：下诏给审察官吏人选的省院，让他们不要轻易任免官员。　(55)赃吏、冗流勿措其间：贪赃枉法或者平庸没有才能的官吏，不让他们混迹于清正廉明的官员之中。措，放置。　(56)畿甸：古制规定王的领地方圆千里，为畿。畿内距王城五百里为甸，后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

〔讲评〕

重远即重视远方之政。作者认为要达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尤其重视远离朝廷之地的政局。在论述方法上，作者运

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从武王不忘怀远方之政起笔，阐明为政之道，必须远近如一，将远近政治的重要性提到等同的地步；重远之意暗寓其中，是抑笔。随后论证近冤易晓，远祸难知，所以更需关注远方之政，正面提出重远的为政主张，是扬笔。重远之意已明，作者又将其理运用于现实当中，纵论天下政局。联系当时天下态势，指出广南、川峡等地，虽地处偏僻，但物产富饶，实为国家社稷安危之所系。朝廷因其僻远而生轻视之意，致使官吏招权鬻狱，民情思动，这对国家实在不利。这就将重远的利害，一一晓谕明白。针对这样的局面，作者建议谨慎选拔、任用远方州郡的要员，委以重责；让他们自己任命下属，权、责相联，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全文观点鲜明，论辩有力，结构紧凑，行文流畅。苏洵长期生活在鄙远的眉州，对污吏弊政及民间疾苦，深有了解，所以能说出这一番道理，虽非治国要术，也不失为整顿吏治的方法之一。

广　　士

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1]。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2]，夷狄异类[3]，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4]，而不以为怍[5]；而绳趋尺步[6]，华言华服者[7]，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而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国，大而多士大夫者，不过曰齐与秦也。而管夷吾相齐，贤也，而举二盗焉[8]；穆公霸秦，贤也，而举由余焉[9]。是其能果于是非，而不牵于众人之议也，未闻有以用盗贼、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盗贼、非夷狄，而犹不获用，吾不知其何故也。

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10]，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11]，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12]，而至享万钟之禄[13]；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驱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14]；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藩郡，执兵柄[15]；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16]；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17]，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18]，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贤，优而养之[19]，则儒生武士或所不若[20]。

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21]；而其卓绝隽伟[22]，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23]；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24]；张敞，太守之卒史也[25]；王尊，涿郡之书佐也[26]：是皆雄隽明博[27]，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而皆出于吏胥中者，有以也[28]。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29]，吏之情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30]，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31]，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32]，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33]，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34]，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如是。

今之吏胥则不然，始而入之不择也，终而遇之以犬彘也[35]。长吏一怒，不问罪否，袒而笞之[36]；喜而接之，乃反与交手为市[37]。其人常曰：长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弃为犬彘之行，不肯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俯首为之乎！然欲使之谨饰可用如两汉，亦不过择之以才，待之以礼，恕其小过，而弃绝其大恶之不可贳忍者[38]，而后察其贤有功而爵之、禄之、贵之，勿弃之于冗流之间。则彼有冀于功名[39]，自尊其身，不敢匄夺[40]，而奇才绝智出矣[41]。

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42]，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43]。使吏胥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44]，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注释〕

①“古之人”二句：古时任用人才，不论盗贼、夷狄，只管是否贤能。夷狄，古时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②盗贼下人：盗贼这样的下贱人。下人，即下等人，贱人。　③夷狄异类：夷、狄等异族

人。异类，古人对汉族之外少数民族的蔑称。旧时华夏族的主体为汉族，统治者一般也为汉人，所以常以异类称其他民族。
④坐之郡国：做州郡的长官。坐，坐镇，镇守。　⑤不以为怍：不感到惭愧。怍(zuò)，惭愧。　⑥绳趋尺步：行为举止合乎规范，即循规蹈矩。　⑦华言华服：说汉语，穿汉服，此指汉族人。
⑧"而管夷吾相齐"三句：管夷吾，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管仲曾遇两个强盗，将他们抓来推荐给齐桓公，说这两个人本来是难得的人才，只是交游的朋友是坏人，才将他们也带坏了，做出犯法的事。　⑨"穆公霸秦"三句：据《史记·秦本纪》载，由余本为晋人，因事逃亡入戎，在戎为官，后又被秦穆公重用，助穆公灭戎十二国。
⑩无择于势：不注重家族权势等外在因素。势，此指一个人的出身、社会地位等。　⑪巫医方技：巫师、医生以及从事星相占卜的人，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卑贱的职业。巫，古时从事降神招鬼之类活动的人。方技，古时对星、相、卜、医等活动的统称，此指从事此类活动的人。　⑫书声病剽窃之文：作一些讲究四声八病、泥古仿古的诗文，指代只讲究形式华美，无补世教的空洞文章。声病，诗歌或韵文在平仄、格律方面不合要求，南北朝时沈约等人为追求诗歌美听的效果，根据汉字声韵规律，规定了八种做诗时必须注意避免的不恰当搭配，称四声八病，唐人又将之完善，以避免声病的词赋为善。剽窃之文，指模仿古人或他人写作的文章。　⑬万钟之禄：优厚的奉禄。钟，古量器名，万钟形容其多。　⑭民上：凌驾于一般百姓之上。　⑮"武夫健卒"四句：指责当时对武将的选择也不正常，而是臣僚们任用私人，以他们所役使的壮汉充任。洒扫之力，为官僚打扫家室庭院的家臣。奔走之旧，为大官僚往来奔走办事的故旧亲近。执兵柄，掌握兵权。　⑯"巫医方技"二句：宋朝时皇帝多信道教，对道术也很迷信，常常有所谓得道之人因为治好皇室人员疾病或者预言准确即能得官。　⑰老死于敲榜趋走：发布文榜，到处奔走办事，忙碌一生，直到老死。

⑱不获一施：一次也不给予恩惠（奖励或升迁）。 ⑲优而养之：即优养之，优待的意思。 ⑳或所不若：或许有人还不如他们（胥吏）。 ㉑“昔者”三句：平津侯，即公孙弘，见前《任相》注㊲。乐安侯，匡衡，字稚圭，东海涿（今属北京市）人，以经学名世。汉元帝建昭年间为丞相。匡衡为相跟公孙弘一样，为人谨慎，后封乐安侯。《汉书》中评论他们“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㉒卓绝隽伟：才能杰出。 ㉓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初为郡吏。汉宣帝时被任命为颍川太守，不避豪强，诛杀原氏、褚氏。迁为京兆尹后，乃能从严执法，不避权贵。 ㉔尹翁归：字子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初为狱小吏。汉宣帝时任东海太守，能惩治豪民黠吏，使所治之地大为太平。 ㉕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初补太守卒吏，迁太仆丞。汉宣帝时任太中大夫，几经周折，为冀州刺史。张敞为人直言敢谏，为吏颇有政绩。 ㉖王尊：字子赣，高阳（今河南杞县西）人。初为太守府给事，补书佐，后累官至京兆尹，迁东郡太守。
㉗雄隽明博：能明断事理且广博多识，概指品质优良，才能出众。
㉘有以也：是有原因的。以，缘由。 ㉙畏惮慑伏：恐惧害怕并服从他们。 ㉚谙究：深入了解，探究。 ㉛得自奋于公卿：必定要自我奋斗，以便得到公卿之类的官位。 ㉜自弃于恶以贯罪戾：自报自弃于包庇犯罪，贪财鬻狱等恶罪，致使自己也走上犯罪的道路。恶，指枉法犯罪。贯罪戾，招致罪过。 ㉝士君子皆优为之：优，即“学而优则仕”之意。 ㉞自纵于大恶者：自我放纵，以至于犯下大罪的人。 ㉟遇之以彘犬也：对待他们像对待猪狗一样。彘（zhī），猪。 ㊱袒（tǎn）而笞（chī）之：剥去他们的衣服鞭打他们。袒，脱去或敞开上衣。笞，用鞭、杖等物打。
㊲交手为市：在公共场合相互礼让。交手，拱手作礼。“长吏一怒”至此，意思是长吏对待下属，完全由自己的喜怒决定。恼怒时即鞭打，一旦高兴起来，又像朋友般接交。 ㊳大恶之不可贳（shì）

忍者：不可赦免或容忍的罪恶。贳，赦免，宽恕。　㊴有冀于功名：希望获得功名利禄。　㊵匄（gài）夺：匄，给予。夺，夺取。匄夺，此处为偏义复词，主要是夺的意思，指丧失志向。　㊶奇才绝智：奇杰无比的才能和智慧。　㊷“章句名数”句：津津于考据古文、讲求名实以及声韵等无补于世的学问的人。章句，即章句之学，指专门研究古文章节、句读作笺释的学问。名数，刑名和术数，此处主要是指那些以阴阳五行推测人事吉凶的迷信活动。声律，诗词内在的声韵和节律，此处指研究诗歌的学问。　㊸“苟一之”句：假如只用进士、制科的统一标准（要求并选择人才）就会使怀有奇绝才智的人时不时感到没有出路。一之，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此处有局限的意思。穷，途穷，没有出路。　㊹网之于上：在上面（指朝廷）网罗招集（人才）。

〔讲评〕

广士，即广泛招纳天下奇士，文中主要论述国家选才的根本原则。苏洵就试科举时，朝中荫补（因祖荫得以补官）之政最滥，故作此文穷究其害。文章首先肯定古时取士得法：以贤能与否为准，而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等外在权势，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势。在肯定古代任人之法中，暗讽当今之失。中间指陈宋朝吏制之弊：非贤非功者跻身仕途，贤能的胥史贱吏，却不被重用。这是批评荫补之不当。一正一反，对比鲜明，更见说服力。最后提出建议：国家不仅应该重视科举取士，同时也要注意优养吏胥，使之与进士、制策相互补充；一网于上，一网于下，使天下有才之士，各尽所能，野外无遗才之憾。这是想从事实上杜绝任子之风。全文迂曲用笔，虽然意在指斥荫封之弊，但通篇却只述说任人之失，只字不提荫补之害。虽然苏洵的建议在当时不一定能被推行，但他能够重视人才，强调应该重视有实际才能的下层官吏等，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观。

养　　才

夫人之所为，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为仁，孑孑然而为义[①]，不食片言以为信，不见小利以为廉[②]，虽古之所谓仁与义、与信、与廉者，不止若是[③]，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义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则无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④]。在朝廷而百官肃，在边鄙而四夷惧，坐之于繁剧纷扰之中而不乱[⑤]，投之于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⑥]；为吏而吏，为将而将：若是者，非天之所与，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

道与德可勉以进也，才不可强揠以进也[⑦]。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⑧]，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⑨]。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⑩]。何哉？才难强而道易勉也[⑪]。

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⑫]。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⑬]，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⑭]。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⑮]，往往冒法律[⑯]，触刑禁，叫号欢呼[⑰]，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⑱]，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⑲]，折节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⑳]？奈何以朴素小道加诸其上哉[㉑]！

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㉒]，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

也[23]。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24]，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25]，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恣而后为乐[26]。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27]，位一命之爵[28]，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29]，使不得泰然自纵邪？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30]。

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31]，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32]。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邪？

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33]，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34]。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35]。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36]，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贯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37]，则庶乎尽其才矣。

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渎法乱教耳[38]。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39]，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40]，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注释〕

①"煦煦然而为仁"二句：语本唐韩愈《原道》，"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煦煦然，和悦、柔顺的样子。孑孑然，细小、拘谨的样子。此指只对亲近者恭顺，平时小心谨慎，即以为仁义的偏狭之见。 ②不见：不看重，不重视。 ③不止若是：不仅仅是这样。 ④无诸己：与自身天赋不相关涉或没有关系。

⑤"坐之"句:使其处于纷繁复杂的事务之中,却能不乱方寸。⑥"投之于羽檄"句:使之置身于十万火急的军情之中,却能不混乱迷惑。 ⑦才不可强揠以进也:人的才能是不可以强行促进,就能增长的。揠,拔。 ⑧揖让:宾主相见时拱手施礼。此处泛指讲究礼义。 ⑨"则人未有"句:那么没有谁不认为讲究礼仪的打恭作揖比骑马射箭更有贤德。 ⑩失容:失态,此指因不懂礼貌而失态。 ⑪才难强而道易勉矣:人的才能难以勉强获得,而道德行为却较容易通过不断努力修得。道,此指仁义信廉等行为。⑫贵贤贱能:尊重有道德的贤人,不重视有技能才干的人。能,指有技能才干者。 ⑬化人:教化百姓。化,指用一定的思想道德去教育人,使之改变原来的风俗习惯。 ⑭亦有由矣:也是有原因的。由,缘由。 ⑮疏隽傲诞,不事绳检:行为傲慢,放诞不事检点。疏隽,疏宕,放诞不拘小节。不事绳检,不受约束。⑯冒法律:触犯法律。冒,冒犯,触犯。 ⑰叫号欢呼:大声呼叫,表达一时的欢快之情。 ⑱倜然而去:潇洒无拘束地走开去。倜然,潇洒倜傥的样子。 ⑲翻然而悟:猛然醒悟。翻然,即幡然,猛然省悟。 ⑳"折节"三句:折节,改变往日的志向和行为。何病不至,何愁办不到。病,忧虑,《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 ㉑朴素小道:即上文所举拘谨于仁、义、信、廉等片面含义而无作为。 ㉒规规以事礼法:循规蹈矩,使行为合于礼法规范。 ㉓上之人之过:上面的人的过失。上之人,统治者,主要是指皇帝。 ㉔措置天下之务:处理天下大事的任务。 ㉕平居自纵之心:平时那种自我放纵的生活态度。 ㉖不待放恣而后为乐:不需要自我放纵才感到快乐。㉗尺寸之柄:一点点权力。尺寸,形容很少。柄,权柄,权力。㉘一命之爵:最低的爵位。命,官爵。周时官制从一命到九命,一命为最低。 ㉙急之以法:即绳之以法。急,收紧。 ㉚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语本《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季布在归汉之前

曾为项羽部将,多次率部与刘邦作战,令刘邦难以对付。刘邦称帝后,悬赏千金以求季布,鲁朱家对刘邦说:季布很贤能有才干,汉王这么急着要找到他,那么,他要么向北面跑到胡(匈奴),要么往南跑到南越一带去。此处引用来说明英雄豪杰之士逃往他国,不为所用。　㉛边境之患:边境上的祸患,指外族的入侵等。㉜则彼已憾矣:(那时奇士们)已经感到很失望了。憾,感到遗憾,有所失落。　㉝至治: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即太平盛世。㉞称职:才能与所担当的职务相符合。　㉟"而其八议之中"二句:八议,指《周礼·小司寇》中所列八种犯罪不用刑法,而凭大家讨论来定罪的制度。八议之中,其四即"议能之辟",即有才能的罪人,由大家议论定罪。　㊱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即厄困于记录米盐之类账簿的繁冗杂事之中。簿书,财物出纳之类的账本。㊲无使为刀笔吏所困:不要让奇杰之士受小吏之辱,使感困窘。语本《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随卫青出征匈奴,中途迷失道路。卫青派人叫他到将军府对簿(核查事实)。李广想到自己一辈子与匈奴作战,如今却要为小吏所控制,就说: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去与小吏对簿!随即自刎而死。刀笔吏,古时小吏书写文告,一般都是用竹木板,如有写错,则以刀刮去重写。小吏们往往一手握笔,一手捉刀,因称刀笔吏。　㊳溃法乱教耳:败坏国法、政教罢了。㊴挺然:突出的样子。　㊵责其成绩:考察他的成绩。责,考察,检验。

〔讲评〕

《广士》一篇重在探讨君主应该如何选拔人才,本文则重在深究国家应该如何任用奇才,是作者人才观的进一步阐述。文章采用先破后立的写法,先穷究才、德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人的才能很难后天勉强,而道德修养则能通过主观努力获得。指出一般所谓贵德(有修养)贱能(有才干)之说,不足为凭。在正本清源的过

程中，驳斥了重德轻才的错误思想，为下文正面主张重用能人张目，“破”中寓“立”。文章的后半部分是“立”，作者主张重视奇才异能，不可用一般道德规范来约束能人，而应“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不计其小过，以结其心；委以天下大事，以验其才。使奇杰之士能够杰然出于众人之上。如此立论，其真实用心是要求国家为奇杰之士发挥才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他们能各尽所能，而不要一切以道德为准绳，扼杀人才。这里强调奇才难得，而道德易致，苏洵这种重能思想，对封建时代一惯以道德为重，大行荫封，无疑是很大的冲击，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封建时代来说，确可谓“破庸人之论”（《评注苏老泉集》）了。

申　　法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①]。情然邪，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②]。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③]，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④]。杀人者死，伤人者刑[⑤]，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⑥]。任吏而不任法[⑦]，故其法简。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⑧]。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⑨]，或至于诬执；民偷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⑩]，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⑪]。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书[⑫]，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⑬]。今之法若鬻屦[⑭]，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⑮]，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⑯]，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⑰]，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

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19]。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20]，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21]，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22]，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23]。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24]，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25]，故禁民采珠贝[26]；恶夫物之伪而假真[27]，且重费也，故禁民靡金以为涂饰[28]。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靡金之工肩摩于列肆[29]。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30]，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31]。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32]。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33]，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輒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偿[34]；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35]。今也，吏之私偿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36]。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37]。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38]；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39]？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人耳习目熟[40]，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41]。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42]。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43]，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

今有盗，白昼持梃入室[44]，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45]，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46]。

〔注释〕

①服民之心,必得其情:要使老百姓心悦诚服,一定要使法律合乎当时的民情风俗。《孔子家语·刑政》中有“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进行刑事诉讼,应该达到缓解和睦如父子般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目的。　②“情然邪”三句:如果犯人的犯罪意识跟所犯罪行一致,即有意犯罪,那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③“是以”句:因此,先王对犯罪触犯法律十分愤恨,却又怜悯其本性无辜。　④法举其略,而吏治其详:法律条文只是大略列举犯罪类型,至于如何量刑,该受何种惩罚,则由官吏视具体情况而定。　⑤“杀人者死”二句:杀人偿命,打伤人就必须受惩罚。语本《荀子·正论》。　⑥“求其情”二句:考察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等具体实情,做到视情节轻重依法量刑,使罪犯心服口服,则交给官吏去具体办理。属,交付,交给。　⑦任吏而不任法:量刑时由官吏去具体处理,不受呆板的法律条文的约束。
⑧“民偷矣”二句:百姓们也隐瞒事实,不像上古时那么淳朴了。偷,隐瞒事实。　⑨“吏奸”句:掌管诉讼的官吏变得奸诈不忠,凭自己的私情好恶,量刑也会轻重不一,即鬻狱纳贿,使法律不公。
⑩“故今之法”二句:现在的法律就十分琐碎详细,不只是集中在根本性原则性的某一点上。　⑪举劾:举报和弹劾。劾,揭发罪状。　⑫方书:医书。　⑬参以己意:以法律条文为基础加入自己对案情的审定。即视具体情况而定。　⑭鬻屦:卖鞋子。鬻,卖　⑮画一明备:十分明确,像画线一样清清楚楚。
⑯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习惯于触犯法律却不知悔改的人,即惯犯。遂,于是,就。　⑰杜天下之欺也:杜绝天下人相互欺骗的行为。杜,杜绝。　⑱信天下之轻重:使天下所有物体的轻重得以确实无误。信,动词,使确实。　⑲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以官府所制的度量衡为标准,然后遍天下的标准就一致了。资,凭藉,依托。　⑳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用木、竹、绳、石等私自

做成度量衡等工具。刻木比竹，指以竹木相比照而制成量长度的工具。绳丝缒石，指用绳丝悬上石头做成测量垂直的工具。

㉑内以大，出以小：即以大斗大秤收进（财货），小斗小秤卖出（财货），是剥削的一种方法。内，通纳，收进。　㉒斛（hú）：古时的一种量器，一斛本为十斗，后改为五斗。　㉓若十指然：有长有短，像十个手指头一样。　㉔恶奇货之荡民：不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使百姓放纵不知约束，流而不返。　㉕“且哀”句：并且深感那些稀少而微小的东西不能作为一种谋生手段。　㉖禁民采珠贝：《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为此句所本。大泽干涸了，国家也严格禁止百姓随意去采集其中的珠贝。　㉗伪而假真：虚假的东西使人真假难分，以假乱真。假真，乱真，真假混淆。假，使之假，使役动词。　㉘糜金以涂饰：将金研碎成粉末，用来作化妆品。糜，即靡。　㉙肩摩于列肆：一个接一个分布在集市中。肩摩，肩膀相摩，形容人数众多。肆，集市中的店铺。　㉚下之僭上：以下犯上。　僭（jiàn），超越本分。　㉛“故冠服器皿”二句：古代将人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东西，都按官位大小、社会地位的高低，在颜色、体制、大小、长短等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莫不有制，都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制，制度，即规则。　㉜“一人之身”二句：按照古代冠服器皿等的规定，则当时那些工商之家的衣着打扮及生活方式等，十有八九是违法的。　㉝侵劫齐民：侵害普通老百姓。齐民，一般人。　㉞“故使”至“以待官吏”：上古之时，朝廷对官吏购物进行限制，规定坐贾们记录下集市中物品的价格，每十天上报一次，官吏们只能按所报价格买卖。坐贾，定处一市的商人。私侯（yù），私人购买。　㉟以备县官之公籴：等待国家收购。县官，此指天子。公籴，公家收购。籴（dí），买进（粮食），此指购进货物。　㊱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官吏的这些行为，就造成百姓对皇帝的怨恨不满。　㊲“仕则不商”四句：出仕做官，就不

能从事商业活动,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不做官而去从事商业活动,就要向他征集税收。仕,出仕,做官。征,征税。 ㊳“今也”至“津梁不呵”:吏之商,即吏商,指本身做官,却又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县官公籴之法,即前面所说的“十则损三,三则损一”的剥削式征收方法。关防不讥,关防,关隘处从事盘查过往客商行人的关卡。不讥,不检查。讥,察。津梁不呵,桥上的检查处也不呵问。津梁,设在桥上的关卡。 ㊴民将安所措手:一般百姓又从何下手?意思是老百姓无权无财,只有听凭吏商剥削。 ㊵耳习目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 ㊶恬而不问:满不在乎,毫不追问。恬,坦然,毫不在乎。 ㊷“是不有”二句:忽视天子的法令,是世道衰萎时才出现的情况。《管子·重令》中有“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的话。㊸骫(wěi)法:枉法,即贪赃枉法。 ㊹持梃入室:手持木棒闯入别人房屋里去抢劫。 ㊺逾垣穿穴:翻越或凿穿墙壁去偷东西。㊻诘吏胥之奸:盘问吏胥的不法行为。

〔讲评〕

本文探究古今法律的流变,并指出当时法制中所存在的弊病。作者认为古今法律有繁简之分,但主持公道,使人心服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古时民情纯朴,刑狱任吏不任法,因此法律简明;今则吏奸民偷,所以任法不任吏,以至条文繁琐。作者虽说肯定古今法律无优劣之别,但同时指出后世法律未能尽善尽美,尚不健全,使奸商污吏得以钻法律的空子。正如作者在《衡论叙》中所说:“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当时法制中的弊端,从本质上讲不是法律的罪过,而是运用法律未能得当。这就将刑法废弛的原因归之于统治者执法不严,将议论的重点引到批评当时法制不健全上来,有水到渠成之妙。接下来,文章即针对北宋“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审势》)的局面,具体列举出

官吏们的五大有违古制的行为，认为这五者都是长期以来官吏们有法不依，致使天下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实际上乃“衰世之事”，不可等闲视之；强调国家要想澄清吏治，必须从整治这五种犯法行为开始。强调有法必依，令行禁止，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所列五大犯法事实，或揭露当时吏治不严，或强调恢复古制，却未能从社会进步因素作深入分析，这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议　法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①]。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②]。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③]，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④]。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⑤]，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⑥]。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辨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⑦]。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⑧]，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⑨]。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⑩]，比闾小吏奉之以公[⑪]，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⑫]，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者，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⑬]，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⑭]，有罪而使与甿隶并笞而偕戮[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⑯]。故赎金者[⑰]，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⑱]。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⑲]。今也，大辟之诛[⑳]，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

石之金又不皆输焉[21]，是恣其杀人也[22]。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23]。

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24]，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25]。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26]。使彼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27]。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28]。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29]。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30]。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31]，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32]。《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33]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从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34]。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注释〕

①"古者"二句：用仁义礼仪的方式约束天下百姓，达到法制的效果，是先秦儒家的思想。用法律来达到推行仁义道德的目的，是法家的思想。　②形见于礼乐：表现在知礼和识乐两个方面。百姓知礼识乐，被儒家认为是教化百姓取得功效的表现。③循循翼翼：小心谨慎，循规蹈矩。　④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三代之时，法律虽然没有起作用)法律所禁止的各种行为，却

都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不去触犯。⑤动民：感动天下人的情志。⑥相勉以为仁义：相互勉励，使行为合乎仁义道德的规范。⑦“唐之初”至“无所阿曲”：房，房玄龄。杜，杜如晦。唐太宗李世民时曾令房玄龄等修定法律，著成《刑统》，为唐朝法典。在《刑统》中，房玄龄等对各类犯罪及量刑都做了极为明细的规定。⑧周公之刑：指《周礼·秋官·司寇》中所载的各种刑罚，其内容主要为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等五刑，条目较为简明。相传《周礼》是周公所制，所以称周公之刑。易，变易，更改。⑨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政教上的失误，不是法律的过错。⑩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改变它的章节条目，保留其主要部分。⑪比闾小吏奉之以公：乡间的小官吏依法办事。比闾，乡闾，周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周礼·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⑫老奸大猾：指老奸巨猾的惯犯。⑬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法律条文之间又往往相互冲突，难免有矛盾和失误之处。⑭优异者：特别看重的人。⑮甿隶：老百姓。甿，一般的农民。隶，奴隶。甿隶，这里是泛称，指农民。⑯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保全他们（即上文所谓“优异者”）的生命，使他们在节操方面严格要求。厉，严格，此处作动词，严格要求。⑰赎金：用钱来抵罪。⑱非与其有罪也：（赎金）不能代替罪犯的罪行。与，替，替代。⑲困之而后人惩焉：使内心痛苦，然后才能有所感悟。惩，警戒。⑳大辟之诛：死罪。大辟，杀头。㉑“况以其官”二句：据《宋史·刑法志》，宋律循唐律而来，有赎金罪以金之分类：九品以上的官员或在“议请”之列者，死罪只需上交黄铜一百二十斤（一石），即可免罪，官位越高，所付赎金越少。㉒恣其杀人：放纵他们杀人。㉓启奸：为犯法作乱大开方便之门。启，开启。奸，违法犯罪的行为。㉔“今有人”二句：这是两种疑难案狱，即被诬告犯有杀人罪，却不能为自己辩白；本来杀了人，但官府却不能取得证据来给他定罪。折，断定。㉕不可

以诚杀人之法坐:不能按照真正的杀人犯来量刑。以,按照。坐,坐实,执行。　㉖当死而流:本应定死罪,改判为流放。流,流放,将犯人遣送到边远之地充军或服劳役。　㉗"则上之人"二句:由于量刑往往失实,这就给有权有势的所谓上等人以可乘之机,而一般百姓却常常被冤枉致死,却无处申诉。　㉘"古者五刑"至"此穆王之罚也":墨,古时在犯人额头刺字然后涂黑的一种刑罚。锾(huán),古时重量单位,一锾等于六两。穆王之罚,即《吕刑》。《吕刑》是吕侯借穆王的名义颁布天下的,因此这么说。㉙"亦已当今"一句:按一锾六两来计算,一千锾应有三百六十五斤。奇(jī),零数。有奇,有余。　㉚不能当其三分之一:不到穆王之罚的三分之一。当,相称,抵得上。　㉛公族:犹公子,即统治者的子弟们。　㉜疑罪不与:可是一般的嫌疑犯却不在(以金赎罪)之列。与,加入,此指归入某一类。　㉝"《记》曰"至"不听":语本《礼记·文王世子》,古时在对公族行刑之前,将情况上报君王,君王说:"宽恕他吧",刑官说:他犯了某某罪,该受惩罚。君王请求三次后,再交给掌郊野的官去施以绞刑。甸人,掌郊野的官。宥,宽恕,原谅。对公族行刑不在市中而在郊野,是为了不造成坏影响,损害统治者的形象。　㉞敛手畏法:有所收敛,畏惧法律。敛手,即约束自己,不致犯罪。

〔讲评〕

本篇是对《申法》的进一步阐述。在《申法》一文的后半部分,作者主要列举了当时官吏的五种有违于古制的事实,而没有提出如何杜绝特权阶级犯罪行为的方案。本文即重点讨论如何消除那些弊端。作者不满于当时特权阶层的贵人近戚虽犯死罪,却能轻赎,而平民只要被怀疑有罪,即陷冤狱的现实。所以,他提出重赎的主张,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富有的贵人近戚们有所顾忌,被怀疑有罪的一般百姓也能避免被错杀。无辜者不至太多怨怒,而侥

幸者也不能无视法律的存在,一举两得,达到健全法制的目的。储欣评此文:“意在重困贵人近戚,而援古之赦罪以使同重赎,何等巧妙。”(《评注苏老泉集》)虽然作者的重赎之说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能深入分析封建时代法律的本质在于保护统治者的利益,而不顾百姓死活,并大胆揭示宋代刑法狱讼的黑暗,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现实。

兵　　制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①]。兵民之分，自秦、汉始[②]。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③]。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槛一缺，咆勃四出[④]，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⑤]，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⑥]，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⑦]，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⑧]，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则既已薄矣[⑨]，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⑩]，故常慢法而自弃[⑪]。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⑫]。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⑬]。他日一不充其欲[⑭]，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从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

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⑮]，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⑯]，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⑰]，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

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18],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19],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20]。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21]。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22]。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23],兵弱故天下孤睽[24],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

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25],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者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26]。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畜者[27],兵食夺之也。

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仿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28]。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29],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30]。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31],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32]。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33]。

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34]?

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35]。今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36]。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37]？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38]。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田与追胥竭作[39]。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40]，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41]。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徭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注释〕

①“三代之时”二句：上古之时，由于生产力较为低下，国家没有能力专门蓄养士兵，所以，那时的士兵都是由普通平民充任。老百姓在战争时拿起武器随军出战，平时则从事耕作劳动，国家训练士兵，也是抽农闲时进行。　②“兵民之分”二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废除井田，私开阡陌，奖励军功，为了与山东诸侯争霸，专门招募秦地原来的居民充作军士，于是有了兵民之分。汉朝建立后，仿秦制建立羽林军等维护统治的机器，这样就保持了兵民之分。　③卒伍叫呼衡行：士兵大声呼叫，横行霸道。衡，即横。④咆勃四出：咆哮着四处乱窜，此指统兵的将领们发动叛乱。勃，兴奋。　⑤蚕而衣：养蚕得丝织成衣服穿，代指自给自足。⑥县官：天子。古时京畿所在之县的长官为天子，所以称天子为县官。　⑦吊：慰问。　⑧风俗优柔而和易：即民风淳厚质朴。优柔，宽厚从容。　⑨“秦汉以来”四句：秦汉时的民风已经变得不像三代时候那么淳厚了。齐民，一般老百姓。　⑩凶悍桀黠：凶狠狡猾，倔强野蛮。桀，倔强。黠，狡猾。　⑪慢法而自弃：自暴自弃，无视法律规范。　⑫犹不我咎：还不至责备我（统治者）。咎，责备。　⑬衣食尔：给你吃给你穿。衣食二字都作动

词。　⑭不充其欲:不能满足他们(士兵们)的欲望。充,满足。⑮不加于三代:跟三代时相比,并没有增加。不,没有。　⑯仰给于斯民者:进贡给那些当兵的东西。给,供给。仰,表示尊敬。斯民,那种人,此指士兵。　⑰开屯田,置府兵:开屯田,令戍守的士兵们在驻地周围从事耕作以自给。屯田之制从西汉始,当时赵充国率兵守边,上书陈屯田好处,被汉宣帝批准,于是有了屯田之制。府兵,古时的一种兵制,国家将募兵的权力交给州府,由各州府招募并供士兵食用。一旦国家有事,由朝廷任命将领,各府选派兵卒组成部队出征。战争结束,将领返朝,士兵归府。屯田和府兵都是减少中央军费开支的办法。　⑱陵夷:衰败,败落。
⑲"燕帅刘守光"一句:五代时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与梁太祖作战,因为手下士兵常常逃亡,就在士兵的脸上,士人的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几个字,以防私自逃走。苏洵将此事说成刘守光所为,是引史实略误。黥(qíng),在人身上雕字或花纹。涅(niè),染黑。
⑳与齐民齿: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齿,次列。因为牙齿都是并排的,所以这么说。　㉑视齐民如越人:把一般老百姓看成跟自己不同类。越人,古时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称呼,此处代指异类。
㉒"太祖既受命"至"而藩镇"句:太祖,即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本是武将出身,深知拥有兵权的厉害,所以在他黄袍加身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唐五代时皇帝为强藩所控制的局面,就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夺去武臣手中兵权,收归己有。而且,他还将全国部队主要集中到京城四周,由皇帝轮流派往各地去守卫,以此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　㉓末大不掉:即尾大不掉。尾巴大了,转动起来很困难。　㉔孤睽:孤立而涣散。睽(kuí),即暌,分离。
㉕丰阜:富裕。阜(fù),(物资)多。　㉖莱田:即荒田。
㉗"而乃戚戚嗟嗟"一句:乃,竟。戚戚嗟嗟,表悲痛的象声词。终岁之畜,用来越冬的物资。畜,通蓄,指积蓄之物。　㉘职分也,籍没也:当时的两种公田。职分,指分给官吏作为食禄的田产。籍

没,没收罪人的田地。　㉙“自四京”句:即从中央到地方。四京,北宋时指北京大名府,南京商丘,东京汴梁,西京洛阳。藩镇,唐代时统领一方的军府,此指各地重镇。　㉚以为率:作为标准。率,比例。　㉛归田而他募:退还其所领的籍没之田,另外找人耕种。　㉜三时纵之,一时集之:一年当中三季农忙时,让他们各自从事农业生产,冬季农闲时集中起来进行作战训练。㉝“而斯民不知”句:斯民,指民众组成的。馈饷供亿,国家按需要供应(粮食物资等)。馈饷,发放军粮和薪金。供亿,按需要供给。亿,估计。　㉞薄于吏与公:国家和官吏的收入就减少了。薄,此指收入少。　㉟亦不过什一:也只是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什一,即古代十税一的税制。　㊱甚矣:太过份了,即十分优厚了的意思。　㊲不既优矣乎:不是已经优待了吗?优,从优,优待。　㊳则彼不胜为兵故也:那么,没有田产的人就比当兵的还不如了。　㊴“古者一家之中”四句:据《周礼·小司寇》,古时服劳役、兵役等,一般情况下一家先只出一个劳力(正卒),其余的作为后补(羡卒)。但是在田猎、逐寇、捕盗等情况下,则必须将所有能服役的人都出动。田,田猎。追,追逐敌人。胥,捕捉盗贼。㊵况诸古则为逸:与古时候相比,就显得安逸多了。况,比较。诸,之乎,之为“况”的宾语,乎即“于”。　㊶“此与周制”句: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周朝时对全国各地征税,因距都城远近,所服其他杂役多少而不同,但稍、甸、县、都等地,大致不超过十税二的规定。如果按照苏洵的方案执行,则一般家庭所服杂役就少,而国家对他们的税收却没有增加多少,跟周代的税收制度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稍、甸、县、都,古时称离都城三百里为稍,二百里为甸,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

〔讲评〕

宋朝统治者遵循太祖赵匡胤创立的旧规,统兵不用武将而用

文臣，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而且兵源也往往不纯，致使兵骄难制。在《审势》中，苏洵即指出宋朝“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的弊病。作为一个有志于济世的文士，苏洵在本文中又深入探求解决兵弊的办法。文章从军队的起源及兵民关系落笔，意在阐明兵之本质。作者认为募民为兵，军人坐食粮饷，必将士卒骄横恣纵，轻慢国法，甚至叛上作乱；军队庞大，必然消耗大量财物，而屯田、府兵之制，又历久废弛，不能解决问题。骄兵之弊，已到危及社稷安危的地步。因此，作者主张用官吏食禄之田的一部分和国家没收罪犯的田产，征集民众，广置“新军”；寓兵于农，耕战结合，用淳朴敦厚的“新军”代替骄狂的冗卒。今天看来，作者对当时兵弊的分析可谓深入，但他所拟的托古改制，却未必可行。明人茅坤就曾说：“老泉欲以职分籍没之田作养兵之费，不知当时通天下皆有是田否？其数亦可得几何？”（《唐宋八大家古文钞》）建议虽不十分切合实际，但苏洵那份殷殷忧国苦心，却见于纸面。

田　制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①]。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②]，而又有轻者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③]，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④]，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⑤]。

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⑥]，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⑦]，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⑧]。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⑨]，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⑩]，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⑪]，秋为之获[⑫]，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⑬]。况今

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

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14],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伏[15],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16],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

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17]。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18],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19],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20],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21],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垄[22],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23]?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24],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25]。

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26]!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27]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28]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29],使自坏其业[30]。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31]。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于此哉?

〔注释〕

①“周公之制”至“漆林之征”:这里所举都是周朝的税制。园廛,即民宅,因多种树木,获利较少,所以征税也少。“近郊”等,旧制:距都城五十里以内为近郊,一百里为远郊,二百里为甸,三百里为稍,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漆林,即森林。漆,本是一种树木,这里泛指一般的森林。因森林是天然而成,不用人力,故税重。②始:方始,才。 ③不啻:不止。啻(chì),只,仅。 ④横敛:即横征暴敛,巧立名目收取钱财。 ⑤轻重之相去无几也:(税的)轻重相差不多。相去无几,即相差无几。 ⑥“歌舞”句:用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表达对君王厚德的赞美,是儒家所谓至治时的情景。 ⑦戚戚不乐:闷闷不乐。戚戚,忧愁,悲哀。⑧擢筋剥肤:抽筋剥皮,比喻残酷的剥削。擢(zhuó),提。⑨赍于富民:从富人家那里租来。赍,出钱租赁。 ⑩浮客:雇工。因其雇无定主,所以称浮客。 ⑪耨(nòu):锄草。

⑫获:收割归仓,收获。 ⑬“使其半”二句:因为当时富户是雇人耕种的,田地收入大约有一半要支付给雇工,所以他只能用归自己的另一半交纳十一税,这就相当于交纳了田产总量的十分之二。 ⑭锢(gù):禁锢,限制、控制。 ⑮不伏:即不服,抗议。 ⑯土旷而人稀:土旷人稀,土地宽阔,人口稀少。 ⑰其势亦不可得:事实上也办不到。势,当时的形势,情势。 ⑱洫(xù):田间的水道。 ⑲浍(kuài):田间的排水渠。 ⑳夫间有遂:一百亩田地之间有小水沟为界限。夫,井田制规定一夫可得田百亩,因而称一百亩为夫。遂,小沟。语本《周礼·地官·遂人》。 ㉑畛(zhěn):田间小道。 ㉒疆埜:即疆界。埜,田地间用以分界,稍微高起的小路。 ㉓唐虞之世:唐,陶唐氏,即尧。虞,有虞氏,即舜。唐虞之世,是儒家称誉的远古时代太平盛世。 ㉔申定其制度:颁布并推行井田制。申,申述。制度,此指井田制。 ㉕渐矣:是渐渐完成的,一步一步完善的。 ㉖苏民:使老百姓略微得到休息。苏,苏息,因困顿而休息。 ㉗“闻之董生曰”三句:董生,汉儒董仲舒。汉武帝时,外用武力于四夷,内役民夫于工程,国力消耗甚多。董仲舒曾提出限制土地兼并,使平民得以休养生息的措施。名田,以私人名义占有的田地。赡不足,使资财不足的人有所补贴。赡,丰富,充足。此处作动词。 ㉘“孔光、何武曰”四句:孔光(前 65 ~ 5),字子夏,西汉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成帝时举博士,为御史大夫等显官。王莽时因惧其权势,以病辞归。何武(前? ~ 2),字君山,蜀郡郫县(今四川成都)人,举贤良方正入仕,累迁大司空,王莽时被杀。孔光、何武二人都曾提议限制土地兼并,以求缓和阶级矛盾。期,约定,此指规定。 ㉙迫蹙:感到紧迫或心情紧张。蹙(cù),紧迫。 ㉚自坏其业:自己破坏他们的产业(此指田产)。 ㉛“或者子孙出”句:子孙们分家时将其所占的土地分一部分出去,则人均田地占有率就降低了。子孙出,指子孙后代分家别居。无几,几乎没有。

〔讲评〕

土地问题是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宋朝时，赵匡胤为了削夺臣子手中兵权，就曾鼓励将帅们多置良田美宅，享受人间富贵。对土地兼并不仅没有限制，甚至加以鼓励，这就造成急剧膨胀，成了土地兼并极宋代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探讨国家田税制度，意在扼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文章从古今税制相差无几，而民情迥别发论，指出古今税率初看似无不同，实则有别：古时百姓各耕己田，故觉税轻，今则田非耕者所有，地主和佃客各获一半，故觉税重。贫民力耕，不免于饥；富民坐而收获，不免于怨。行文之中，已经触及封建剥削的本质。在探讨解决办法时，作者批驳了恢复井田的迂阔之论，主张采用董仲舒限制名田之说，稍复古制，以解民困。作者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虽说难免有空想成分。但他在议论中触及到封建土地制度，主张抑制过分兼并土地，都体现出思想进步的一面。再者，文中对北宋时土地大量集中，豪强侵夺致使贫民劳饥不堪的揭露，也可谓淋漓尽致，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社会，颇多启迪。

谏 论 上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1]。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2]。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3]；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4]。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

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5]，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6]？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7]？

然则奚术而可[8]？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9]。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10]，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

周衰，游说炽于列国[11]，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12]；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13]。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

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14]：理论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15]。

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16]；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17]；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18]。此理而谕之也[19]。

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20]；武公以麋虎胁顷襄，而

楚不敢图周[21];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22]。此势而禁之也。

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23];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24];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梁王释[25]。此利而诱之也。

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26];范雎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27];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28]。此激而怒之也。

苏代以土偶笑田文[29],楚人以弓缴感襄王[30],蒯通以娶妇悟齐相[31]。此隐而讽之也。

五者,相倾险诐之论[32];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33]。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34]。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35],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36],无苏秦、张仪之术也[37];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注释〕

①“古今论谏”三句:据《孔子家语》载,孔子曾经说:“忠臣进谏其君的方法一共有五种,第一是谲谏,第二是赣谏,第三是降谏,第四是直谏,第五是讽谏,我愿意采用讽谏。论谏,讨论进谏君主的方式方法。与讽而少直,赞同讽谏而很少认同直谏。与,赞同。少,不赞同。　②“吾以为讽、直一也”二句:苏洵的意思是讽谏、直谏,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君主纳谏改过),只是进谏的方式不同罢了。顾,只是,只不过。用之之术,运用进谏的方式,第一个“之”作代词,指进谏这一行动。第二个“之”作结构助词,相当于

现代汉语的“的”。　　③“伍举进隐语”二句：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继位三年，没有什么变革的措施，只在后宫享乐，并且规定，无论是谁，只要敢进谏就将他处死！臣子伍举看不过去，入朝进谏。当时楚庄王正坐在钟鼓之间，左臂挽着姓郑的宫姬，右手抱着越地的美女。伍举于是用隐语来劝告他：土山上有一只鸟，已经三年了，既不见它飞起来，也没听它鸣叫过，那是一只什么鸟？楚庄王说：三年不飞，一飞就将冲天。三年不鸣，一鸣就会惊人！你不要多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后来，楚庄王更加淫乐不止。④“茅焦解衣危论”二句：据《说苑·正谏》载，秦始皇的母亲与一个叫嫪毐的人私通，生下两个孩子。秦始皇知道后，将嫪毐五马分尸，将两个小孩也杀死，并且将他的母亲迁到萯阳宫禁锢起来。还下命令说：谁敢以太后养私生子的事来劝谏，我就杀了他。出生于齐国的大臣茅焦请求就此事进谏，秦始皇极为恼火，用手按着剑柄接见了他。茅焦进殿后说：陛下您将后爸五马分尸，说明您是内心妒嫉；杀死您的两个弟弟，说明您不慈爱；将母亲禁在萯阳宫，说明您不讲孝道；不愿意听大臣的劝谏，说明您跟暴君桀纣是一个样！现在天下人都知道这些了，必将人心涣散，我担心秦国马上就会亡国呢！我的话说完了，请你杀死我吧。说完解开衣服，伏在斧质(刑具)上。秦始皇听他说得有理，不仅赦免了他，还拜他为“仲父”，然后迎接自己的母亲入咸阳居住。　　⑤少不为桀、纣者：稍微比桀纣好一点的君主。少，通“稍”，略微。　　⑥虚己：即虚心，此指虚怀若谷的君王。　　⑦逆忠：与“虚己”相对，指不愿听信忠言的君主。　　⑧奚术：什么方法。奚，疑问词，什么。　　⑨“机智勇辩”句：机智勇辩，机智勇敢，能言善辩。游说之士，即说客，指四处活动，凭借巧辩的语言打动别人，使之听从自己的主张、意见。⑩济其诈：(用机智勇辩)来达到他们欺骗别人的目的。　　⑪周衰，游说炽于列国：平王东迁后，周朝国势已衰，社会上兴起了一批专门从事游说国君的士人。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在各国间活动，

使之矛盾越来越激烈，以至相互攻杀。炽，火势旺，炽热，此指兴盛。 ⑫“吾独怪”二句：怪，对……感到奇怪。句中“夫”为句中语气助词，无意义。百一，此指进谏获得成功的很少，只有百分之一。“十九”句式与此相同。 ⑬“然而抵触忌讳”二句：可是冲撞君王，犯其忌讳的情况，游说比进谏更多。 ⑭“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游说的方法，值得为进谏借鉴的，有五个方面。法，此指效法，借鉴。 ⑮“理论之”五句：用明白透彻的道理说服他（君王）；用紧迫的形势阻止不合理行动；用可能获得的利益打动他；用激烈的言辞使之恼怒；用隐晦微妙的语言讽刺。 ⑯“触龙”二句：据《战国策》载：“赵孝成王三年（前263），秦国进攻赵国，占领赵国三座城池。赵向齐求救，齐要求赵以长安君为人质，然后才肯出兵。当时正值赵太后主持国政，太后心疼长安君，不愿让他到齐国做人质。大臣强谏，太后大怒，说谁敢再提要长安君做人质，就杀了谁。左师（官名）触龙借口要求赵太后给自己的小儿子找份差事进见，乘机指责太后爱女儿燕后甚过爱长安君。并说，现在，您还在世，如果不让长安君为赵国立功，将来您死了，长安君就不能在赵立足！太后省悟，遂将长安君送到齐国为质，齐兵来救，秦军败退。旋踵（zhǒng），掉转脚后跟，形容时间很短。踵，脚后跟。 ⑰“甘罗”二句：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甘罗在秦国丞相吕不韦手下做参谋，当时秦国与燕国交好，秦始皇派人到燕国去，燕国将太子丹送到秦国做人质，于是秦始皇准备派张唐到燕国去做丞相。张唐不愿意去，吕不韦很不高兴。甘罗就对张唐说：在秦国，吕不韦的权力最大，武安君就因为跟他意见不合，被杀死在离咸阳七里的杜邮，你今天想死在什么地方呢？一席话说得张唐清醒过来，赶紧到燕国去了。 ⑱“赵卒”二句：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陈涉起义后，自立为王，派手下武臣为大将，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向北攻占原赵地，三人一口气攻下几十个城池，然后立武臣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向北攻燕。赵王

武臣暗出军营,被燕军抓获。燕国想借此向赵国讨一半土地来分给燕国。赵王手下一个小兵知道此事后,偷偷地跑到燕军中去,对燕军将领说:武臣等三个人并不团结一心,都想做侯王,只是因为武臣年长,才先让他做王罢了。如今赵王被抓,陈馀、张耳不仅不会给你们土地,还将发兵来攻打,以便断绝你们的欲望,借你们的手将赵王杀死,他们好平分赵地!一个赵国就已经够燕国受的了,如果张耳、陈馀分赵为王,两个赵国一齐来攻燕国,不就更容易了吗?燕军将领听那士兵说得有理,就将赵王放回。　⑲理而谕之:用道理使他们明白。谕,告诉。　⑳“子贡”二句: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权相田常将作乱于齐,又担心齐国的几个附庸国不听从他的命令,于是以伐鲁为借口,企图转移矛盾。孔子知道后,让子贡去阻止齐国。子贡到齐国劝齐舍鲁伐吴,又到吴国去挑起它跟齐国的矛盾,使两国交锋。再到越国,向越王勾践建议,让他在吴军北伐,国内兵力较弱时去进攻,灭吴雪耻。通过这一系列的游说,激起其他诸侯国间的矛盾,相互交战不已,达到存鲁的目的。　㉑“武公”二句: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倾襄王准备联合齐、韩等国共同攻秦,然后图周。周天子派武公去见楚国丞相昭子说,西周是天下诸侯王共同的天子,如今他的领地方圆只有几百里了,为什么那些好事喜功的君臣还总想灭亡它呢?是因为代表天子权威的祭器还在那里。为了得到祭器来号令诸侯,便去进攻周王。现在,如果楚国占有了这些祭器,那么各诸侯国就都会仇视楚国。这就好比老虎有利爪,肉又不好吃,天下人还要去杀它;如果是一只麋鹿披着虎皮,大家就更会去杀它!楚丞相听他说得有理,就放弃了这次进攻计划。　㉒“鲁连”二句:据《战国策·赵策》载,秦军向邯郸发起进攻,魏安釐王派人劝赵国以承认秦帝国为由,让秦国停止进攻,赵平原君犹豫不决。平原君的食客鲁连对魏安釐王派来的人说,魏国是没有尝到承认秦帝国的苦头呢。商纣时,鬼侯、鄂侯和文王都是纣王的三公,可后来都被商纣杀害

了,今天的秦国就跟商纣一样!一席话使平原君坚定了信心,大家就都不再提帝秦的事。 ㉓"田生"二句:据《汉书·荆燕吴传》载,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想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但怕刘家不服。当时高祖刘邦的堂兄弟,封营陵侯的刘泽以重金结交田生,田生到京城去对吕后宠信的张卿说,吕后想立吕产为王,只怕大臣不服,你为什么不去劝大臣上奏,请立吕产为王呢。如果成功,你也少不了有万户侯的封赏。张卿一活动,果然成功,自己果真被封为万户侯。田生又对他说,吕产虽然封王了,但地位还不够巩固。如果太后能加封刘家年龄最大的刘泽,其他人必然没有话说。张卿把田生的话告诉吕后,刘泽果然被加封为琅琊王。 ㉔"朱建"二句:据《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载,朱建本为楚人,后迁移到长安。吕后宠臣审食其想与他接交,他不愿意。后来朱建的母亲逝世,无钱发丧,审食其给了他一百金。惠帝理朝政时,将审食其下到监狱,审食其向朱建求救。朱建于是去见惠帝的宠臣闳孺,对他说,审食其被监禁起来,大家都知道是你在惠帝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吕后知道是你捣鬼,将来肯定会找机会报复你的,我看你不如赶紧到惠帝面前去求情,让惠帝放了审食其,吕后知道了,将来一定会感激你。这样一来,惠帝和吕后都信任你,你一辈子都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闳孺深感朱建说得对,就到惠帝面前求情释放审食其。 ㉕"邹阳"二句: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载,梁孝王派人去刺杀爰盎的事失败后,梁孝王深怕天子追究下来,杀了自己,于是派谋士邹阳到京城去活动。邹阳到京城后,拜见皇上宠妃王美人的哥哥长君,对他说:"我听说你妹妹深受皇帝宠信,但你的行为往往不合法,如今正好梁孝王行刺的事真相大白了,太后肯定很恼火你们这些近族,你的地位已经非常危险了!长君忙问该怎么办好。邹阳就叫他到皇帝面前去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太认真了之类的话。后来皇帝果然没有再追究梁孝王这件事。 ㉖"苏秦"二句:苏秦,战国时有名的游说之士,据《史记·苏秦列传》载:苏

秦学成纵横游说之术，得到赵侯信任，以重金让他去游说诸侯。于是苏秦来到韩国，对韩宣惠王说：俗谚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像韩国这样君主贤明，军队强大，却跟别的诸侯国一样，对秦国俯首贴耳，难道不是甘作“牛后”吗？我真为你感到羞愧！韩宣惠王听了后，振臂而起，睁大眼睛，用手按住腰间的宝剑说：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一定不再事秦了！只要赵王一声令下，韩国一定紧随其后。㉗“范雎”二句：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范雎本来是魏国人，后因罪逃到秦国。当时秦国宣太后专权，重用其弟弟穰侯、华阳君，范雎想找机会来向秦昭王进谏。于是趁一次随别人入朝的机会，对秦昭王的宦官说，我没听说秦国有国君，只听说有宣太后和穰侯。秦昭王听到了，将左右随从都赶走，长跪求教。范雎再三推辞后，才给他指点迷津。秦昭王于是拜他为客卿，后来又任命他为丞相，帮助治理国政。长跪，古时的一种礼节，直着上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臀部坐在脚后跟上，长跪时将上身立起，臀部离开脚跟。㉘“郦生”二句：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沛公率部队攻打陈留，到高阳驿站时，郦生求见。当时沛公正坐在椅子上，由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生进屋，也不行拜礼，问：你是想帮助秦国来打诸侯呢，还是想帮助诸侯来打秦国呢？沛公回答道：“你这个臭书生，天下人都受够了秦的暴政，所以大家才起来造反，我怎么会助秦打诸侯呢！郦生于是说：“你既然要助诸侯灭秦，怎么可以如此没有礼貌地见我？沛公于是整理好衣服，请郦生上坐，向他陪不是，然后请教计策。凌汉，欺压汉王，凌，凌压，这里是激怒的意思。辍，停止。㉙“苏代”句：苏代，苏秦的弟弟，苏秦游说六国约纵抗秦时，秦昭王派人去见齐国的孟尝君，请他到秦国去一趟。孟尝君准备去，食客们劝谏，他都不听。苏代进见后说，我今天在外面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土偶，听见它们的对话。木偶对土偶说，一下雨你就完了。土偶回答道，我是土生土长，下雨我就又成了土。像你，如果下雨的话，不知道要漂到哪里才能停得下来呢。现在秦国如狼似虎，万一

你去了回不来,那土偶岂不要笑话你吗。孟尝君见他说得有理,也就打消了去秦国的念头。田文,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
㉚“楚人”句: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时,有一个人常常用一把软弱的弓和小箭来射雁,顷襄王就派人叫他来,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人说,射鹰雁只是小事,当然用弱弓小箭,如果用圣贤的人为弓,以良臣猛将为箭来射天下,那才是大事。如今秦国很强大,当年楚怀王入秦不返,现在我们又为秦国所困,这头大鸟可得用力射才行!于是顷襄王派人去联合诸侯,准备再次联合起来,抗击秦国。　㉛“蒯通”句:蒯通,楚汉之际的智士,后为曹参所用,曹参请他推荐人才。蒯通说:有的妇人在丈夫死了不到三天就出嫁了,有的一直守在家中不出嫁,如果你要找老婆的话,你找哪一种呢?曹参说,当然是后一种。蒯通于是说,找贤良的臣子也是这个道理,齐国的东郭先生和梁石君就像守在家中不轻易出嫁的妇女一样,是齐国的优秀人才,希望您能以礼相待。于是曹参将二人接来,以上宾礼待之。　㉜“五者”句:险诐(bì),邪谄不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面所列的五种进谏方法,如果用儒家道统来看,都不是合乎礼法要求的。　㉝足以成功:完全可以成功。成功,此指达到进谏的目的。　㉞致君之道:即进谏的方法。致君,向君王提出建议和看法。致,表达,传达。　㉟“吾观昔之臣”三句:魏郑公,即唐太宗时名臣魏徵(580～643),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境内)人,为人喜欢读书,尤其是纵横家的言论。隋末天下大乱,魏徵先投李密,不为所用,后随李密投降秦王李世民,多次为他出谋划策,深受重用。李世民继位后,励精图治,常常带他到自己卧房内,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大计。　㊱“龙逢、比干”句:龙逢,夏朝末年大臣,夏桀无道,诸侯纷纷叛离,龙逢手持《皇图》进谏,桀不听,他就站在那里不走。桀一怒之下,将他杀了。比干,商纣王的太子。商纣荒淫无道,不理朝政,天下将乱。比干说既然做臣子,就应该以死相谏。于是强谏纣王,纣王大为恼火,说:“我听

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于是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有几窍。苏洵认为龙逢、比干虽然是忠臣的典型，但他们尽忠却不能有补于天下，所以说他们算不上是良臣（有才干的优秀大臣）。 ㊲苏秦、张仪之术：即游说君王的法门。张仪，战国时游说之士，跟苏秦同为鬼谷子的学生。苏秦说赵王约纵时，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派他带了很多礼物到秦国去活动，结果他为秦惠王所用，帮助秦国破坏约纵。

〔讲评〕

封建社会中，皇帝是一国之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生杀予夺。作为臣子应该如何向皇帝进谏，使君王纳谏改过，对进谏之臣不加责备，这是困扰历代大臣的一大难题。本文即讨论臣子进谏之道。作者对孔子的讽谏之说提出疑义，并作出补充，主张用游说之术弥补进谏方法的不足，要求进谏之臣机智勇辩如游说之士，观点鲜明。为了阐明论点，作者列举出游说之术在五个方面值得借鉴：理论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并且引用历史上用这五法成功的例子来加以证明。以事实作论据，简切有力。为了避免误解，作者又进一步论述游说之术虽可用，但它只是手段，赤诚之心才是臣子进谏的根本；强调忠臣之心兼游说之术，才能构成完整的进谏之道。诚如文中所说“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从历史事实来看，一味讽谏效果确实不如运用一定的权谋来进谏。独抒己见，文势圆活，引喻典实，如老吏断案，一字不可增减，可称千古绝调。

谏　论　下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1]；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2]。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3]，故立赏以劝之[4]，《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5]。犹惧其选软阿谀[6]，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7]。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8]，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9]？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10]，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11]，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12]，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13]，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14]。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15]。

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16]。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17]，其势不得不极言规

失[18]，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19]，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20]，不亦鲜哉！

今之谏赏[21]，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谠言而不获[22]，吾不信也。

〔注释〕

①向之论备矣：前面的论述已经详备了。向之论，指《谏论上》。 ②"夫君之大"六句：意思是天子威严不可侵犯。古人称皇帝为天子，意思就是说皇帝是天帝的儿子，受上天委派到人间统治天下，所以拥有天下之大，其尊贵如神，其威仪如雷霆一般，不可侵犯。 ③圣人知其然：圣贤的先哲知道这种原因（指人不能违抗天子）。 ④劝之：鼓励积极进谏的行为。劝，劝勉，鼓励。 ⑤"《传》曰"句：此语源于《国语·晋语》，意思是励精图治的国君会赏赐勇于进谏的臣子。兴君，指励精图治，有意向上的国君。 ⑥选软阿谀：所任用的大臣软弱无能或者阿谀奉承（因而得不到他们的谏言）。 ⑦"《书》曰"句：见《尚书·伊训》，原文为"臣下不匡，其刑墨。"意思是（君主有罪过）臣子不去指出来，使他改正，就应该对臣子执行"墨"的刑罚。墨，古代在犯人额上刺字并涂黑的严刑。匡，即正，此指进谏使君王改正错误。 ⑧"人之情"二句：即按人之常情，不是丧心病狂的话，没有人不想获得赏赐，愿意去受处罚。人之情，一般的思想感情。病风，即"病疯"，因病发疯。丧心，失去理智。 ⑨以言博死：用言语来换取死罪，指因进谏触犯君主获死罪。博，换取，取得。 ⑩勇怯半：勇敢和胆怯各占一半，指有勇气但心存顾忌。 ⑪与之临乎渊谷：使他们（勇者、勇怯半、怯者）面临深渊幽谷。临，面临，站到边沿上。

⑫奔利:即趋利,想得到好处。 ⑬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回头看见老虎恶狠狠地扑过来。顾,回头看。暴然,凶狠的样子。⑭康庄:四通八达的大道。古时以五通的道路为康,六通的道路为庄。康庄代指平坦的大道。 ⑮势驱之:用情势来驱使他们。⑯"畏罪者"三句:怕因进谏获罪的大臣,就是那种临深渊而胆怯的人,所以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制裁,他们才会进谏。刑,用刑罚的方式逼迫。 ⑰"先王"五句:这几句是讲赏罚分明的效用。前有所趋,指人若向前则趋向千金之赏;后有所避,指人若后退,必将考虑如何避免猛虎一般的严刑。 ⑱极言规失:想尽一切办法规劝君主的失误。极言,用尽所有的话。规,规劝,规谏。失,此指君主统治上的失误。 ⑲噤口卷舌:将嘴闭起来,将舌头卷起来,此指不向君主进谏。 ⑳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据《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载:霍光废除了昌邑王,同时认为他的大臣们都没有尽到谏诤主上,使之改正错误的职责,于是将昌邑王的二百多臣子都杀了。 ㉑谏赏:对进谏者行赏。 ㉒谠(dǎng)言:即谏言。谠,正直的话。

〔讲评〕

进谏和纳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者在《谏论上》中论述进谏之道,此篇主要论述纳谏之术。作者主张君主想要臣子进谏,必须用刑赏立法,使勇者、勇怯参半者、怯者都不得不谏。这实际上仍是用"权"来达到目的,是"权"在促人进谏方面的运用。文中为明谏理,先用面临深渊进有千金,退有猛虎作比,将君威比成深不可测的渊谷,将刑赏之法比成猛虎、千金,引喻极当;正面阐明促谏之法。后指责末世君主迁赏于不谏,迁刑于谏,使臣下不敢进谏,以至亡乱相继;从反面说明失谏之祸。作者曾指出宋朝"赏数而加于无功",谏官多次被逐,大臣们视相府如传舍等诸多不正常现象,可见这篇论纳谏的文字,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所针对的。

联系上篇，储欣曾评论道："上篇标一'术'字，下篇标一'势'字，是两篇关键处。"(《评注苏老泉集》)可见二篇虽分论进谏、纳谏，而作者主张挟术因势以求治理天下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在写作方法上，陆粲分析本文最为确当："余每读此篇至顾见猛虎之论，辄为解颐。所谓以文为戏，足资谈笑者，此类是也。以喻相形，悠扬爽逸，用意者当法之。"(《三苏文范》)

议修礼书状

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寮上言[①]，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②]；不经之事[③]，欲尽芟去[④]，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⑤]。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⑥]，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⑦]。

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⑧]。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⑨]。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作丘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⑩]。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⑪]，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⑫]？

《公羊》之说灭纪灭项[⑬]，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非

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14]。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15]。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16]，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17]。

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注释〕

①右，上，上面。古人书写竖排右起，故以右称已书写的文字。这里用右表示跟前面内容区别开来，是一种惯用语。臣寮，即臣僚，大臣。 ②过差：过失和差错。 ③不经之事：与经义相抵触的事，指与礼不合的事，即文中所谓“过差”之类。 ④芟(shān)：割(草)，除去。 ⑤制为典礼：制定礼仪形式。典礼，即标准的礼仪形式。 ⑥制作之事：“制成典礼”人的事，政府中专门制定礼仪规矩，通令全国执行的机关。 ⑦抵牾龃龉(jǔyǔ)：相互抵触，彼此矛盾。龃龉，本指上下牙齿不合，引申指意见不同，彼此矛盾。 ⑧恻怛而不忍言：因同情而不忍心写出来。 ⑨“盖桓公”至“其实”句：桓公，鲁桓公。桓公十八年，鲁桓公与夫人同至齐国，夫人与齐侯私通，鲁桓公于是将夫人赶走。后来，齐侯找借口派人杀死了桓公。《春秋》只说“桓公薨”，不具体写其中经过。子般，是鲁庄公与孟女的儿子。鲁庄公死后，他的一个弟弟立子般为鲁国国君。庄公夫人与庄公的另一个弟弟私通，那个弟弟知道子般的事，将子般杀死，另立庄公夫人的侄儿为君。《春秋》中只记“子般卒”。孔子作《春秋》以鲁为周礼之所在，鲁国的这些事与礼不合，让他很伤心，所以避而不书。 ⑩“至于成宋乱”至“其意以为”句：成宋乱，据《春秋》“桓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及齐狩”，指鲁庄公四年冬，鲁国与齐国

交战一事。跻(jī)僖公,僖公,鲁闵公庶兄,继闵公而立。鲁文公二年,大祭于祖庙时,僖公位于闵公之上。跻,升。作丘甲,鲁成公元年,要求每丘(周礼以九人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都派出甲士,这是加重百姓负担的手段。用田赋,鲁宣公十五年执行"初税亩"制度。丹桓宫楹,刻桓宫桷,鲁庄公二十三年,桓公夫人到桓公庙去祭吊时,有人将桓公庙的椽子都刻镂涂红,这么做的目的是暗示桓公夫人的不正。桷,屋椽。孔子认为这些发生在鲁国的事情,或带有侵略性质,或是苟且之事,都与周礼相悖,但为了达到惩戒后人的目的,所以对之略作记录,而不是完全掩去不记。 ⑪不知其浅深:不知道过失的大小。浅深,指过失的大小。 ⑫欲益而反损:想有所帮助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⑬《公羊》句:《春秋公羊传》对"纪侯大去其国"的解释是:"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对"灭项"的解释是:"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纪、项,春秋时诸侯国名。 ⑭书而迂曲其文:用委婉曲折的文字表达出来。迂曲,使委婉曲折。 ⑮"其实犹不没者"三句:不完全隐没不书的原因,不是有意将过失显示出来,而是为了表明过失只不过如此而已。 ⑯如之:像他那样。 ⑰侵官:侵犯其他官员的职责,这里是说用制礼的要求来修礼书,就跟礼官职责相冲突。

〔讲评〕

状,古文体的一种,一般用来向上级陈述事实。苏洵此状大约作于嘉祐六年(1061),当时朝廷任命苏洵为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在他们编纂时,有人议论修礼书应该有所避讳,不应将所有的内容都记下来,作者于是写下这篇奏状,表明自己的态度。文章阐明编纂礼书,应该像史书一样注重实录,而不可轻易变动;若擅自改易,则本来详备的礼制,就会因删削而缺漏不全,后世也会因此怀疑有意隐过。这样一来,如果真有过失,后人也不知

过之深浅,势必因小过而害大明,有欲盖弥彰、欲益反损之虞。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还援引古制,指出古人有所避讳,其实是“书而迂曲其文耳”,并非完全不书。从道理上和事实上都否定了所谓“掩恶讳过”,“隐讳而不书”的不当言论。全文观点鲜明,论证充分,从中可以看出苏洵重视史实的态度,体现了他在《史论》中提出的经史一义观和注重实录的精神。

二、史　　论

史　论　上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1]。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2]。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3]，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4]。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5]；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6]。

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7]。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8]，旌善而惩恶[9]，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10]，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11]，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12]。吾故曰：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13]，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14]。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

轻重。

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⑮。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⑯。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⑰，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⑱？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⑲。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⑳。吾故曰：体不相沿，则用实相资焉。

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㉑。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㉒，则善矣。

〔注释〕

①其有忧也：作史的人心存忧虑。其，指写作史书的人。②梼杌，四凶之一也：梼杌，相传是古颛顼氏的儿子，不肖。跟浑敦、穷奇、饕餮合称四凶，被舜流放。楚国史书以《梼杌》为名，表明是为了惩劝小人，名之使小人惊心。 ③因史修经：指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作《春秋》一书。《春秋》从汉代开始已列为“五经”之一，所以苏洵说是按历史来修定的经书。 ④“事以实之”四句：用历史事件来充实它，用优美的文笔来使之显得华美，用亘古不变的道统来贯穿始终，用儒家礼法来检验其正误。章，彩色。⑤“经以道、法胜”二句：经，这里主要是指儒家经典，如《诗》、《书》、《礼》、《乐》、《春秋》等，这些经书都是宣传儒家道统思想和礼法的，所以苏洵说它以道、法胜。而史书主要是记录历史事实，追求记事真实可靠和记述明晰的技巧。以……胜，即以……见长，以……为特色。 ⑥而用实相资焉：可是它们(经和史)的功用却是相互补充的。相资，相互补充。 ⑦然弗验之行事：可是并不用人的行动或者历史事件来验证。然，表示转折的连词。 ⑧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所以凭藉各种文件和书籍来写作《春秋》。赴，

通“讣”,记录凶险事件的文件。告,相当于后来告示一类的文字。“策”通“册”,指书卷。《春秋》一书是孔子根据鲁国赴告策书等历史资料加工而成,所以苏洵这么说。 ⑨旌善而惩恶:表扬好的人和事,惩劝不好的人和事。旌(jīng),旌表,封建社会里用立牌坊或挂匾额的方式来表扬尊奉礼教的人。 ⑩“故本《周礼》”句:因而以《周礼》中的各种礼法制度作为出发点。凡,发凡,事物的开始。此指书的凡例。 ⑪曲详:曲折而周详,此指叙述得十分详细。 ⑫论赞之外无几:在“论”和“赞”文之外的叙述性文字中,不含褒贬态度。论、赞,史书一般在记载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后,都有一段史家的评论性文字,对所记人物进行评价,称论或赞。几,通“讥”,谴责,非议,此处泛指评论。 ⑬使:假使,如果。⑭“称谓”二句:对史书上各种因礼法而定的称谓就不能通晓,对处罚和奖励的最初标准不能把握。苏洵以道、法归于经,认为儒家礼教的根本原则都体现在各经书当中,不通经则不知道、法,作史时,对具体事件的评价就不能准确得当。祖,来源。 ⑮“经或从伪赴而书”四句:在《春秋》中,孔子为了达到教化万民的目的,有些地方并不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作如实的记录,有的地方又为尊贵的人、亲近的人、贤能的人避讳,不写出来。像郑公子騑弑僖公,却以僖公睡觉时发病而亡讣告天下,《春秋》中只写“僖公卒”而已,其他隐讳不书处还很多。赴,通讣,伪赴,即假仆告。书,记录。⑯一代之实录:实事求是地记录一个朝代里所发生的事情。实录,如实记录,《汉书·司马迁传》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⑰“史之一纪”四句:在以纪事本末为主的史书中,每一篇所记录的历史事件都包括许许多多的善恶得失,而附于传末的论赞,体制短小,只有几百字,不可能对所有的事件都作出恰当的评价。安能,怎么能够。 ⑱“使天下之人”句:动,即动不动,随随便便。有所法如《春秋》,像《春秋》那样,在字里行间隐含褒贬的行文方法。苏洵的意思是说,孔子作《春秋》是“因

史修经”,而后来的史书作者不能按孔子修经的方法来写历史。⑲“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二句:规矩准绳是用来制造器皿的工具。有了它们,才能将器皿做得合乎标准。规,圆规,做器皿时用以取圆。矩,用以取方的工具;准,取水平线的工具;绳,取垂直的工具。正,正确,此指合乎标准。　⑳“史得经则正”二句:史书中能贯穿经的道、法,就会公允平正;没有历史事实的具体说明,那么经义也就显得晦暗难明。　㉑“后之人”句:希望后来的史家们能够达到司马迁、班固实录史事的水平就可以了。后之人,司马迁、班固之后撰写史书的人。　㉒“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二句: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那些人,在史书中吵吵嚷嚷,文字冗长,且对所记人物胡乱评价。无,即勿,不要。王通,曾作《元经》以续《春秋》;陆长源,曾著《唐春秋》,二人之书都冗长芜杂不合史体。

〔讲评〕

本文探讨经、史关系,究其异同。作者认为经、史写作意图一样,都是为小人而作,为了惩劝,但从体制上讲,则分而为二。在“事”、“词”、“道”、“法”四大准则中,经以道、法见胜;史以事、词显长。经不得史,则难以证明所以褒贬的原因;史不得经,衡量功过就会轻重失当。经非一代实录,史非万世常法。这是论证经、史之别。接着论述经、史之同;虽然经史体制不同,功用却可互补;史中贯穿经义,就会公允平正;经能证以史实,即可义礼明晰。全文将经史对举,条分缕析,两条线索,互相发明,行文简切,气势充沛。这种经史一贯的观点,确为研读经史、融汇贯通后得之于心者。

史　论　中

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1]。吾今择其书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2]，悉显白之[3]：其一曰隐而章[4]，其二曰直而宽[5]，其三曰简而明[6]，其四曰微而切[7]。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8]；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9]；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10]；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11]。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12]，则将苦其难而怠矣[13]。是故本传晦之[14]，而他传发之[15]。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

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16]；论北宫伯子，多其爱人长者[17]。固赞张汤，与其推贤扬善[18]；赞酷吏，人有所褒，不独暴其恶[19]。夫秦、伯子、汤、酷吏，皆过十而功一者也。苟举十以废一，后之凶人必曰[20]：苏秦、北宫伯子、张汤、酷吏，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21]。故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22]。则其惩恶也，不亦直而宽乎？

迁表十二诸侯，首鲁讫吴，实十三国，而越不与焉[23]。夫以十二名篇，而载国十三，何也？不数吴也[24]。皆诸侯耳，独不数吴，何也？用夷礼也[25]。不数而载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国也[26]。

《春秋》书哀七年,公会吴于鄫;书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书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27],此其所以虽不数而犹获载也。若越区区于南夷豺狼狐狸之与居[28],不与中国会盟以观华风[29],而用夷狄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称以罪之。《春秋》书定五年,於越入吴;书十四年,於越败吴于檇李[30];书哀十三年,於越入吴[31];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32]。苟迁举而措之诸侯之末,则山戎猃狁亦或庶乎其间[33]。是以绝而弃之,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不知中国礼乐,虽勾践之贤,犹不免乎绝与弃,则其贱夷狄也,不亦简而明乎?

固之表八而王侯六,书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34]。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则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谥姓名",此异姓列侯之例也[35]。诸侯王其目止"号谥",岂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实名之,岂以不名则不著邪?此同姓诸侯王之例也[36]。王子侯其目为二,上则曰"号谥名"名之,而曰名之杀一等矣[37]。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则曰"号谥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异姓之例,何哉?察其故,盖元始之间,王莽伪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亲亲而封之者也[38]。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从异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权归于臣,虽同姓不能有[39]。名器诚不可假人矣[40]。则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噫!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渐[41];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42],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

〔注释〕

①"迁、固史虽以事辞胜"三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虽然以详实的史实和优美的语言见长,但其中也兼顾到"道"和"法"的内容,因而时不时显示出孔子作《春秋》的笔法。仲尼遗

意，即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②“不可”句：不能从字面上看出来，但可以领悟其中的含义。 ③悉显白之：全部揭示出来。显白，显现出来。 ④隐而章：用隐晦曲折的办法使它显示出来。 ⑤直而宽：直截但不失宽厚之旨。直，与上面的“隐”相对而言。 ⑥简而明：简洁明了。 ⑦微而切：委婉但很贴切。 ⑧“迁之传廉颇也”三句：据《史记·赵奢传》载：秦伐韩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王曾向廉颇征求意见，问是不是可以去救韩国，廉颇说：“道路又远又险，我看很难救。”赵王又问赵奢救还是不救，赵奢说虽然路又远又险，但这正好像两只老鼠在洞中搏斗，谁勇敢，谁就能获胜。于是赵王派赵奢为将救韩，击败秦国而归。廉颇，战国时赵国良将，曾为赵败齐、破燕，后因罪逃亡至魏，又由魏入楚，最后死在楚国。赵奢，赵国良将，曾多次率兵击退秦国的进攻。 ⑨“传郦食其也”三句：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三年（前204），楚汉相争于荥阳，汉高祖被困，向郦食其问计。郦食其建议高祖复立六国君王的后代为诸侯，以便使楚霸王权力削弱，高祖以为妙计。后来，张良入见时，高祖正在吃饭，就把郦食其的计谋告诉他。张良一听，向高祖提出八个疑难，并说如果听郦食其的话，那么您刘邦的事业就不可能实现！高祖听张良说得有理，停止吃饭说：那个酸腐的儒生，差点坏了我的大事！挠，阻止，使不顺利。⑩“固之传周勃也”三句：据《汉书·王陵传》载，汉文帝继位，不久即能熟知国家大事，一次上朝，文帝问身为右丞相的周勃：“国家一年要断多少案件？”周勃回答不出。又问：“一年的钱粮收入支出呢？”周勃还是回答不出，背上的汗直往下淌。洽背，（汗）沾背。洽，沾湿。 ⑪“传董仲舒也”三句：《史记·匈奴传》载，汉代董仲舒亲历四朝，熟见匈奴习性，却主张以仁义结其心，这无疑是错误的。⑫赎（shú）：弥补，抵消。 ⑬苦其难而怠矣：（后来的庸俗者）苦于在历史上留美名不留恶名很难，因而自我懈怠，放弃努力。苦，以……为苦，作动词。 ⑭晦之：以模糊手法处理，即隐而不书。

⑮发之：揭示出来。发，揭发，显示。 ⑯“迁论苏秦”三句：《史记·苏秦列传》中，在记录苏秦一生功过后，又在“赞”中说：苏秦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却能够约纵山东六国，可见他有过人的才能公正地评价他的一生，不至使苏秦完全蒙受坏名声。独，只，单单。 ⑰“论北宫伯子”二句：北宫伯子，汉孝文帝时宫中宦官，深得皇帝宠信。《史记》将他列入《佞幸传》中，但又说他是位有仁爱之心的长者，不完全否定他。 ⑱“固赞张汤”二句：张汤（前？—前115），汉杜陵（今西安附近）人，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制律令，后迁御史大夫，为人酷烈，治狱严厉，对当时豪富兼并严厉打击。班固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张汤的行动不予赞同，但在《汉书》中对他能够推荐贤能人才，给予了充分肯定。 ⑲“赞酷吏”三句：在《汉书·酷吏传》中，班固虽然对酷吏的暴行加以揭露和鞭挞，但在最后的传“赞”中，却不完全将他们否定，而是将每个人的长处都一一指出，以示褒奖。 ⑳凶人：恶人。 ㉑“窒其自新”句：断绝了（凶人们）改过自新之路，使他们更加坚定肆意作恶。窒，窒塞，杜绝。 ㉒明之：使之明白，即将凶人们的长处也揭示出来，以示旌表。 ㉓“迁表十二诸侯”四句：司马迁在《史记》的诸侯年表中，列出十二个诸侯国的名目，实际上记录了十三个诸侯国的年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引》曾解释这样处理的原因：说是十二国年表，因为没有把吴国算在里面，为什么不算吴国呢？因为它不算华夏正统。虽然不是华夏正统，又因为吴国的先祖是周太王的儿子，所以作为附记。至于越国，则一点周王室的因缘关系也没有，完全是夷狄一类，所以不将它列入。 ㉔不数：不计算。 ㉕用夷礼：运用严格的区分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礼法标准。 ㉖周裔而霸盟上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本是周太王的儿子，太王想立太伯的弟弟季历为君王，太伯于是逃亡到南方荆蛮，割断自己的头发，并且纹身，以逃避季历的迫害。荆蛮百姓认为他很仁义，就拥戴他为君王，建立吴国。因

此，从最初渊源来看，吴国应是周裔。霸盟上国，吴太伯立国后，经过几代努力，到吴王阖庐时，称霸于中原诸侯。上国，指中原各诸侯国，因为这些诸侯最初受周天子直接管辖，所以称上国。
㉗“《春秋》书哀七年”六句：鄫（céng），古国名，在今山东枣庄市境内。橐皋，春秋时吴地名，在今安徽巢县境内。黄池，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苏洵列举这些史事是要说明吴与中原各诸侯之间的往来关系，为它列入诸侯年表找依据。　㉘“若越”句：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是禹的后裔，封在会稽，其俗纹身断发，居于草莽丛中。说越国跟豺狼狐狸共处，是蔑视越国人野蛮，未受礼法教化。区区，不重要（人或事物）。　㉙“不与中国会盟”句：中国，指中原各诸侯国。华风，指华夏族的礼仪风俗。
㉚檇（zuì）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境内。　㉛於越入吴：越国攻进吴地。於越，即越国。　㉜夷狄畜之：以夷狄来看待它。畜，蓄养，此处作“看待”解。　㉝“苟迁”二句：假如司马迁将吴国列举出来，并附加于诸侯年表的后面。那么，像山戎、猃狁等少数民族，也可以被列进去了。山戎猃狁：山戎，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春秋时与齐、郑、燕等国接壤。猃狁（xiǎnyǔn），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族的先身。庶乎，庶几乎，差不多，表猜度语气。
㉞“固之表八”三句：《汉书》卷十三到二十共列“八表”，其中“王侯表”首栏写明侯王封地、封号、姓名，如“西楚霸王项籍”之类。
㉟“或功臣外戚”四句：《汉书》“八表”中对外戚和功臣在首栏中只写明号、谥、姓、名，而不写出封地，这是按照异姓侯王的体例处理的。　㊱“诸侯王其目止号谥”六句：对于同姓诸侯王，《汉书》“八表”在首栏中只列出他们的封号或谥号，而不列其姓名（因为与帝王是同姓）。　㊲“王子侯其目为二”三句：王子侯的列表形式有二种，上卷列号、谥、名，是按同姓诸侯王来列的，因为是王子，与同姓诸侯王有长幼之别，所以前者首栏只列号谥，而不称名，王子侯却将名也列出。杀一等，降一等，降低一个等级。杀，削，减。

㊳"及其下"至"非天子"句:在王子侯表的下卷中,其首栏中不仅写明号谥,而且加上了姓,这是按照异姓侯王表的体例列举的。考察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因为元始间,外戚王莽上奏要求分封皇帝宗室为侯王,不是天子亲自封的,所以将姓也列出,表明与天子亲封同姓有区别。元始,汉平帝年号。伪褒宗室,假意褒扬皇帝的同宗,是王莽讨好平帝的一种手段。亲亲,亲近同族。　㊴"权归于臣"三句:天子的大权是不能让给臣子的,臣下封的王侯,虽然与天子同姓,在史书中也不能让他们跟天子亲封的列于同等。
㊵"名器"句:钟鼎宝器,古时候为天子权力的象征。假人,借给他人。此处指天子不能将赏罚大权交给他人。　㊶悔过之渐:慢慢改过自新。渐,逐步。　㊷用力寡而成功博:用的力量很少,可是成就的功业却很博大。寡,少。博,与寡相对,众,多。

〔讲评〕

本文上承《史论上》而来,从史的角度论证经、史关系,说明史得经义,就不会轻重失当。作者认为《史记》、《汉书》虽为史书,以事、词见胜,但司马迁、班固等人在书中也兼顾道、法,贯穿经义,所以二书能成为史书的典范。文中具体分析了《史记》、《汉书》在四个方面隐然可见《春秋》道、法劝惩之意:赞美善行,虽然曲隐却清楚;指斥罪恶直截了当,但宽厚仁爱;贱视夷狄,文虽简洁却毫不含糊;防止强臣僭位烛幽显微,却能切中要害。作者认为这些在史书中体现出来的道、法,可以达到经书的教化作用,使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知道有悔过的希望,认识到礼乐的可贵、强臣专制的祸患。文章虽只拈出《史记》、《汉书》两史,但从作者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出这是对前篇经、史义归于一观点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是以史证经,由史实见经义,强调经、史功用可以互补。全篇议论详切,条理清晰。

史　论　下

或问：子之论史，钩抉仲尼、迁、固潜法隐义[1]，善矣。仲尼则非吾所可评，吾惟意迁、固非圣人，其能如仲尼无一可指之失乎[2]？曰：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3]；固贵谀伪，贱死义[4]，大者此既陈议矣[5]。又欲寸量铢称以摘其失[6]，则烦不可举，今姑告尔其尤大彰明者焉[7]。

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8]，以破碎汩乱其体[9]。《五帝》、《三代纪》多《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多《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论语》之文。夫《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之文非不善也，杂之则不善也。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10]，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11]，则绨缯之不若[12]。迁之书无乃类是乎！其《自叙》曰："谈为太史公。"[13]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14]是与父无异称也[15]。先儒反谓固没彪之名[16]，不若迁让美于谈。吾不知迁于纪、于表、于书、于世家、于列传，所谓"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17]？此迁之失也。

固"赞"汉自创业至麟趾之间，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18]。且褒贤贬不肖，诚己意也，尽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19]？及其传迁、扬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记其世系[20]。固于他载，岂若是之备哉？彼迁、雄自叙可也，己因之[21]，非也。此固之失也。

或曰：迁、固之失既尔[22]，迁、固之后为史者多矣，范晔、陈寿实巨擘焉[23]，然亦有失乎？曰：乌免哉！晔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24]。间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25]。郑众、吕强以廉明直谅概之《宦者》[26]。蔡琰以忍耻妻胡，概之《列女》[27]。李善、王忳以深仁厚义，概之《独行》[28]。与夫《前书》张汤不载于《酷吏》，《史记》姚、杜、仇、赵之徒不载于《游侠》远矣[29]。又其是非颇与圣人异，论窦武、何进，则戒以宋襄之违天[30]，论西域则惜张骞、班勇之遗佛书[31]：是欲相将苟免以为顺天乎？中国叛圣人以奉戎神乎[32]？此晔之失也。

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夫三国鼎立称帝，魏之不能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也。寿犹以帝当魏而以臣吴、蜀，吴、蜀于魏何有而然哉[33]？此寿之失也。

噫！固讥迁失，而固亦未为得；晔讥固失，而晔益甚；至寿复尔。史之才诚难矣！后之史宜以是为监[34]，无徒讥之也[35]。

〔注释〕

①“子之论史”三句：钩抉，钩辑剔抉，此指从字句中寻求隐含的深义。潜法隐义，隐含于历史事件中的礼法和道义。 ②“吾惟意”二句：我（虚设的诘问者）只是觉得像司马迁、班固不是圣人，难道他们能像孔子那样，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的失误之处吗？ ③不顾道所可否：不考虑儒家道统是不是肯定。司马迁作《史记》杂取《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的内容而成，其中有些言论，从儒家道统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肯定或收录的。班固就曾批评司马迁《史记》中肯定和否定的原则与“圣人”相谬。 ④固贵谀伪，贱死义：班固在《汉书》中，对忠诚节烈，杀身成仁的义举往往有所讥讽；对委曲求全，阿谀求荣者却有所肯定，范晔在《后汉书·班彪列传》中对这一态度提出指责。 ⑤既陈议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陈议，陈旧的评论。 ⑥寸量铢称：一寸一寸地量，一两

一铢地称，比喻仔细地评价。铢(zhū)，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⑦尤大彰明者：特别明显的地方，指《史记》、《汉书》中非常明显的失误之处。 ⑧“迁之辞淳健简直”四句：淳健简直，形容司马迁《史记》的文风淳朴刚健，简明直切。而乃，可是，但是，表转折关系的连词。裂取，割裂并摘取。 ⑨以破碎汩乱其体：以致使它的整体显得破碎而紊乱。其实《史记》引用六经等书中有关的历史事实，并没有真的损坏整体完美，苏洵这么说不免有点言过其实。汩乱，扰乱，破坏。 ⑩“今夫绣绘锦縠”二句：绣绘锦縠，各种华美的丝织品。绣，有刺绣花纹的丝。绘，有彩绣的丝织物。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縠，有皱纹的丝。穷美，穷尽了美，即最美丽。 ⑪错而纫之以为服：错杂的缝起来，做成一件衣服。服，衣服。 ⑫则绨缯之不若：那就会连一般的丝制衣服都比不上。绨(tí)，平滑有光泽的丝织物；缯，丝织物的总称。绨缯，此处相当于敝裳(破旧衣服)。 ⑬“其《自叙》曰”二句：《自叙》，《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叙》，其中有“谈为太史公”一类的话。谈，司马谈(前？～前110)，汉夏阳人，汉武帝时为太史令，是司马迁的父亲。 ⑭“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句：司马迁因李陵而受祸：李陵领兵与匈奴作战，力穷而降，武帝治罪于其家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对他处以宫刑(像宦官那样割去生殖器)。

⑮是与父无异称也：苏洵指出，《史记》中司马迁称自己的父亲为“太史公”，又自称为“太史公”，称呼没有能够区别开。 ⑯先儒反谓固没彪之名：彪，班彪(前3～前54)，班固的父亲，曾博采西汉史事，作西汉史后传六十五篇，未成即亡，由儿子班固和女儿班昭继承父志，完成《汉书》。班固在《汉书》中并没有提及父亲写作汉史的事，所以后代的史家如刘知几等就曾讥笑班固埋没了父亲的功劳。 ⑰果其父耶，抑其身耶：(太史公)究竟是指他(司马迁)的父亲呢，还是指他自己呢？果……，抑……，古汉语中两个表疑问的连词，究竟是……，还是……。 ⑱“固‘赞’汉”二句：司

马迁《史记》一书从上古五帝开始,到汉武帝获麟结止。武帝获麟一事发生在武帝太始二年(前95),班固《汉书》从汉朝建立开始,其中太始以前历史,多转录《史记》,甚至论赞也多依司马迁陈言,少有己见。 ⑲申言之何益:申述他人(司马迁)的陈言有什么好处呢。申言,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⑳屑屑然曲记其世系:琐碎详尽地记述其家史身世。屑屑然,形容琐碎。 ㉑己因之:己,指班固。因之,因袭它(司马迁和扬雄等人自叙中的话)。 ㉒既尔:既然如此。尔,如此,这样。 ㉓范晔、陈寿实巨擘:范晔(398～445),南朝宋顺阳人,字蔚宗,博学能文,曾据《东观汉书》等成《后汉书》。陈寿(233～297),晋巴西安汉人,曾据三国时代的历史写成《三国志》。巨擘,大拇指,引申指杰出的人物。 ㉔"晔之史之'传'"三句:晔之史,指范晔所著《后汉书》。多失其人,传记中很多地方与传主的生平不相符合。失其人,指失去传主的本来面目,即与传主本人不符。 ㉕"《董宣》"句:《后汉书》中载,董宣做洛阳令时,曾依法惩处了湖阳公主的奴仆,湖阳公主告到光武帝那里。光武帝想打死董宣,董宣据理力争,光武帝只好叫他向湖阳公主谢罪,董宣还是不理。自那以后,所有的豪强势族都惧怕董宣。像董宣这样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范晔却将他归入《酷吏》,当然是失实的。概之,概括他,即归入。 ㉖"郑众、吕强"句:郑众虽为宦者,但为人忠直,在当时朝廷上上下下都依附权臣窦宪时,只有他心系王室,倡议诛杀窦宪。吕强为人刚直敢言,也曾多次上书论事。范晔将这两个人归入《宦者传》,当然也不合适。 ㉗"蔡琰"句:蔡琰,即蔡文姬,蔡邕的女儿。汉献帝时匈奴入侵,蔡琰被虏入胡十二年,适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嫁给董祀。苏洵认为蔡文姬忍辱跟匈奴人生活,不符合儒家对节烈女子的要求,不应列入《列女传》中。妻胡,给胡人做妻子。妻,动词,给……做妻子。 ㉘"李善、王忳"二句:李善,汉南阳富户李元家奴。光武帝建武年间,李元一家染疾而亡,只有一个刚出生

几十天的小儿子还在。李元的家奴们商量杀死婴儿,分主人家财散去。李善不能阻止他们,就带着小孩逃走,将他哺养到十多岁,然后领他回到老家,帮他重振家业。王忳,汉新都人,一次去京师的途中,王忳在一所空房屋中看到一个病倒的书生。那书生已经病得不行了,就将自己腰带间的十斤金(铜钱)交给他,希望王忳在他死后能代为掩埋。刚交待完毕,那书生就死了。王忳用书生十金中的一金将之埋葬,将剩下的九金埋在他的棺材底下。苏洵认为李善、王忳这种讲仁义的人,不应该列入《独行》一类中去。

㉙"与夫《前书》"三句:《前书》指《汉书》,跟范晔的《后汉书》相区别而称。张汤在《史记》中被列入《酷吏传》,但班固在《汉书》中却改变过来,不将他列入。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像"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赵调"等人,只不过是横行乡里的土匪强盗,跟游侠朱家等人是不可比的,因而不将他们列入《游侠传》中。苏洵的意思是说,与司马迁、班固相比,范晔、陈寿二人史书的传记中人物的归类又有很大失误。 ㉚"论窦武、何进"二句:窦武、何进,二人都是东汉末年人,窦武的女儿是汉桓帝的皇后,何进的妹妹是汉灵帝的皇后。窦、何二人为了加强汉朝皇帝的权力,都曾想诛杀宦官,结果都不成功,反而被杀。宋襄公,春秋时宋国国君,曾带兵与楚战,在作战之前,他的臣子曾劝他"上天要灭亡商朝已经很久了,你不应该与天作对!"意思是叫宋襄公不要与楚国交战,宋襄公不听,结果大败。《后汉书》在窦、何二人传记的论赞中,将他们与宋襄公相类比。意思是窦武、何进等人也像宋襄公一样,在汉朝天命已尽时,还要违天而行,企图重振汉业。苏洵则认为窦武、何进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能够尽自己的力量,是应该肯定而不应否定的。 ㉛"论西域"句:张骞,西汉人,曾两次出使西域;班勇,东汉时曾为西域长史,张、班二人均于西域立奇功。但《后汉书》在他们二人的论赞中,为他们到了西域却未能将佛经带回内地而感到遗憾。 ㉜"是欲相将"二句:难道觉得窦武、何进等人如果不谋

诛宦官,任其作乱,就是顺应天命了吗?(张骞、班勇等从西域将佛书带回中国)使百姓信奉外国佛祖,背叛圣人?相将,相持,即保持原状。奉戎神,信奉外国神。戎神,此指印度佛教所崇拜的佛祖。㉝“寿犹以帝当魏”二句:以帝当魏,将三国时的魏国列在皇帝的位置上。何有而然,有什么东西(使陈寿)这样处理呢?何有,即有何,为什么的意思。 ㉞以是为监:以这些教训为借鉴。监,监视的标准,引申为教训。 ㉟徒讥:白白讥讽,即只讥笑他人,却不能从中吸取教训。

〔讲评〕

本篇列举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史书中的失误,感叹史才难得,告诫后代史家不要盲目讥笑前辈,是上承《史论中》而来,从反面证明经、史关系。纵观三篇《史论》,作者虽然强调史以事、词见长,重在实录,但史书是否公允得当,义法是否合体,则必须从经义中探求。作者在《史论上》中曾说:“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本文探讨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等人史书中失误之处,指出他们或割裂经义,或词繁意乱,或轻重失当,或偶失大义,皆为不得经义之过,是对经义中定立的规矩准绳未能完全把握。文章从史学之失立论,用意仍在经、史关系,具体申述了“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的论点。作者指陈前人缺失,一一落到实处,论证详明简切。储欣评之为:“真是堂上人,裁决如流。三论具用方文,有敦阵整旅,立于不败之地者,此类是也。”(《评注苏老泉集》)

孙　武

求之而不穷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与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几人？求之于言而不穷者几人？言不穷矣，求之于用而不穷者几人？呜呼！至于用而不穷者，吾未之见也。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①，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②。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③。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④。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⑤，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⑥。

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⑦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⑧，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⑨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⑩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⑪，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⑫。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⑬，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⑭，知谋与武远矣⑮。武不达此，其失三也。然始吴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⑯，武之功盖亦鲜耳⑰。夫以武自为书，尚不能自用以取败北，况区区祖其故智余论者，而能将乎？

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18]，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词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19]。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20]，书之不足信也，固矣。

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21]，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22]，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23]。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24]。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25]，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26]。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27]？能物视其众而已矣[28]。

〔注释〕

①出入鬼神：出没于鬼神之间，即神妙莫测。　②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写军事著作的人，很少有赶得上的。以兵著书，以战争作为研究对象写成的兵书。　③“以是”二句：依照书上所言来揣测孙武，一定会认为他这个人有无穷无尽的应敌之计。
④吴王阖庐之入郢：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以孙武为将军，率唐、蔡之兵西击强楚，一度攻入楚都郢。　⑤“及秦、楚”至“自救不暇”句：事载《左传·定四年》，吴王阖庐西击楚，越国乘吴国国内兵力空虚突然袭击。在吴楚前线上，楚大夫申包胥也从秦国请来救兵，秦、楚共击吴国，吴军大败。吴王阖庐之弟夫概又偷偷回国，自立为王，阖庐闻知，急忙引兵回归吴地，攻击夫概。“奔走不暇”等语即指此。　⑥“武殊”句：孙武竟然没有计策来消除这些祸乱。殊，竟，竟然；弭其乱，指上文所述的多种“外祸内患”。弭，消除。
⑦《九地》：《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一篇。李筌注此二句：“夫并兵震威，则诸侯自顾，不敢预交。”意指以强大的武力相威胁，则敌对方就不可能外交成功，获得援助。　⑧包胥：即申包胥，又称王

孙包胥，春秋时楚国贵族。吴王联合唐、蔡攻破楚国时，他到秦国求救，在宫廷哭了七天七夜，终于使秦发兵救楚。 ⑨“久暴师”三句：长时间地使军队暴露在外（行军或作战），就会降低战斗力，挫败士兵的锐气。士气不振且军需不足，别的诸侯们就会乘机出来与之争斗。 ⑩“杀敌者，怒也”：语见《孙子兵法·作战》，英勇杀敌，是因为战士们怒火中烧。苏洵这里是说孙武放任伍员等人掘墓鞭尸，激怒楚国军民，致使他们起来奋勇杀敌，赶走吴军。 ⑪子胥、伯嚭鞭平王尸：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子胥，即伍员，楚大夫伍奢之子。楚平王听信谗言，囚禁伍奢，并想诱其二子共杀之。伍员事先得知消息，逃亡到吴国，替吴公子光雇人刺杀其仇家。公子光继位为吴王（即阖庐）后，遂用伍员为行人，参预谋划国事。伯嚭（pǐ），楚臣伯犁之孙。楚王杀死伯犁后，伯嚭亡奔吴，吴王任之以大夫之职。伍员、伯嚭二人在吴王西击楚国时，随军攻入郢都，在楚王出逃后，掘开已故楚平王的墓穴，鞭打其尸体，以泄私愤。 ⑫“此司马戌”句：司马戌，子西、子期等，皆为楚臣。在吴击楚入郢都后，出死力助楚昭王复国。 ⑬“勾践”句：勾践，春秋时越国君王，曾与吴王争霸，失败亡国，以身为吴王臣，妻为吴王妾，后被放归故国。归国后，不忘前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击败吴军，迫使吴王夫差自杀。夫差死后，勾践以礼安葬，吴国百姓臣服。不颓旧冢，指不让敌国君王的坟墓受到破坏。 ⑭“田单”句：田单，战国时齐人。据《史记·田单列传》载：齐湣王四十年（前284），燕约秦及三晋共击齐，下齐七十余城，齐王出奔。田单所守之城也被攻破，他就逃到即墨，正逢即墨大夫战败逃亡，城中众人共同推举田单为首领，组织人马抵挡燕军。田单受命后，以反间计使燕国撤大将乐毅的兵权，并且扬言说，燕军将割去俘虏的鼻子，掘开所攻占之地的坟墓来侮辱死者，以此激起即墨城中所有人的斗志，最终击败燕军，收复齐国的失地。 ⑮知谋与武远矣：智谋跟孙武大不一样。远，此指孙武的智谋与勾践、田单等相差甚

远。 ⑯楚瓦之不仁:楚瓦,楚公子子贞之孙,官令尹,为人极为贪婪,因此激怒原本附庸于楚的唐、蔡等国,使他们反楚和吴,并随吴伐楚。 ⑰武之功盖鲜耳:孙武的功劳是很少的。鲜,小,少。⑱吴起:战国时卫人。曾为鲁将,攻齐,大破之。后入魏,魏文侯任命他率军攻秦,拔秦五城。文侯死后,入楚,楚悼王任命他做丞相,助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伐强秦,使楚国再次称霸诸侯。据传吴起著有《吴起兵法》,今已轶。苏洵因为吴起跟孙武都有兵法著作,将他们归于一类(即"一体")。 ⑲兵说:兵法,行军打仗的学问。 ⑳反如是:与这(指吴起的功绩)相反。 ㉑是贱丈夫亦能:这种事(指上面所说的御一隶,治一妾)是任何无能的男人都能够做到的。是,代词,指御一隶、治一妾这件事。 ㉒阖营以自固:关闭军营以求自我保全。阖,关闭。 ㉓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这是因为三军中兵卒太多,使他们(将领们)迷惑不明了。 ㉔心常有余:(将帅们)心力常有余裕,不会因为过度操劳,致使思绪混乱,想不出对敌之策。 ㉕恢恢然犹有余地:语本《庄子·养生主》。从容宽绰,有多余精力(来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㉖多多而益善: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汉高祖刘邦曾经跟韩信讨论各位将领才能的大小,并且问:像我这样,能统率多少人?韩信回答:陛下最多不过统率十万。高祖又问:那么,你怎么样呢?韩信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 ㉗异术:奇特的方法。 ㉘物视其众:像看待物体一样,即将数量甚众的三军视为一物,役众如寡,使"其心常若有余"。

〔讲评〕

本文探讨孙武用兵的失误,实际是《攻守》、《心术》等篇谋略的进一步阐发。文章用《孙子》一书中所论之理,跟孙武指挥作战的实际情况对比,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作者以《孙子》中《九地》、《作战》两篇中所言谋略,检验孙武实际作战之失,指出他在言

行方面的巨大差距。作者虽然承认孙武所论用兵之道,能出入鬼神,自古以来著兵书的人,很少能跟他匹敌,但同时又指出:在实际指挥中,孙武往往失误,与其所著兵书相差甚远。在这样的自证之后,作者又列出他证:将孙武与其同时的兵家吴起作对比,指出吴起的兵书虽然不如孙武词约意尽,可是在实际指挥作战中,却能破齐、制秦、霸楚,取得骄人的战绩,与孙武刚好相反。通过这些对比,作者得出"书之不足信也,固矣"的结论。主张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以求从容不迫。作者重视实践而轻视陈言,主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十分客观的态度。

子　贡

君子之道，智信难[1]。信者，所以正其智也[2]，而智常至于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3]，而信常至于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4]？人见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则举而弃乎信。吾则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继也[5]。

子贡之乱齐，灭吴，存鲁也[6]，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7]，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8]，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9]。吾闻之：王者之兵[10]，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11]。

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存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12]，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13]，彼必愕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14]。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于齐，犹肘股之于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15]，然未敢逞志者[16]，惧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17]，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于我[18]。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19]，压境而止[20]，吾请为子潜约鲁侯[21]，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22]。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23]，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

吾观仲尼以为齐人不与田常者半，故请哀公讨之㉔。今诚以鲁之众，从高、国、鲍、晏之师，加齐之半，可以锟田常于都市㉕，其势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齐哀王举兵诛吕氏，吕氏以灌婴为将拒之，至荥阳，婴使使谕齐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㉖。今田氏之势，何以异此？有鲁以为齐，有高、国、鲍、晏以为灌婴㉗，惜乎赐之不出于此也！

〔注释〕

①智信难：智和信同时做到，是很难的。　②"信者"句：忠诚信义是用来矫正智谋权变之不足的。　③"智者"句：智谋权变是用来变通忠诚信义所不足的。　④徒智可以成也：单凭智谋权变就可以获得成功？　⑤而不可以继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继，继续，维持下来。　⑥"子贡之乱齐"句：事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参见《审敌》注㊲。子贡，孔子弟子，名赐，卫人，为人利口能辩。　⑦不以可继为事：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长远效用。⑧"使夫"句：假使大臣用这种计策的话。使，假使，如果。王公大人，王公大臣，指国家重臣。　⑨旋踵：一转脚跟（的时间），形容时间很短。踵，脚后跟。　⑩王者之兵：推行王道之君王的军队，兵，指军队。　⑪明日：第二天。　⑫赐：子贡，端木氏，名赐。　⑬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不如到高、国、鲍、晏等国那里去吊慰他们。　⑭吾窃哀子之将亡也：我私下里痛惜你们将要亡国了！窃，私下里，暗地里。　⑮肉齐：以齐国为肉，意即想要占有齐国。　⑯逞志：满足欲望。　⑰磔裂：分裂。磔（zhé），古代一种将犯人肢体分裂开的酷刑。　⑱而咨计于我：他们（高、国、鲍、晏）必定害怕，并且向我（子贡等说客）请教计策。咨，咨询，请教。　⑲悉甲趋鲁：率领所有的部队开赴鲁国。悉，全部。甲，兵甲，代指军队。趋，快步走。　⑳压境而止：逼临边境线停止下来。　㉑潜约鲁侯：暗地里跟鲁侯相约。　㉒帅

其兵从子入讨之:统率鲁国军队跟你们(指所游说的高、国、鲍、晏等)一起攻入田常军中,讨伐他。 ㉓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因而使(鲁国)操练士兵,集中战车,等待齐国出现的可乘之机。俟,等候。衅,缝隙,裂缝,指可利用的机会。 ㉔"仲尼"二句:事载《孔子家语》,孔子听说陈恒(即田常)弑其君,即沐浴三天,然后到鲁国朝廷去见鲁哀公,请他发兵讨伐田常。鲁哀公以鲁国多年来一直为齐国所削弱为由,不肯出兵。孔子于是劝谏道:陈恒杀了他的国君,齐国的百姓有一半不支持他,如果统领鲁国众多的士兵,再加上齐国一半的百姓,完全可以击败他。 ㉕轘(huàn):古代以车碾裂人体的一种酷刑。 ㉖"齐哀王"至"共诛之":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吕后专权后,其亲信吕产、吕禄等诸吕权势颇大。吕后崩,诸吕执掌国家大事,想乘机作乱,但惧怕刘邦旧臣如周勃、灌婴等人,不敢轻举妄动。刘氏诸侯王之一的刘章得知这一消息,叫人去告诉他的哥哥齐哀王,让他发兵讨伐诸吕。齐王发兵后,相国吕产命令灌婴统率部队征伐,灌婴率兵到荥阳,屯兵不进,并与齐王等刘姓诸侯联合,专等诸吕叛乱,然后共同讨伐。㉗"有鲁"二句:有鲁国充当齐哀公的角色,有高、国、鲍、晏等充当灌婴的角色。意即与汉初铲除诸吕相对照,鲁国的地位相当于齐哀公,其他各国的地位相当于灌婴。

〔讲评〕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齐国大臣田常想要叛乱,因为惧怕高、国、鲍、晏等附庸国不听从他的命令,于是就想派他们率兵攻打鲁国,以便削弱它们的力量,自己乘机在齐国发乱。孔子得知这一消息,即派弟子子贡去游说诸侯,制止田常。子贡游说于齐、吴、越、晋等国,使他们彼此牵制,相互争斗,达到了存鲁的目的。本文从信、智关系着眼,认为逞一时之智,可以成功,但不能持久。子贡乱齐、灭吴、存鲁,只知用智,不知用义,虽然能暂时获益,却非长治

久安之计。在分析子贡之失后,作者正面提出信、智并用,“可致数世之功”的存鲁妙计:游说于高、国、鲍、晏等国,使他们与鲁国联合,共同攻击田常。文章的最后,作者还用孔子的话以及汉初诛灭吕产、吕禄等佞臣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的计策完全可以行得通。作者不囿于成说,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或破或立,层层深入,议论风生,足见其识见过人。联系《用间》来看,作者实际上是想用他所说的“上智之间”来取代子贡的游说之术。因此,本篇也可以看成是对《用间》一文的进一步阐发。

六　　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1]。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2]？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3]，小则获邑[4]，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5]，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6]，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7]。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8]。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9]，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10]，奉之弥繁[11]，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12]。至于颠覆[13]，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14]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15]。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16]，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17]。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18]。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19]。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20]，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21]，可谓智力孤危[22]，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23]，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24]，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㉕。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㉖，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㉗！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㉘，是又在六国下矣㉙。

〔注释〕

①弊在赂秦：弊病在于向秦国行贿。赂秦，此指割让土地给秦国以求暂时的安宁。　②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诸侯国前后都灭亡了，难道全是因为赂秦吗？秦于始皇十七年（前230）灭韩，十九年灭赵（赵公子为代王，直到始皇二十五年才最后亡国），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最终结束战国纷争的历史局面。互丧，一个接一个地亡国。率，全部。③攻取：以战争的方式获得。　④邑：小城。　⑤较秦之所得：比较起秦国（接收各国的贿赂）所得到的。　⑥大欲：大的欲望，此指吞并天下，一统宇内的雄心。　⑦固：本来，完全。⑧"思厥先祖父"二句：回想六国君主的先辈们当初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一点点地获取土地。厥，其，他们，此指六国的君主们。暴霜露、斩荆棘，暴露在旷野之中，斩除挡道的荆棘，去开辟新天地，即不辞艰苦，创业立国的意思。　⑨草芥：轻微而无价值的东西。芥，小草。　⑩无厌：没有饱满。厌，即餍，吃饱。　⑪弥繁：越多。弥，越，更加。繁，多。　⑫判：分明，清楚。　⑬颠覆：颠倒倾覆，亡国之意。　⑭"古人云"至"火不灭"：语本《史记·魏世家》，魏安釐（xī）王四年（前273），魏败于秦，遂割地以求和。苏代（苏秦之弟，力主约纵以抗强秦）谏魏王不能以地事秦，说了这一段话。　⑮与嬴：投靠嬴姓的秦国。　⑯燕、赵之君，始有远谋：燕国和赵国的君主，起初有长久的打算和计划。远谋，指下文

所举不屈于秦而与之战的行动。　⑰“至丹”二句：指荆轲刺秦王事。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勇士荆轲以献地图为名行刺秦王，惜未成功，荆轲被杀，随后秦国大举进攻，灭亡燕国。始速祸，才迅速地招来秦国进攻的大祸。　⑱“赵尝五战于秦”二句：此语据苏秦话而来，苏秦说燕文侯时曾说：“秦赵五战，秦再(二次。下面“秦击赵者再”中之“再”也是此意)胜而赵三胜。”这只是大概言之，实际上赵秦之战不止五次，赵也不只失败二次。　⑲“后秦击赵”二句：据《史记·赵世家》载，赵幽缪王三年(前233)，秦兵攻赵，赵将李牧与之战于肥下(在今河北省南部)，击退秦军。第二年，秦兵再犯，李牧再次将之击退。李牧，赵末良将，曾多次抗秦立功。　⑳“洎牧以谗诛”二句：据《史记·李牧列传》载，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攻赵，赵将李牧领兵连败秦军。秦国于是用反间计买通赵王宠臣郭开。郭开就在赵王面前诬陷李牧谋反，赵王轻信郭开，派人去夺取李牧兵权。李牧不肯让权，被杀。李牧死后，赵军被秦击溃，赵国遂亡。秦灭赵后，在其首都设置邯郸郡治理其地。洎，即“及”，等到。郡，古代行政单位，秦以前在县以下，秦时改为以郡辖县。　㉑革灭殆尽：消灭其他诸侯国已经差不多的时候。革灭，消灭，灭亡的意思。殆，差不多，几乎。　㉒智力孤危：势单力孤，计无所出。智，指对付秦国的计谋。力，指军事力量。　㉓向使：如果当初。向，以前；使，假使，如果。　㉔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即胜败存亡的天理命运。数，定数，即天命。理，即天理。　㉕秦人食之不得下咽：整个秦国的人都(因担心六国的进攻)食不甘味，寝不安神。　㉖积威之所劫：长时间的威势所挟制。积威，久积的威势。劫，胁迫，挟制。　㉗为国者：治理国家的人，此指皇帝。　㉘故事：过去的事，即六国因赂秦而招致亡国之事。　㉙是又在六国下矣：那样的话，就又较六国等而下之了。是，指上面所说的凭藉偌大的天下国家，却步六国破亡后尘一事。下，不如，比不上。

〔讲评〕

六国指战国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山东诸侯国。关中的秦国统一宇内时,这六个诸侯国先后为秦所灭。本文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在于纷纷用土地贿赂秦国,却没有互相帮助,共同抵抗秦国的入侵,使秦国有机会各个击破,据而有之。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指出六国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赂秦,而不在与秦国作战的失利。为了说明论点,作者将赂秦亡国分成两种情况:直接赂秦亡国;不赂失援致败。文章用六国战败所失之地不如赂秦之多,论证只知赂秦之可耻;用燕、赵两国力孤难支,最终战败而亡的历史事实,叹一味赂秦之可悲。文末,作者正面提出封谋士、礼奇才以抗强秦的主张,并且针对宋朝统治者对辽与西夏一味怀柔以求苟安的时弊,呼吁不可被强敌积威所劫,重蹈六国覆辙。全文借古讽今,文辞朴直剀切,分析丝丝入扣,结构谨严,雄辩恣肆,是苏洵论辩文的代表。欧阳修曾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指苏洵)之文,吾意足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清代储欣说:"此悲六国乎?非也。刘六符(辽河间人,辽兴宗十一年,与宣徽使萧特末使宋,索取宋关南十县地。)来求地,岁币顿增,五城十城之割,如水就下,直易易耳。借古伤今,淋漓深痛。"(《评注苏老泉集》)苏氏父子三人都有《六国》史论,探讨战国末期山东六国亡于强秦的原因。相互参读,就会发现苏洵此篇分析鞭辟入里,言简意赅,是三篇之中最具力度者。

项　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①]；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②]；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③]。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

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④]。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⑤]。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⑥]，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⑦]，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⑧]，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⑨]，可以据咸阳[⑩]，制天下[⑪]。不知出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⑫]，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⑬]，则其势不得强而臣[⑭]。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⑮]，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⑯]。

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⑰]。籍诚能以必死之士[⑱]，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⑲]。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⑳]。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

人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21]? 曰:虎方捕鹿,罴据其穴[22],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23]。返则碎于罴明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24]。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蹑其后[25],覆之必矣[26]。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27]。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28]。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29]。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30],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31]。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32],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33],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34],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35]?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36],使其财布出于天下[37],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 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38]?

〔注释〕

①无取天下之虑:没有夺取天下的深谋远虑。项籍(前232～前202),字羽,下相(今江苏宿县西南)人。秦二世元年(前209),项籍从叔父项梁起兵抗秦,击破秦军主力,威振诸侯。秦亡,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与刘邦争天下失败,自杀于垓下。史载项籍"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但有勇无谋,因而苏洵这么说。

②量:气量。据《曹瞒(曹操小名)传》载,曹操持法甚严,他手下的将领谁的计谋超过他,他都会找借口剪除掉,而且对朋友间的旧怨也不放过,苏洵因此说他气量太小,不足以一统天下。 ③"刘

备”二句:史传刘备继汉正统,有仁德之心。这里,苏洵批评刘备去荆州而守西蜀,不敢与魏、吴争霸于川外,以及恨东吴杀其大将关羽而兴兵伐吴等,所以说他才能智谋不足,不可能夺得天下。

④“不有所忍”二句:不能够忍耐,就不可能获得天下大利。尽天下之利,穷尽普天下的利益,指夺取天下。　⑤“肆天下”二句:任凭天下群雄各尽其能(即各方面矛盾相互冲突)之后,再渐次施展自己的雄图,才能成功。肆,听凭,放任。克,能。济,成功。

⑥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秦末楚汉争霸时,项籍最后在此地被刘邦率诸侯包围,突围不成,自杀于乌江岸边。

⑦战于钜鹿: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击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军不足担忧,于是渡漳河进击赵国。赵王歇和陈馀、张耳等都逃亡到钜鹿城。章邯派部将王离、涉间围困钜鹿,自己扎营于其南以呼应。诸侯军见秦军势盛,都不敢轻进。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籍为次将,率军北救赵。楚军至安阳,宋义惧怕秦军,驻营观望四十多天,不敢与秦军交战,整日只是饮酒会友而已。项籍有意与秦军作战,乘朝请的机会在帐中杀死宋义,众将恐惧,共立项籍为假上将军(代理上将军)。项籍得权,率楚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与秦军大战于钜鹿,破秦救赵,从此项籍威名震慑诸侯。　⑧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楚怀王派宋义、项籍北上救赵时,同时派刘邦西略地入关,以为呼应。怀王在诸将出发前,与之约定,谁先攻占咸阳,谁就在那里做诸侯王。在项籍渡河与章邯大战之时,刘邦已经从高阳、陈留、南阳、武关一线西入秦地,驻军灞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　⑨及其锋而用之:用尽他的兵力。及,即极,尽。锋,刀锋,此处借代兵力。　⑩据咸阳:占领咸阳。据,占有。咸阳,秦都城。　⑪制天下:控制天下(诸侯)。　⑫“既全”二句:项籍在钜鹿大破秦军后,又与章邯军相持不下。秦二世遣人责备章邯,章邯派人回朝申辩,又为权相赵高所阻。章邯无计可施,想投降项籍,被项籍击败。在此之后,项

籍并未及时赶至咸阳,而是引兵至新安,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待他再引兵入关,刘邦早已入咸阳多时了。 ⑬"夫秦人"句:秦地的百姓已经安心于沛公的统治,并且仇视项籍。安沛公,此指安心于沛公的统治政策。 ⑭不得强而臣:不能强迫(百姓)臣服。沛公刘邦入咸阳之后,封秦府库财宝,还军灞上,废秦苛刑,与秦父老约法三章,无所侵犯。而项籍入关后,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火烧秦宫,掠其财货妇女东归。因而秦人对刘、项态度截然不同。⑮"故籍"三句:项籍火烧咸阳,见其残破不堪,思欲东归。遂尊怀王为义帝,立诸将为侯王。自己引兵东归,统辖九郡,都于彭城。因为担心汉王有称霸天下之心,故意将他封为汉王,统辖巴、蜀、汉中等地,三分秦故地给秦朝降将,用来阻塞汉王东进之路。后来汉王于公元前206年用韩信计,从故道返汉中,定三秦,开始与项籍争霸天下。 ⑯"兆垓下"二句:钜鹿之战就是项羽垓下灭亡的征兆。兆,兆示,显示出迹象。 ⑰尽于钜鹿:全都部署在钜鹿城周围。 ⑱必死之士:勇敢不怕死的士卒,相当于今之所谓敢死队。必死,一定死,心怀死志。 ⑲入之易耳:攻入函谷关是很容易的。之,指代函谷关。 ⑳善否可知:孰好孰坏,是可想而知的。善否,善或不善。 ㉑如救赵何:对解救赵国这件事,又该怎么办呢? ㉒罴据其穴:罴(pí),棕熊。据,占据。㉓置鹿而返:放下鹿,返回来(救其子)。 ㉔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语本《孙子·虚实》,原文为:"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㉕"赵与诸侯"句:赵国以及前来相救的十余路诸侯军在其后追击。诸侯救者,来营救的诸侯。壁,壁垒,古时军营的围墙,此处借代军队。蹑,追随。 ㉖覆之必矣:颠覆它是必定的。覆之,灭亡它。 ㉗"战国时"至"存赵"句: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以庞涓领军进攻赵国,赵向齐求救,齐君任田忌为将,以孙膑为军师,统兵解救。孙膑见魏国大军在外,国内空虚,建议田忌直逼魏都大梁。魏军得知自己都城吃紧,急忙

从赵国回军自救,与齐战于桂陵,被齐军击败,庞涓身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计。　㉘秦敝:秦国的衰亡。敝,破烂,此指内乱等溃败之事。　㉙先图所守:先计划好可以坚守之地,即先找到稳固的根据地。　㉚"诸葛孔明"句:弃,放弃。就,靠近,到……去。孙刘联军火烧赤壁击败曹操后,刘备本来占有荆州,又代刘璋据有西蜀,于是他便令关羽守荆州,自己迁至川蜀。后来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荆州为东吴占有,西蜀就只有凭借蜀中山河之险自守,无力与魏、吴争天下了。苏洵因为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孔明就曾拟定西入川蜀,三分天下的计划,所以这里提出不同的意见。　㉛"彼以为"一句:他诸葛孔明认为剑门关十分险要,藉此可以保证西蜀不会亡国。剑门,关名,在今四川剑门县,地势雄峻,是由陕入蜀的咽喉之地。　㉜其出不可继:出了它(剑门关)就不能再派后续部队紧随。　㉝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小心谨慎地自我保全都不一定成功。不给,供应不上,不能成功。　㉞"若夫秦、汉"至"洪河大山"句:秦都咸阳,汉都长安,都占有关中沃野。有函谷关,东西崤山的险要,又有华山、终南山以及黄河、渭水可凭藉。尽得山河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不像西蜀,偏居西南一角,"守不可出,出不可继"。　㉟"又乌事"句:又何必要凭借像剑门那样连脚都放不下的狭小之地,认为它十分险要,可依托呢?　㊱四通五达之都:通达四方的大都市。四通五达,即成语四通八达之意。　㊲财布:钱财。布,古代的钱币。　㊳"有小丈夫者"至"又焉知其果不失也":此段用《庄子·胠箧》文意。椟(dú),匣子。此处作动词用,装入木匣的意思。

〔讲评〕

秦朝末年,由陈胜、吴广两位戍卒首先发难,引起各地豪强风起云涌,奋力亡秦。在众多的诸侯武装中,楚人项籍可谓最为杰出。《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说他"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可谓一世之雄。本文从才能与谋略的大小切入,认为项籍有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对前人论点提出置疑。文章先“破”:钜鹿之战,不与沛公相争,图谋关中根据地,却与秦将争斗于一时,说明项籍虑事不周;钜鹿之战胜利,不直入函谷,却徘徊于河南、新安之间,说明项籍有勇无谋。后“立”:入关亡秦,既能达到解除赵国被围之困,破除刘邦入关诡计,又能得关中作为根据地,攻守自如。这就将才能、谋略的中心问题提了出来:欲图天下,得“守”最要。随后文章寓破于立,用蜀汉政权为例,认为诸葛亮、刘备以不可措手足之剑门为守,不如秦、汉两代以洪河大山为守,侧证项籍失虑于守,进一步强调得守之重要。项籍不图所守,乃“小丈夫”所为,较蜀汉更是等而下之。全篇议论精严,行文流畅,“只就客设譬比喻结案,不说客,正意不更归到主,作法奇变。”(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汪份评语)

高　祖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①]；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不如张良[②]。微此二人[③]，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僵之人而止耳[④]。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⑤]，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⑥]。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⑦]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邪[⑧]？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⑨]。

虽然，其不去吕后[⑩]，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⑪]。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⑫]，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⑬]，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⑭]。

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⑮]，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⑯]。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耶？且哙与帝偕起[⑰]，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嗾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⑱]。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⑲]，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⑳]，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

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21],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22]。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23]。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24]。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绐[25],太尉不得入北军矣。

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26]。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27],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

〔注释〕

①"汉高祖"三句:汉高祖运用谋略来分析时局的利害,比不上陈平。刘邦在秦末天下大乱时起兵于沛,诸侯纷争时,他乘项籍与秦将章邯在钜鹿交战的机会,率部直入咸阳,降秦王子婴,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获得信任。秦亡后,与项籍争霸成功,建立汉朝,称为高祖。挟数用术,即挟用术数,运用各种谋略计策。挟,掌握。术数,权谋,策略。制,通致,考虑,把握,控制。陈平(前?一前178)。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初从项羽,后投刘邦,因功封曲逆侯。 ②"揣摩"三句:(汉高祖)考虑天下形势,运用计谋策略对付项羽,不如张良。张良(前?一前189),字子房,相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人。曾约勇士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不中,逃亡到下邳,折节从鬼谷子学兵法。陈涉起义后,张良聚徒归附刘邦,常以奇计佐刘邦战胜项羽。高祖曾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为苏洵此语所本。揣摩,分析,思考。举指摇目,形容谈论分析对敌策略时自若的神情。劫制,控制。 ③微:无,没有。④木僵之人而止耳:只不过是木僵不知权谋的人罢了。木僵,质木少文,即十分质朴的意思。 ⑤以中后世之所为:往往切中后世

所发生的事情。中，应，符合。　⑥"晓然"句：清清楚楚，就像亲眼见到过一样。　⑦"帝尝语"四句：据《史记·高帝本纪》载，吕后曾问刘邦，等你百岁（死的隐语）以后，萧何丞相已死，可令谁来代替？刘邦说：曹参可任。吕后又问其他大臣的人选，刘邦说：周勃重厚少文，可是保证刘氏安然居有天下，一定少不了周勃，可以让他做太尉。周勃（前？～前169），沛人，从刘邦起兵，以军功为将军，封绛侯。　⑧勃又将谁安邪：周勃又去使谁有安无危呢？意即刘氏已有天下，没有必要让周勃来保护。　⑨吕氏之祸：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刘邦死后，惠帝早亡，吕后临朝称制，分封同姓吕产、吕禄等诸吕为王侯。后来吕后本人病得厉害了，担心大臣为刘氏抱不平而造反，遂令吕禄为北军，吕产居南军，身为太尉的周勃却不允许入军中主兵。吕后死，吕禄、吕产等人想趁机作乱，周勃用陈平的计策，将他们全部诛杀。　⑩去吕后：废除吕后。　⑪"昔者"三句：指周公东征事。武王灭商后，封武庚于邶地为王，管叔封鄘，蔡叔封卫，以监视殷民，是为三监。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不相信周公，认为他将居天下为己有，就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后为周公平定。　⑫武庚禄父者：武庚，纣王之子，名禄父。此借代叛乱的人。　⑬"吕后佐帝"二句：吕后名雉，字娥姁，为人刚毅，干练多能。高祖争夺天下时就一直随其左右，高祖诛杀大臣，多以吕后为谋，故其手下臣子皆惧怕吕后。　⑭为惠帝计也：是为惠帝作打算呢。惠帝，汉高祖刘邦子，名盈。计，打算。　⑮削其党以损其权：削减她（指吕后）的党羽，以便遏制其过大的权力。　⑯"是故"二句：樊哙（前？～前189），沛人，秦末随沛公起兵，以军功封号贤成君，后封为舞阳侯。樊哙妻吕须，为吕后妹。高祖病重时，有人妒嫉樊哙与吕后结为同党，就在高祖面前诬陷樊哙，说他将在高祖死后杀死高祖宠妃戚氏和赵王如意。高祖闻之大怒，立即派陈平到军中去，当场处死樊哙。陈平因为惧怕吕后以此怀恨自己，将樊哙带回长安。

等他们到长安时，刘邦已死，吕后将樊哙释放。 ⑰偕起：一同起义。偕，同。 ⑱"方亚父"四句：亚父，范增（前277～前204），初随项梁起兵，后为项羽谋士，项羽尊之为亚父。公元前206年，项羽听说刘邦已经占领关中，亲率四十万大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相威胁，并与范增定计请刘邦赴宴，于宴上杀之。宴中，范增令项庄舞剑，想乘机击杀刘邦。樊哙在帐外听说形势严峻，撞入帐中，呵责项羽，并与项庄对舞，以护卫刘邦，使其脱险。汉之为汉，汉朝能成为汉朝，即汉朝能够建立起来。微，无，没有。诮让，责备。 ⑲戚氏：戚夫人，高祖妾，生赵王如意。高祖死，吕后毒死如意，截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熏耳，饮以哑药，置于厕中，称"人彘" ⑳"恶之者"句：妒忌樊哙的人的话是真是假还没有得到核实。诚伪未必，真假不定。 ㉑堇：即木槿，草本植物，可入药。㉒足以死而无忧：即无牵无挂地死去。 ㉓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遗，遗漏。忧，考虑。此句意思是说陈平和周勃没有在军中杀死樊哙，而是将他带回长安，是高祖预先所未想到的。遗其忧，考虑不周密。遗，疏漏。 ㉔天也：是天命的缘故。天，天命。㉕吕禄不可绐：吕后崩，诸吕想纷乱关中，周勃用陈平计，派郦寄和刘揭到北军中，骗吕禄回其封地，将上将军的军权交给周勃，周勃因此进入北军，并以军权诛杀诸吕。绐，欺骗。 ㉖"夫韩信"四句：韩信等人皆为高祖旧臣，因战功封王侯，天下大定后，刘邦惧其叛乱，又一一诛杀之。孤，侯王。 ㉗椎埋屠狗之人：指樊哙。樊哙在起兵之前，以屠狗为业。椎埋，椎杀人然后埋掉。

〔讲评〕

本文与上一篇《项籍》相对照，意在论述汉高祖刘邦的深谋远虑非常人所及。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提出论点。作者认为刘邦运用计谋不如陈平，把握天下局势不如张良，但他擅长为后世子孙打算，是明于大而暗于小，意在说明刘邦谋略过人。二、三自然段

为第二段,是就论点展开的论证。作者以史为论,指出刘邦知道有吕氏之祸,却不铲除吕后,却任用老成持重的周勃为太尉,就是为年幼的惠帝打算,借吕后来辖制天下诸侯,说明刘邦所虑之远。最后二段为第三段,是文章的进一步展开。刘邦在临死前命令周勃、陈平剪除樊哙,说明他虽用吕后,但力图削弱其同党,损其重权,使吕氏虽有变乱,但不至动摇刘氏天下,进一步阐明刘邦为子孙谋划之深。历史地看,刘邦所虑并不一定都如苏洵所言,但作者善于剪裁历史,将无作有,化虚为实,言之凿凿,丝丝入扣,文风俊伟,如决江河而下,可见其辩才之非同一般。

管　仲　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1]，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2]。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之日[3]，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之日[4]，亦必有所由兆[5]。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6]；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7]，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8]。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问之相[9]。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10]。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11]，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12]。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执桓公之手足邪[13]？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14]。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15]？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16]！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17]，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18]，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19]，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20]。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21]。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22]。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23]。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24]，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25]。

吾观史鳅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26]；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27]：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28]！

〔注释〕

①"管仲相桓公"三句：管仲(前？一前645)，齐国颍上人，名夷吾。为齐桓公相，助其富国强兵，驱除山戎和白狄，称霸诸侯。攘，攘除。　②"管仲死"至"齐无宁岁"：管仲开始受到齐桓公重用时，立桓公的儿子子昭为太子，并将他送往宋国。又把桓公身边的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全部摒退，为此，齐桓公三年吃饭都不香。管仲一死，齐桓公马上将竖刁等三个人都加以重用。齐桓公死后，易牙等人为了报复，杀死了很多大臣。桓公的五个儿子也各自结党营私，都想继位，彼此争斗。易牙、竖刁等人仗权立公子无诡为齐国国君。太子子昭逃亡到宋国，宋襄公带领诸侯护送太子子昭回国继位，与齐桓公其他四个儿子的部队展开战斗，最终是太子子昭当上了齐国君侯，是为齐孝公。齐孝公后，齐国仍然内忧外患频繁，到齐简公时已是自桓公以后第九个君主了。　③"夫功之成"二句：事业的成功，并不表现在成功的那一刻。　④"祸之作"二句：祸乱的爆发，也不是表现在爆发的那一刻。作，发作，显

现出来。 ⑤由兆:缘由和预兆。 ⑥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人,与管仲有交情。管仲最初事公子纠,鲍叔事小白,纠与小白二人因争王位率部厮杀,管仲曾射伤小白。后来公子小白获胜,为齐桓公,鲍叔在齐桓公面前推荐管仲,齐桓公任为丞相,管仲施展其才能,助桓公称霸诸侯。 ⑦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相传舜继尧位后,有四个部落的首领不服从舜的统治,舜就将他们放逐。四凶,指舜所流放的四凶族首领。即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由于舜曾流放四罪(共工、驩兜、三苗、鲧),后人又将四罪与四凶合而为一。杜预注《左传》四凶族即谓驩兜为浑敦,穷奇即共工,梼杌即鲧,孔安国注《尚书·尧典》以三苗为饕餮。 ⑧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孔子做鲁国司寇,同时也代理丞相之职,在职刚七天,就处死了扰乱朝纲的大夫少正卯。 ⑨仲之疾也,公问之相:管仲病重,齐桓公去问他谁可以接任齐国的丞相。疾,病重。相,丞相的官职。 ⑩非人情,不可近:没有一般人的感情,不能够接近。不可近,此指君王不能接近的小人。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病重,齐桓公问他易牙等人是否可以代之为相。管仲说,易牙杀死儿子来讨好您,开方背叛自己的亲人讨好您,竖刁自己施宫刑来亲近您,这些人办事不近人情,不能做丞相。 ⑪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尽情地享受淫声美色,十分贪图声色之乐的意思。⑫弹冠相庆:相互庆祝做上高官的意思。弹冠,将帽子整理端正,比喻做官。 ⑬执桓公之手足:意思是可以限制桓公的行动。执,系住,抓住。 ⑭匹夫:普通百姓,此指无所作为的人。⑮悉数:全部,所有的。 ⑯不知本:不知道事物的根本要义。⑰齐国未为无仲也:齐国不一定就不会出现像管仲那样贤能的大臣。仲,此指像管仲一样的人才。 ⑱“文公之才”二句:晋文公的才能不及齐桓公,辅佐他的大臣像狐偃、赵衰等人,才能也赶不上管仲。 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晋文公的后代晋灵公为人残暴,不像齐桓公的后代孝公为人宽厚仁慈。灵公,晋襄公

(代晋文公为君)太子,襄公死后继位,为人奢侈,荒淫无度,连厨师煮熊掌没煮熟,都要处死。 ⑳"文公死"四句:据《史记》载,晋文公死后,后世君主代有攻伐,襄公曾败秦师;灵公时赵盾为将,败秦师;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也击败了他。晋悼公率诸侯大败秦师。直到晋平公时三家分晋,晋国才败落衰亡,中间历时将近百年。 ㉑老成人:此指经验丰富,熟谙世事的大臣。 ㉒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齐桓公只知道凭藉管仲一个人,可惜管仲已经死了。 ㉓"夫天下"二句:天底下没有找不到贤人的时候,只是有贤能的臣子,却不一定有贤能的君主。 ㉔"仲之书"二句:仲之书,指后世流传的《管子》一书。《管子》中记录了齐桓公问管仲谁可代替相位一事,其中有管仲对几位大臣的分析:鲍叔为人正直,但不能将一个国家托付给他;宾胥无为人好善,但也不能将整个国家托付给他。 ㉕诞谩不足信:怪诞而有欺骗性,不足以相信。谩(mán),欺骗,欺诈。 ㉖"吾观史鳅"二句:据《孔子家语》载,卫国的蘧伯玉很贤能,但灵公不重用他;弥子瑕没有才能,却受到灵公重用。大臣史鳅多次向灵公进谏,希望灵公任用蘧伯玉而远离弥子瑕,都不成功。史鳅病得要死时,对自己的儿子说:做大臣不能使君王改正错误,是失职,我活着不能使君主改正错误,死后也就没有理由殡于正堂,我死后,你就把我殡在侧室!史鳅死后,灵公来吊丧,见他的尸体在侧室,问是怎么回事。史鳅的儿子将父亲的话告诉他。灵公很感动,将其尸体殡于正位,并重用蘧伯玉,摒退弥子瑕。 ㉗"萧何且死"二句: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丞相萧何病将死,刘邦问他什么人可以代替他的位置,萧何说:皇上您是最了解我的呀,您应该知道我认为谁最合适!刘邦就问:曹参可以胜任吗?萧何马上说:皇上您找对人了,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 ㉘何以死哉:有什么理由去死呢?苏洵这里是指责管仲生前没有把接班人的事处理好就死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讲评〕

管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人,由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被任命为丞相,帮助齐桓公联合诸侯伐山戎,攘白狄,称霸于诸侯,历史上一向视之为贤相。本文从建功立业、祸国殃民都有一定根源的角度立论,指责管仲临死之际,没有能够荐贤自代,以求继续治理齐国,使国势保持强盛;而是让齐桓公在自己死后有机会接触小人,致使齐国迅速衰败,不仅失去霸主地位,而且内乱不止。将乱齐之祸归诸管仲,而将治齐之功归诸鲍叔。如此立论,似偏实正,确实较一般人的认识更为深入。苏洵一向强调为国者必须求长治久安,在《审势》、《权书》等篇中都有反映。本篇可以说是他借历史上的名相来阐明自己的人才观和功过观。文章拔除陈见,一倡己论,观点新颖,论证严密,层层深入,先后照应,行文起伏,开阖抑扬。宋人谢枋得评之曰:"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委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静观堂三苏文选》)

三、经　　论

《易》 论

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1]。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2]。

生民之初[3]，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4]，故其民逸[5]。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6]。而圣人者，独为之君臣，而使天下贵役贱[7]；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为之兄弟，而使天下长役幼；蚕而后衣，耕而后食，率天下而劳之[8]。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之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9]，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10]，欣然戴之以为君师[11]，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圣人之始作礼也，其说曰：天下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是人之相杀无已也[12]。不耕而食鸟兽之肉，不蚕而衣鸟兽之皮，是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也[13]。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于逸，而恶死也甚于劳，圣人夺逸死而与之劳生[14]，此虽三尺竖子知所趋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废者，礼为之明也。

虽然，明则易达，易达则亵[15]，亵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16]。探之茫茫，索之冥冥[17]，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18]。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

凡人之所以见信者，以其中无所不可测者也[19]。人之所以获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窥者也[20]。是以礼无所不可测，而《易》有所不可窥，故天下之人信圣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则《易》者，岂圣人务为新奇秘怪以夸后世邪[21]？圣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则无所施其教[22]。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听乎天而人不预焉者也；筮者，决之天而营之人者也[23]。龟，漫而无理者也[24]，灼荆而钻之[25]，方功义弓，惟其所为[26]，而人何预焉？圣人曰：是纯乎天技耳[27]。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为阳、或为阴者，必自分而为二始；挂一，吾知其为一而挂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为四而揲之也；归奇于扐，吾知其为一、为二、为三、为四而归之也，人也[28]。分而为二，吾不知其为几而分之也，天也。圣人曰：是天人参焉，道也[29]，道有所施吾教矣[30]。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31]，而其道遂尊而不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32]，而济其道于无穷也。

〔注释〕

①"圣人之道"三句：圣人教导天下的手段，用礼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使人信服；用《易》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受到人们的尊重。　②"礼为之明"句：圣人制礼，使道表现得清楚明白，用《易》使道显得深奥莫测。　③生民之初：人类开始出现的时候。　④"不耕而不饥"二句：远古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农业，更没有纺织业，靠采集野生果实来充饥，披兽皮树叶来御寒。　⑤逸：安逸无欲。　⑥若水之走下：像水一定向下流一样。比喻人不可改变的天性。　⑦贵役贱：尊贵的役使卑贱的。　⑧率天下：整个世界，普天下。　⑨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改变他们（指一般百姓）一向认为快乐的东西，用他们从前认为是使人劳累的东西取而代之。易，代替，更换。　⑩即劳：就劳，从事使人劳累的活动。　⑪"欣然"句：高高兴兴地拥戴他们（圣人）作自己的君

王、导师。 ⑫无已:没有停止之时。已,尽。 ⑬鸟兽与人相食无已:上古之时,先民主要从事狩猎来获得食物,又经常受到凶猛野兽的袭击,所以说人与鸟兽彼此作为食物。 ⑭圣人夺逸死而与之劳生:圣人改变老百姓图一时安逸而致死的想法,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存。劳生,辛劳的生活。 ⑮易达则亵:容易做到,就会轻慢它。 ⑯"观天地"三句:爻,《周易》中区别阴阳天地,用来组成卦象的两种符号。一条横线代表天,象征阳;另一中间断开的横线代表地,象征阴。三画相叠,表示阴阳推移变化,就组成了乾、震、兑、离、艮、坎、巽、坤八卦。每一种爻卦都有些语言文字来说明其含义,这就是辞。《周易》为我国上古文化的代表,其中有先民自然崇拜的痕迹,所以说它是"观天地之象"的结果,能"考鬼神之情"。 ⑰"探之茫茫"二句:《周易》的奥义晦暗难明,使人不知其源,难得其流。冥冥,晦暗难明。 ⑱白首:头发白了,指年老。 ⑲无所不可测者也:没有看不清,想不通的地方。测,测度,指探求。 ⑳不可窥者也:看不到的地方,即深不可测的意思。 ㉑"务为新奇"句:务,从事;务为,有意识地去做。新奇秘怪,稀奇古怪。夸,夸耀。 ㉒"圣人不因"二句:圣人借助天下百姓认为最神秘的东西,来传播他的学说。至神,极为神秘或神圣的东西。 ㉓"筮者"二句:筮,古代用蓍草定凶吉的迷信活动。由于蓍草的多少由人来定,有人的因素加入,所以苏洵说筮是由上天安排,由人来具体操作。 ㉔龟,漫而无理者也:龟,龟卜,古时将龟甲放到火中烧,以龟甲上的裂纹来定吉凶的迷信活动。在整个过程中,由于人丝毫都不能控制龟甲裂纹的走向,决定吉凶征象,所以说龟卜是纯由老天爷作决定,没有人的活动。 ㉕灼荆而钻之:用龟卜吉凶时,先在龟壳上钻孔,然后在孔上烧,看它的裂纹走向来定吉凶。灼荆,用荆条烧所钻的孔。 ㉖"方功义弓"二句:弓,指龟卜时钻孔所用的弓,此指用弓钻出的孔。方功义弓,刚看到孔上出现裂纹,显示出一定的

征兆。即看裂纹来卜。功，功绩，收获，此指显示出来的迹象。义，作动词，表达含义，此指裂纹所显示出的吉凶之意。义弓，即对以弓钻孔龟卜之意的显示和说明。惟其所为，只是上天的作为。其，指代上天。　　㉗是纯乎天技耳：那完全是上天所为。天技，上天的技巧，天然。　　㉘“夫筮之所以”至“人也”：以蓍草作筮来占吉凶的具体操作过程，现在已经不能详细知道了，大致是以蓍草五十，先取走一根，其余的四十九根中，每次取走四根，由此确定其阴阳，决定凶吉。整个过程中有许多规矩是人为设定的，所以说它是人为的。揲(shé)，取。扐(lè)，筮时将每次取剩的蓍草放于手指间。　　㉙天人参焉，道也：天命与人力相互作用，这就是道。参，参入。　　㉚有所施吾教：对推行道德教化有作用。吾，第一人称“我”，指圣人。　　㉛神天下之耳目：使天下百姓对《周易》的内容无论是听到了还是看到了，都感到神秘。　　㉜“此圣人用其机权”句：圣人凭藉礼和《易》作为其机谋、权变的手段，以便控制天下百姓的心志，使他们随圣人教化而动。机权，机谋权变。持，控制，把握。

〔讲评〕

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究竟为何而作，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作者从《易》的功用出发，探讨《易》的本质，颇有新见。作者大胆揭去遮盖在“礼”上仁义友爱的帷幔，指出《礼》、《易》等群经在本质上都是圣人用来统治天下的权变手段。基于《礼》、《易》相通的认识，作者认为圣人所制礼法之所以大行于天下而不被废弃，就在于有《易》将之神圣化。圣人制礼，使天下尊卑、长幼有序；又考鬼神之情，作《易》通阴阳之变，使天下人感到神秘莫测，视为至神，以致不敢废弃，从而尊《易》重礼。为了说明圣人使权用谋，作者还用龟卜与《易》筮相比较，指出后者乃“天人参焉”。圣人在《易》中参入人为因素，以便推行其道。按作者如此分析，《易》乃圣

人神天下耳目的工具,为“礼”能得到天下遵从打下基础。作者在本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与正统儒家对《易》及圣人的看法是格格不入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即批评道:“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明代古文大家茅坤,虽称其“文有烟波”,但对他的论点却不以为然:“而以礼为明,以《易》为幽,谓圣人所以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过矣。”今天看来,苏洵此论,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家礼法的真正本质。在基本上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封建时代,作者此论无疑是大胆的,而且是十分难得的。

《礼》论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圣人之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①]，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故无故而使之事君，无故而使之事父，无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则不可也，而遂翻然以从我者[②]，吾以耻厌服其心也[③]。

彼为吾君，彼为吾父，彼为吾兄，圣人曰：彼为吾君父兄，何以异于我？于是坐其君与其父以及其兄[④]，而己立于其旁，且俯首屈膝于其前以为礼，而谓之拜[⑤]。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⑥]。夫无故而使之拜其君，无故而使之拜其父，无故而使之拜其兄，则天下之人将复嗤笑以为迂怪而不从[⑦]。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为其君父兄[⑧]，于是圣人者又有术焉以厌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则圣人者果何术也？耻之而已。

古之圣人将欲以礼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⑨]。故圣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与之齿[⑩]。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将不与我齿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⑪]，以求齿于圣人。

虽然，彼圣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权也[⑫]。彼为吾君，彼为吾父，彼为吾兄，圣人之拜不用于世，吾与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⑬]，无以异也[⑭]。吾一旦而怒，奋手举梃而搏逐之可也[⑮]。何则？彼其心常以为吾侪也[⑯]，不见其异于吾

也。圣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劳，故使贵者逸而贱者劳，且又知坐之为逸，而立且拜之者为劳也，故举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将有怒作于心者[17]，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18]。圣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劳，是贱于彼也。奋手举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为人[19]，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为薪[20]，而犹且忌之[21]。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犹且不敢以为薪，故圣人以其微权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权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

呜呼！其事如此，然后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妇[22]，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礼之末也[23]。不知圣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劳也。此圣人之所虑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注释〕

①"不因其势"二句：不凭藉一些可以使一般人感到危亡困顿和耻辱的手段，来使他们心服口服。厌服，即压服。 ②翻然：即幡然，猛然省悟。 ③吾以耻厌服其心也：圣人就用使之感到羞耻的办法，使他们诚服。吾，第一人称代词，指代圣人。此文中多处拟圣人或"天下人"的身份发议论，"吾"具体指代谁，要视行文含义而定。 ④"坐其君"句：使他们的君主、父亲和兄长端然上坐。坐，使之坐，作动词。 ⑤拜：行拜礼。即文中所谓俯首屈膝，表示恭敬的动作。 ⑥"率天下之人"句：使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跟圣人一样，向他们的君父兄行拜礼。 ⑦迂怪：迂腐而怪异的行为。 ⑧"而君父兄"二句：如果君、父、兄没有受到臣、子、弟对他们表示尊重的拜礼，他们也就失去做君、父、兄的意义了。不可以不，即必定，一定。 ⑨"是必"句：一定要向君父兄施礼以示尊重。第一个"是"指上文所谓拜其君父兄的礼节。 ⑩不与之齿：不和他们一起。齿，秩列。 ⑪相率：彼此跟随，即大家

一起。率,跟随,随着。 ⑫其微权也:是圣人微妙的权谋罢了。微权,微妙的权谋,指圣人以礼的方式约束天下,形成长幼、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 ⑬“比肩”句:并肩而行。此泛指各地或各种场合。 ⑭无以异: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区别身份的高低贵贱。异,区别开来。 ⑮奋手举梃而搏逐之:举手拿着木棒来追打他们(君、父、兄)。搏,搏击,打。 ⑯吾侪:我们一类人。侪,(chái):同辈,同等。 ⑰怒作于心:内心愤怒不已。 ⑱“此吾”二句:此,指君、父、兄。所坐而拜之,使其端坐并向他们施拜礼的人。 ⑲刻木而为人:将木头雕刻成所敬畏者的样子,即偶像。 ⑳析之以为薪:劈开来做柴烧。析,分开、劈开。 ㉑忌之:心存禁忌,即内心恐惧。 ㉒匹夫匹妇:普通男女。 ㉓拜起坐立,礼之末也:苏洵认为圣人制礼,无非是要使天下人都知道尊卑、贵贱、长幼有序,至于具体的礼仪形式,并不重要,所以认为拜起坐立等礼节形式,是礼之末。

〔讲评〕

本文意在揭示礼的本质。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指出礼是圣人用来约束天下人的“微权”,然后进行具体分析:圣人制礼,目的是使天下尊其君父兄,礼的内核是“耻”,“耻”的内核则是“微权”。由于微权不能告诉他人,所以用“耻”的方式来推行礼。圣人以身作则,使天下人都跟圣人一样尊重他们的君父兄,从而改变他们原来的平等观念,代之以高低贵贱的礼法意识。通过这些分析,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礼只不过是圣人的强世之术、用其微权制约天下的手段而已。全文观点新颖,发前人所未发,或未敢发。清人沈德潜说:“大意谓圣人之微权,在于教民知耻,而所以教民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则,而民自习而安之,此防微杜渐之意也。一气相生,递折而下,如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弥漫六合,是为宇内宏观。”(《唐宋文举要》)虽然礼的本质并不一定真如作者所

分析的那样，但作者大胆设想，恣肆用笔，将无作有，化虚为实，其所论之理虽不免偏颇，但文章构思巧妙，议论风生，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乐》论

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

天下未知君之为君,[1]父之为父,兄之为兄,而圣人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异其君父兄,而圣人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从我拜起坐立,而圣人身先之以耻。呜呼!其亦难矣。天下恶夫死也久矣,圣人招之曰:来,吾生尔。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视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2],则宜何从?故当其时,虽难而易行。

既行也,天下之人视君父兄,如头足之不待别白而后识[3],视拜起坐立如寝食之不待告语而后从事[4]。虽然,百人从之,一人不从,则其势不得遽至乎死[5]。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无礼而死,而见其今之无礼而不至乎死也,则曰圣人欺我。故当其时,虽易而难久。

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6]。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7],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肉有堇[8],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9]。去其鸩,徹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10]。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11],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12],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13],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

有以阴驱而潜率之[14]。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为乐[15]。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谹谹[16]，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蹷而不遂[17]，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蹷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18]。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19]，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注释〕

①君之为君：君王就有作为君王应该具备的地位权势。②"天下之人视其向"二句：如果没有礼，则天下之人相杀无已，人与鸟兽相杀无已。圣人为天下制礼，使天下处于有秩序的状态之中，才使人有了安全感。前文所谓"来，吾生尔"之类的话，也是由此生发。　③别白而后识：经过分辨区别之后，才能够认识到。④"如寝食"句：就像人要吃饭睡觉一样，不需要别人告诉就会去做。　⑤遽至乎死：立即就死去。遽，马上，立刻。　⑥死生之说：安逸地死去或劳累地活着的道理。此指圣人所制之礼而言。可参见注②。　⑦"则劳逸"句：那么，贪图安逸，厌弃劳苦的思想就会出现，并取代圣人使天下有序的死生之说。　⑧酒有鸩，肉有堇：即鸩酒、堇肉。鸩，一种鸟，以蝮蛇野葛为食，有剧毒。堇，堇草，有剧毒。　⑨"药可以生死"二句：语本《孔子家语》，即良药苦口利于病之意。生死，即起死回生。生，使之生。苦口为讳，因为喝进口时很苦而有所忌讳。　⑩"去其鸩"三句：去掉酒中的鸩毒，清除肉中的堇毒，那么，酒肉对人的好处，肯定比药要多。权，权利。此处引申为有益，有利。　⑪逆知：逆料，预料到。

⑫事有不必然者：事情的发生，也有偶然或意外的情况。句中“有不必然者”作“事”的后置定语。 ⑬折天下之口：使天下人没有反对的意见。折，使折服。口，此指不同的意见、言论。 ⑭阴驱而潜率之：暗地里驱遣，偷偷地统领着他们。指以一般人所不易觉察到的方式来约束他们。 ⑮“于是观之天地之间”三句：关于古代音乐的起源，有由天籁（自然界的声音）而成的说法，所以苏洵这么说。至神之权，极为神妙的权谋，此指音乐可以改变人的情绪，意即有化人的功用。 ⑯隐隐谹谹(hóng)：象声词，山谷中的回声。此处用以形容雷声。语本扬雄《法言》：“或问大声，曰：非雷非霆，隐隐谹谹。”古人以雷为阳气之声，春雷一声，大地上万物复苏。 ⑰蹙而不遂：紧缩不舒散。 ⑱“用莫神于声”二句：声音的功用十分神妙，所以圣人就利用声音来制乐（以求教化万民）。 ⑲“正声入乎耳”三句：听了中正和美的乐声，人就有了高低贵贱的观念，礼的规定也就像本来存在心中一样。

〔讲评〕

关于乐的起源，历来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本文从经中藏术的角度论述《乐》的本质，指出《乐》是圣人用来补礼之不足的一种手段。高步瀛说：“老苏《六经论》，亦自成一家言，其议一贯，《乐论》一篇，全从《礼论》生出。”(《唐宋文举要》)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论述礼在开始时难以推行，已经推行又难以持久。这些论述，看似论礼，实际是为圣人因礼作乐寻找根据，将礼法与乐教联系起来，为后面论乐作铺垫。文章的后半部分即重在说明圣人观于天地之间，悟出“用莫神于声”的至神之理，于是兴声教以使礼法深入人心。以正声入乎天下人之耳，使礼法的规范与人们的内心情感相吻合，从而达到“以阴驱而潜率之”的教化作用，为礼法的历久不衰，永远为天下所遵从服务。苏洵此论，虽然不一定与礼乐的本质

完全符合，但作者行文圆转健逸，“往往空中布景，绝处逢生，令人有凌虚御风之态”。（茅坤《唐宋八大家古文钞》）足见作者为文技巧之高超。

《诗》论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愤憾怨怒，有不顾其死[1]，于是礼之权又穷。

礼之法曰[2]：好色不可为也；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岂不善[3]？使人之情皆泊然而无思[4]，和易而优柔[5]，以从事于此，则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6]，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7]。噫！礼之权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8]，则人不敢触死以违吾法[9]。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10]，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11]。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

今吾告人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12]，彼将遂从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将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纯用吾法，将遂大弃而不顾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顾，则人之好色，与怨其君父兄之心将遂荡然无所隔限[13]，而易内窃妻之变[14]，与弑其君父兄之祸，必反公行于天下[15]。圣人忧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16]。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

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17]。礼曰：必无好色，必无怨

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18]。吾观《国风》婉娈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伤诟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19]。故天下观之曰：圣人固许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20]。许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则彼虽以虐遇我[21]，我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则吾之怨亦得当焉[22]，不叛可也。夫背圣人之法而自弃于淫叛之地者，非断不能也。断之始，生于不胜[23]，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

夫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24]，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故舟者，所以济桥之所不及也。吁！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之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吁！圣人之虑事也盖详。

〔注释〕

①"人之嗜欲"四句：嗜欲，此指好色等欲望。愤憾怨怒，人的四种情感，愤，气愤。憾，遗憾。怨，怨恨。怒，恼火，这里主要指对君父兄的怨恨之情。"有甚于生"、"不顾其死"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意思。　②礼之法：礼法，礼所规定的行为规则。　③夫岂不善：岂能说不完善，不美好，即非常完美。　④泊然而无思：恬淡没有欲望。思，思绪，欲望。　⑤和易而优柔：平和朴素，从容自得。　⑥炎炎而生：像烈火一样生发出来。炎炎，火一样炽热。　⑦趋死而后已：直到死才肯罢休。趋死，走向死亡，奔赴死亡。　⑧博生：以生命相博，用生命去换取。博，换取。⑨法：此指礼法，礼的各种规定。　⑩以死自处其身：把自己的身体放到必死的位置上，即置生死于度外。　⑪死生之机：此指圣人用礼来使百姓得以生存（详参《易论》）的机巧权变。⑫"必无好色"二句：一定不要贪恋好色，一定不要怨恨君王、父亲、

兄长。无,通勿,不要。而,你,你们。　⑬荡然无所隔限:完全没有阻挡。荡然,形容完全失去或没有。隔限,阻隔和限制。⑭易内窃妻:内,内人,指妻子。易内,即改换妻子,休妻再娶。窃妻,与别人的妻子偷情。易内和窃妻,都是好色的行为表现。⑮反公行于天下:反而会公然在普天下流行开去。　⑯“禁人之好色”三句:禁止人们好色,结果他们却淫纵无度;禁止人们怨恨君王、父亲、兄长,结果他们却造反背叛。这样的祸患,来源于当初对他们要求太严格了。而,表转折关系的连词。详,周详,即严格。⑰严于礼而通于《诗》:以礼的方式来严格要求,而以《诗》的方式来作变通处理。　⑱“严以待”二句:用严格的(礼法)要求天下有贤德的人,用通融宽和的手段来成全天下有中等德行的人。中人,指能通过教化使之合乎礼法,否则就会好色而淫,怨而至于叛乱的人。　⑲“吾观《国风》”五句:婉娈,年少和美的样子,此指词情婉转多情。柔媚,娇柔妩媚,此指情感丰富缠绵。卒守以正,即最终以中正自守,没有荡而不返,即没有纵情而歌。诟讟(dú),诟骂怨谤。　⑳不尤:不责怪,不归咎。　㉑以虐遇我:即虐待我(指臣、子、弟等人)。遇,对待。　㉒得当:得到恰当的表达。当,恰当(的位置等)。　㉓断之始,生于不胜:作出断然背叛的决定,来源于难以承受。断,即绝,决然无疑,此指(对礼法)完全绝望。不胜,不能承担或承受。　㉔水潦:洪流。潦,大水。

〔讲评〕

本文阐明圣人作《诗》,是为了补礼之不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话,被后人看作儒家诗教的原则。作者在本文中力图阐释这一原则的根源。文章缘“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荀子·乐论》)立论,认为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圣人用礼来严格要求贤能者,以《诗》来作些变通,使天下之“中人”也不至于违反礼法。《诗》

以好色而不至于淫，怨而不至于叛为标准，让天下人有机会抒发其内心情感，不至于欲望难遏或忿忿不平，自暴自弃到淫邪、叛乱的地步；从而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礼法要求，使圣人之道不至衰败。依作者此论，则从根本上讲，《诗》仍然是圣人约束天下，使权用谋的手段，跟其前面几篇的观点保持一致。全篇以"色"、"怨"二字反复成文，意多而不重，词繁而不杂。诚如杨慎所评："语意如片云凌乱，长空风生，卷而为一。"(《三苏文范》)

综合前面四篇文章来看，作者认为圣人为了推行礼法，以《易》来神天下人的耳目，借《乐》以"阴驱而潜率"，用《诗》作为变通，从而达到天下尊礼、信礼、行礼的目的。这就从本质上，将《礼》、《易》、《乐》、《诗》都归于圣人的权谋之中，从而彻底揭去了儒家经术仁爱的面纱。虽然作者所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这在封建社会无疑是空谷足音，诚难能可贵，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书》论

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1]。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权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反。幸而又有圣人焉，承其后而维之[2]，则天下可以复治；不幸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3]，则已矣。昔者，吾尝欲观古之变而不可得也，于《诗》见商与周焉而不详[4]。及观《书》，然后见尧舜之时，与三代之相变，如此之亟也[5]。

自尧而至于商，其变也皆得圣人而承之，故无忧。至于周，而天下之变穷矣[6]。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7]。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8]。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尝文焉，故忠质而不辞；今吾日食之以太牢[9]，而欲使之复茹其菽哉[10]？呜呼！其后无圣人，其变穷而无所复入，则已矣。周之后而无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风俗也，固不容为其后者计也，而又适不值乎圣人[11]。固也，后之无王者也。

当尧之时，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尧之未授天下于舜也，天下未尝闻有如此之事也。度其当时之民[12]，莫不以为大怪也。然而舜与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为之累数十世者[13]，未尝与其民道其所以当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尝悦之以利，而开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14]。其意以为天下之民以我为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誉

己以固之也[15]。

汤之伐桀也,嚣嚣然数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16]。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己悦也,则又嚣嚣然以言柔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17]如曰我如是而为尔之君,尔可以许我焉尔[18]。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显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业不克终[19],今我奉承其志[20],举兵而东伐[21],而东国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纣之兵倒戈以纳我[22]。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23]。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摄位三年而无一言以自解,周公为之纷纷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24]。

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夫风俗之变而不复反也。

〔注释〕

①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风俗,一定地区或时代所形成的风尚、习惯。古人认为只有圣贤的人才能够使风俗改变,归之中正,无圣人教化则陷于陋俗。　②维之:维持它(风俗)。　③其变穷而无所复入:此指没有新的教化引导,使风俗变得淳厚。
④“于《诗》”句:一般认为《诗经》所收作品,是从商朝末年周文王时开始,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周朝后期的,所以苏洵这么说。
⑤“及观《书》”三句:《书》即《尚书》,内容主要是上古君王的告、誓,一般认为其上限自唐尧始。苏洵这里是说,他通过阅读《尚书》,知道了上古三代时风俗的急剧变化。亟,快,急剧。　⑥“自尧”至“而天下”句:上古三代时,有尧舜禹等圣人来移风易俗,其淳厚风俗得以相传。周朝时,天下风俗的变化达到终极。穷,尽,极点。
⑦“忠之变”三句:忠、质、文,是后人对夏、商、周三代风俗的概括。《史记》、《晋书》等有“夏之尚忠”,“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的说法,为苏洵所本。　⑧移江河而行之山:改变江河流动的规

律，使它往山上流，意即不可能办到。　⑨太牢：牢，古时盛祭品的器皿。大的称太牢，可盛三牲（牛、羊、猪），后引申称用三牲的大祭祀或宴会，此指丰盛的食物。　⑩茹其菽：菽，豆类的总称。茹，吃。茹其菽，即茹菽，吃素食。　⑪适不值乎圣人：正逢没有圣贤的君主。苏洵认为周朝有文王、武王、周公等有权的圣人，故能变易风俗至于极至，此后便无圣人，故云。他这样说并不是将孔子列于圣人之外，而是因为孔子是有道无权的圣贤，只可以“是非”天下而无权“赏罚”天下（见《春秋论》）。　⑫度：估计，猜度。⑬“安然”二句：指舜禹以贤能得天下，心安理得地好像天下本来就是自己的，他们的祖先统治天下已有几十代了。安然，心安理得。为之，指做天子，统治天下。累数十世，累计已经有几十代。

⑭“又未尝悦之以利”二句：丹朱，传说中尧的儿子，无才德。商均，传说中舜的儿子，不肖。尧舜见自己的儿子无才无德，如果将天下交给他们去治理，就会使普天下人都受苦，于是分别将帝位传给舜和禹，以利天下。利，利益，此指得到天子之位，为自己谋利。开，此指向百姓控诉。　⑮“亦不俟”句：也不等着用天命来神化君王之位，用美言赞誉自己，以求得王位巩固。神之，使之神圣化。⑯“汤之伐桀也”至“我伐之宜也”：在《尚书·汤誓》中，商汤历数夏朝最后君王桀的罪状，并且说：上天要我来讨伐他，我因为畏惧上天，不敢不按天意行事等等。嚣嚣然，喧哗吵闹的样子。

⑰“则又嚣嚣然”五句：语见《尚书·汤诰》，即如果天下万方百姓有罪，就是我一个人的罪（因为作为君王没有教化好他们）；如果是我一个人有罪过，则由我一人来承担，与天下百姓无关。苏洵认为商汤说这些话是为了收买人心。　⑱许我焉尔：承认我为君王了吧。许，答应，允许。焉尔，语气助词。　⑲大业不克终：以周代商的事业未能够完成。大业，指代商而有天下的事业。克，能。⑳奉承其志：继承他们的遗志。　㉑东伐：周部落本在歧（今陕西一带），位于商都之西，因称周武王伐纣为东伐。　㉒纣之兵

倒戈以纳我：纣王的军队阵前倒戈，接受我(武王)的领导。倒戈，战争中军队投降敌人反过来打自己人。 ㉓如此乎：即如是乎，因而，于是。 ㉔"伊尹之在商也"四句：伊尹佐商汤得天下，商汤死，其孙太甲破坏商朝的法制，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邑，使他反省，三年后再将他迎回，复其王位。周朝时，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也曾摄政三年。将周公与伊尹相比，伊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作解释，而周公却怕他人诬陷他的行动是篡位，反复申明。苏洵举此例是为了说明风俗从商到周日益浇薄。自解，为自己辨解。纷纷乎，纷乱的样子；自疏，即前"自解"的意思。

〔讲评〕

本文是作者从《尚书》中悟出的风俗变易的道理。通过考察《尚书》中所载上古史事，作者认为风俗的变化跟圣人使权用谋分不开，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使风俗变化趋于浇薄而未能返本。将上古风俗变易分成"忠"、"质"、"文"的过程。在这三个过程中，"忠"胜于"质"，"质"胜于"文"，风俗的变化，是一代不如一代。圣人权谋的运用，使这个过程"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成为势之所必然，不可逆转。虽然盛赞尧舜禹三代风俗淳朴质厚，认为商周风俗已然浇薄，并将周代以后风俗之变已穷的原因归之于圣人不出，王道难行。这就将风俗返纯的责任归诸圣明君主的复出，基于此，主张圣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仍然可以用权谋使风俗再返淳厚。用上古历史来证明圣人使权用谋，与一般人认为《尚书》乃上古圣贤推行仁义王道之证的认识大异其趣，这是苏洵以权谋济王道思想的反映。全篇首尾虚发，中间以《书》论世，阐发己见，虚实结合，结构完整。

《春 秋》论

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①。位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惩以劝;道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荣以辱②。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③。而《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④;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赏罚加焉⑤,则夫子固曰:我可以赏罚人矣。赏罚人者,天子、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诸侯、大夫僭天子、诸侯之事而作《春秋》⑥,而已则为之⑦,其何以责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公,则道不胜位。位之权得以赏罚,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为有位者之事,则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⑧!不然,天下其谁不曰道在我,则是道者,位之贼也⑨。曰:夫子岂诚赏罚之邪,徒曰赏罚之耳,庸何伤⑩?曰:我非君也,非吏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⑪:某为善,某为恶,可也。继之曰:某为善,吾赏之;某为恶,吾诛之,则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赏罚何以异此?

然则,何足以为夫子?何足以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书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⑫。曰:此鲁之书也,鲁作之也⑬。有善而赏之,曰鲁赏之也;有恶而罚之,曰鲁罚之也。

何以知之？曰：夫子系《易》，谓之《系辞》，言孝谓之《孝经》[14]，皆自名之，则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鲁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则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鲁史之名，则赏罚之权固在鲁矣。

《春秋》之赏罚自鲁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权也。鲁之赏罚不出境[15]，而以天子之权与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与鲁也[16]。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当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摄天子之位以赏罚天下[17]，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天子之权当在平王，而平王昏[18]，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权与之也。

然则假天子之权宜如何？曰：如齐桓、晋文可也[19]。夫子欲鲁如齐桓、晋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权与齐、晋者，何也？齐桓、晋文阳为尊周，而实欲富强其国，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20]。周公心存王室，虽其子孙不能继，而夫子思周公而许其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21]。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后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与齐、晋而与鲁也。夫子亦知鲁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顾其心以为今之天下无周公[22]，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权与其子孙，所以见思周公之意也。

吾观《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详内而略外[23]，此其意欲鲁法周公之所为，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明矣。夫子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则沐浴而请讨[24]。然则天子之权，夫子固明以与鲁也。子贡之徒，不达夫子之意，续经而书“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书，而夫子独书[25]。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岂私一孔丘哉？呜呼！夫子以为鲁国之书，而子贡之徒以为孔氏之书也欤！

迁、固之史[26]，有是非而无赏罚，彼亦史臣之体宜尔也。后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权，天下有君，则《春秋》不当作；天下无君，则天下之权，吾不知其谁与。天下之人，乌

有如周公之后之可与者[27]？与之而不得其人则乱，不与人而自与则僭[28]，不与人、不自与而无所与则散。呜呼！后之“春秋”[29]，乱邪，僭邪，散邪？

〔注释〕

①“赏罚者”四句：执行奖赏或处罚，必须天下人有共识才行；而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一个人就能决定。 ②“位之所在”至“而天下”句：如果圣人居有权位，则他们就可以主持天下公道，来行赏罚；如果圣人只有道义而无权位，那么他们就可以用个人意见主持正义，使他人感到荣辱有别。位，权位，即天子之位。道，道义。惩，责罚。劝，奖励。 ③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夫子，孔子，相传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本句是说孔子凭他的权力（道义）评论天下谁是谁非。是非天下，议论天下的是非，此处“是非”作动词。 ④“而《春秋》赏人之功”至“惟其意”：在《春秋》中，孔子按照儒家伦理纲常来评判当时所发生各类事件的是非曲直，或褒或贬，都隐含于遣词用字当中。不惟其法，不按照当时史书的成法。惟其意，以自己心中的是非为标准。 ⑤“不徒曰”二句：不仅指明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而且还通过“赏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绝人之国”等笔法，寓赏罚之意。加，附加，含有。 ⑥“夫子病天下”句：语本《孟子·滕文公下》，孔夫子因为痛恨天下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所以作《春秋》以示道义公正。病，以……为病，为……担忧，即痛恨。僭（jiàn），超越本分。⑦而已则为之：可是夫子自己却这样做了。苏洵认为孔子自己作《春秋》，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赞赏和惩劝的意思，而赏罚之权应是“天下之公”，夫子自己行赏罚之权，就是超越本分。 ⑧位之不可僭也如此：权位就是这样不能僭越。此处指不能以道僭位，用是非来代替赏罚，否则就是越位。 ⑨位之贼也：损坏权位的东西。贼，损坏，伤害，作名词。 ⑩徒曰赏罚之耳，庸何伤：只是

在文字上含有赏罚之意，难道会有什么妨害吗。庸，副词，岂，难道。　⑪执涂之人而告之：找过路的人并且告诉他。执，捉住，这里有死缠着不放的意思。涂之人，过路人，陌生人。涂，通途。⑫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不以个人的名义来行使赏罚大权。自与，即与自，给自己。　⑬鲁作之也：鲁国写作的。《春秋》原本是鲁国史书名，孔子用它来给自己所作的《春秋》命名，就将自己的是非上升为整个鲁国人的意见了。　⑭"夫子系《易》"二句：《系辞》是《易》中篇名，相传是孔子为《易》所作十翼之一。分上下两篇，文中从天地一阴一阳出发，阐述事物的变化发展。《孝经》，古时宣扬封建孝道和孝治的书，为儒家经典之一，但较他经晚出，说孔子言《孝》，是因传说立论。　⑮鲁之赏罚不出境：鲁国进行赏罚只能在鲁国的范围内才算数。境，指鲁国的四边。　⑯"天子之权"：春秋时代，群雄争霸，周天子不为诸侯所重，即上文所说"天下之诸侯、大夫僭天子、诸侯"，虽有天子之名，实无天子之权，所以说孔子是"不得已而以与鲁"。以与鲁，"以"字下省略"之"，指代赏罚之权。　⑰"武王之崩也"至"故不得已"句：即周公代成王摄政三年事。详见前《书论》注㉔。　⑱"天子之权当在平王"二句：平王，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的太子。幽王昏庸无道，致使外族犬戎入侵亡国，后来诸侯共立其子继天子位，即平王。平王东迁都城以避犬戎，当时诸侯间以大欺弱，相互争斗，平王已不为诸侯所重。⑲齐桓、晋文：齐桓公和晋文公，秦秋五霸中的两位。　⑳与其事而不与其心：对他们（齐桓公、晋文公）的行为表示赞同，但对他们的心思却不以为然。齐桓公、晋文公在称霸诸侯时，都曾利用周天子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并假借天子的名义来征讨诸侯，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尊重周天子，为天子树立威望，实际上是为自己富国强兵，以称霸天下。因此孔子对他们讨伐无视天子的诸侯是肯定的，但对他们不行王道却图霸业持批判态度。与其事，即肯定他们的行为。不与其心，即对他们的险恶用心不予肯定。　㉑"而夫

子”句:孔子认为周公能举持正义,所以称许他能假借天子的权力,对天下诸侯行使赏罚。许,允许,称许。 ㉒“顾其心”句:但他(孔子)认为当时天下已经没有像周公那样的人了。 ㉓详内而略外:这里的内外是相对而言,对鲁国来说,华夏各诸侯为外,而鲁为内;对天下各族来说,华夏为内而其他民族为外。孔子在《春秋》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将鲁国的事件记录较详,而其他诸侯国的事件记载较略,至于少数民族的事件就更略。㉔“而田常弑其君”二句:即齐臣田常专权弑齐简公事。当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先沐浴三天,然后去见鲁哀公,请他发兵讨伐田常。㉕“夫子既告老矣”三句:按《春秋》一书的体例,鲁国的臣子如果一直在位,就记录其逝世的时间,未死之前已去位者则不记录,整部书中只有孔子是个例外。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确切的说法。苏洵认为是子贡等孔子的弟子续经时加入,也为一说。告老,因年老而辞去官职。 ㉖迁、固之史:迁,司马迁,著有《史记》。固,班固,著有《汉书》。司马迁、班固二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㉗“乌有”句:哪里有像周公的后代那样,可以将天子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呢。周公之后,此指鲁国君主。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所以孔子作《春秋》时,以鲁国之权来赏罚天下。 ㉘不与人而自与则僭:不将赏罚之权交付给公众,却自己行使它,那就是越位。自与,自己承担起来。 ㉙后之春秋:指后来以“春秋”为名的书,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等。

〔讲评〕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而作的史书,后来被视为儒家经书。孔子在《春秋》一书的行文之中,通过遣词用语,表达褒贬之意,形成后人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本文对孔子写作《春秋》的态度和用心作了探讨。文章先摆出赏罚为公,是非为私的论点,说明孔子作《春秋》,是以是非行赏罚;但这并不是孔子僭越本位而为

之,因为孔子写作《春秋》时,将之视为鲁史,把自己的是非态度阐述成鲁国的意见,借鲁国的赏罚之权来表达自己的是非观念。中间辨析夫子以鲁国行天子之权的原因。分析孔子为什么用鲁国来行赏罚之权,而不以齐、晋行赏罚,是因为鲁国原为周公封地;指出孔子以天子之权属鲁,是为了表达思念周公之意。最后批驳子贡等人以《春秋》为夫子私人著述的失当,后人效作《春秋》的无谓。作者揣摩孔子用意,体会圣人用心,见其"微权"之机,与前面几篇论经书的观点正好相互补充。全篇架空而论,文凡四转,层层辩难,却能首尾呼应,环环相扣,南宋人吕祖谦评之曰:"枝叶相生,如引绳贯珠,大抵一节未尽,又生一节。别人意多则杂,惟此篇意多而不杂。"(见《静观堂三苏文选》)不愧为千古名笔。

四、杂　　论

仲兄字文甫说

洵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1]曰:嗟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无为我易之?”[2]洵曰:“唯。”

既而曰:请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3],渟洄汪洋[4],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5]。蓬蓬然而发乎大空[6],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7],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8]。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9],纡徐委蛇[10],蜿蜒沦涟[11],安而相推,怒而相凌[12],舒而如云,蹙而如鳞[13],疾而如驰,徐而如徊[14],揖让旋辟[15],相顾而不前,其繁如縠[16],其乱如雾,纷纭郁扰[17],百里若一,汩乎顺流[18],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19],交横绸缪[20],放乎空虚[21],掉乎无垠[22],横流逆折,溃旋倾侧[23],宛转胶戾[24],回者如轮,萦者如带[25],直者如燧[26],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27]。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28],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

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29]，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30]，惟水与风而已。

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31]，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32]。呜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注释〕

①涣其群，元吉：语见《周易·涣》。涣，即散，疏散的意思。唐人孔颖达解释为：能为群物解散其险害，则有大功，所以说大吉(元吉)。 ②子可无为我易之：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更改一个字呢。可无，可否，可不可以。易，更换。 ③渊然：水很深的样子。④渟(tíng)洄：水流旋洄不进的样子。渟，水停滞。 ⑤风实起之：风将它(水)吹拂起来。起，使起来。 ⑥蓬蓬然而发乎大空：蓬蓬，本指草木、须发等密而零乱的样子，这里指大风不断吹拂，使物体显得零乱。因风无形，只有借所吹之物以形，所以这么说，实际上是形容风势浩大的样子。大空，即太空，宇宙。⑦"荡乎"二句：此二句为互文，指风飘荡着吹来，随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荡，浩浩荡荡。无形，指风吹过之后万物恢复原状，不再显现风的形状。 ⑧水实形之：在水面上留下风的形状。形之，绘下形状。 ⑨"今夫"句：相遭，相遇。乎，于。大泽，指大的河湖。陂(bēi)，水边，岸边。 ⑩纡徐委蛇：弯弯曲曲。纡，曲折。委蛇，弯曲的样子。 ⑪蜿蜒沦涟：水波曲屈流动的样子。沦，水起微波。涟，水面的微波。 ⑫怒而相凌：形容水风激荡，像愤怒的人相互欺凌一样。 ⑬蹙而如鳞：风吹水面皱起如同鱼鳞。 ⑭徐而如徊：缓慢流动如同人心事重重，徘徊不决。⑮揖让旋辟：揖让，作揖礼让。旋辟，逡巡，退让不前。形容轻风吹拂时水波荡漾的样子。 ⑯縠(hú)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⑰纷纭郁扰：众多的头绪缠绕在一起，这里形容水波细碎繁多。
⑱汩乎：形容水哗哗流淌的声音。 ⑲相轧：相互冲击。
⑳交横绸缪（chóu móu）：纵横交错。绸缪，缠绕起来的样子。
㉑放乎空虚：无拘无束地在广袤的空间流动。放，不受约束。空虚，此指宽阔的水域。 ㉒掉乎无垠：掉乎，这里形容水波动荡的样子。无垠，没有尽头，这里形容水域宽广。 ㉓渍（fén）旋倾侧：水波激荡堤岸时的样子。渍，水边。 ㉔宛转胶戾：屈曲宛转的样子。胶戾，曲折。 ㉕萦者如带：萦回缠绕如衣带。
㉖燧（suì）：燧火，烽燧，古时边境上用以报警的标志，因烧起后直冲天空，所以用来拟直。 ㉗"故曰"三句："风行水上，涣"，语出《易·涣》，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此文："涣者，散释之名。大德之人能于此时建功立德，散难释险，故谓之为涣。"至文，最好的文，即最美丽的花纹。文，今写作纹。 ㉘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物与物相互作用，从中就产生出交错的花纹。 ㉙刻镂组绣：刻镂，雕刻。组绣，刺绣。组，编织。 ㉚无营：没有经营，没有经过加工，一任自然。 ㉛不得已而功成：本非自己意愿或强求却能获得成功。不得已，强调"物之相使"而非本人所愿。
㉜口实：口头证据，依据，引申为经典。

〔讲评〕

字说、名说是古人"说"类文体的一种，一般叙述起名或字的原因，阐发名、字中所含的道理。本文即叙苏洵为他的二哥苏涣改字的原因及所改之字中包蕴的涵义。苏洵二哥苏涣本字"公群"，苏洵为他改字"文甫"。文章从《易·涣》中"风行水上，涣"生发开去，阐明风水遭遇，成"天下之至文"的道理；进而申述自己希望建功立业，但不愿刻意求功的志向。苏洵的文章本来以朴质简练见长，以长于议论见胜，本文中间一段形容风水相遭的文字，状物态之多变，可谓穷形尽态，极尽铺陈之能事，体现出苏洵文章的另一特色，

在其文集中可谓绝无仅有。文登甫评该文:"文出于无心,方为至文,下皆发明此意。结意尤高,真是百尺竿头进一步。"(《静观堂三苏文选》)而且,就作者所论述的风水相遭成天下至文的观念来看,其中似乎也表明了作者追求平易自然的文艺观和淡泊明净的人生态度。

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①，皆有职乎车，而轼②，独若无所为者③。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④。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⑤，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⑥，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注释〕

①轮辐盖轸(zhěn)：轮，车轮。辐，辐条，在车轮中连接轮圈与轮毂间的木条。盖，车盖，车上用来遮阳挡雨的工具。轸，车后的横木。 ②轼：古时车厢前面用来扶手的横木。 ③无所为者：无用的东西。 ④不外饰：不加掩饰，此指不掩饰内心情感和主张。 ⑤辙：车轮留下的印迹。 ⑥车仆：仆，仆倒。车仆指翻车。

〔讲评〕

本文与《仲兄字文甫说》属同一类文字，意在阐明苏轼、苏辙两个名字的含义。作者从轼、辙这两个字的本义出发，阐述它们对车的功用，进而引申开去，借以预料自己两个儿子一生的命运。看似游戏文字，其实包含着作者坎坷一世的沧桑感慨。依苏轼、苏辙二人的生平来看，作者对儿子人生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因此，明人

杨慎曾评论本文写法:"字数不多,而婉转折旋,有无限思意,此文字之妙。"随后即说:"观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三苏文范》)

明论

天下有大知[1]，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2]，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3]，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4]。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5]。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6]！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7]；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8]。

日月经乎中天[9]，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无用此区区小明也。故天下视日月之光，俨然其若君父之威[10]。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尝可以一日无焉。天下尝有言曰：叛父母，亵神明，则雷霆下击之[11]。雷霆固不能为天下尽击此等辈也[12]，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时而不测也[13]。使雷霆日轰轰焉绕天下以求夫叛父母、亵神明之人而击之，则其人未必能尽，而雷霆之威无乃亵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14]，可以用其明矣。

圣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独爱夫贤者之用其心约而成功博也，吾独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劳而功不成也。是无他也，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15]；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将曰是惟无及，及则精矣[16]。不然，吾恐奸雄之窃笑也[17]。

齐威王即位，大乱三载，威王一奋而诸侯震惧二十年[18]，是何修何营邪？夫齐国之贤者，非独一即墨大夫，明矣；乱齐国者，非独

一阿大夫与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誉阿而毁即墨者几人易知也,从其易知而精之[19],故用心甚约而成功博也。

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20]。

〔注释〕

①大知:即大智,宏大博通的智慧。"知"通"智"。　②人之智虑有所及:有些事情是人的智力能考虑到的。　③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圣哲的人能够凭藉他的大智兼及小智的功用,即用大智达到小智的目的。《庄子·逍遥游》中有"小知不及大知"一类的话,为苏洵此语所本。　④"愚者不知大知"二句:愚蠢的人因为智慧不够,不知道什么是大智,就使他的小智所考虑到的情况因其大智所不及而白费掉了。　⑤"故圣人"二句:因此圣哲的人来治理天下,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贤能的人治理天下,则要看一定的时候才有效果。苏洵认为圣人是有大知的人,并且能用大知来获得小知的功效,大知常在,圣人治理天下也就不受任何限制。贤能的人不如圣人,他们的智力还有所不及,只有在天下事势都在他们智力所及的范围以内时,才能治理天下,所以贤能的人治理天下要等到一定的时候。　⑥殆哉:很危险了。殆,危险。　⑦"常也者"四句:这里的治、乱,主要是指社会的太平与动乱。这几句的意思是,圣人因为大智常在,所以没有经过他们治理过却不获太平的情况;贤能者乘时以治,也没有什么动乱不能治理好的。　⑧日月经乎中天:太阳和月亮围绕着天空运行。经,指运行;中天,天空。　⑨"故天下视日月之光"二句:古人将天道与人伦相联系,认为人间的统治者皇帝受上天之命来治理这个世界,代表着天的意志。日月为上天普照人类万物的明镜,也是天

意的表现,因此对待日月应跟对待君王一样,慑服于它的威仪。君父,偏义复词,主要指君。 ⑩"叛父母"三句:神明,神灵。雷霆,雷神。古时迷信认为人如果做了坏事,雷神就会降下来击杀他们。 ⑪此等辈:这些人,指叛父母,亵神明的人。 ⑫有时而不测也:有时会受到难以预料的惩罚。不测,不可揣测,预料不到。此指雷霆对叛父母、亵神明的人的惩罚。 ⑬分:职分,分内的事。 ⑭"专于其所及"二句:专门在他的智力能够达到的方面努力思考,力图考虑清楚,那么,经过深思熟虑后,必定考虑得十分周详。其所及,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及之,用心思去想,努力思考。其及,所考虑的深度和广度。 ⑮是惟无及,及则精矣:要么不考虑,如果考虑的话,就十分周到。是,代词,指"及之而精"的贤人。惟,句中语气词,无实意。 ⑯奸雄:奸诈的野心家,指有一定智力,但心术不正的人。 ⑰"齐威王即位"三句: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即位后的前九年,毫无作为,致使齐国政局混乱不堪。九年后,齐威王召见贤能的即墨大夫,说:"你一直没有巴结我的随从来讨好我!"于是封给他上万户人家的封地;将另一个善长阿谀奉承的阿大夫及其同党都烹死(古时刑罚,将犯人丢到沸水中煮)。随后带领军队向西攻击赵、卫、魏等国,取得重大胜利。齐国国内为之震动,再没人敢说齐威王的不是,都竭尽全力效忠于他,齐国大治。 ⑱从其易知而精之:指从即墨的贤能和阿大夫的奸佞两个方面着手,得出治理国家的精微道理。精之,指亲贤能远小人,惩恶扬善等治国之道。 ⑲而况乎不至于九也:更何况还数不到九种事物呢。九,指前面所比喻的"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中的九物。

〔讲评〕

明,指智虑的周详明晰。本文探讨君主治理国家该如何运用智力术数。作者分知(智)为大知、小知,认为圣人有大智,且能以

其大知达到一般人小知的功效，所以常能游刃有余，无论何时都能治理好国家；贤能者智力有所及，也有所不及，但他们能以其所及来救其所不及，所以遇有乱世，也能治理。文章用圣人、贤人有大智因而能够成功的道理，阐述用“明”的必要。但大智究竟是什么，为国者究竟应该如何用“明”，作者没有正面回答。就文中所论而言，似乎可以说是挟数用术，以其“明”之所及来补救其所不及，使人有高深莫测之感，从而达到“用心甚约而成功博”的统治目的。苏洵此文虽不免挟数用术，似纵横之论，但笔势翩迁，姿态无穷，以贤愚相互对照比堪，使论说更显精神。至于行文技巧，《三苏文范》中陆粲分析得十分贴切：“日月雷霆喻贤者。日月不用小明，卒不可一日无；雷霆不能尽击，卒不敢犯；喻贤者之用心约而成功博也。故过脉处，除却圣人之明不论，即接下云：‘吾独忧夫贤者之用其心约而成功博也。’此句集得最紧，又把愚者形之，何等春容。”

喾妃论

《史记》载帝喾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简狄[1]。简狄行浴，见燕堕其卵，取吞之，因生契，为商始祖[2]。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为周始祖[3]。

其祖商、周信矣[4]，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滥，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有社稷[5]，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于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构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6]，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于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7]！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8]，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9]？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泆无法度之甚者[10]。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

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1]。"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而言之[12]。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13]。毛公之传《诗》也[14]，以玄鸟降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15]。及郑之《笺》而后有吞践之事[16]。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于疑《诗》[17]，而郑之说又出于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夏之衰，二龙戏于庭，藏其漦，至周而发之，化为鼋，以生褒姒，以灭周[18]。使简狄而吞卵，姜原而践迹[19]，则其生子当如褒姒以妖惑天

下,奈何其有稷、契也?

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灾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20],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21],吾固不恶夫异也。

〔注释〕

①帝喾(kù):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相传为黄帝的后代,居于辛,号高辛氏。据说帝喾有二妃,元妃姜原,是有邰氏人的女儿;次妃简狄,是有娀氏人的女儿。　②"简狄行浴"五句:传说简狄在野外沐浴时,看到从一只燕子身上掉下一只蛋来,便拾起来吃了,结果怀孕生下了契。契长大后,随大禹一起治理洪水有功,封在商地,成为后来商朝的始祖。　③"姜原出野"五句:传说姜原在一次外出时,看到地上有一个巨人的脚印,她很兴奋地踏了上去,当时就感到身上一阵震动,结果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姜原觉得这个孩子来历不明,就将他抛弃在狭隘的小巷中,可是牛羊出入都避免踏伤他;丢到山林中时,正巧那里有很多人;丢到冰上,有很多鸟飞来,用翅膀护卫着他。于是姜原觉得小孩子有神助,将他起名为"弃",抚养成人。弃长大后,成为种植五谷的能手,被尧知道了,将他任命为农师,封在邰,成为周朝的始祖。　④其祖商、周信矣:(契和后稷)是商、周二朝的始祖,是可信的。祖商、周,即为商、周二朝的祖先。　⑤"是其享天"二句:是因为它们(商、周二朝)享受了上天赏赐给他们的昌盛国运,所以能很长时间统治天下。天之禄,即天禄,上天所赐的福禄。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古时皇帝每年都必须祭祀二神,所以用来代指国家。　⑥"吾以为"二句:古人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出生的原因。认以男人为阳,女人为阴,阴阳交合生成元气,然后才有人的出生。苏洵这里即用这种阴阳和合说解释契和后稷出生的原因。　⑦丧心:丧失了良知,

没有仁爱之心的意思。 ⑧走而避之且不暇:逃避它还来不及。走,跑走,逃走。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 ⑨不自爱:不自重。古时对妇女的行动自由有限制,像姜原那样看到是巨人的脚印,本不应该,再用脚去踩,就更不合乎道统对妇女行为的规范了。当然,对妇女的礼法要求是后来儒家道统的规定,上古时是没有的。但苏洵认为这些本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说姜原不自爱。
⑩淫泆(yì)无法度:放荡不受礼法约束。泆,放纵。 ⑪"必以《诗》有"二句:诗见《诗经·商颂·玄鸟》。对文中所引这段诗最初的解释是:春天的时候,玄鸟(燕子)飞来了,商朝始祖的母亲与帝喾婚配,帝喾跟她一起到郊外向媒神祈祷,于是生下了契。鳦(yǐ):即燕子。 ⑫"厥初生民"至"时维后稷":诗见《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最初对这一段诗的解释是:周朝的始祖,由姜原所生。当初姜原嫁给帝喾,因为没有孩子,就随帝喾到郊外去祭祀媒神。姜原踏着帝喾的脚印行祭礼,终于感到身体里震动不已,于是生下了后稷。郑玄注释《诗经》时,将帝理解成上帝,于是有了踏上巨人的脚印而生后稷的说法。厥初,最初的时候,当初。维,语气词,无实意。禋(yīn),烟祭。禋祀,此指祭祀媒神。武敏,大脚趾。
⑬求《诗》之过:探求《诗经》的含义出现错误。过,过失,错误。
⑭毛公:毛亨,据传为鲁国人,曾为北海郡守,尝从荀卿学《诗》,写成《训诂传》,后将之传授给赵国毛苌。今天所传《诗经》,即毛氏所传。后人为了与毛苌相区别,称之为大毛公。 ⑮"以鳦鸟降"二句:毛公《诗传》中指说燕子到来,是点明帝喾和简狄祭祀媒神的时间。而"履帝武"指的是跟在帝喾的后面行走。商辛,指帝喾,商辛为其姓氏。 ⑯"及郑之《笺》"句:郑指郑玄(127～200),东汉高密(今属山东省)人。曾入关师从马融学经十余年,后回乡以治经为务,不就官职,远方求学之士多达数千人。汉时文士常专注一经,郑玄通注五经,今传《诗经》即由他笺注。《笺》指郑玄所注的《毛诗》,称为《郑笺》。 ⑰疑《诗》:对《诗》进行臆测。疑,不明

其意而作出推测。　⑱“夏之衰”至“以灭周”：传说古夏后氏将亡，有两条龙停留在夏帝的宫廷上，说“我们是褒的两个君王。”夏帝经占卜决定将它们杀死，并将其唾沫藏起来，盛在木匣子中丢掉。经历夏商二朝，直到周末，周厉王发现了这只木匣子，并打开了它。立即，匣中的唾沫流了出来，沾在宫殿上难以除去，并变成一只大乌龟，爬到后宫。后宫中，厉王一妾遇之怀孕生下一女。厉王觉得不祥，将女婴丢掉。后来，该女由一对夫妻收养，并带到褒国，起名褒姒。正赶上褒国君王因犯罪怕受惩罚，就将褒姒献给厉王。厉王见褒姒貌美，就将自己的皇后废弃，想让褒姒当皇后。皇后的兄弟知道了，联合犬戎攻入西周，杀死厉王。漦(lí)，龙涎，龙所吐之沫。　⑲践迹：踏上足迹。践，踩。迹，此指天帝的足迹。⑳“郑庄公寤生”三句：据《左传》载，郑武公娶申国女子武姜，生下郑庄公。郑庄公出生时是倒着的，不顺利，武姜认为不吉利，就很讨厌庄公，喜欢小儿子共叔段。后来引起郑庄公与武姜很大的矛盾。寤(wù)，倒着。　㉑楚子文之生，虎乳之：据《左传》载，楚国若敖娶邧地女子生下斗伯比，斗伯比随母亲住在娘家，长大后，跟那里的一个女子发生关系，生下子文。斗伯比的母亲将婴儿丢弃掉，斗伯比到田里去干活，看到老虎在用奶喂婴儿，于是又将他捡回来抚养。

〔讲评〕

《诗经·商颂·玄鸟》记述了简狄沐浴于川(河)，吞食燕子所坠之卵而生契的故事。《诗经·大雅·生民之什》讲姜原在野外行走，踩上巨人的脚印，然后生下后稷的故事。这本是先民的两个神话传说，因历代相传而见诸吟咏。本文却对这两则神活提出疑议，指出致误的根源在于司马迁考证《诗经》原意有误，郑玄笺注《诗经》时，以讹传讹，用不祥之兆使圣人受诬。作者站在封建道统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圣人神圣祥瑞的形象，对《诗经》中有关诗句，及后稷

被弃等，作出了合乎伦常的解释，释去了其中的神话成分。文中所论，似有根有据，但作者将后世男尊女卑观念，强加于先民，把先民的神话传说强作合乎人情的解释，也反映出作者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可贵的是，文章虽架空立论，却能自成一理，论证辨驳精明，指陈史实周详，申述己见鲜明，足见作者论辩才能之高超。

三子知圣人污论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知足以知圣人污。"①吾为之说曰：污，下也。宰我、子贡、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②，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③子贡曰："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④有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之盛也。"⑤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矣⑥，宜乎谓其知足以知圣人污而已也。

圣人之道一也⑦，大者见其大，小者见其小，高者见其高，下者见其下，而圣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为无不见也，而离娄子必将有见吾之所不见焉⑧，是非物罪也⑨。太山之高百里⑩，有却走而不见者矣⑪，有见而不至其趾者矣⑫，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变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见之不逃，不见不求见，至之不拒⑬，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⑭。

颜渊从夫子游⑮，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宰我、子贡、有若从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于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颜渊得之以为颜渊，宰我、子贡、有若得之以为宰我、子贡、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犹太山之有趾也。高则难知，下则易从。难知，故夫子之道尊；易从，故夫子之道行⑯。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⑰。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⑱。

子贡谓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

盍少贬焉!”[19]夫子不悦。夫有其大,而后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则亦不狭乎其小[20]。夫子有其大,而子贡有其小。然则无惑乎子贡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注释〕

①“孟子曰”三句:原话见《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宰我等三人的智力,只能够领悟到孔子渊博学识的粗浅部分。宰我、子贡、有若三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宰我,字子我,鲁国人,曾为临菑大夫,因参与田常作乱,被灭族,孔子以之为耻。子贡,本名端木赐,利口善辩。田常将作乱于齐,孔子派他去制止,子贡到齐、吴、越、晋等国游说,终于存鲁、乱齐、破吴、霸越、强晋。有若,鲁国人。孔子死后,弟子们思念他,见有若长得像孔子,就都把他当作老师来看待。第一个“知”通“智”,指智力。第二个“知”作动词,了解,懂得。污,污下,粗鄙,此指肤浅的学问。　②高深幽绝之境:此指高远深邃的学识和人生见解。　③“宰我曰”三句:见《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在我看来,夫子(指孔子)比尧舜贤明得多。　④“子贡曰”四句:见《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孔子的礼乐修养及贤能,从今天向后推,可以抵得上百代的帝王。莫之能违,没有不符合情理的。　⑤“有若曰”五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即今语出类拔萃,即才能、品德超出一般人。　⑥“是知夫子之大”二句:是,这,此指三个学生对孔子的评语。大,博大精深,即上文所说的“高深幽绝之境”。所以大,大的原因。
⑦圣人之道一也:道,此指孔子的学说。一,统一,归诸一个中心。
⑧离娄子:传说中视力极好的人,能看清楚一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野兽秋天后的毛,极为细小),但必须在一定的规矩下才能做到。
⑨非物罪也:(离娄子能看见,“我”看不见)不是被观看对象的过错。物,即上文“形乎吾前者”。　⑩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境内,为中国五岳之首。　⑪有却走而不见者矣:有倒退着走过而

没有看到的人。却,倒退。却走,即背对着走。 ⑫趾:脚,脚指头。此指泰山山脚。 ⑬拒:拒绝,推辞。 ⑭“而三子者”二句:孔子的三个学生,学识只不过象见到了夫子的脚趾而已,意思是只知道夫子学问的粗浅部分,就像只见到泰山的山脚一样。其,指代孔子。 ⑮“颜渊”句:颜渊,即颜回,鲁国人,孔子的学生,贤能有礼节,年仅二十九岁头发就全都发白了,早死,孔子深感惋惜。从夫子游,即跟随孔夫子学习。 ⑯“难知”四句:因为夫子之道高深幽绝,一般人很难弄懂,所以受到尊重;又因为夫子有些学识比较浅显易懂,所以他的学说能够行于天下。 ⑰道固有下者也:(孔夫子的)学识也有粗浅的部分。下者,低下的,粗浅的。⑱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无趾也:高大的泰山不能够只有一个山脚,也不能没有山脚。 ⑲“子贡谓夫子曰”四句:语见《孔子家语·在厄篇》,孔子教导子贡说:芳香的芝兰生长在丛林之中,不会因为没有人来欣赏就不散发芬芳。君子完善自己的道德,也不能因为穷困就失了节操。子贡却说:先生您的道德学问太高了,以至于世上都难以容纳,您为什么不使它变小一点,降低一点呢。孔子听了后,很不高兴地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使自己道德高尚,子贡啊,你的志向还不够远大啊。贬,贬低,降低。 ⑳“夫有其大”四句:意思是有大知的人,就会安然处于其大知;只有小知的人,也不会因为只有小知而感到狭小。这里前两句是肯定孔夫子能安于其大,后两句是批评子贡只知其小,未能达到夫子安于其大的境界,以至有劝夫子少贬其志的话。

〔讲评〕

《孟子·公孙丑上》中有“宰我、子贡、有若知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的话。本文由此生发议论,认为“污”即“下”,孔子之道有如泰山,有低矮的部分,更有高远的部分。宰我等三人的智力,只能达到圣人修养较低级的境界,而不能企及其高深幽绝之

境,所以他们“知足以知圣人污”。文章论证夫子之道宏博幽深,宰我三人智小识短,不仅借泰山为喻,同时将三人与颜回比较,说明圣贤之道虽归于一,但心怀大志者即见其大,志小者则只识其小的道理进而指出圣人之道常存,圣人之志不变,决不会为了行道于天下,或受人尊重而有所变更;子贡请求孔子自贬其道,以求行之于世的荒谬言论,也正好说明其未能识夫子之高深幽绝之境。文章注意将正面立论与反面驳论相结合,将比喻论证与说理相结合,论证充分,颇具说服力。从作者对宰我等三人的批判中,也表达了他对圣人品质的盛赞和追慕,以及作者衷心求道的志向和抱负。联系作者自己不愿折节以就科举,而最终又接受朝廷所授微职等经历来看,其中似有自励的成分。

利者义之和论

义者，所以宜天下[1]，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2]。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也[3]。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则义者，圣人戕天下之器也[4]。

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5]，天下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义也，伯夷、叔齐其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6]。武王以天命诛独夫纣[7]，揭大义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8]？而其发粟散财，何如此之汲汲也[9]？意者虽武王亦不能以徒义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义之和。"[10]又曰："利物足以和义。"[11]呜呼！尽之矣[12]。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13]。

圣人聚天下之刚以为义，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为直、为断、为勇、为怒，于五行为金，于五声为商。凡天下之言刚者，皆义属也[14]。是其为道决裂惨杀而难行者也[15]。虽然，无之则天下将流荡忘反而无以节制之也[16]。故君子欲行之，必即于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17]；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18]。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故君子乐以趋徒义，而小人悦怿以奔利义[19]。必也天下无小人，而后吾之徒义始行矣。呜呼难哉！

圣人灭人国，杀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乐之，有利义也。与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贵而人不骄[20]，有义利也[21]。

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22]。五色必有丹而色和[23]，五味必有甘而味和，义必有利而义和。《文言》之所云，虽以论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24]。说《易》者不求之人[25]，故吾犹有言也。

〔注释〕

①“义者”二句：语本《礼记·中庸》。意思是义是用来节制、规范天下万物，使它们不相冲突的工具。宜，适宜，合适。相宜，相互协调。 ②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也是使天下人为之心冷、丧失信心的东西。 ③吾未见其不以至正而能：我没有看到不是内心极为刚正的人能够做到“宜”这一点的，即只有内心刚正的人才能做到遇事得宜的意思。 ④戕天下之器：残害天下的工具。戕(qiāng)，杀害。 ⑤“伯夷、叔齐”句：伯夷、叔齐，相传为商朝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想将国位传给次子叔齐，但他死后，叔齐出于义，仍要伯夷继位，伯夷却又不愿违背父命，两人相继逃到西周。武王伐纣时，二人拦住武王的马头劝阻。武王灭纣后，他们以吃周朝的饭为耻辱，逃到首阳山中，以采薇糊口，结果饿死。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 ⑥徒义之罪：只知道无利之义的罪过。徒义，空义，没有内容的义。苏洵认为“利”是和义的东西，光只有义而没有利，就是徒义，是行不通的。伯夷、叔齐二人没有明白义的实质性内容，死守徒义，虽为义人，却只有饿死。 ⑦武王以天命诛独夫纣：天命，上天的命令，即天意。独夫，残暴无道为百姓所痛恨的统治者。独夫纣，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商纣王昏庸无道，所以被孟子称为“独夫”。 ⑧“揭大义而行”二句：主持天下正义，拿什么来体恤天下老百姓呢。 ⑨“而其发粟散财”二句：据《尚书·周书·武成》及《史记》等载，武王灭纣，立即废其暴政，将他搜刮来的财物都分发给百姓，将他剥削来的粮食全部分散给饥民。汲汲，急切的样子。 ⑩“《乾·文言》”三句：这是《周

易》中的两句话,各人理解有所不同。唐代大经学家孔颖达认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使万物各得其宜,则相互和平共处而不冲突,以至于义。苏洵此处则认为物质利益可以使义的内容丰富起来,达到真正的义,而非"徒义"。　⑪"又曰"二句:这句话仍见于《周易·乾·文言》,意思大致与前一句相同。苏洵与孔颖达的理解也略有不同,苏洵比较直观,而孔颖达较重天道的内涵。⑫尽之矣:(《乾·文言》中的话)已经很详尽了。　⑬"君子"二句:君子们认为羞耻的物质利益,也只是指那些没有义的"徒利"罢了。徒利,无义之利,不符合儒家道义的物质利益。　⑭"圣人聚天下"至"皆义属也"句:这一段讲《周易》中关于义的含义。《周易》中说,圣人作《易》,是想寻求天地与人事相通,所以立天道为阴、阳,立地道为柔、刚,立人道为仁、义。天地人三者相应,则人道之义,应天道为阳,应地道为刚。若以阴阳配五行及五声,则义于五行中为金,于五声中为商,义在人道中的具体表现有直、断、勇、怒四种,所以凡是讲到阳、刚、金、商及直、断、勇、怒等,都属于义的范畴。　⑮"是其为道"句:决裂惨杀,即悲壮惨烈。由于义没有给人回旋的余地,具体行义,有时不免要舍身取义,所以显得决裂惨杀,一般人难以做到。　⑯"无之"句:流荡忘反,此指随波逐流而不知返归于仁义。反,即返,指返之于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⑰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向物质利益靠近,那么叫人贡献力量就很容易。即,靠近,接近。其,指代一般有利欲的人。　⑱"戾于利"二句:与利益不相合,那么办事情就很难了。戾(lì),乖张。⑲"小人悦怿"句:势利的人就心花怒放地奔有利的义举而去。悦怿(yì),高兴的样子;怿,欢喜。利义,有利益的义举。　⑳"与人以千乘"二句:千乘,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千乘之富,极言富有。奢,奢侈,过度消费和享乐。九命,古时爵位共分九等,一命最低,九命是最高的爵位。　㉑义利:用义来约束的利(千乘、九命等物质利益)。　㉒运诸掌:在手掌上运转,极言其容易。

㉓丹：红颜色。 ㉔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我国古代哲学讲究天人关系，讲究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周易》中也体现了这一哲学思想，是借天道来阐明人类社会和谐伦理的。人事，人的事，人类社会关系。 ㉕说《易》者：研究《易》的学者。说，述说，阐释。

〔讲评〕

本文探究“义”、“利”关系。作者从《易·乾·文言》中“利者，义之和”生发议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质利益是用来使“义”的内容充实起来的东西，进而指出天下人既分君子、小人，在道德规范上，就不能一概用要求君子的“义”来要求所有的天下人；要想小人的行为服从于“义”，就必定用“利”来诱导，没有“利”，小人就不能从“义”。依此论证，推导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的道理，得出义、利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结论，批判无利之徒义为戕害天下的工具。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强调重义轻利，舍生取义；法家则重利轻义，认为利是“义之本也”（《商君书·开塞》）。作者这里所论，是以《易》所论为本，取法家之说为用，体现了作者以刑名之论济仁义之说的融通思想，跟他在《权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以兵谋济仁义之穷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洵思想的驳杂。无论如何，作者将利提到与义同等的地位，较儒家义利观更符合人情实际，超越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在北宋理学初兴，力举仁义之际，可谓空谷足音，别树一帜。

辨奸论

事有必至[1]，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2]。月晕而风，础润而雨[3]，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4]，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5]，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6]。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7]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8]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9]。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10]？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11]，非德宗之鄙暗[12]，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13]。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14]，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15]，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16]，此人之至情也[17]。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18]，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19]，竖刁、易牙、开方是也[20]。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21]，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22]，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23]。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24]。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

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25]，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26]？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27]！

〔注释〕

①事有必至：事情的发生有一定的趋势，不可避免。②“惟天下之静者”句：“静”作为古代一个哲学概念，指虚极守静，不为外物所动。乃能，才能够。见微而知著，从事物的细微迹兆，认识其实质和发展趋势。 ③础润而雨：础，基石。建筑物的基石湿润了，就说明将要下雨。建筑物的基石变得潮湿，说明空气中水分很多，气压很低，因而有下雨的可能。 ④“人事之推移”四句：推移，指变化发展。理势，影响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及其表现。理，事物内在的规律。势，指外在的情势。相因，相互作用。疏阔，简略，不严密。这几句的意思是说由于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人事的变化不定，其规律性就变得模糊难以把握。 ⑤“孰与天地”二句：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像天地间阴阳变化那样有规律可循，即使是贤能的人也不一定能准确预知。 ⑥“好恶共中”句：内心里有好恶的感情变化，而外在地又有利害关系使其动摇不定。夺，使既定的判断改变。 ⑦“昔者山巨源”三句：山巨源，山涛(205～283)，河内怀县(今河南省武涉西南)人，三国时为尚书吏部郎，竹林七贤之一，入晋后为吏部尚书十余年，善甄别人才。王衍(256～311)，琅琊(今山东临沂北)人，官至尚书令，很有才能，长得也很貌美。王衍少时曾拜访过山涛。山涛在他走的时候，目送很远，然后叹道：是哪个老婆子生了这样一个美男子！可是将来扰乱天下的也肯定就是他了！后来王衍任宰相，果然只谋自保，甚至在被匈奴贵族石勒俘获后，竟劝其称帝，祸国殃民，非止一端。苍生，黎民百姓。 ⑧“郭汾阳见卢杞”三句：郭汾阳，唐代名将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以武举高等入仕，累官节度右兵马使。安禄山叛乱时，以朔方节度使讨

贼，因军功进位司空。肃宗时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故称郭汾阳。卢杞，滑州灵昌(今河北滑县西南)人。很有口才，但长相很丑陋，后得志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阴险凶恶就暴露无遗。据传郭子仪生病时，朝中百官去探病，郭子仪躺在床上，自己的女眷都不回避。只有卢杞去时，郭子仪要把她们支走，众人问其中的原因。郭子仪说，这个人长相丑陋，用心险恶，将来他要是得势，我这一家子恐怕很难保得住了。 ⑨不忮(zhì)不求，与物沉浮：不嫉妒别人，也不追求什么，同于自然，随波逐流，即与世无争的意思。忮，嫉妒。 ⑩“使晋无惠帝”四句：惠帝，此指晋惠帝司马衷。惠帝为太子时，大臣们就看出来他将来不会处理国政，继位后，果然政令全出于群小之手，社稷至于不治，国势日衰。中主，中等才能的君主。苏洵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果晋朝皇帝不是惠帝那样昏庸，有中等才能，那么，一千个王衍，也不可能扰乱天下。 ⑪眩世：在世人面前眩耀。 ⑫非德宗之鄙暗：要不是德宗如此鄙弱昏暗。德宗，唐德宗。德宗时，卢杞得势，大臣们向德宗进谏说卢杞为人阴险狡猾，昏庸的德宗却说：我怎么不知道呢？大臣们回答道：他为人阴险狡猾。天下人都知道，只有陛下不知道，这正好说明他阴险狡猾啊。 ⑬亦容有未必然：也还有可能不像预料的那样。容，容或，或许。 ⑭“今有人”二句：指满口的仁义道德，行动也装得像古代的义士。孔老之言，孔子和老子的话，指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夷、齐，指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之二子，父死后相互推让王位。商亡，二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儒家奉之为义士。 ⑮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自以为是像颜渊、孟轲那样的圣人再世。颜渊，孔子的学生，以贤能著称。孟轲，即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被后世尊为亚圣。 ⑯“面垢”二句：垢，污垢，此处作动词，布满尘垢的意思。浣(huàn)，洗(衣服)。 ⑰至情：纯真的内心情感，即最初的真实心情。 ⑱“衣臣虏之衣”三句：这几句是对王安石的丑化。臣虏，偏义复词，主要指虏；臣虏之衣，

代指怪异的服装。犬彘，猪狗。囚首丧面，面相难看，像囚犯，面带沮丧。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为签判时，常常通宵达旦读书，早晨略睡一会儿就去出公差，连脸都不洗一洗。苏洵这么说他，也许有些根据。　⑲鲜不为大奸慝(tè)：很少不是大奸臣的。鲜，少。慝，邪恶。　⑳"竖刁"句：竖刁等见前《管仲论》注②。㉑以盖世之名济其未形之患：以高出当世的名声去谋求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济，帮助，获得。未形之患，尚未表现出来的为害国家的祸患。　㉒"虽有愿治之主"三句：即使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有礼贤下士的宰相，也都会举荐他，启用他。犹，还是，依然。　㉓非特二子之比也：与那两个小子是不可比的。二子，指上文提到的王衍、卢杞两个祸国殃民的人。　㉔"《孙子》曰"二句：语本《孙子兵法》，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孙子的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将领一定会在敌人还未强大之前，将之消灭，不会等到敌人强大之后，再花大力气去消灭他，以此显得战功显赫。苏洵在此引用，是希望当政者能在奸臣未能得势之前将之赶走。　㉕不遇之叹：生不逢时的感叹。不遇，指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重用。㉖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谁知道他为祸将会那么大呢。此，指上文"以盖世之名"到"非特二子之比也"一段，是苏洵对王安石将造成祸患的预测。　㉗悲夫：可悲啊。意思是预料到"斯人"将为祸于天下，虽然自己因此获得能识人的美名，但毕竟天下人受灾了，因而感到可悲。

〔讲评〕

据方勺《泊宅编》卷上载："欧公在翰院时，尝饮客。客去，独老苏少留。谓公曰：'适坐有囚首丧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闻之乎？'洵曰：'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洵退，于是作《辨奸论》行于世。"本文论王安石之奸，

以为集王衍、卢杞二大奸贼于一身，将来必定为祸天下。全文文风犀利，议论风生，作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的论断，足以为历代执政者所借鉴，可谓千古明论。只是行文不免刻薄，似杂有私怨；对王安石的指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虽然有违其君子之风，却能体现其厌恶矫情之意。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等曾对本篇是否为苏洵所作提出疑问，因此，其真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苏洵的文风、本文的主旨以及苏、王交恶等事实来看，暂定为苏洵之作，当不至大误。

五、书　　信



上张益州书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①]，期为天下之儒人[②]，而一旦不幸，陷于不义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刘梦得、吕化光，皆才过人者，一为二王所污，终身不能洗其耻[③]。虽欲刻骨刺心，求悔其过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为党人矣。洵每读其文章，则爱其才；至见其陷于党人，则悲其不幸。故虽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希望古之君子，而尝自洁清以避耻远辱。王公贵人，可以富贵人者，肩相摩于上；始进之士，其求富贵之者，踵相接于下[④]。而洵未尝一动其心焉，不敢不自爱其身故也。

贫之不如富，贱之不如贵，在野之不如在朝[⑤]，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里中大夫皆谓洵曰[⑥]："张公，我知其为人。今其来必将有所举，宜莫若子[⑦]；将求其所以为依[⑧]，宜莫如公。"洵笑曰："我则愿出张公之门矣，张公许我出其门下哉？"居数月，或告洵曰："张公举子。"闻之愀然自贺曰[⑨]："吾知免矣。"[⑩]吾尝怪柳子厚、刘梦得、吕化光数子，以彼之才游天下，何容其身辱如此！恐焉惧其操履之不固，以蹑数子之踪[⑪]。今张公举我，吾知免矣。

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⑫]韩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⑬]张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为张公客者，虽非贤人，而天下亦不敢谓之庸人矣。昨有得天下不得谓之庸人者几人？[⑭]而我则当[⑮]。知我者可以吊刘梦得、吕化光、柳子厚数子之不幸，而贺我之幸也。数百里一拜于前，以为谢者，正为此耳。

〔注释〕

①期擅天下之功名:希望赢得大的功名,即获得天下知名。擅,赢得,获得。 ②天下之儒人:天下都知道的名儒。 ③“柳子厚”至“终身”句:柳子厚,柳宗元(773～819),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刘禹锡(772～842),洛阳人。吕化光即吕温(772～812),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二王,王伾、王叔文,王伾,杭州人,德宗时待诏翰林。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德宗时侍读东宫。唐经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国政日非,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积极主张革新,并于顺宗永贞元年(805)开始所谓“永贞革新”,结果为宦官所阻而失败,并被指为乱党加以贬谪。王叔文贬渝州司户,继而杀之。王伾贬开州司马而死。柳宗元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郁忧而亡。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后为太子宾客。吕温因出使吐番得免。 ④“王公贵人”至“踵相接”句:可以富贵人者,可以让别人获得荣华富贵的人,主要是指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始进之士,刚得到进身机会的士人,主要指参加科举考试得中高第的人。肩相摩,踵相接,即今成语摩肩接踵,肩跟肩相互磨擦,脚跟与脚跟相连接,形容人众多。 ⑤在野:本指庶人居于山野,后指士人不居官。 ⑥里中大夫:乡里的士大夫,即乡间有德望的人。⑦宜莫若子:合适的人莫过于您。宜,合适,应该;子,对对方的尊称。 ⑧所以为依:能够托身求进的人。 ⑨愀(qiǎo)然:本指忧惧的神情,这里是诚惶诚恐的意思。 ⑩吾知免矣:我知道免去灾祸了。免,指免除了陷于不义之徒的名声及党人之祸等。⑪“恐焉惧其操履之不固”二句:内心诚惶诚恐,担心自己立场不坚定,以至于落到跟柳子厚等人一样的地步。操履之不固,脚跟站得不稳,指立场不坚定。蹑数子之踪,步那几个人的后尘。数子,指柳子厚等人。 ⑫观远臣以其所主:语本《孟子·万章上》,即“以其所主观远臣”的意思,这里是苏洵说自己本是远离京城之“臣”,

不为人所知，但可以通过举荐他的张方平的品德看出自己的为人。是褒赞张方平德高望重，是众所周知的。　⑬"韩子曰"句：见韩愈《送杨支使序》，原文为"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此句语序有变动，意思相关联。　⑭"昨有"句：以前不被天下人指责为庸人的，有几个呢？昨，泛指以往。得天下不得谓之庸人，使得天下人都不认为是庸人。　⑮而我则当：可是我却得到了这个机会。当，得当，合适。此指因出于张益州门下，没有被人指为庸人的担忧。

〔讲评〕

此书作于至和二年（1055）。张方平于至和元年冬入蜀任知州，数月后即向朝廷举荐苏洵，苏洵于是写此信致谢。信从古人为求功名以致身陷不义展开，并用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进身失误，至有党人之恨，为自己能托足张方平之门作衬。文章一方面表明自己"自洁清以避耻远辱"的情志，另一方面对自己能得到张方平的举荐，出于张氏之门，从而免受党人之祸、庸人之名，深表感激之情。如此委婉而又自尊的表白，将致谢的内涵拓展到立身处世的深层，也深化了张方平举荐自己的意义。虽然文字上很少言谢，而谢意之深，却远过于因受举荐而谢者。

上张侍郎第一书

侍郎执事[①]：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获知于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虽暴之天下[②]，皆可以无愧。今也，将有所私告于执事。念将以屑屑之私[③]，坏败其至公之节，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④]，勃然交于胸中[⑤]，心不宁而颜忸怩者累月而后决[⑥]。窃见古之君子，知其人也忧其人[⑦]，以至于其父母、昆弟[⑧]、妻子，以至于其亲族、朋友，忧之固其责也[⑨]。虽然，自我求之，则君子讥焉[⑩]。知之而不忧，不忧而求人忧，则君子交讥之[⑪]。洵之意以为宁在我，而无宁在明公，故用此决其意而发其言，以私告于下执事，明公试一听之。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⑫]，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⑬]，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⑭]，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⑮]，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⑯]，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⑰]。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⑱]。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淹沦弃置之人[⑲]。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⑳]。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栖栖焉无所告诉[㉑]。夫以负贩之夫[㉒]，左提妻，右挈子，奋身而往，尚不可御。有明公以为主，夫焉往而不济[㉓]？今也望数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㉔]，蓄缩而不进，洵亦羞见朋友。

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25]，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忧，则又何说；不然，何求而不克？轻之于鸿毛[26]，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27]，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28]。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29]，以惩欺罔之罪[30]。

〔注释〕

①侍郎执事：侍郎，张方平时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故称。执事，具体执行的人，即下属办事人员。古人以执事代对方以示敬重。 ②暴之天下：公开在天下人的面前。暴，暴露，揭示出来。③屑屑之私：琐碎的私事。屑屑，琐屑，形容事情很小。 ④欲言而不果：想要说出来又不能下定决心。果，果断，指下决心。⑤勃然：郁勃烦闷的样子。 ⑥忸怩：不好意思或不大方的样子，此指犹豫不决。 ⑦知其人也忧其人：与某人相知就为之分忧。忧，指担忧，此指为朋友分担忧愁。 ⑧昆第：兄弟。昆，兄长。 ⑨忧之固其责：为相知者分忧是君子的责任。其，指君子。 ⑩讥焉：讥讽，嘲笑。 ⑪"知之而不忧"三句：与人相知却不为之分忧，相知者不分忧却去求别人为自己分忧，那么君子就会嘲笑这两个自称相知的人。交讥之，两方面都讥笑，交，彼此，双方，此句中一指"知之而不忧"(即不为知心朋友分忧的人)，一指"不忧而求人忧"者(朋友不分忧却去求他分忧的人)。 ⑫龆龀(tiáo chèn)授经：童年时代即开始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龆龀，刚刚换牙齿，代指童年时代。龆、龀同义，指小孩换牙。 ⑬"进趋拜跪"二句：行礼的样子很粗野，即不太注重礼节的意思。仪状，行礼的样子。 ⑭不足尽力于其间：不足以将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这上面(指应付科举的声律记问之学)。 ⑮坌(bèn)然溢出：四散着溢出来。坌然，四面飞扬的样子。坌，尘土飞扬。 ⑯未尝更变：没有经历什么变故。更变，变动，此指生活中的波折。⑰攫取：取得，获得，这里主要指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 ⑱举

进士:推举去参加进士考试。 ⑲淹沦弃置:沉沦潦倒,不被任用。弃置,指不被社会所用。 ⑳如京师:到京师去。如,到……去。 ㉑悯悯(xī)焉:寂寞的样子。 ㉒负贩之夫:小商贩。负贩,担货贩卖。 ㉓焉往而不济:到哪里不会成功,即无论做什么都必将成功。 ㉔茫然如梯天而航海:比喻十分艰难,目的难以达到或前途未卜。梯天,搭梯上天;航海,乘船航行于大海,都是古人视为难以办到的事。 ㉕居齐桓、晋文之位:齐桓,即齐桓公,晋文,即晋文公。齐桓公、晋文公二人是春秋五霸中的两位,这里借用来形容张方平居位之显赫。 ㉖鸿毛:鸿雁的毛,比喻微不足道。 ㉗九天:形容最高远之地。古人将天分成九重,九天最为高远。 ㉘引而奏之:引荐并奏闻。 ㉙愿赐诛绝:甘愿您诛灭全家。赐,敬词。诛绝,全部诛杀完。 ㉚欺罔:欺骗。

〔讲评〕

此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张侍郎即张方平,时以户部侍郎知益州。当仁宗至和(1054 ~ 1055)年间,张方平初知益州时,就有人向他推荐苏洵,不久,张方平就将苏洵作为本州人才举荐给朝廷。自那以后,苏洵即对张方平既感激又敬佩,二人交往不断。在蜀人为张方平画像于净众寺时,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歌颂张氏对蜀人的爱护,由此可见苏、张二人关系甚密。正因如此,所以在苏轼、苏辙二子学成将试之际,苏洵写此信托张方平引荐兄弟二人,使能举进士科。信的中间一段,重在介绍二子问学情况。老苏为了引起喜好古文的张方平的注意,特地写明二子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聪明过人,深得古文之法。寥寥几笔,将苏轼、苏辙二兄弟年少奋发的意气写出,见出勾勒传神之妙。随即以自己一生沉埋不遇、家道败落作衬垫,见出望子成龙的殷切情怀,用笔可谓深曲。虽只请托一事;却写得情真意切,进退纡徐。储欣《评注苏老

泉集》中说:“士以品重,读老苏先生此书,人服其文,吾滋敬其品耳。今之名士游大人之门,朝请暮谒,贪而不知愧者,愿以此文发之。”苏洵士品,于该书帖可见。

上王长安书

判府左丞阁下[1]:天下无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士甚贱。从士而逆数之[2],至于天子,其积也甚厚,其为变也甚难[3]。是故天子之尊至于不可指,而士之卑至于可杀[4]。呜呼!见其安而不见其危,如此而已矣。

卫懿公之死,非其无人也,以鹤辞而不与战也[5]。方其未败也,天下之士望为其鹤而不可得也。及其败也,思以千乘之国与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于如此[6],则天子之尊可以栗栗于上[7],而士之卑可以肆志于下[8],又焉敢以势言哉!

故夫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9]。世衰道丧,天下之士学之不明,持之不坚,于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权,下而就一匹夫贵贱之势[10]。甚矣夫,天下之惑也[11]!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12],几何其不举而弃诸沟也。

古之君子,其道相为徒,其徒相为用[13]。故一夫不用乎此,则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14]。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忧,而后有失一士之惧[15]。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轻用之,而其终也亦轻去之。呜呼!其亦何便于此也?

当今之世,非有贤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贤士不能奋其后。洵从蜀来,明日将至长安见明公而东。伏惟读其书而察其心,以轻重其礼[16],幸甚幸甚!

〔注释〕

①判府左丞：王长安的官职名。判府，宰相出任知府；从此文称谓可见王长安自尚书左丞出任长安知府的，故称。 ②从士而逆数之：从士往上数到皇帝。逆数，倒着数。 ③“其积也甚厚”二句：积习难改的意思。积，积习，指从士逆数至于天子，“天子甚尊，公卿甚贵，士甚贱”的传统看法。 ④而士之卑至于可杀：古时在公、卿、大夫、士的等级划分中，士最低，但仍属于统治阶级之列，按礼法不可杀的，可是有些国君不遵守这一礼法，杀士之举几乎历朝皆有。 ⑤“卫懿公之死”三句：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懿公继位后，喜欢鹤，不理朝政，国势日衰。后翟国伐卫，卫懿公发兵抵抗，军队叛乱。他的大臣说：您喜欢鹤，这一次就让鹤去给您击退翟国军队吧。于是，翟国军队攻入卫国，杀死了卫懿公。以鹤辞，拿鹤来作为托辞。 ⑥卒之至于如此：最终落到这步田地。卒，终于，最后。 ⑦栗栗于上：在上面颤颤兢兢。栗栗，害怕的样子。 ⑧肆志于下：在下面随心所欲。肆志，怎么想就怎么做。 ⑨“天子之存亡”二句：天子能否生存，完全要靠士来为他谋划。权，权谋。 ⑩“于是始以”二句：指后来的士，失去了古士的作风，不知天子存亡其权在士的道理，只顾图谋个人的富贵而放弃了可以使天子存亡的权力。苏洵认为“权”是士之所有，“势”为天子控制士的手段，这里是指责天下之士自弃其“权”，降低身份就天子之“势”。 ⑪“甚矣夫”二句：“天下之惑甚矣”的倒装句式，惑，糊涂。甚，太。 ⑫瓦缶：陶罐，比喻不值钱的东西。 ⑬“古之君子”三句：相为徒，彼此师从，相互学习。徒，弟子。相为用，彼此信任并委用。 ⑭相率而去之：一起都离开他。相率，彼此相随，全部，一齐。之，指不能用君子之徒的人。 ⑮“使夫上之人”二句：上之人，指皇帝。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平原君好养士，其中有个瘸子，一次，被平原君的美妾在楼上看到了，就大声地嘲笑。瘸子门客请平原君杀死那美妾，平原君

不听。后来,平原君发现自己的门客越来越少,问是怎么回事。门客告诉他:你重美人而轻士,当然大家都要离你而去!平原君立即将那个美人杀死,以示悔过。这样,他的门客才又渐渐地多起来了。这就是失一士的典故。　⑯以轻重其礼:指权衡一下古今待士之礼。这是苏洵希望王长安不要因为自己是一布衣而轻视他的话。

〔讲评〕

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途经长安,投此书拜谒其守。苏洵善于议论,即使在这封途中拜帖,也大发议论,一抒感慨。书中先论古时士道之可贵,士人之应尊;即使是天子,虽有贵贱士人之势,但国家兴亡,却全系于得士与否。这就将道德修养抬高到权力势位之上,强调贵士之理。接下来,作者对当时士风浇薄,士人只图自身仕进,不顾他人的不良习气,表示不满。对趋炎附势的士风,表示厌恶,并加以鞭挞。这实际上是暗示自己不愿效法当世士人所作所为,将见王长安以古士之礼。最后归结到当今之世,不仅需要贤公卿振之于前,为国出力;而且还必须有贤能士人奋力于后,积极进取,将自己出蜀谋官与王长安的镇守一方并列起来,抹煞其中贵贱高低之别。文章通过一连串的贵士之理,强调尊士古道,实际是希望在见面时,对方能"轻重其礼",不要因为自己身为布衣,就有意怠慢。虽是拜谒之书,却丝毫没有阿谀奉承之辞,反有分庭抗礼之势,苏洵的士节,于此也可见一斑。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切有叹[1]，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2]，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3]。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4]，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5]，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6]，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7]。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8]，以为斯人之去[9]，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10]。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11]；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12]。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13]，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14]，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15]，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16]。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17]。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18]。而富公又为天子

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19]；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20]，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21]，而饥寒衰老之病，又锢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22]。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23]，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24]？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25]，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26]，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27]；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28]。执事之文，纡余委备[29]，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30]，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31]，而容与闲易[32]，无艰难劳苦之态[33]。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34]，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35]，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36]，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37]。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38]，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39]。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途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40]，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41]，自托于执事[42]，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43]。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44]，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45]。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46]，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47]；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48]。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49]。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注释〕

①“内翰”三句：内翰，翰林学士的别称，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故称。布衣，贫民，相当于今语老百姓。古代士人在出仕前自称布衣。穷居，居于穷乡僻壤。切，通窃，自谦之辞，意即私下里，暗地地。　②“往者”句：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急于革新政治，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掌政，每次朝见都要求他们努力治理天下，使之太平，并向他们索求改革措施。范仲淹等斟酌当时形势，列出十条改革政纲，仁宗一一听从，颁令全国执行，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③“而范公”至“用力”句：范公，指范仲淹，庆历三年四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八月，升参知政事(宋代官名，初设时职权相当于副宰相，太宗时已相当于宰相)。富公，指富弼，与范仲淹同时升职为枢密副使，并与之分掌北边、西边军事。执事，指欧阳修，当时与余靖(即文中所称“余公”)、蔡襄(即文中所称“蔡公”)同入谏院任谏官。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尹公，指尹洙(1001～1046)，字师鲁，河南洛阳人。庆历中以太常丞知泾州，又以右司谏知渭州，参与抵抗西夏侵略。　④毛发丝粟之才：微才，很小的才能。毛发丝粟，这里是形容才能的微小。　⑤愚鲁：愚笨无知。鲁，粗鲁无知。　⑥幸其道之将成：希望自己能够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有所成就，意即增进学识和道德修养。　⑦“不幸道未成”至“奔走于小官”：指庆历新政

失败。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第二年正月出知邠州;同年七月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又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郓州;九月欧阳修调河北都转运使,第二年八月出知滁州;余靖因作诗为契丹语被劾去职,于庆历五年出知吉州;蔡襄也于庆历四年十月出知福州。庆历朝臣全被调离京师。　⑧忽忽仰天叹息:失意地对天长叹。忽忽,恍惚,迷惑,失意的样子。　⑨斯人:指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新政的朝臣们。　⑩不复足以为荣:不再有显荣的机会。荣,荣耀,此指仕进。　⑪必有善人焉摟之:一定要有贤德的长者来推荐。善人,有贤德能引荐的长者。摟,扶持,推挽。下句中的“推”与此“摟”相反,是排斥的意思。⑫“浩浩乎”句:胸中罡气充沛跟以前不一样。浩浩乎,宏大的样子,此指心中思绪澎湃,文思汹涌的状态。　⑬“而余公”句:指余靖平定侬智高叛乱,立下军功,再次为朝廷重用。　⑭“执事与蔡公”句:指仁宗至和元年(1054)九月,欧阳修还朝任翰林学士。在此之前,蔡襄已于皇祐四年(1052)迁起居舍人,至和元年(1054)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　⑮“富公”句:富弼于至和二年(1055)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⑯而果将有以发之也:而且果然有了可以发挥才能的机会。之,指代上文所说的“道”,即才能修养。　⑰潸然出涕以悲:悲痛到潸然泪下。潸然,流泪的样子。涕,泪水。　⑱“思其止于四人也”三句:想到只剩下四个有才德的君子了,就又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见上一面,以便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表达出来。汲汲,急切,迫不及待;发其心之所欲言,说出心里想说的话。发,表达出来。　⑲“余公、蔡公”句:苏洵作此书时,余靖已出知桂州,而蔡襄也由泉州移知福州,所以说他们远在千里之外。　⑳差不甚贵:不太显贵。意思是与身为宰相的富弼相比,任翰林学士之职的欧阳修不如其显贵。差,略微。　㉑叫呼扳援闻之以言:书信往来,请求推荐。叫呼,叫喊,此指在书信中直接请求。扳援,援引,推荐。　㉒“使不克

自至”句:(饥寒衰老之病)使(我,指苏洵)不能亲自到您的府上去拜访。不克,不能。执事之庭,指欧阳修的府第。 ㉓慕望爱悦:倾慕爱戴,十分崇拜的意思。 ㉔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怎么可以(因老病)不能亲自到府上拜见就作罢呢(言下之意是要以书拜见)。遽,遂,就。 ㉕不为巉刻斩绝之言:不用尖刻斩截的语言。巉刻,本指尖峭的山峰,引申为说话或写文章用词尖刻。 ㉖韩子:指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散文家韩愈。㉗“如长江大河”至“不使自露”:这几句是对韩愈文风的评价,意思是说韩愈文章的气势十分充沛,像长江黄河,波涛汹涌,使其中的鱼鼋(鳖)蛟龙难以安宁,惶惑不知所措。 ㉘迫视:直视,逼视。㉙纡余委备:风格平易,节奏舒缓,叙事周详。 ㉚条达疏畅:条理通达,疏朗明畅。 ㉛急言竭论:语言紧凑,论证完备。竭,尽,完。竭论,即“尽论”,方方面面全都论证到。 ㉜容与闲易:从容不迫。容与,悠然自得的样子。 ㉝无艰难劳苦之态:没有艰难劳累的样子,这里借指行文自然,不给人艰涩的感觉。㉞李翱:李翱(772 ~ 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进士及第,任礼部郎中、谏议大夫等职。曾从韩愈学文,文风简严明达。 ㉟俯仰揖让:指文风纡徐婉曲,张弛有度。揖让,本指礼节,此指文风温和有法度。 ㊱陆贽:陆贽(754 ~ 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进士及第,历任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等职,为文长于奏议,用语准确切当。 ㊲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是因为那个人的实际才能确实跟别人的评价相当。当之,跟别人的评价相当。 ㊳光明盛大之德:盛大光明的才德。《左传》“襄二四年”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这谓不朽。”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人生盛事。 ㊴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也想使您知道我是多么了解您。其知我,其(苏洵)了解我(欧阳修)。 ㊵“而洵也”至“又近而粗成”:可是我苏洵虽然不幸埋没在乡野,但是一心

向道,近来也已经略有收获了。草野泥途,代指僻远的乡村,这里主要是指没有出仕为官,而是终老乡里。知道之心,即钻研圣贤之道的苦心。粗成,略获成功,即大致上有所收获。　㊶徒手奉咫尺之书:空着手,只拿一封短信。咫(zhǐ),古时以八寸为咫,咫尺,形容短小。咫尺之书,即指这封书信。　㊷自托于执事:将自己(的前途)托付给执事您。　㊸以古人自期:像古人那样严格要求自己。自期,自我期待,自我要求。　㊹时复内顾:常常自我反省。内顾,内省。　㊺"自思其才"句:自己觉得才能似乎还不止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其,苏洵自指。　㊻兀然端坐:呆呆地正襟危坐,形容沉思的样子。兀然,昏沉的样子。　㊼入其中而惶然:深入到《论语》、《孟子》的理论境界中去,感到博大精深,以至于惶惶然不知所措。　㊽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不知不觉中感觉到文思出现十分容易。浑浑乎,不太清楚,朦朦胧胧的样子。
㊾知己:了解自己。

〔讲评〕

本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秋,是苏洵向欧阳修献书时的求见信。全书共三段,分三层意思。第一层,表达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之情,赞欧阳修"立德"。作者虽是求见欧阳修,但信中却将之与范仲淹等五位君子相并列,赞许众君子的德能为天下士子所钦佩。如此处理,将求进之意拓展成为向往君子之德,不落拜谒书信的俗套。第二层,赞欧阳修"立言"。欧阳修的文章,作者视为可以跟孟子、韩愈比肩,足以自成一家。文中用"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领起,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的文章别有会心。将求进之意,表述成对"三不朽"的向往之情("立德"、"立言"、"立功"被古人视为人生三不朽之盛事。欧阳修"立德"、"立言"已明,而其时他又身处内翰之位,"立功"更多)。如此处理,将盛赞倾慕之意暗含于平实的语言当中,构思极巧。第三层,表达献书求见,

有意“立功”之意。作者申述自己潜心求道,初有所成,实际是向欧阳修说明自己心仪群贤,愿与诸君同心协力,共创伟业之情,在“德”、“言”初成后,求有机会“立功”以慰平生。这样,文章就将初看似乎不甚相关的几个部分糅合在一起,而且先后照应,往返回护,针脚细密。汪份曾具体分析其结构之精巧:“然尤妙在第一段中,历叙诸君子离合,即将自己于道之未成夹叙,既为第一段之线,又为第三段之根,则十年慕望爱悦诸君子之心,即十年求道之心,首尾融洽,打成一片矣。”(《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上富丞相书

相公阁下[1]: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选用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阁下之位实在第三[2]。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3],方今困而后起,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4]? 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5]? 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6]。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7],望望然而不获见也[8],戚戚然而疑[9]。呜呼! 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不敢以疑,犹曰: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数十年间如此其变也,皆曰贤人焉[10]。或曰:彼其中则有说也[11],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然而不能无忧。

盖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12]。且尝闻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于朝,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而后无忧[13]。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虽见信于当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14],则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15],然犹欲得其心焉。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16]。夫或居于吾前,或立于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则身危。故君子之出处于其间也,不使之不平于我也[17]。

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18],何者? 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19]。周公定天下,诛管、蔡,告召公

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于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于周公，管、蔡之于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为周之天下，公将遂取之也。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告其可以告语者而和其不平之心⑳。然则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㉑，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从士而至于卿大夫，宰相集处其上㉒，欲有所为，何虑而不成？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衅，则害其大事㉓。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宁小容焉，使无芥蒂于其间㉔。

古之君子与贤者并居而同乐，故其责之也详㉕；不幸而与不肖者偶㉖，不图其大而治其细，则阔远于事情，而无益于当世㉗。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不然则否。昔者诸吕用事，陈平忧惧，计无所出。陆贾入见，说之，使交欢周勃。陈平用其策，卒得绛侯入北军之助以灭诸吕㉘。夫绛侯，木强之人也㉙，非陈平致之而谁也？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㉚。

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莱公为相，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又不能与之无忿，故终以斥去㉛。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急与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复用，以殁其身㉜。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㉝，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谋远虑必有所处㉞，而天下之人犹未获见。

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㉟，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㊱！

〔注释〕

①相公阁下：相公，指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庆历中曾与范仲淹一起革新朝政，未成受贬。仁宗至和二年（1055），跟文彦博一起再度被任命为宰相。　②“往年天子”至“而阁下”：指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六月，宰相陈执中宠爱小妾，

打死丫头,被罢去宰相职务。随即任命文彦博、富弼同入相府,跟刘沆共掌朝政。旧臣,此指富弼,因他曾跟范仲淹一起入过相府,此次是重新起用,所以称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能够以天下重任相托付的人。 ③故默默在此:所在守于本位,默默无闻。在此,指安守其本位。 ④不为而何为:不干一番事业,又去做什么呢。即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的意思。 ⑤"且吾君之意"三句:此为拟皇帝心思而言。待之,指皇帝对待富弼。吾,代指皇帝。副吾望,与皇上原来的指望相符合。 ⑥"后有下令"二句:希望富弼发布不同于往日的新法令的意思。富公,对富弼的尊称。⑦跂(qì)首而望之:殷切地希望。跂首,踮起脚后跟,抬高头,形容期盼的样子。 ⑧望望然:失意的样子。 ⑨戚戚然而疑:心中难过并感到疑惑。戚戚然,惶惑或悲伤难过的样子。 ⑩"犹曰"五句:这是苏洵对富弼没能改革作出的揣测:天下那么多人,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变化,大家都说(富丞相)是贤能的人。(由此来推测,富丞相此次握权,应该有新政出台。) ⑪彼其中则有说也:内心拟有改革的计划。彼其中,即他的心中,指富弼的内心。有说,有要表达的东西,指为政的计划等。 ⑫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爱戴一个人,就担心他事业没有成就。成,指成就,事业。⑬"且尝闻之"至"而后无忧":意思是古代的君子出仕辅佐君王,跟其他的臣子一同列于朝堂之上,一定要考虑到所有的人都贤能善良,然后才没有后顾之忧。相是君,辅佐那个君主。与是人,与同朝的其他大臣们。吾,指"古之君子"。 ⑭"而同列之人"句:同列之人,指同朝为官的大臣们。一言以疑之,有一句话表示怀疑或不赞同,指略微有些不同的意见。 ⑮"今夫政"四句:政令出自他人之手,也不担心对自己有害处;国家大事不是由自己完成的,也不因此妒忌别人的成功。这两点,只有贤能善良的人才能做到。⑯不平之心生:即心生妒嫉。不平之心,内心忿忿不平。 ⑰不使之不平于我也:不让同朝为官的人对自己生不平之心。不平于

我，对我心怀不满。　⑱"周公立于明堂"二句：据《帝王世纪》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王之弟管叔、蔡叔等人以为他将据天下为己有，兄弟召公也不相信他。周公于是指天发誓说，自己只是暂时掌握朝政，等成王长成后，还政与王。管、蔡等人不以为然，纠集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被周公带兵讨平。三年后，周公果然还政成王。明堂，周公听诸侯述政的地方。　⑲未能信乎吾之此心：吾，指周公。此心，代成王摄政以平定天下人心的心思。　⑳告其可以告语者：指周公将自己的心思告诉给召公听，使其内心的疑惑化解。可以告语者，能够向他说明白的人，此指召公。　㉑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不是一定不能够告诉的人，即完全不能够跟他讲清楚的人。　㉒"天下之人"二句：指宰相是从在士至卿大夫等各个级别的官爵中，最高的爵位。集处其上，处于百官中最高的地位。　㉓"不能忍其区区小忿"三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意思。区区小忿，一点点忿恨之情。不平之衅，因为内心不平引起争端。衅，间隙，争端。害，破坏，使受害。
㉔芥蒂：梗塞的东西，比喻内心的嫌隙和不快。　㉕其责之也详：对他们相互监督得十分周详。责，责难，此指彼此督促以便上进。　㉖与不肖者偶：跟没有才德的人相处在一起。偶，并列，相对。　㉗"阔远于"句：指不了解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不能为当时的社会作什么贡献。阔远，疏远。事情，主要是指政治事件。
㉘"昔者"至"卒得绛侯"：据《史记》等书载，吕后病将死，下令将守卫都城的南北二军分交吕产、吕禄管理，身为太尉的周勃不得入军中主持军务，想以此来保证诸吕的军事实权。吕后死，诸吕想发动叛乱，身为丞相的陈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谋士陆贾向陈平献计，让他与太尉周勃结交，然后由周勃到北军去，夺取吕禄的兵权，铲除诸吕的叛乱。绛侯，周勃，因军功封绛侯。　㉙木强之人也：即忠正耿直的人。木强之人，是汉高祖刘邦对周勃的评价。高祖将死，吕后问刘家天下可托付给哪些人，高祖说，周勃为木僵人，

但安刘氏天下者,非周勃莫属。　㉚"故贤人者"二句:这是苏洵建议富弼去结交那些不如他贤能有才德的大臣。　㉛"曩者"至"故终以斥去":寇莱公,寇准(961～1023),字平仲,封莱国公,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寇准当时任宰相,力主真宗亲征,在澶渊与契丹作战并打败入侵者,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真宗因此对寇准很欣赏。王钦若心怀私谋,向真宗进谗言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即兵临城下之后被迫签定的和约)。真宗不快,不再信任寇准,不久即贬去其宰相之职,出为陕州知州。　㉜"及范文正公"至"以殁其身":范文正公,范仲淹(989～1053),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仁宗庆历年间任宰相,推行新政,夜以继日地工作,想干出一番事业,使天下大治,但改革太快,又为小人所谗,不久去职,为地方官多任后亡故。㉝不世之才:即超出当世的才能。　㉞必有所处:一定有处理天下大事的方案和策略。　㉟窃有志于今世:私下里想给当今朝廷做点事。这里是苏洵谋求官职的委婉说法。　㊱无忽:不要忽略。无,即勿,不要。

〔讲评〕

富丞相即富弼,庆历新政时,与范仲淹一起革新朝政,后被贬。至和二年(1055),再与文彦博同入相府,但已失去昔日锐气,任相后,没有什么改革措施。嘉祐元年(1056),苏洵上此书,委婉地责备富弼未能"下令而异于他日",并提醒富弼严防小人,和于同僚,奋志有为;且自荐于富弼,希望能使自己与之同道,一展大志。文章巧于安排,作者本来意在自荐,但大部分篇幅却用来论述古君子之道,致殷殷关切之情,且微露责怪之意;既于行文之中显露才华,又于微词之中见至诚之情。就求荐之文而言,可谓别开生面,新人耳目。只是作者以一布衣求见身居相位的富弼,在投书之中略有讥责之意,未免交情太浅,言辞过重。据传当时欧阳修向朝廷推荐

苏洵,希望不拘一格加以任用,连韩琦也认为可以,唯独富弼认为不行,并说:"再等等看。"可见富弼对苏洵的直言不讳还是有所不满的。全篇文风浩荡,如行舟于江湖之上,只见波涛相逐,无一刻停顿,俨然有作者在《仲兄字文甫说》中所追求的自然成文的文风。

上文丞相书

昭文相公执事：[1]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2]；救之于其末[3]，而其始不为无谋。谋诸其始而邀诸其终，而天下无遗事[4]。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盖周公营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5]。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责其贤不肖之分，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6]。盖尝举之于诸侯，考之于太学，引之于射宫，而试之弓矢[7]，如此其备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与之居处[8]，习知其性之所好恶，与夫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者，宜愈详矣。然其不肖之实，卒不见于此时[9]。及其出为诸侯监国，临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后败露，以见其不肖之才[10]。且夫张弓而射之，一不失容[11]，此不肖者或能焉，而圣人岂以为此足以尽人之才[12]？盖将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后观其临事[13]，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于此有人求金于沙，敛而扬之，惟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则无择焉[14]。不然，金与沙砾皆不录而已矣[15]。故欲求尽天下之贤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责实于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终[16]。

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于一县之丞尉[17]，其为数实不可胜计。然而大数已定，余吏滥于官籍[18]。大臣建议减任子，削进士[19]，以求便天下[20]。窃观古者之制，略于始而精于终，使贤者易进，而不肖者易犯[21]。夫易犯故易退，易进故贤者众，众贤进而不肖者易

退，夫何患官冗[22]？今也，艰之于其始，窃恐夫贤者之难进，与夫不肖者之无以异也[23]。

方今进退天下士大夫之权，内则御史，外则转运[24]，而士大夫之间洁然而无过[25]，可任以为吏者，其实无几，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吴中复在犍为[26]，一月而发二吏。中复去职，而吏之以罪免者，旷岁无有也[27]。虽然，此特洵之所见耳，天下之大则又可知矣。国家法令甚严，洵从蜀来，见凡吏商者皆不征[28]，非追胥调发，皆得役天子之夫[29]，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从其犯而黜之[30]，十年之后将分职之不给[31]，此其权在御史、转运，而御吏、转运之权，实在相公，顾甚易为也[32]。

今四方之士会于京师，口语籍籍[33]，莫不为此。然皆莫肯一言于其上，诚以为近于私我也[34]。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35]。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36]，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37]，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38]，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39]！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40]！

〔注释〕

①昭文相公：指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文彦博在仁宗时位至宰相。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黜。文彦博曾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兼译经润文使，所以苏洵如此称呼。　②君子慎始而无后忧：贤德的君子在事情开始时就考虑得很周全，小心行事，后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了。③救之于其末：在事情临到末了再来补救。　④“谋诸其始”二句：在开始的时候仔细谋划，而且认真讲求最终结果，天底下就没有使人感到遗憾的事了。邀诸，追求，最后结果。邀，求、请求。⑤“盖周公”二句：东周，指周朝的东都洛阳。武王灭纣后，曾经想

迁都洛阳,终未如愿。成王继位,周公将洛阳营为东都,可是到周平王时,还一直以镐京为都城,直到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幽王为犬戎所灭,平王不得已才迁都洛阳。 ⑥“然及其收天下之士”三句:周朝时,诸侯国国君每年都要向周天子献贡士,由周天子考察其贤能与否。收天下之士即指此。制其极,非常严格地要求。
⑦“盖尝举之”至“而试之弓矢”:这几句是介绍周天子考试贡士的一系列措施。太学,即国学,是古时贵族子弟读书的场所。射宫,古时天子行大射之礼或考试贡士的场所。弓矢,即弓箭。
⑧生而与之处:一生下来就跟他们居住在一起,平常也能相处一处,指彼此很熟悉,很了解。 ⑨“然其不肖之实”二句:意思是管叔、蔡叔二人的不肖之才,在跟武王、周公相处时,没有表现出来。管叔、蔡叔,见《高祖》注⑪。此时,指“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时。 ⑩“及其出为诸侯监国”四句:周公摄国时,管叔、蔡叔与武庚发动叛乱一事。详参《高祖》注⑪、⑫。 ⑪一不失容:进行射箭考试时丝毫不失去原有的面色,全无紧张失态。
⑫岂以为:难道认为。 ⑬临事:处理具体事务。 ⑭“于此有人”至“而敛则无择焉”:敛,通捡,即收集含有金砂的沙砾。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要想从沙砾中淘出金子来,必须采取扬弃的方法才能成功。责金于扬,用扬去砂石的方法来求得金砂。敛则无择,在收集时没有选择。这里是比喻招收人才时,无论其贤愚都加以收用(等待以后用具体处理事情来区分其才能大小,再作去留处置)。
⑮金与沙砾皆不录而已矣:金子和沙砾都丢掉不用。不录,不录用,这里比喻贤能者与愚笨者都不留下来。 ⑯“欲求责实”二句:意思是要想考察官吏们是否有才干,最好的办法是看他们办事的效果如何。精其终,详细考察其处理事情的最终后果。
⑰“自相府”句:从丞相府的官员到每一县的县丞和县尉,指大大小小的官员。 ⑱余吏滥于官籍:剩余的官员只在官籍中充数,没有实际的事务,即冗吏。 ⑲“大臣建议”二句:指范仲淹、李柬

之、范镇等人要求朝廷减少任子，严于取士的意见。庆历间，范仲淹执行新政的措施之一就是减少任子，随后范镇等人也提倡严格取士。 ⑳便天下：对天下有好处。便，便利，使有益。 ㉑“略于始而精于终”三句：对官吏的任用，在开始时比较宽松简略，通过具体事件来考察他们的能力，最后从严要求，决定其去留，使贤能有才干的人有机会仕进，而无才无德的人容易出现失误、纰漏而被黜。 ㉒官冗：多余的官吏，即空有官阶没有具体事务的官吏。 ㉓“艰之于其始”四句：艰之，使感觉艰难，使为难。无以异，没有区别，即贤能者与不肖者都被拦在仕途之外，得不到任用。 ㉔内则御史，外则转运：御史，即御史台，主要从事纠察官吏政绩的事务。转运，即转运使，宋时掌各道军需，并巡视地方，是州郡长官以上官员。御史、转运都直接对宰相负责。 ㉕洁然而无过：清正廉洁，没有过失。 ㉖“往年吴中复”句：吴中复，字仲庶，兴国永兴人，进士及第，曾为犍为县令十年，后因御史中丞孙抃荐，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曾弹劾宰相梁适、刘沆等人，被仁宗誉为铁御史。 ㉗旷岁无有：多年没有过。旷，持久，时间很长。 ㉘吏商皆不征：吏商，即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吏。征，征税。宋时规定官吏不允许经商，但这样的规定不为官吏所重，吏商公行，又因官吏本人从事征税活动，所以也不收自己的税。 ㉙追胥调发皆得役天子之夫：指官吏们胡乱抽丁，为自己谋利。追，追击入侵之敌。胥，捕盗，调发，服劳役。追、胥、调发等，都是宋时朝廷役使百姓的名目。此指吏商们只要百姓没有这些任务，就随意拉他们为自己服役。天子之夫，平民百姓。夫，人力。 ㉚从其犯而黜之：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罢免他们的官职。黜，罢黜，罢官。 ㉛分职之不给：分派任职的官吏都不够，即官吏紧缺的意思。不给，供应不上。 ㉜顾甚易也：想一想是很容易做到的。 ㉝口语籍籍：即议论纷纷。籍籍，纷乱的样子。 ㉞近于私我：好像为自己谋私利。私我，即自私自利。 ㉟“是以肆言”：肆

言,放肆地说,随便谈论。无嫌,没有嫌疑。 ㊱“伏惟相公”至“文武并济”:《宋史·文彦博传》载,文彦博为人端重,立在朝堂上威风凛凛,连外国使节见了都能看出他很有才华。文才武略过人,所以说他文武并济。名著功遂,功成名就。 ㊲“此其享功业”句:这就使您能凭卓越的功勋握有重权,并能享尽人间富贵。重,重权,指身为宰相,是所有官阶中最高的。 ㊳无复慊然: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了。慊,抱歉,感到遗憾。 ㊴“惟其”句:指君臣相得之乐。语本《诗经·大雅·文王》,本来是讲文王得到天下谋士,安宁无忧,此指文彦博深得皇帝信任,君臣无间。 ㊵亮之:即察之。亮,亮察。

〔讲评〕

本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苏洵的自荐信。信中,苏洵指出古时任用天下奇杰之士,在收用时从宽要求,然后注意用具体事务来检验其才能;而不是在一开始就严加控制,使奇杰之士进身之道被阻,不肖之才苟且之心得逞。作者认为古人这种“略于始而严于终”的做法,让才能杰出者容易进身,无能不肖者易于黜退,从而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因此建议文彦博突破常规,破格任用贤能之士,大胆摒弃冗官之徒,并自荐于文彦博,显出希望对方能用己之意。虽说是作者自荐,但文中大量指陈当时吏弊,与《审势》、《申法》、《议法》等篇的思想一致,可相互参看,从中也可见作者的拳拳之忠。苏洵在嘉祐元年游于京师,屡屡上书当朝大臣,无非是希望权臣们能像古时任用贤能之士那样,不拘一格任用自己。但作者于书信中托古时收士之道以图进身,既显才华,又不失布衣之尊,可见其构思之精妙,驾驭语言能力之高超。

上韩枢密书

太尉执事[1]：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2]，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3]，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4]。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5]，壅之为沼沚[6]，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7]。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8]，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9]，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10]，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11]。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12]，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13]。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14]，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15]。其理固然，无足怪者。

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16]，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17]，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18]，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19]。而韩信、黥

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20]。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21]。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22]，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23]。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24]。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25]，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26]，无以启其心也[27]。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28]。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29]。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30]。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31]，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32]。杵声未绝[33]，城辄随坏[34]，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35]，官吏相贺，卒徒相矜[36]，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37]，游阡陌间[38]，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士人[39]，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40]，锄耰畚筑，列于两河之壖[41]，县官日费千万[42]，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睊睊狼顾，莫肯效用[43]。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44]，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45]，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46]。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47]。

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48]。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49]。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50]。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51]。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

而何以为治?

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52],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53]。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54]?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55],故天下望其生[56]。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57]。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58];尽至公之心[59],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60]。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61]。洵再拜。

〔注释〕

①太尉执事:太尉,古官名,掌国家军事要务,此指韩琦(1008～1075)。韩琦,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相。当时韩琦为枢密院使,所以称他太尉。执事,办事人员以之代对方,表示尊重。　②已往成败之迹:苏洵《权书》共十篇,其中所论或为带兵用武之道,或考前人成败之迹。其论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相类;论历代成败,也是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说《权书》是对已往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　③求进末议:请求进献我不成熟的看法。末议,浅薄的见解。末,本指树梢,引申为微小,浅薄。　④无责其纤悉:不要计较其中细枝末节的地方。纤悉,细小的部分。　⑤沟塍(chéng):沟渠。塍,田间的土埂。　⑥壅之为沼沚(zhǐ):堵塞起来成为池塘。沼沚,池塘。

沚,水中的小块陆地。　⑦“委江河”至“自禹之后”句:淮泗,即淮河。泗,泗水,发源于山东,为淮河最大的支流。潴(zhū),水流汇集。相传上古舜统治天下时,洪水泛滥为害,舜派禹去治理,禹采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江河,汇入大海,才从根本上治理好。⑧不仁之器:指兵器。各种武器都是用来杀伐,不能直接用来推行仁道,所以称之为不仁之器。　⑨殄(tiǎn):灭绝。　⑩“当是之时”至“不仁之器”句:在战争时代,所有的人都全力以赴战斗,没有其他的心思。勇猛者不遗余力地拼杀,有计谋的人尽力献计献策,善于机巧的人献出他们的全部技艺。所有的人都一心一意地报效其君主,以锐利的武器去消灭不仁不义的人。不仁,不行仁道的人。　⑪“杀人之事”句:杀人之事,即作战。当杀,应当被杀的人,即上文所谓“不仁”。　⑫不义之徒:此指从事战争的军人。　⑬“勇者有余力”至“巧者有余技”句:与上文中“勇者无余力”等相对而言,指在太平时期,军队无用武之地,于是其中勇猛有力的人,机巧变诈的人等,就会凭藉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去做犯上作乱的事。　⑭“蝮(fù)蝎(xiē)”句:蝮蛇和蝎子,二者皆有剧毒。螫(shì),即蜇,指蜂或蝎子等用毒刺刺人或物。　⑮噬啮草木,以致其毒:用啃咬草木的方式,来释放它们体内的毒素。噬啮,本指用嘴啃咬,这里指蝮蝎等蜇刺。　⑯千百为辈:千百人聚集在一起。辈,即类。　⑰转斗:转战,四处作战。厌兵,讨厌战争。兵,代指战争。　⑱分王诸将:分封各个将领为诸侯王。这里指刘邦统一天下后的那次分封。　⑲与天下休息:即与民休息,休养生息。　⑳“而韩信、黥布之徒”三句:据《汉书·高祖纪》载,刘邦分封诸侯王后不久,燕王臧荼反叛,刘邦亲自带兵讨伐。随后听说楚王韩信要造反,又赶紧将他囚禁于洛阳,降封为淮阴侯第二年,韩王信(不是韩信,那时韩信已降为淮阴侯)投降匈奴,刘邦亲自带领人马追击。后来经历了代地相国陈豨反叛、诛杀韩信等事。四年以后,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率兵镇压,为流矢所伤,随即去

世。介胄,铠甲,代指战争。　㉑"连延及于吕氏"二句: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专权,分封吕氏家族为王。吕后死,诸吕欲为乱,终被陈平、周勃等人铲除,并由陈平等人迎立代王为帝,是为孝文帝刘恒。文帝继位后,汉初乱局才略微平定。　㉒决河:(黄)河水冲破堤岸溢出。河,古时专指黄河。　㉓拱手而莫能救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挽救。拱手,闲适,形容容易。　㉔"太祖、太宗"四句:太祖、太宗,指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躬擐(huàn)甲胄,指亲自带兵打仗。擐,穿(甲胄)。斩刈(yì),铲除掉,代指征讨。刈,割(草)。蓬蒿,借代割据一方的军阀。　㉕四世:从宋太祖开始到仁宗朝,中间经过了太宗、真宗两世,共四世。
㉖韩信、黥布之徒:像韩信、黥布那种勇敢而有机谋的人。
㉗启其心:开启其发动变乱的心思,即激起他们叛乱的奸心。
㉘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士兵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在遵纪守法的老百姓面前炫耀逞能。逞,即逞能,显示本领。　㉙出怨言以邀其上:发牢骚来胁迫上级给予优厚待遇。　㉚"是非人得千金"二句:如果不是每个当兵的都付给他们千金,就指挥不动。是,指士兵骄横的情况。　㉛缮完城池:修缮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城墙和护城河。　㉜"凡郡县之富民"四句:指部队乘修缮城池的机会向地方征收钱财,兹其挥霍。举而籍其名,将富户的姓名一一列举出来。籍,做成名册。馈饷(xiǎng),赠送酒菜饮食。
㉝杵(chǔ):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棒,用于捣粮或捶衣,这里指代修城池的工具。　㉞城辄随坏:所修的城池随后就坏了,指士卒敷衍了事,修的城池质量不过关,随修随坏。　㉟卒事:事情完成了。卒,完。　㊱卒徒相矜:修城的士卒们骄矜自夸不已。矜,自尊自大,自夸。　㊲比来京师:等到这次(我)来到京城。宋朝军队以禁军为主,多集中在京城附近,由皇帝亲自指派他们轮流戍边。所以苏洵在京师附近能看到许多军人。　㊳游阡陌间:在田野间游玩。阡、陌,本指田间纵横的道路,这里指禁军驻地附近的原

野。　㊴闻之土人：从当地百姓那里听说。土人，当地人。
㊵“盖时五六月矣”二句：指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京城连降大雨之事。据《宋史·仁宗纪》载：“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间)。”　㊶“锄耰(yōu)畚(běn)筑”二句：各种防汛抗洪的工具都摆到两河河堤上。全力抗洪的意思。耰，平整农田的工具。畚，簸箕。两河，指流经汴京的蔡河、汴河。仁宗嘉祐元年的那次大雨，曾造成蔡河决堤成灾。　㊷县官：指天子。
㊸“睊睊(juàn)狼顾”：犹豫不决，此指军卒们不愿努力救灾。睊，侧目而视。狼顾，顾虑重重，犹豫不决。　㊹养尊以处优，树恩以收名：地位高贵，生活条件优越，施恩惠给别人，以求获得好名声。树恩，即施恩惠。　㊺执法而不求情：严格执法，不讲人情。意思是大臣们具体执行天子的命令，不可因私情坏法规。
㊻“使天下之心”二句：(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让天下人对皇上忠心耿耿，而不是对自己感恩戴德。一人，指皇帝。己不与，自己不参加到(使天下人系心的地方)，即不与天子同功的意思。
㊼不可以累天子：不能拿(御兵)来麻烦皇帝。累(lèi)，使疲劳，使劳累。　㊽好名而惧谤：谋取好的名声，害怕受到别人的讥谤。
㊾莫之或制：没有谁能控制得了他们(士兵)。　㊿“顷者”至“得其欢心”句：狄公，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河西(今山西汾阳)人。北宋名臣，在对西夏的战斗中屡建战功。仁宗皇祐年间曾为枢密院使。狎昵，过份亲近而态度轻佻。　(51)边将材：戍守边疆的将才，意思是狄青那样的将领适合于守卫边疆。　(52)久骄不治：长时间骄纵横蛮没有进行治理整顿。不治，没有治理。
(53)“昔者”至“三军股栗”句：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契丹族人，在安史之乱中助唐，封临淮王。郭子仪(697～781)，唐华州郑县人。玄宗时为朔方节度使，以一身系时局安危者二十年。累官至太尉、中书令，封汾阳郡王，号“尚父”。下文中“临淮”、“汾阳”是封号，代替李光弼、郭子仪。据《旧唐书·李光弼传》

载，乾元元年(758)，朝廷以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到任之时，张济用等将领仗着郭子仪对他们一向宽厚，不太认真对待李光弼的命令，被李光弼斩于辕门(军营的大门)。自那以后，所有的将领都惧怕李光弼，没有人再敢怠慢。 ⑭何乱之敢生：哪里还敢生什么乱子。 ⑮生人杀人：使人活下来或者被处死。生，使之生。 ⑯天下望其生：天下人都希望能使他们生活下来。其，指代天下百姓。 ⑰威怀天下之术：用威仪使天下人都归附的办法。威怀，凭藉威信使人归附。 ⑱无幸一时之名：不要只图一时的好名声。无，不要。幸，希望，图谋。 ⑲至公之心：最为公道的心，即衷心为国的意思。 ⑳爱而不至于骄：自爱而不会骄横不讲道理。爱，自重自爱。 ㉑不宣：旧时书信末尾的常用语，相当于不尽，不再具体详细述说的意思。

〔讲评〕

此书作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韩枢密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国家兵权。作者在这一上书中指出军队的本质非仁义之器，但可以用来行仁义，只是用之有时，必须是“天下未安”之际，以“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于当杀”；一旦天下承平日久，军人无用武之地，就会骄恣不法，在平民百姓面前逞能。文中虽是究兵之源，实则有意指责北宋兵骄难治，故而向韩琦建议整肃军纪，以重刑斩杀树立威信；不可只图好名，惧怕诽谤，树立私恩，执法不严。联系作者所作尽为兵谋的《权书》及《衡论》中的《兵制》等篇来看，他对宋代兵弊可谓深有会心，且有志于治军。书中议论精当，词严气劲，又能收敛顿挫，十分回斡，曲尽其妙。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韩琦为枢密使时，本来想整肃军纪，但怕情急生变，所以未敢轻动。恰在这时，苏洵上书明言诛杀，使“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欧阳修)”。“谢不敢再见”的话，虽不免言过其实，但韩琦没有采纳苏洵的建议，却是事实。

上田枢密书

天之所以与我者[1]，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2]，而瞽叟不得夺诸舜[3]。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4]。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5]。我知之不得行之[6]，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7]；自卑以求幸其言[8]，自小以求用其道[9]，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10]。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非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11]。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12]，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13]，而暇为人忧乎哉？

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14]。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15]，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16]。吾心之不尽，吾恐天下后世无以责夫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17]。然则孔子、孟轲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18]。

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贫贱，如此而富贵。升而为天，沉而为渊，流而为川，止而为山。彼不预吾事，吾事毕矣[19]。窃怪夫后之贤者之不能自处其身也，饥寒穷

困之不胜而号于人[20]。呜呼！使其诚死于饥寒穷困邪，则天下后世之责，将必有在彼其身之责不自任以为忧[21]，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过乎？

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于圣贤！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轻者[22]。何则？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23]，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几乎道而不可得也[24]。千金之子，可以贫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与[25]，虽以贫人富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杀人。非天之所与，虽以生人杀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已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否[26]，独怪其得之之不劳[27]。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28]；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29]，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30]？

曩者见执事于益州[31]，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32]，不足观也已[33]。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34]，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35]，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36]，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37]。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38]！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

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39]，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40]。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41]。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42]，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43]。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

之可贵与否者[44],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注释〕

①天之所以与我者:即天赋之才。 ②"尧不得以与"二句:上天赋予尧舜过人的才能,但他们不能将之遗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尧的儿子;商均,舜的儿子。 ③而瞽叟不得夺诸舜:瞽叟,舜的父亲。传说舜的母亲死后,父亲再娶,生子象。后母、象都讨厌舜,瞽叟也不喜欢他,一家人常常想杀掉舜,但是舜对父母讲孝,对兄弟也很友好,他的贤德并没有因为家庭环境恶劣而有所减少。苏洵认为舜的贤德是上天所授,所以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④不可易:不能够更改。易,改变。 ⑤"夫其所以与我"二句:上天之所以赋予我才华,是因为有运用它的地方。有以用我,有让我运用才华的时候或地方。 ⑥我知之不得行之:我虽然知道,却没有办法去运用它。即才能得不到赏识。 ⑦"天固用之"三句:上天一定要运用它,可我却因它不能行于世而置之不理,那就是违背上天的意志。 ⑧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己卑躬屈膝地去求别人赏识我溢于言表的才华。幸其言,即听信我的话。⑨自小以求用其道:自己降低身份,以便达到行道的目的。是子贡对孔子的建议,被孔子认为他志向太小,不够远大。可参见《三子知圣人污论》中的论述。 ⑩"天之所以与我者"三句:即上天赋予我以才华,可我却没能将之表现出来,那就是对老天爷不尊重。⑪逆天:与老天爷作对。这里是指别人不让我将才华表现出来,是与老天作对。 ⑫"在我者"三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的,我将尽我所能去努力,力争达到上天赋予我以才华的要求。塞,应付,搪塞。 ⑬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即自顾不暇的意思。一身之责,本人的责任,此指将上天所授的才华表现出来。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 ⑭"孔子、孟轲"至"夫固知"句:孟轲即孟子,孔子被称作圣人,孟子也有亚圣之称。孔子周游列国,不能行其道,

曾说:“遇不遇,是时代的问题;贤能还是不肖,是个人才德的问题。自古以来博学深思却不遇于时的人多的是!”依然像平时一样讲诵经义,弹琴歌唱。孟子也曾在谏说齐君不成时被迫出游,徘徊不愿轻易放弃。苏洵因此认为圣人们不得行其道于天下,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自己,而在那些不行其道的国君。怍(zuò),惭愧。沮,沮丧。　⑮“卫灵”句:卫灵,即卫灵公,名元,春秋时卫国国君,在位四十二年。孔子曾游于卫,但卫灵公不能行孔子之道。鲁哀,即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对以选臣(选拔和任用人才),鲁哀公不能听。齐宣,即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梁惠,即魏惠王。孟子曾先后到齐、魏两国游说,希望宣、惠二王能力行仁义,但没被采纳。不足相与以有为,不足以跟他们一起做一番事业。有为,有所作为。　⑯“我亦知之”二句:句中的“我”、“吾”,都是指代孔子和孟子,下文中的“我”、“吾”也有多处是指代孔子、孟子的,可依文意而定。　⑰有以辞其责:有话来推脱他们的责任。辞,以…为辞,即找借口。　⑱“然则”句:孔子和孟子在地下也闭不上眼睛,指心中有所遗憾而不甘心。瞑,闭(眼睛)。　⑲“夫圣人贤人”至“吾事毕矣”:圣贤的人是不会因外物干扰而改变他们内在本性的,生、死、贫、富、贵、贱都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的志向,上升则与天并齐,下沉就跟深渊相并,奔流则与河水同逝,静止则与山岳共存。　⑳饥寒穷困之不胜而号于人:忍受不了饥寒穷困,向别人大声号叫(请求帮助)。　㉑“使其诚”三句:如果号称有才能的人真的死于饥寒穷困,那么后人就会责备他们是自己不知道如何运用他们的才能,意即不能像圣人那样“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诚,果真。其身之责不自任,即自己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　㉒有所不甚自轻:有自己不愿意轻易放弃的东西。指贤能者们的“天之所与者”。　㉓一蹴(cù)而造圣人之域:一下子就达到圣人的水平。蹴,踏。造,达到。圣人之域,圣人的领域,即圣人贤哲的境界。　㉔一言之几乎道

者:一句能接近道的话。几,接近。乎,即“于”。 ㉕天之所与:上天所赋予的,上天所授予的。 ㉖不识:不知道,不晓得。㉗得之之不劳:得到这些(言语、文章)不太费力气。劳,劳神费力。第一个“之”为代词,指代前文所说的言语、文章。第二个“之”为结构助词,用它将“得之不劳”这个句子降为词组,作“怪”的宾语。㉘“方其致思”二句:当它们(言语、文章)还在心中构思时,就像有谁来促使它们出现似的。起,使之出现,使之形成。 ㉙“得之心而书之纸”二句:内心有所得,并将它们写在纸上时,好像有谁来帮忙似的。相,帮助。 ㉚天其亦有以与我也:上天也许真的赋予了我什么东西吧。其,语气助词,表猜度语气。有以与我,即授予我才华。 ㉛“曩者”句:田况曾在庆历八年(1048)至皇祐二年(1050)知益州(州治在今成都),苏洵见田况当在此时。曩,从前。 ㉜声律记问:声律,诗歌语言对声韵平仄等的要求,这里指文章在音韵等形式方面的要求。记问,记诵诗句等待请问,这里泛指书本知识。 ㉝不足观也已:实在是不值得一看!也已,句末语气词,两词连用以加强语气。 ㉞自分永弃:自己觉得将要永远被社会遗弃,即没有出仕的机会。自分,自己预料,估计。㉟“诗人之优柔”至“孙吴之简切”:这是苏洵对先辈文章学问的评价。诗人指创作《诗经》的人,实指《诗经》。骚,《离骚》。孟,《孟子》。韩,指韩愈的著作。迁,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固,指班固所著的《汉书》。孙,指《孙子兵法》。吴,指吴起著的《吴起兵法》今已佚。这里孙、吴主要指《孙子兵法》。优柔,即优美和婉。精深,博大精深。温淳,敦厚纯正。雄刚,雄健刚劲。简切,简明透彻。㊱“董生”句:董生,指西汉人董仲舒。董仲舒曾合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之论,成天人感应之说。流而为迂,流向迂腐。古人称学说的原始经典为源,对经典的阐述为流。这里是指董仲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得其法,走向迂腐一路。 ㊲“晁错”二句:晁错合儒法而用之,有削藩之议,但未成功即身受其祸。 ㊳贾生:即贾谊。

㊴凶岁:凶年,即荒年。 ㊵自老:自己养老。 ㊶内翰欧阳公:指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 ㊷朝夕相从:即朝夕相处。相从,相互陪同,经常在一起。 ㊸斯文:指上文所列《洪范论》、《史论》等著作。 ㊹其身之可贵:我是否能显贵。其,第一人称代词。

〔讲评〕

此书为苏洵的自荐信,作于嘉祐元年(1056)。田枢密即田况,时为枢密副使。信中,苏洵先从人的才能由上天所授起笔,将有才能却得不到任用分成弃天、亵天、逆天三种,指出弃天、亵天的责任在有才者自己,逆天之责则在不任奇才之人。中间以孔子、孟子两位公认的圣贤为例,说明他们明知不会得到任用,仍要尽心进取,使后世不能责备他们,而将逆天之责全部归诸不能任用贤能之人。作者以己意揣摩圣贤之心,无非是敦促田况:如果真有遗才,则你将难逃后世之讥。最后,作者坦承有用世之志,且能"一言以几乎道",经多年磨砺,文章大进,不用将是遗才。田况身握任免之权,若不加以任用,使成遗才,自然难免逆天之责。全文势如长虹,在提出论点后,即逐层论述,层层推进,最后将自己身怀天赋之才,请一试其能之志挑出,置田枢密于毫无退避之"逆天"境地。文章构思巧妙,于此可见一斑。唐顺之即评之曰:"本欲求知,却说士当自重,以孔孟立说,便不放倒架子。"(《百大家评古文关键》)这种求进之文,在古人文章中是少见的。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

内翰谏议执事[1]：士之能以其姓名闻乎天下后世者，夫岂偶然哉？以今观之，乃可以见。生而同乡，学而同道，以某问某[2]，盖有曰吾不闻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广，后世之远，虽欲求仿佛[3]，岂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称[4]，以一善书者[5]，愚未尝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6]，逐逐焉而死者[7]，更千万人不称不书也。彼之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者，皆有以过乎千万人者也。

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8]；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9]？且夫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者，皆不可忽，则其多称而屡书者，其为人宜尤可贵重[10]。奈何数千年之间，四人而无加[11]，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无斯人[12]，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

洵一穷布衣，于今世最为无用，思以一能称、以一善书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诚不敢冀其万一[13]。顷者张益州见其文[14]，以为似司马子长[15]。洵不悦，辞焉[16]。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称其文似司马迁，不悦而辞，无乃为不近人情？诚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惧张公之不能副其言[17]，重为世俗笑耳。若执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18]。不知其不肖，称之曰："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平生为文，求于千万人中使其姓名仿佛于后世而不可得。今

也，一旦而得齿于四人者之中[19]，天下乌有是哉？意者其失于斯言也[20]。执事于文称师鲁[21]，于诗称子美、圣俞[22]。未闻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戏也[23]。

惟其愚而不顾，日书其所为文，惟执事之求而致之[24]。既而屡请而屡辞焉，曰："吾未暇读也。"退而处，不敢复见，甚惭于朋友，曰："信矣，其戏也！"虽然，天下不知其为戏，将有以议执事，洵亦且得罪。执事怜其平生之心，苟以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惟无曰荀卿云者，幸甚。

〔注释〕

①谏议：谏议大夫，官名。欧阳修曾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这里是以其旧官相称。　②以某问某：拿某某人(的生平事迹)问另外一个人。句中两个"某"所指并非一人。　③欲求仿佛：想求得(后人)对自己略有所知。仿佛，大致的印象。④以一能称：因为某一方面的能力被称赞。　⑤以一善书：因某一方面的美德被记录。　⑥群群焉而生：即一群一群地生活。⑦逐逐焉而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逐逐焉，一个一个地。逐，追赶。　⑧荀卿子：即荀况。战国时赵人，儒家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被后人尊称为荀卿或荀卿子。其学说虽宗孔子，但认为人性皆恶，必须以礼约束，与孟子性善之说相对。　⑨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不知道传播道义于天下的重任将落到谁的头上。　⑩"则其多称"二句：那些多次被人称赞而且屡屡被记载下来的人，就显得更加可贵、值得尊重。　⑪四人而无加：仅此四人，不能再增加了。四人，指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扬雄和韩愈四人　⑫病无斯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人而感到遗憾。病，恨，感到遗憾。⑬冀其万一：希望达到他们的万分之一。冀，希望，企图。⑭张益州：张方平(1007 ～ 1091)，字安道，其先祖为宋(今河南商丘)人，后移居扬州。仁宗至和元年(1054)，张方平以户部侍郎知

益州，累官参知政事 ⑮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这里是以其名来代其所著述的《史记》。 ⑯辞焉：推辞掉（张方平对其文章的评价）。 ⑰惧张公之不能副其言：担心自己的文章与张方平所作的评价不相符合。此为委婉说法，实际上是说张方平所作的评价不合于自己的文风。其言，指苏洵自己所著的书。 ⑱天下所就而折衷者：天下人所归向（认可）的评判文章的人。折衷，断定。 ⑲齿于四人者之中：跟历史上的四位优秀人物并列在一起。齿，与……相并列。四人者，指文中所列出的孟子、荀子、扬雄和韩愈四人。 ⑳意者其失于斯言也：估计是您的评价言过其实了。意者，考虑到，猜测到。失，与本来的情况不相符合。斯言，即上文所引用的"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的评语。 ㉑师鲁：即尹洙，字师鲁。详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注③ ㉒子美、圣俞：子美，指苏舜钦（1008 — 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后定居开封，北宋诗人，有《苏学士文集》。圣俞，梅尧臣（1002 ~ 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北宋时与苏舜钦齐名的诗人，与苏舜钦合称"苏梅"，有《宛陵先生文集》。 ㉓意者其戏也：估计是戏言。戏，戏言，即随便说说而已。 ㉔执事之求而致之：您来要（文章）我就奉献给您。致之，送文章到您那里去。之，指所作之文。

〔讲评〕

此书大致作于嘉祐元年（1056）或第二年，在苏洵携二子游学京师到次年四月返蜀赴妻丧之间。苏洵因张方平之荐，为欧阳修所赏识，并积极向朝廷举荐。苏洵到京师后，游于欧阳修之门。时值欧阳修知贡举，擢苏轼、苏辙兄弟于高第，苏氏一门父子三人名动京师。从苏洵此信来看，欧阳修时常索求苏洵之文，欧、苏二人交情自然深厚。作者先是感叹文章为千古不朽盛事。就文人而言，数千年间，留名于世者，孔子以后，只有孟子、荀子、扬雄、韩愈

四人而已。接下来,作者对欧阳修赞许自己的文章如荀子表示感谢,但又自惭难以企及,疑虑欧阳修是否是戏言,正如朋友中所传"信矣,其戏也"!略责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常不以"未暇读"相应的轻漫态度,上此书请求能公平认真对待自己的文章,即使不比拟于荀子,也能自慰。通篇起伏顿挫,风神宛转。既纵论古今,又表述己意;既有真诚的致谢,又有委婉的责让。感情虽然多变,文气却始终贯穿,充分体现出苏洵文章自然成文的特色。

上张侍郎第二书

省主侍郎执事[①]:洵始至京师时,平生亲旧,往往在此,不见者盖十年矣。惜其老而无成,问所以来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无事他人,须张益州来乃济[②]。"且云:"公不惜数千里走表为子求官[③],苟归立便殿上,与天子相唯诺[④],顾不肯邪[⑤]?"

退自思公之所与我者,盖不为浅,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势不便,不然,公于我无爱也[⑥]。闻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⑦]当此时也,天子虚席而待公[⑧],其言宜无不听用。洵也与公有如此之旧,适在京师,且未甚老,而犹足以有为也。此时而无成,亦足以见他人之无足求,而他日之无及也已[⑨]。

昨闻车马至此有日,西出百余里迎见。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烈[⑩],僮仆无人色[⑪]。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⑫],良久,乃能以见。出郑州十里许,有导骑从东来[⑬],惊愕下马,立道周[⑭]。云宋端明且至[⑮],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私自伤至此,伏惟明公所谓洁廉而有文[⑯],可以比汉之司马子长者,盖穷困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待其多言邪[⑰]!

〔注释〕

①省主侍郎:侍郎,官名,张方平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故称。省主,尚书省主事之一,户部侍郎为尚书省六部大臣之一,称省主以示尊敬。　②济:成功。　③"公不惜数千里"句:指张方平

在益州时将苏洵作为本州人才推荐给朝廷一事。千里走表,在离京城千里以外的任所上表奏闻。　④与天子相唯诺:跟皇帝相对答。唯诺,对话的声音,代指说话。　⑤顾不肯邪:难道会不愿意吗。顾,难道。　⑥于我无爱:对我没有偏爱。爱,怜惜。⑦"日中必熭(wèi)"二句:太阳当顶时,一定会大晒;举起刀来,就一定会割下肉。比喻事情容易办成。熭,晒。　⑧虚席:空下席位。空出官位以示敬重。　⑨他日之无及也已:以后也就更难到达目的了。　⑩面烈:面容干枯。烈,干燥。　⑪无人色:没有正常人的面色。　⑫"从逆旅主人"句:逆旅主人,旅店老板。逆旅,指旅馆。缊(yùn)火,烧火取暖。缊,乱麻。束薪缊火,用《汉书·蒯通传》所载典:蒯通曾说,他的家乡有一妇女夜间丢失了一块肉,婆婆怀疑是那位妇女偷了。将她赶走。叔母得知后即"束薪缊火亡肉家",对那位婆婆说,昨夜家里的狗衔回一块肉,争斗相杀,向你借个火去烧一烧。听了这话,婆婆知道错怪了媳妇,就马上将她追回来。后世遂用这个典故作为婉转求情之辞。⑬导骑:古时官吏出巡时,在前面开道的骑兵。　⑭道周:道旁。⑮宋端明: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陆(今属湖北)人,官工部尚书。当时宋祁以端明殿学士,特迁工部侍郎,代张方平知益州。⑯洁廉而有文:明净疏畅又有文采,这是张方平对苏洵文章的评语。　⑰待其多言:等待我多说些话,即等我多啰嗦一番。

〔讲评〕

据《续资治通鉴》卷五十六载,嘉祐元年八月,朝廷下诏"召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苏洵这封信就作于嘉祐元年冬,时张方平正在从益州离任返京途中。当时,苏氏父子虽已名动京师,而且苏洵也已经为欧阳修、韩琦等人所赏识,并向朝廷推荐,但求官一事并不顺利。因此,他又写了这封信给张方平,希望张方平返朝之后,再向朝廷举荐。信末写作者亲自到郑州迎候一节,将

自己的窘困与宋祁的得意相对照,更衬现出其情之可哀。如此以乐衬悲,极具感人力量,读之令人情伤。张方平深知苏洵,自然也就不免心存恻隐并且援之以手了。

上韩舍人书

舍人执事：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①，狱讼未衰息，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之不臣②。天子震怒，大臣忧恐。自两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③，求所以解吾君之忧者。

洵自惟闲人，于国家无丝毫之责，得以优游终岁，咏歌先王之道以自乐，时或作为文章，亦不求人知。

以为天下方事事④，而王公大人岂暇见我哉⑤？是以逾年在京师⑥，而其平生所愿见如君侯者⑦，未尝一至其门。有来告洵以所欲见之之意，洵不敢不见。然不知君侯见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⑧，君侯为两制大臣，岂欲见一闲布衣，与之论闲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见也。

自闲居十年，人事荒废，渐不喜承迎将逢⑨，拜伏拳跽⑩。王公大人苟能无以此求之，使得从容坐隅⑪，时出其所学，或亦有足观者。今君侯辱先求之⑫，此其必有所异乎世俗者矣。

《孟子》曰："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⑬呜呼！吾岂斯人之徒欤⑭！欲见我而见之，不欲见我而徐去之，何伤？况如君侯，平生所愿见者，又何辞焉？不宣。洵再拜。

〔注释〕

①舍人：官名，有中书舍人和起居舍人两种，前者属中书省，掌

起草诏令;后者最初跟门下省起居郎皆为寄禄官,任记录皇帝言行之职。元丰(宋神宗年号)后始正本职。政化未清:即政治还不清明。政化,政治教化,指国家政局。 ②二虏:指契丹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 ③两制:内制和外制。宋翰林学士皆加知制诰官衔,起草制、诰、诏、令、赦书、德音等,称内制。他官加知制诰官衔,起草以上文书称外制,此处代指朝中重臣。思念,思考,此指考虑治国方略。 ④事事:事于事,忙着处理各种事务,形容十分忙碌。 ⑤暇:空闲,闲暇。 ⑥逾年:越年,超过一年或几年。 ⑦君侯:指代韩舍人。 ⑧求治:图谋天下大治。治,治理天下使太平。 ⑨承迎将逢:迎来送往,交际应酬。⑩拳跽(jì):屈曲着身体,形容卑躬屈膝的样子。跽,双腿下跪,上身直起的礼节。 ⑪从容坐隅:态度悠闲地坐在偏席上。坐隅,坐在席角。古时无椅,一般坐于席(草席)上,尊贵者坐正席,而贱者坐于隅(席角)。这句话是苏洵要求韩舍人以宾客之礼来接待自己。 ⑫辱先求见:辱没您先要求见我。 ⑬"《孟子》曰"至"斯可以见矣":语见《孟子·滕文公下》。段干木,晋人,守道不愿出仕。魏文侯想见他,到他的居处,结果段干木跳墙避开。泄柳,鲁人,鲁缪公听说他很贤能,到他的居处去拜见他,他将门关起来不接待。孟子的意思是说魏文侯、鲁缪公要求见段干木、泄柳,却遭到他们的拒绝,是段干木二人做得太过份了,实在是要见的话,当然应该接待。 ⑭斯人之徒:他们那种人,即那种不愿出仕且太不讲情面的人。隐含的意思是自己并不是一定不愿意出仕。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二年春,韩舍人疑即韩绛。当时苏氏一门三人中,儿子苏轼、苏辙都已进士及第,苏洵也因天子特诏制科,并以文章杰出而闻名京师,致使身为中书舍人或起居舍人的韩某都想见一见苏洵。这封信就是苏洵对韩舍人表示希望一见的答复。信

中，苏洵对韩舍人能想到接见一位布衣表示肯定，并说明愿意拜见对方，但指出不希望对方只是为了博得好士之名才接见自己，而应让自己有“出其所学”的机会，发表对国事的看法；同时，作者强调自己不喜欢“承迎将逢，拜伏拳跽”，在权臣面前卑躬屈膝，希望对方能以宾客之礼相待。在两制大臣欲见之际，能不卑不亢，可见老苏布衣之节。而且，仔细阅读，还不难发现作者在行文之中先举出国家政教未清，内忧外患日重的事实，暗示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接下来又将两制大臣的忙碌与自己的赋闲相对照，见出自己怀才不遇之意。末尾借用孟子批评段干木、泄柳的话，表达有意仕途，为国出力的心愿。这样就把本信的主旨集中到出仕治国这一点上，利用韩舍人想见自己的机会，不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隐含出仕之意，一举而两得，构思之妙，确实令人叫绝。

上欧阳内翰第三书

洵启：昨出京仓皇[1]，遂不得一别。去后数日，始知悔恨。盖一时间变出不意[2]，遂扰乱如此，怏怅怏怅[3]，不审日来尊履何似[4]？

二子轼、辙竟不免丁忧[5]。今已到家月余，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6]，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羁蹇不遇[7]，年近五十，始识阁下[8]。倾盖晤语[9]，便若平生[10]。非徒欲援之于贫贱之中[11]，乃与切磨议论，共为不朽之计[12]。而事未及成，辄闻此变。孟轲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13]岂信然邪[14]？

洵离家时，无壮子弟守舍，归来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谢绝过从[15]，杜门不出[16]，亦稍稍取旧书读之。时有所怀，辄欲就阁下评议。忽惊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见君子之门庭[17]，不可得也。

所示范公碑文，议及申公事节[18]，最为深厚。近试以语人，果无有晓者。每念及此，郁郁不乐。阁下虽贤俊满门，足以啸歌俯仰[19]，终日不闷，然至于不言而心相谕者[20]，阁下于谁取也？

自蜀至秦[21]，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22]？洵老矣，恐不能复东。阁下当时赐音问，以慰孤耿[23]。病中无聊，深愧疏略，惟千万珍重。

〔注释〕

①仓皇：慌慌张张，匆忙的样子。　②变出不意：没有料到事态的变化，此指妻子死在家中，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急忙从京师返回眉山老家一事。　③怏(yàng)怅怏怅：怏，心情不愉快。怅，不如意。怏怅即失意。这里二词连用，强调非常遗憾。④尊履：尊贵的鞋子，指代对方。用"尊履"表示不敢直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　⑤丁忧：古时指遭父母之丧。　⑥侵陵：侵犯欺凌，此指困扰。　⑦羁蹇(jiǎn)不遇：指仕途不顺，得不到赏识。蹇，不顺利。不遇，有才能但得不到赏识。　⑧阁下：对欧阳修的尊称。　⑨倾盖晤语：形容二人志趣相投。倾盖，路途相遇即一见如故，两车靠近交谈，使车盖倾斜。晤，见面，会面。晤语，当面交谈。　⑩便若平生：像是一生一世都相知的老朋友。平生，一生，此指一生相知的友人。　⑪援之于贫贱之中：帮助我摆脱贫困卑贱的生活，指帮助谋求仕进。　⑫共为不朽之计：指共同进行文学创作的追求。不朽之计，古人曾称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　⑬"孟轲有云"三句：语见《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想见孟子，可他的宠臣从中作梗，于是作罢。孟子知道了，说：鲁平公想见我，是上天指使他有这种想法；不想见我，是上天叫一小人来阻挡，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见不到鲁侯，是上天的意愿！苏洵借用这段话说明自己与欧阳修的交游，是上天的安排。　⑭信然：一定是那样的。信，相信，确定不疑。⑮过从：相互往来。　⑯杜门：将门关起来。杜，阻塞。⑰"思欲"句：跂首，踮起脚后跟，仰起头，形容远望的神情。君子之门庭，指欧阳修的府第。君子，指代欧阳修。　⑱"所示范公碑文"二句：范公，指范仲淹。碑文，指欧阳修所作《资政殿学士户部郎中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其中有关于范仲淹与吕夷简(即申公，因吕夷简封申国公，故称)仕途上的风波：范仲淹曾因吕夷简而被贬去，吕夷简很为此担心。等到吕夷简再次出任宰相时，范、吕

二人情志十分相投，于是就有了朋党之论。　⑲啸歌俯仰：啸歌，指吟诵诗歌。俯仰，吟诵时随诗歌节奏时或前俯，时或后仰。⑳心相谕：心心相印，彼此了解。谕，明白。　㉑秦：指陕西一带。因古为秦地，故称。　㉒孰为：何为，为什么。　㉓孤耿：孤独而坚执。此处意重在孤独。

〔讲评〕

嘉祐二年(1057)四月，苏洵的妻子程氏在家亡故，五月，苏洵即携刚中高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仓皇离京返蜀。这封信就写于苏洵回家后不久。作者贤妻新丧，“内失良朋”(《祭亡妻文》)；远离京师，外别好友，其内心苦闷可想而知。信中，苏洵对相知文友殷情致意，叙述别离情怀；对自己已然年迈，尚且家业破败，有不遇之叹；对与欧阳修遽然一见，即匆匆别离，有相见太晚之恨；对能遇文章知己，共为“不朽之计”，有人生相得之慰；对自己淹蹇沉沦于僻陋乡野，文友远在京师，位势高下悬殊，音信难于通达，有英雄失路之怅。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体现出一位怀才不遇，更兼新丧闺中知己者内心的紊乱、苦闷，字里行间隐然有希望得到提挈举荐，但又不愿再作无谓奔走之意。全篇感情真挚，文辞婉曲，可谓一唱三叹，读来即觉“风旨翛然”(茅坤《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与吴殿院书

洵启：京师会遇①，殊未及从容②，属家有变故，仓遽西走③，遂不得奉别，怏怅不可胜言也④。窃每见君侯，谈论辄尽欢。而在京师逾年，相见至少，诚恐宪官职重⑤，是以不敢数数自通⑥，然亦老懒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数千里，求复一见不可得也。

曩曾议及故友史沆骨肉沦落荆楚间⑦，慨然太息⑧，有收恤心⑨。沆有兄经臣者⑩，虽卧病而志气卓然，以豪杰称乡里，使得摄尺寸之柄，当不肉莽⑪。常以为沆死而有经臣者在，或万一能有所雪⑫，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经臣亦以刚见废，又皆以无后死⑬。当其生时，举世莫不仇疾⑭，惟君侯一人独为哀闵⑮，而数年间兄弟相继沦丧，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⑯。呜呼，岂其命之穷薄至于此耶！

经臣死，家无一人，后事所属办于朋友。今其家遗骨肉存者，独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无失所否？阻远未能一一⑰，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注释〕

①会遇：会面，相逢。　②殊未及从容：实在没有时间从容交谈。殊，很，非常。从容，指悠闲地交谈和交往。　③"属家有变故"二句：指苏洵的妻子在眉山家中去逝，苏洵与二子苏轼、苏辙匆匆忙忙赶回老家。属，恰逢，正好。仓遽，仓皇匆忙的样子。

④"怏怅"句：怏怅，感到遗憾。不可胜言，说不完或说不出。⑤宪官：指身为殿官的吴中复。吴中复(1011～1078)，字仲庶，兴国永兴(今湖北阳新)人，为官刚直，仁宗亲书"铁御史"三字以赐。当时吴中复任殿中侍御史，掌刑宪，故称宪官。 ⑥数数自通：一次又一次地通报姓名来请求拜见。数数，数次，多次。自通，未受邀请自通姓名求见。 ⑦"曩曾议及"句：史沆，史经臣弟，眉山人，进士及第后任官临江(今江西清江)，因事下狱，不久死去。骨肉，子女，按下文应指史沆的女儿。荆楚间，按下文是指襄州(今湖北襄樊)。 ⑧太息：叹息。 ⑨有收恤心：有找到并救济的心愿。收，此指找回。恤，救济，救助。 ⑩"沆有兄"二句：经臣，指史经臣，史沆的哥哥，为人正直有才能，曾举贤良，不中，未能得官，一生潦倒，早死。卓然，志气超迈的样子。以豪杰称乡里，以生性豪爽、行为杰特在乡间著名。 ⑪卤莽：轻率，草率。⑫或万一能有所雪：或许有一点希望能为兄弟雪冤。雪，洗清罪名。因史沆是下狱而死，所以这么说。 ⑬无后死：没有留下后代就死去了。后，后代，主要是指儿子。 ⑭仇疾：敌视，痛恨。⑮"惟君侯"句：唯独君侯您对他们心存哀怜。君侯，对吴中复的尊称。哀闵，哀怜，可怜。 ⑯仁人之心不克少施：您仁爱的心肠没能来得及施展，指没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仁人，指吴中复。不克，不能够。少施，略微表现出来。 ⑰一一：一一陈述。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二年，作者的妻子死后不久。吴殿院即吴中复，曾任职峨眉、犍为等地，后因孙抃荐，入京为御史中丞。吴中复能断刑狱，仁宗亲书"铁御史"三字赠之，以示鼓励。从苏洵此文来看，吴中复与蜀中才俊苏洵、史经臣兄弟都有交往，所以苏洵在好友史经臣亡故后，写信求其怜恤其后人。据苏轼《记史经臣兄弟》载，史经臣死后，苏洵为之治丧，并立其同宗之子为后。由此一事

及本文可见苏洵的古道热肠及对朋友的真诚。作者于行文之中，以简短的文字勾勒出史经臣生前的豪杰之气，身后的凄凉之景，饱含哀怜之情；又将吴中复对史氏兄弟的体恤，与世人的冷漠和仇疾相对照，更见世态炎凉之态。虽不作正面抒情，但于似叙实议的文字之中，隐含了作者对好友一生不遇、死后悲凉的深切同情，一片感慨，尽在不言之中。

上皇帝书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苏洵谨顿首再拜[①]，冒万死上书皇帝阙下[②]。臣前月五日，蒙本州录到中书劄子[③]，连牒臣[④]：以两制议上翰林学士欧阳修奏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乞赐甄录[⑤]；陛下过听[⑥]，召臣试策论舍人院[⑦]，仍令本州发遣臣赴阙[⑧]。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于州闾[⑨]，今一旦卒然被召[⑩]，实不知其所以自通于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为[⑪]。以陛下躬至圣之资[⑫]，又有群公卿之贤，与天下士大夫之众，如臣等辈，固宜不少[⑬]，有臣无臣，不加损益[⑭]。臣不幸有负薪之疾[⑮]，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心[⑯]。忧惶负罪，无所容处[⑰]。

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⑱]，辄以摈落[⑲]。盖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今虽欲勉强扶病戮力[⑳]，亦自知其疏拙[㉑]，终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诏[㉒]。且陛下所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为能有所发明[㉓]，以庶几有补于圣政之万一[㉔]。而臣之所以自结发读书至于今兹[㉕]，犬马之齿几已五十[㉖]，而犹未敢废者，其意亦欲效尺寸于当时[㉗]，以快平生之志耳。今虽未能奔伏阙下，以累有司[㉘]，而犹不忍默默卒无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远切至者，臣自惟疏贱[㉙]，未敢遽言[㉚]。而其近而易行，浅而易见者，谨条为十通，以塞明诏[㉛]。

其一曰：臣闻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㉜]，欲有所

为,则百家之市[33],无宁居者。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34],以奔走天下[35]。意有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权,而不能用,何则?古者赏一人而天下劝[36],今陛下增秩拜官,动以千计[37],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报上之恩[38]。至于临事[39],谁当效用?此由陛下轻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积日持久而得之[40]。譬如庸力之人,计工而受直[41],虽与之千万,岂知德其主哉[42]?是以虽有能者,亦无所施[43],以为谨守绳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处之[44],而不暇择其贤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农之钱谷[45]。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也[46]。臣窃思之,盖今制,天下之吏,自州县令录幕职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术[47],是以若此纷纷也。今虽多其举官而远其考,重其举官之罪[48],此适足以隔贤者而容不肖[49]。且天下无事,虽庸人皆足以无过,一旦改官,无所不为。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50]。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虽重其罪,未见有益。上下相蒙,请托公行[51]。莅官六七考,求举主五六人[52],此谁不能者?臣愚以为,举人者当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53],而皆有可纪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54]。如此,则夫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55],不得入其间,老于州县,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务为可称之功[56],与民兴利除害,惟恐不出诸己。此古之圣人所以驱天下之人,而使争为善也[57]。有功而赏,有罪而罚,其实一也[58]。今降官罢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当然[59],然后朝廷举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贪吏也,则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独至于改官而听其空言哉[60]?是不思之甚也。

或以为如此,则天下之吏,务为可称,用意过当,生事以为己功,渐不可长[61]。臣以为不然,盖圣人必观天下之势而为之法。方

天下初定,民厌劳役,则圣人务为因循之政,与之休息[62];及其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是以圣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气[63]。汉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于乱[64]。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发其心,使踊跃于功名[65],以变其俗[66]。况乎冗官纷纭如此,不知所以节之,而又何疑于此乎?且陛下与天下之士相期于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67]。若其宏才大略,不乐于小官而无闻焉者,使两制得以非常举之,此天下亦不过几人而已。吏之有过而不得迁者,亦使得以功赎[68],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69],而不惟艰之也[70]。

其二曰:臣闻古者之制爵禄[71],必皆孝弟忠信,修洁博习[72],闻于乡党[73],而达于朝廷以得之。及其后世不然,曲艺小数皆可以进[74]。然其得之也,犹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75]?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76],而又任其子弟,子将复任其孙,孙又任其子,是不学而得者常无穷也[77]。夫得之也易,则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78]。朝廷自近年始有意于裁节[79],然皆知损之而未得其所损[80],此所谓制其末而不穷其源,见其粗而未识其精。侥幸之风少衰而犹在也[81]。夫圣人之举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将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说[82],故虽尽去而无疑。何者?恃其说明也。夫所谓任子者,亦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学而得之也。学者任人,不学者任于人[83],此易晓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于可任者,举使任之[84],不问其始之何从而得之也。且彼任于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犹借资之人,而欲从之丐贷[85],不已难乎?臣愚以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虽至正郎[86],宜皆不听任子弟。惟其能自修饰,而越录躐次,以至于清显者,乃听[87]。如此,则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后皆奋志为学,不待父兄之资。其任而得官者,知后必得复任,其子弟,亦当勉强,不肯终老自弃于庸人[88],此其为益岂特一二

而已？

其三曰：臣闻自设官以来，皆有考绩之法[89]。周室既亡，其法废绝。自京房建考课之议[90]，其后终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91]。然更历千载而终莫之行，行之则益以纷乱，而终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胜考[92]。今欲人人而课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颠倒错谬而不若无之为便也[93]。臣观自昔行考课者，皆不得其术。盖天下之官皆有所属之长，有功有罪，其长皆得以举刺[94]。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则其长为将安用[95]？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96]，则课之所宜加[97]。何者？其位尊，故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98]；其数少，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99]。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贤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100]。夫守令丞尉贤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职司之不明；职司之不明，其咎在无所属而莫为之长[101]。陛下以无所属之官，而寄之以一路[102]，其贤不肖，当使谁察之？古之考绩者，皆从司会，而至于天子[103]。古之司会，即今之尚书，尚书既废，惟御史可以总察中外之官[104]。臣愚以为可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而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105]。中丞举其大纲[106]，而属官之中，选强明者一人，以专治其事[107]。以举刺多者为上，以举刺少者为中，以无所举刺者为下。因其罢归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为之赏罚[108]。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当特有以偿之，使职司知有所惩劝[109]。则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复有所依违[110]，而其所课者又不过数十人，足以求得其实。此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法无便于此者矣。今天下号为太平，其实远方之民穷困已甚，其咎皆在职司。臣不敢尽言，陛下试加探访，乃知臣言之不妄[111]。

其四曰：臣闻古有诸侯，臣妾其境内[112]，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113]。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114]。此无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杀予夺、富贵贫贱者[115]，皆自我制之[116]，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

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117]。何者？其署置辟举之权，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虽奔走顿伏，其谁曰不然[118]？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归之京师，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农衣食之[119]。自宰相至于州县吏，虽贵贱相去甚远，而其实皆所与比肩而事王耳。是以百余年间，天下不知有权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犹用汉唐之制，使州县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礼。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于大官，不忧其有所不从，惟恐其从之过耳[120]，今天下以贵相高，以贱相谄，奈何使州县之吏，趋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仆妾，唯唯不给[121]。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于曲随谄事，助以为虐[122]。其能中立而不挠者[123]，固已难矣。此不足怪，其势固使然也。夫州县之吏，位卑而禄薄，去于民最近，而易以为奸[124]。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厉其廉隅，全其节概，而养其气，使知有所耻也[125]。且必有异材焉，后将以为公卿而安可薄哉[126]？其尤不可者，今以县令从州县之礼。夫县令官虽卑，其所负一县之责，与京朝官知县等耳。其吏胥人民，习知其官长之拜伏于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轻之。轻之，故易为奸。此县令之所以为难也。臣愚以为州县之吏事太守，可恭逊卑抑，不敢抗而已[127]，不至于通名赞拜，趋走其下风[128]。所以全士大夫之节，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129]。

其五曰：臣闻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130]。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惟圣人为能然[131]。何则？其素所用者，缓急足以使也[132]。临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传》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133]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134]，使天下屠沽健儿，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135]；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136]。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137]。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138]。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139]，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

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140];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141]。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142]。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143],豪杰之士,耻不忍就[144]。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145],而陛下亲策之[146]。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147],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148],试以守边之任[149]。文有制科[150],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其六曰: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151],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152]。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153],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后能御也,则其疏远小吏当复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则国不足以为国矣。臣观今两制以上,非无贤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154],莫肯于绳墨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有所建明[155]。何者?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臣请得举其一二以言之:夫两府与两制[156],宜使日夜交于门[157],以讲论当世之务,且以习知其为人[158],临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将以杜其告谒之私也[159]。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无防之,是以欢欣相接而无间[160]。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当无所请属[161];以为不可信邪,彼何患无所致其私意[162],安在其相往来邪?今两制知举,不免用封弥誊录[163],既奏而下,御史亲往莅之[164],凛凛如鞠大狱,使不知谁人之辞[165],又何其甚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负[166]。若其犹有所欺也,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167],诛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168],想闻朝廷之风[169],亦必有倜傥非常之才[170],为陛下用也。

其七曰:臣闻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许人[171]。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172]。国家以科举取人,四方之来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173],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为姑收之而已。将试之为政,而观其悠久,则必有大异不然者[174]。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175],不及十年,未有不为两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举而归之[176],如有所负[177]。如此,则虽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178];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风畏之,不敢按[179]。此何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贵贵相承[180],使天下仰视朝廷之尊,如太山乔岳[181],非扳援所能及[182]。苟非有大功与出群之才[183],则不可以轻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觊觎[184]。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185],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何则?彼习知其一旦之可以侥幸而无难也[186]。如此,则匹夫轻朝廷。臣愚以为三人之中,苟优与一官,足以报其一日之长[187]。馆阁台省,非举不入[188]。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人为[189]?彼果才者也,其何患无所举?此非独以爱惜名器,将以重朝廷耳[190]。

其八曰:臣闻古者敌国相观,不观于其山川之险,士马之众,相观于人而已[191]。高山大江,必有猛兽怪物,时见其威,故人不敢亵,夫不必战胜而后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发;使吾常有所恃,而无所怯耳[192]。今以中国之大,使夷狄视之不甚畏,敢有烦言以渎乱吾听[193]。此其心不有所窥,其安能如此之无畏也?敌国有事,相待以将[194];无事,相观以使[195]。今之所谓使者亦轻矣,曰此人也,为此官也,则以为此使也。今岁以某,来岁当以某,又来岁当以某,如县令署役,必均而已矣[196]。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专对、捷给、勇敢,又非可以学致也[197]。今必使强之[198],彼有仓皇失次[199],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200]。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执简记其旁,一摇足,辄随而书之[201]。虽有奇才辩士,亦安所效用[202]?彼夷狄观之,以为樽俎谈燕之间[203],尚不能

办[204];军旅之际,固宜其无人也。如此,将何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哉?臣愚以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205],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责之以文学政事,不必强之于言语之间[206],以败吾事[207]。而亦稍宽其法,使得有所施[208]。且今世之患,以奉使为艰危,故必均而后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辞免[209];后有缓急[210],使之出入死地[211],将皆逃邪!此臣又非独为出使而言也。

其九曰:臣闻刑之有赦,其来远矣[212]。周制八议[213],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自三代之衰,始闻有肆赦之令[214],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离之后,盗贼垢污之余[215],于是有以沛然洗濯于天下[216],而犹不若今之因郊而赦[217],使天下之凶民[218],可以逆知而侥幸也[219]。平时小民畏法,不敢趑趄[220],当郊之岁,盗贼公行,罪人满狱,为天下者将何利于此[221]?而又糜散帑廪[222],以赏无用冗杂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223],皆此之故也。以陛下节用爱民,非不欲去此矣。顾以为所从来久远,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为少恩[224];而凶豪无赖之兵,或因以为词而生乱[225]:此其所以重改也[226]。盖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忧必深[227];改之,则其祸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为先郊之岁,可因事为词,特发大号[228]。如郊之赦与军士之赐[229],且告之曰:吾于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残之民[230],知吾当赦,辄以犯法[231],以贼害吾良民[232],今而后赦不于郊之岁[233],以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岁而得郊之赏也,何暇虑其后?其后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从而尽去之,天下晏然不知[234],而日以远矣。且此出于五代之后兵荒之间,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侧耳[235]。后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无虞[236],何畏而不改?今不为之计,使奸人猾吏,养为盗贼,而复取租赋以啖骄兵[237],乘之以饥馑[238],鲜不及乱矣。当此之时,欲为之计,其犹有及乎[239]?

其十曰:臣闻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议,为其疏贱而无嫌也[240]。不知爵禄之可爱,故其言公[241];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

而未立于陛下之朝,无所爱惜顾念于其心者[242]。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诸臣所不敢尽言者,臣请得以僭言之[243]。陛下擢用俊贤,思致太平,今几年矣[244]。事垂立而辄废[245],功未成而旋去[246],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则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247];若犹未也,虽得贤臣千万,天下终不可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礼,凡在位者不敢用亵狎戏嫚以求亲媚于陛下[248]。而谗言邪谋之所由至于朝廷者[249],天下之人皆以为陛下不疏远宦官之过。陛下特以为耳目玩弄之臣[250],而不知其阴贼险诈,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无由至于陛下之前,故皆通于宦官,珠玉锦绣所以为赂者络绎于道[251],以间关龃龉贤人之谋[252]。陛下纵不听用,而大臣常有所顾忌,以不得尽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窃闻之道路,陛下将有意去而疏之也[253]。若如所言,则天下之福。然臣方以为忧,而未敢贺也。古之小人,有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为天下之祸者,臣每痛伤之[254]。盖东汉之衰,宦官用事,阳球为司隶校尉,发愤诛王甫等数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节过而见之,遂奏诛阳球,而宦官之用事,过于王甫之未诛[255]。其后窦武、何进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256]。故汉之衰至于扫地而不可救[257]。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惟陛下思宗庙社稷之重,与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锯之余必无忠良[258],纵有区区之小节,不过闱闼扫洒之勤[259],无益于事。惟能务绝其权,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谟易以入[260],则天下无事矣。惟陛下无使为臣之所料,而后世以臣为知言,不胜大愿[261]。

曩臣所著二十篇[262],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263],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264]。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于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265]。不胜越次

忧国之心,效其所见[266]。且非陛下召臣,臣言无以至于朝廷。今老矣,恐后无由复言,故云云之多至于此也,惟陛下宽之[267]。臣洵诚惶诚惧[268]、顿首顿首,谨书。

〔注释〕

①“眉州”句:眉州,今四川眉县。布衣,古时对平民的称呼,也称未出仕的士人。古时规定按照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必须穿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衣服,平民百姓只可穿布衣,因而代称。顿首,周礼中九拜之一,行礼时叩头至地。再拜,再次行礼。 ②皇帝阙下:代指皇帝。阙,古时宫门前的望楼,这里用阙下代替皇帝以示尊重。 ③蒙本州录到中书劄子:本州,指眉州。中书,中书省,古官署名,总管国家政务。劄(zhá)子,旧时公文的一种,凡是朝中官员上奏或两制非正常时间的上书,宋时都称劄子。 ④牒:命令。 ⑤“以两制议上”至“乞赐甄录”:两制,中书省和翰林院的总称。在处理行政事务时,中书省为外制,掌正式诏敕;翰林院为内制,掌临时文告。甄(zhēn)录,选拔录用。甄,选拔(人才)。⑥过听:过问,听取(这些意见)。 ⑦召臣试策论舍人院:臣,苏洵自称。按照宋朝的规定,凡是皇帝特地降旨召试人才,由中书学士舍人院具体考试,或另派专员考试,内容则包括诗、赋、论、颂、策、制诰等。 ⑧发遣臣赴阙:敦促我赶紧进京城应试。发遣,由官方派送。 ⑨州闾(lǘ):州和闾,乡间和地方郡府古时以二十五家为闾。 ⑩卒然:突然,仓猝没有准备。 ⑪承命悸恐,不知所为:接到诏令,心中恐惧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⑫陛下躬至圣之资:陛下您自己有着圣哲的资质,即英明睿哲。这是颂美皇帝的话。 ⑬固宜不少:肯定应该不会很少。固,一定,肯定。宜,应该。 ⑭有臣无臣,不加损益:有我无我,都不会有什么好坏变化。臣,苏洵自指。 ⑮负薪之疾:自称有病。负薪,背柴。《礼·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

有负薪之疾。'"意思是背柴劳累,体力还未恢复。　⑯以副陛下揚扬之心:以便报答陛下您褒扬我的好意。副,使与……相副。　⑰忧惶负罪,无所容处:为自己负罪而感到惶恐不安,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逃避。　⑱有司以为不肖:有司,官府,此代指主考的官员。不肖,即不才,没有才能。　⑲辄以摈落:就将我拙落不予录取。摈落,拙落,此指科举考试不被录取。　⑳戮力:合力,集中精力。戮,并,合。　㉑自知其疏拙:知道自己很愚笨。"其"为自指。疏拙,学识疏浅,不聪明。　㉒恐重得罪,以辱明诏:恐怕双重获罪,以至于有辱皇上您圣明的诏书。重得罪,指不合于有司之罪和不能奉诏两件事,实为谦词。明诏,皇帝圣明的诏书。　㉓有所发明:对国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发明,此指对国事的独到见解　㉔有补于圣政之万一:对国家圣明的政治有些微的帮助。有补,有所裨益,有所帮助。万一,万分之一,极言其少。　㉕"而臣之所以"句:结发,将头发束起来。古时男子在童年时就必须将头发束起,因此用结发指代童年或青年。今兹,如今,现在。兹,此,此时。　㉖犬马之齿几已五十:差不多快要五十岁了。齿,代年龄。犬马,自谦之词。　㉗效尺寸于当时:为国家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效,效劳,效力。尺寸,一尺一寸,形容很少。当时,当朝,这个朝代。　㉘"今虽未能"二句:奔伏阙下,指奉诏到京应试。以累有司,给官府带来麻烦。由于苏洵这次是由两制奏议特诏进京,不是正常的科举考试,所以要由中书舍人院特派官员来考,所以苏洵说给有司带来了麻烦。　㉙自惟疏贱:自己觉得很卑贱。惟,语气词,无实意。疏贱,偏义复词,主要是"贱"的意思,指卑贱。　㉚未敢遽言:不敢一下子都说出来。遽,急忙,马上。　㉛以塞明诏:用来搪塞君王的诏书。塞,搪塞,应付。　㉜千金之子:千金子,比喻极富的人。　㉝百家之市:只有一百户人家的集市,即小集市。　㉞执其大利之权:执掌着可以使天下人获利的大权。　㉟以奔走天下:使天下人都四处

奔忙。奔走,使人奔走忙碌。　㊱赏一人而天下劝:对一个人进行赏赐,使得普天下的人都努力。劝,劝勉,此指自励。　㊲今陛下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如今皇上您增加官吏的名额,动不动就上千。增秩拜官,即增加官吏的名额。秩,俸禄。　㊳己所自致:自己努力得来。　㊴临事:面临事故,面临突发事件。㊵积日持久而得之:因为时间长久而得到爵禄。之,代指爵禄。㊶计工而受直:计工受直,按工作时间或工作量的大小来支付钱财。直,通值,价值。　㊷岂知德其主哉:哪里知道感激他们的主人(皇帝)呢。德,对……感恩戴德。　㊸"是以"二句:因此,即使有才能出众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施,措手,有所行动。㊹皇皇汲汲:迫不及待的样子。皇皇,即惶惶,恐惧不安的样子;汲汲,心情急迫的样子。　㊺耗竭大司农之钱谷:指耗费国家的财物。大司农,汉代官名,掌管租税、钱谷、盐铁等事。此泛指管理粮、税、钱等事的政府机关。　㊻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者也:这是有人提出想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事。　㊼"自州县"二句:从最基层官吏的录用到京城高级官吏的委任,都没能运用合适的办法。改京官,宋朝时地方官调任京官的方法。凡在任官吏,取得本路一定员数上级官员作举主保奏,并按本人历任的任数和考数,经磨勘合格,即可赴京,改承务郎以上官资,成为京朝官。　㊽"今虽多其举官"二句:宋朝时,为了慎重考虑京官的任用,将常规的四考改成六考(考察六年),举荐的官员也从一般的四人增加到五人,对举荐不确的举官还加重惩罚。如果被举荐者曾有罪,则再加一考。在具体任用之前,还得由皇帝亲自过问。举,指保举推荐。考,对官吏政绩的考核,一般一年进行一次。　㊾隔贤者而容不肖:阻隔贤能的人,而接纳无才能的人。　㊿此能吏:这是有能力的官员。　(51)上下相蒙,请托公行:上下级之间相互遮掩罪责,请求别人举荐的陋习风行四野。请托,指求人举荐的不良风尚。　(52)"莅官六七考"二句:做一任官经过六七年,求四五个举

荐的官员。六七考,旧制对官吏一年一考,六七考即六七年。莅官,担任官职。举主,举荐的官员。 ⑬非常之功:不同寻常的功劳。功,指政绩。 ⑭"其特曰"句:特,此处相当于"只"。廉能,廉洁而有才能。不听,不听从,不重视。 ⑮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虽然没有什么过错但却不能胜任其职的庸官。庸人,此指昏庸的官吏。不足称者,不足以称其职位的人。 ⑯务为可称之功:一定要取得与其官位相称的政绩。 ⑰争为善:争着实施较好的管理。善,善举,主要指于国于民有益的措施。 ⑱其实一也:其实质是一样的。 ⑲其罪当然:即罪行属实。当然,是那个样子。 ⑳"今又何"句:为什么现在在改官任职这件事上偏偏听信空言呢? ㉑"用意过当"至"渐不可长"三句:用意过当,用心思太过份了。生事以为己功,指官吏们为了考课时有突出的政绩而故意生出事端来使百姓受苦。渐不可长,即只注重短期效应而没有长远打算。 ㉒务为因循之政,与之休息:即采用以往朝代治理国家的政策,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因循,依照原来的样子不作改变。与之休息,即与民休息,使老百姓有喘息的机会。 ㉓"是以圣人"二句:破,破坏,消除。苟且,敷衍,马马虎虎。作,使振作起来。 ㉔"汉之元、成"三句:元,汉元帝刘奭。成,汉成帝刘骜。元帝不理政事,成帝耽于酒色,汉朝的衰亡,实从此二帝开始。苏洵在元帝和成帝当政时,汉代已经不再需要休养生息了,可二帝仍然不采取措施,使天下人振奋起来,于是趋于衰亡。 ㉕踊跃于功名:使天下官吏们争先恐后求取功名。踊跃,情绪高昂,积极活跃的样子。 ㉖以变其俗:以便改变官场习俗(即人浮于事,请托公行,冗员不求上进,只求无罪的事实)。㉗"且陛下"二句:而且陛下让天下士人为国建功扬名,而不拘泥于苟且获得科场成功,对士子们的恩惠就已经很深了。 ㉘以功赎:用功绩来抵消罪责。即将功赎罪的意思。 ㉙推恩:皇帝对臣下施以恩惠。 ㉚艰之:使他们感到升迁的艰难。之,指"有

过而不得迁者”。　⑰制爵禄:制定封爵授禄(的规则)。⑫孝弟忠信,修洁博习:讲究仁义道德,而且洁身自好,又有广博学识。孝,指尊重父母和长辈。弟,即悌(tì),敬重哥哥。忠,忠于君王。信,朋友之间讲求信用。这几个方面是儒家对君子的要求。⑬乡党:乡间,乡里。　⑭曲艺小数皆可以进:一点点技术或浅显的才能。曲艺,古时指医卜等技术。小数,小的才能。可以进,可以凭藉着作为进身的工具。以,用来,凭藉着。　⑮任子:任用显官们的子孙为官。此习源于西汉,当时二千石以上官员都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孙为官;宋朝时所有的皇亲国戚、文武官员都可以任子,成为宋代冗员太甚的重要原因之一。　⑯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借着父亲或兄长的资本当上大官。资,资格,资历。⑰“不学”句:没有学问才识却得到官位的人就无穷无尽。不学,没有学识。　⑱草芥:微小而无价值的东西。芥,小草。⑲“朝廷”句:指宋仁宗庆历年间,对官吏们奏请为子孙补官一事加以限制的政策。　⑳“皆知”句:都知道政府对任子之风加以限制,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㉑少衰犹在:稍微有些衰退,但没能根除。犹在,还存在。　㉒所以去之之说:为什么要革除掉的原因。说,说法,事情发生的原因。　㉓学者任人,不学者任于人:有学识才干的人(被任命为官吏),就有权去任别人为官。没有学问才干(得不到官职),就只有被别人任用。任于人,被别人任用。于,表被动。　㉔举使任之:全部让他们有资格任子。㉕“此犹借资之人”二句:这就像一个人本来在向别人借钱,可你却还想从他那里贷款一样。丐资,借贷钱财。　㉖正郎:古时官阶以“郎”为正职(如尚书郎,黄门郎等),其下有侍郎为副职。㉗“惟其能自修饰”四句:自修饰,借指洁身自好,没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越录躐次,(才能政绩)超过同等官吏。录,所录用的官吏。躐,超越。次,同等级别的官吏。清显,清正廉明。乃听,才听从任子的请求。　㉘终老自弃于庸人:一生一世自暴自弃,做一个昏

庸无能的官吏。庸人,此指无能的官吏。 ㊽考绩之法:对所任命的官吏进行考核政绩的办法。一般为任职三年后考核一次,三次考核后决定是升是降。 ㊾京房建考课之议:京房(前77～前37),汉时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据《汉书·京房传》载,京房曾上奏考功课吏法,经群臣讨论,因觉太繁而未能推行。 ⑨①不识:没有看到过。识,见识。 ⑨②天下之吏不可胜考:对全国所有的官吏全部进行考课是不可能的。胜,尽,完全。京房的考课办法是对所有的官吏进行考课,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⑨③"今欲"三句:对官吏进行考课,目的是要将清正廉明、卓有才干者选拔出来,委以重任。但如果对大小官吏都进行考课,则势必按官职的高低分成九个等级(古时官阶为九等),这样就使考课显得颠倒错讹,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还不如不考课来得方便。

⑨④"有功有罪"二句:官吏在任上是有政绩还是犯有错误,他的上级都可以举报出来。举刺,举善除恶,《宋史·职官志》:"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 ⑨⑤其长为将安用:(地方官吏们)的长官还有什么用处呢。 ⑨⑥"惟其大吏"二句:只有那些大官,没有官吏是他们的上级(指直接受皇帝控制)。 ⑨⑦课之所宜加:应该(由朝廷)对他们进行考课。 ⑨⑧整齐:有秩序,此指官吏们有罪有功都可以看得出来。 ⑨⑨尽其能否而不谬:详细地考察他们(大官吏)贤能与否,不至于有差错。谬,谬误,差错。 ⑩⓪"守令丞尉"二句:守,郡守,州府的行政长官。令,县令,一县的行政首脑。丞,县令的助手。尉,县尉,管一县治安的官吏。不肖,没有才德。莫之辨,分辨不清。 ⑩①"夫守令丞尉"四句:搞不清楚守令等官吏们是不是贤能有才干,是因为人浮于事,每个官员的职责不分明。职责不分明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使他们分工合作)。咎,失误,过失。 ⑩②寄之以一路:将没有统一领导的官吏任命到一个行政区去。寄之,委任他们。路,宋时行政区划。 ⑩③"古之考绩者"三句:司会,古官名,其职

权相当于后来的尚书省,官吏的政绩功过一般都由该机关具体审核,然后上报皇帝。　⑩御史:即御史台,古官名,其职权历代略有变化,大致相当于副丞相,审核官吏政绩为其职权之一。中外之官,指朝中官吏(即京官)和朝外官吏(即各州郡长官)。　⑩考课之司:专门考察官吏政绩得失的机关。　⑩中丞:官名,御史下面的两个副职,一为御中丞,一为中丞,具体对御史大夫负责。⑩“而属官之中”三句:属官,副官,附属的官吏。专治其事,专门来处理这一类事情。　⑩“因其罢归”二句:(没有政绩的)就罢去其官职,让他解职归田,以示惩处。(政绩显赫的)将他们的事迹上奏皇帝,以便将来赏赐。　⑩“其非常之功”三句:偿,抵偿。此指对功过作奖惩。即对政绩特别突出的官员,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的赏赐。对罪大恶极的人,则从重处罚,使官吏们知道朝廷赏罚分明。职司,即司其职务的官吏。　⑩依违:违法乱纪。“依违”此处为偏义复词,主要是“违”的意思。　⑪不妄:不虚妄,切合实际。　⑫臣妾其境内:像主人对待男女奴婢那样,统治其封地。即完全统治其封地,在封地内建立起一套君主制的统治秩序。臣妾,男女奴婢。此作动词用。　⑬“而卿大夫之家”句: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家”,也有一套君主式的统治秩序。其下属之人也对卿大夫称臣。　⑭陪臣:指诸侯国君的下属和各国卿大夫的家臣。因为诸侯和卿大夫都是王(天子)的臣子,所以他们的家臣就称重臣,即陪臣。　⑮生杀予夺、富贵贫贱:掌握着生死富贵的大权。生,使之生。杀,使之死。予,给予。夺,取走。富贵,使之富贵。贫贱,使之贫贱。　⑯皆自我制之:都由我(诸侯或卿大夫)一个人说了算。制,控制,把握。　⑰犹有相君之势:还存在着像对待君主一样对待上级的样子。　⑱谁曰不然:谁说不应该是这样呢。不然,不如此,不这样。　⑲“自太祖受命”四句:受命,承天命而统治天下。宋朝以前,六部中的正官由皇帝任命,其下的官吏,则由正官举荐。宋太祖革其旧制,所有官吏都必须由

吏部任命,由户部具体发放俸禄,吏部、户部直接受皇帝控制,这样,实际上就由皇帝来掌握任免官吏的大权了。 ⑳“不忧其有所不从”二句:(对小吏)不担心他们不听从大官僚的话,却怕他们太听话了。从之过,听从上级的命令太过份了。 ㉑唯唯不给:应命不暇。唯唯,答应的声音。不给,供应不上,此指来不及。㉒曲随谄事,助以为虐:曲意逢迎,谄媚上级,帮助他们干坏事。㉓中立而不挠者:不做好事也不随贪官污吏做坏事的官吏。不挠,不变形,此指不改变自己心志去做坏事。挠,弯曲,变形。㉔易以为奸:容易做奸邪害人的事。 ㉕“朝廷所恃”五句:指朝廷用礼义廉耻等儒家礼法来约束他们(小吏)。厉其廉隅,使其棱角分明,品行耿介不阿。廉隅,棱角。全其节概,使之保全节操和气概。 ㉖安可薄哉:怎么可以对他们很轻薄呢。薄,指礼数不周或俸禄不丰。 ㉗不敢抗而已:不敢公然对抗或不服从命令就可以了。抗,违抗,不服从。 ㉘通名赞拜,趋走其下风:通报姓名登门拜访。毕恭毕敬,紧随其后。赞拜,古时朝见天子,司仪官通报礼节为赞拜,此指僚属拜见其上级。下风,风向的下面,指跟随在别人的后面。 ㉙儆大吏之不法者:警告行为不合法的大官僚。儆,告戒使不致犯法。 ㉚“臣闻”二句:为天下者,治理天下的人,统治天下的人,即皇帝。必有所不可窥,一定有深不可测的统治之术,即不可告人的统治方法。 ㉛“是以”至“惟圣人为能然”句:所以说如果天下出现紧急情况(百姓起义、将领叛乱、外敌入侵等),朝廷也用不着临时任用一直没有重用的人,而且也不让天下心存异志的人乘机发难夺取他们奢望的禄位,这只有圣贤的统治者才能做到。 ㉜缓急足以使之: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足以任用。缓急,偏义复词,主要是急的意思。 ㉝“传曰”至“所养非所用”:原文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文字略有出入。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国家太平时,皇帝用高额俸禄豢养文臣。一遇国势危急,就用武将去冲锋陷阵。紧急时所用之人,不是平时

所养所重之臣。平时所养之臣,不是急时任用之人。 ⑭购方略,设武举:寻求御敌的方法和谋略,开设武举。武举,国家选拔武将的科举。宋朝对武将不重视,武举也时设时停,一直未能正规下来。宋仁宗天圣年间设武举,先试骑射,再试弓马,最后试兵法。下文所举以弓马得者,以策试得者,即是说应试武举的人通过这些形式得到官位。 ⑮"使天下"二句:屠沽健儿,出身低微粗陋的健壮小子。屠沽,屠户和卖酒的人。徒手,空着手。攫(jué)取,夺取。 ⑯斗升之禄:一斗一升米粮的俸禄,代指低微的官职。⑰天下有以窥朝廷也:天下人有可以窥伺朝廷的办法,暗指谋反以推翻其统治。 ⑱"曩之所谓"二句:曩,从前。战胜而善守者,英勇善战而又擅长防御的将领。战胜,每战必胜。亡矣,死掉了。⑲为之新制:给武举定下新的规章制度。 ⑭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能拉开强弓,举起重物,粗笨有力的小市民。市井,集市,城镇。粗材,粗鲁的人。 ⑭"亦皆记录章句"二句:都只不过是背诵下了古代兵书中的词章和文句而已,丝毫没有实用价值。记录章句,此处主要指兵法书籍上的章句。区区,极言其小,不重要。⑭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没有考中的人,免不了要去做别人的隶从护卫。第下者,即下第者,没有被录用的人。隶役,从事奴隶的劳动,指给别人出力以谋生,此处主要指以武艺为人役使。 ⑭贪污无行之徒:贪赃枉法,没有德行的人。 ⑭耻不忍就:认为可耻并且不愿意参加武举。就,靠近,接近。这里指参加武举。⑭有司试其可者:经官场考试合格的人。可者,得到肯定的人,即被科举考试录取的人。 ⑭亲策之:亲自用兵法策略来考他们(即前文所谓"可者")。策,策试。 ⑭出入险阻:到艰苦而险要的地方去,代指到战场上去征战杀伐。 ⑭待以不次之位:给他们授予显要的官职。不次,不按正常的秩序,即突破正常秩序授予官位。 ⑭试以守边之任:用守卫边境的重任来考察其才能。⑮制科:封建时代科举形式的一种,指不受科试时间限制,专门为

招揽特殊人才而设的临时科举考试。 ⑮法不足以制天下：法律是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的。苏洵此语体现了中国古代以人治为主，不重视法制的统治特色。 ⑮天下斯欺之矣：全天下的人都钻法律的空子。欺之，欺负它，之，代“法之所不及”，即钻法律不周密的空子。 ⑮济之以至诚：任用有至诚之心的官吏来补法律的不足。至诚，指有至诚之心的官吏。 ⑭奉法供职无过而已：遵守法律有关规定，完成职权以内的事务，力图不犯错误而已。⑮有所建明：有所建树或者发明。 ⑯两府：宋代沿用唐五代旧制，以中书省为文治之所，枢密院为武治之所，分掌国家文武事务，号为两府。 ⑰交于门：相互往来。 ⑱习知其为人：彼此熟悉对方的为人。 ⑲“意将以杜”句：其用意是想杜绝两府官员们相互拜访（以图谋不轨）的私情。告谒，告，通报。谒，拜见。⑯“君臣之道”至“是以”句：做皇帝跟做大臣不一样，大臣们自己应该彼此防范，皇帝则无须对臣子设防，这样就会使君臣之间关系融洽，没有隔阂。 ⑯“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二句：如果相信两府、两制的官员们是忠心耿耿的话，就没有必要限制他们行动的自由。两制，内制和外制。宋代翰林学士兼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圣旨）称内制，他官（如中书舍人）加制知诰官衔为皇帝起草诏书称外制，二者合称两制。请属，请求皇帝的吩咐。属，嘱咐，此指皇帝的命令。 ⑯无所致其私意：没有地方来表达他们的私情。所，处所，场所。致，表达，说出来。 ⑯封弥誊录：宋时科举制度，考试结束后，由考官将考生答卷上的名字密封起来加以抄录，然后送交皇帝。 ⑯亲往莅之：亲自去监督。莅，到……去。⑯“凛凛然如鞫大狱”二句：威风凛凛的像断重大案件一样，使（考官和复查的官员）都不知道是哪位考生的试卷。鞫（jū），审问。⑯宜不忍负：应该不至于辜负皇上对他们的信任。 ⑯赫然震威：威风凛凛，不容侵犯，形容天子的威仪使人震怖。 ⑯重足而立：叠足而立，形容恐惧到了极点，不敢稍微挪动一下脚步。

⑯想闻：估计，听说。苏洵此时还未去京城应试，所以这么说。⑰倜傥非常之士：洒脱俊逸，才能出众的人。 ⑰名器：名，名位爵号。器，代表名位爵号的实物，是古时任用官吏的凭证。这里借代官位。 ⑰"人之不可以"句：一个人的禀性如何，不能单凭一天的科考，在考卷上就看得出来，这是历久经验之谈。 ⑰第之：录取他们。第，科举中被录取称及第。第之，即使之及第，被录取的意思。 ⑰大异不然者：完全与他们在科举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即名不副实。指考生只有书本知识而无真才实学。⑰"今进士"三句：释褐，指脱去粗布衣服，换上官服，指代做官。卿相，公卿和丞相，代指高官。 ⑰"且彼"二句：况且那些人凭藉在科举考试中一天之内发挥出色，换来终身富贵荣华。一日之长，指在一天的科举考试中获胜。擅，获得。 ⑰如有所负：好像上天对他们（考中进士者）有所施与，有所恩赐。 ⑰"则虽天下"二句：那么，即使是天下俊杰，也会松懈怠慢而不修身正己。怠而不修，放松，不严格要求。 ⑰按：查办。 ⑱尊尊相高，贵贵相承：尊重尊长的人使他们的地位显得更高，看重富贵的人，使他们的优越感代代相传。句中第一个尊和第一个贵都作动词。⑱太山乔岳：太山，即泰山，五岳之首。乔岳，高耸的山岳。乔，高耸。 ⑱非扳援所能及：不是靠徒手攀登就能到达顶峰的。扳援，即扳缘，向上爬。 ⑱出群之才：超出众人的杰出才能。⑱觊觎（jìyú）：希望得到。 ⑱"斐然"句：斐然，神采昂扬的样子。公卿，王公大臣，指代高官。 ⑱侥幸而无难：凭偶然的机会获得成功没有什么困难。 ⑱"苟优与"二句：如果给予他们一个官职，就足以作为对他们一天发挥优良（指科举考试合格）的回报了。优，丰厚。优与，相当于授予。 ⑱非举不入：没经过举荐就不选入。举，被别人举荐。 ⑱其安以入为：何必让他们进入呢。入，此指入选馆阁台省等显职。 ⑲重朝廷：重视朝廷，即提高朝廷的威望。 ⑲相观于人而已：只要看一看国家大

臣是否贤明有才干。人,朝廷任用的人,即朝臣。 ⑲"使之常有所忌"四句:之,此指敌国,主要是指与北宋相峙的辽、西夏。忌,顾忌,担忧。发,发作,即挑起事端。恃,凭藉,依靠。 ⑲敢以烦言以渎乱吾听:用烦乱的言语使我的听觉混乱,即用威胁性的语言使我国感到不安。渎(dú)轻慢不敬。 ⑲"敌国有事"二句:敌对国家有意挑起事端(即对我发动战争),我们就用将领去对付它。 ⑲相观以使:以使臣的往来察看虚实。使,使臣。⑲必均而已矣:一定要机会均等。均,指同等的出使别国的机会。⑲"其专对"二句:专对,出使时随机应变。捷给,敏捷地答辩,即辩才无碍。专对、捷给与勇敢等,都是出使敌国时必须具备的素质。学致,通过学习所能够获得。 ⑲必使强之:一定要用出使来强迫他们(那些没有外交才能的官员)。 ⑲仓皇失次:惊慌失措。失次,举止言辞失去次序。 ⑳专之:专门委派给他(可以安国家,利社稷的外交家)。 ⑳"一摇足"二句:使臣动一动脚,旁边的随从立即将它记下来。辄,立即,就。 ⑳安所效用:哪里可以得到发挥呢。效用,运用才能为他人效力,发挥才能。 ⑳樽俎谈燕之间:在筵席上随便谈笑。樽,酒杯。俎(zǔ),古时祭祀时盛牛羊的器皿。樽俎,代指酒宴。谈燕,随便交谈。 ⑳尚不能办:尚且不能够自由自在。办,办理,处理,此指随心所欲地交谈。⑳惟其可者:只任用那些可以胜任的人。 ⑳言语之间:外交场合。因为在外交场合下对人的语言能力要求很高,所以这么说。⑳败吾事:致使我国的外交失败。 ⑳有所施:有施展其才华的地方。 ⑳以辞免:用言辞来推托。 ⑳缓急:偏义复词,意重在"急",指仓猝间发生的紧急事变,像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等。㉑死地:必死之地,指代十分危险的地方。 ㉑刑之有赦,其来远矣:刑罚当中有赦免罪行的规定,它的渊源很久远。 ㉑周制八议:周朝的法律制度中有八种人犯罪可以通过商议而获得赦免。这八种人指亲(亲友)、故(故旧)、贤(贤哲)、能(有能力)、功(有

功)、贵(显贵)、勤(勤劳)、宾(客人)。 ⑭肆赦:即大赦。封建社会中皇帝在进行庆典或祭祀活动时,往往施行大赦,赦免罪人,以示推恩天下。 ⑮盗贼污垢之后:指镇压百姓的起义之后。盗贼,封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蔑称。污垢,玷污,此指农民起义打乱了固有的封建秩序。 ⑯沛然洗濯于天下:清洗干净天下所有的污垢,即用全新的政策来统治天下。这里主要是指用大赦或与民休息等方法来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获得暂时的平安。 ⑰因郊而赦:因为进行郊祭而实施大赦。 ⑱凶民:凶恶的百姓,指故意违法乱纪的人。 ⑲可以逆知而侥幸:可以预料得到并希望能因大赦而侥幸免罪。 ⑳不敢趑趄(zījū):不敢往前走,指不敢做违法的事。趑趄,想往前走又不敢走。 ㉑何利于此:造成这种局势会有什么好处呢。 ㉒糜散帑廪(tǎnglín):消耗国家的钱财和粮食。糜散,浪费掉。帑,国库的钱财。廪,粮食。 ㉓民之不聊生:即民不聊生,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㉔少恩:(皇帝对天下人)恩情减少。 ㉕因以为词而生乱:以这个(不大赦散钱粮以赏)作为借口而发动叛乱。 ㉖此其所以重改也:这就是为什么重视(不轻易)改变(传统)。 ㉗"盖事"二句:如果有些事情不能够更改,就不努力去改变它,必定会给将来造成很深的积患。 ㉘大号:大型号令,即告示天下。 ㉙郊之赦与军士之赐:进行郊祭时实施大赦以及对军士实施赏赐。军士之赐,给士兵们一定的钱粮财物。 ㉚凶残之民:凶恶的贼民,指罪人。 ㉛"知吾"二句:知道皇上将会大赦,就去触犯法律。 ㉜贼害:残害,伤害。 ㉝郊之岁:举行郊祀的那一年。 ㉞晏然不知:平平静静丝毫不知道(大赦和赏赐的减少)。 ㉟姑息天下而安反侧:使天下人平安无事,反复无常的人也安定下来。姑息,本指无原则地宽容,这里指平静没有声息。安,使安定。 ㊱四方无虞:四方太平。无虞,没有值得担忧的。 ㊲啖(dàn)骄兵:喂养骄横的军人们。啖,吃。这里指豢养。 ㊳乘之以饥

馑：天荒相乘，即正逢荒年。　㉟犹有及乎：还能赶得上吗，还来得及吗。及，接近，赶上。　㉠疏贱而无嫌也：（跟统治者）关系很疏远，出身卑贱，因而没有什么顾忌。无嫌，没有顾忌。㉡其言公：他们的言论很公正。　㉢无爱惜顾念于其心者：内心没有什么东西使我爱念舍不得放弃。其，苏洵自指。　㉣僭言之：越过卑微的地位将话说出来。　㉤"陛下擢用俊贤"三句：擢(zhuó)用，提拔。俊贤，贤德而有才干的人。思致太平，想治理成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　㉥事垂立而辄废：事情刚刚开始兴起，就被废除掉了。垂，将近，将及。垂立，指事情刚刚开始。㉦旋去：旋即被革除了。旋，旋即，马上。去，摒去。　㉧"则今"二句：今之在位者，指当政的官员们。足以有立，足以有立功之地，即能够为国效力，有所作为。　㉨亵狎戏嫚(màn)：泛指轻慢不认真的行为和态度。　㉩"而谗言"句：谗毁的言论、邪恶的阴谋等能够传到皇帝那里去的原因。朝廷，代指皇帝。　㉪耳目玩弄之臣：即弄臣，专供皇帝玩乐的人。　㉫为赂者络绎于道：对（宦官）进行贿赂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络绎，前后相连不断，此指遍地都是。　㉬"间关"句：叽叽喳喳地挑拨离间，使贤能的人意见不合。间关，象声词，鸟鸣声。龃龉(jǔyǔ)，牙齿不齐，引申为意见不合。　㉭去而疏之：离开他们（宦官），疏远他们。㉮痛伤之：对这种情况痛心疾首。痛，深表忧虑。　㉯"盖东汉之衰"至"过于"句：阳球，东汉时一位敢于严格执法的官吏，曾法办专横弄权的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在他依法杀死王甫示众时，曹节跑到皇帝那里说："阳球是个非常残酷的家伙，千万不可以用他作司隶一类的官！"汉灵帝听信曹节谗言，不久即找借口将阳球杀害，宦官于是更加横行霸道了。　㉰"其后"二句：窦武，东汉扶风平陵（今甘肃武威）人，其女为汉桓帝皇后。窦武因密谋诛灭宦官被曹节等杀害。苏洵这里说他在曹节之后，是误记。何进，汉时宛（今河南南阳）人，其妹为灵帝皇后，也是因为谋划杀宦官因事不密

而被害。 ㉕扫地而不可救:完全垮掉以至不能挽救了。扫地,比喻名誉、威信等完全丧失。 ㉕“刀踞”句:刀踞之余,指代宦官。古时宦官必须施以宫刑(割去生殖器)。因此宦官被称刀踞之余(经过刀踞之后所剩余的东西)。 ㉕闱闼扫洒之勤:在宫殿中从事清洁卫生一类的工作。闱闼(wéità),宫中的门,代指宫殿。扫洒,扫地和洒水,代指打扫清洁卫生。 ㉖嘉谟(mó):好的计划。谟,计划,策略。 ㉖不胜大愿:不能再大的心愿。㉖曩臣所著二十篇:二十篇,指苏洵《几策》、《权书》、《衡论》等,二十篇文章。 ㉖迂阔:迂腐,不切合实际。 ㉖“贾谊之策”至“而施”句:主父偃(前? —前126),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有纵横之术,曾上书武帝,建议武帝允许各诸侯将封地再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以减弱诸侯的力量,得到武帝的采纳。在主父偃之前,汉文帝时贾谊也曾有此建议,可惜不为文帝所用。 ㉖忽之:忽略它。之,指这一上书。 ㉖效其所见:验证我所说的话。效,效验,验证。 ㉖宽之:宽恕我(说了这么多不中听的话)。㉖诚惶诚惧:即诚惶诚恐,万分恐惧的意思。

〔讲评〕

本书作于仁宗嘉祐三年(1058)。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向朝廷推荐苏洵,两年后,朝廷召苏洵到舍人院进行制科考试。苏洵以病辞,拒不就试,并写下这篇《上皇帝书》,给仁宗皇帝提出十条施政纲领,力主革新吏治,奋发图强。第一条,严格吏制,削除冗员,任用贤能。第二条,铲除特权阶层,废除任子之风。第三条,严考在职官吏政绩,奖功惩过。第四条,儆大官吏之不法,树立朝廷威望。第五条,恢复武举,重武强国。第六条,信任两制大臣,使各尽所能。第七条,严格科举,杜绝侥幸之心。第八条,慎任使者,使不辱命。第九条,改大赦之政,聚财富国。第十条,疏远奸佞,断绝祸国根源。作者于北宋承平日久,民情趋惰,国家积贫积弱之时,

作者大声疾呼，极言苦谏，孤耿可见。书中所论，多切中时弊；所献对策，也多为可行之计，对一布衣而言，诚难能可贵。明人茅坤就曾说："而中间指陈时政处，又往往深中宋嘉祐间事宜。老泉一生文章政事，略见于此矣。"(《唐宋八大家古文钞》)只可惜人微言轻，不为当道所重，徒使后人对书长叹。同年，王安石也有上仁宗皇帝书，提出变法主张。比较苏、王二书，可知他们革新政治主张之不同。再者，从苏、王等人亟亟上书，也可以想见当年政弊已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与梅圣俞书

圣俞足下：揆间忽复岁晚[1]，昨九月中尝发书，计已达左右。洵闲居经岁[2]，益知无事之乐，旧病渐复散去。独恨沦废山林[3]，不得圣俞、永叔相与谈笑，深以嗟惋[4]。

自离京师，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见遗[5]，以其不肖之文犹有可者，前月承本州发遣赴阙就试[6]。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7]？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8]，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才[9]，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10]，逐队而入[11]，屈膝就席，俯首据案[12]。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13]，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14]，以穷其所不知邪？

且以永叔之言与夫三书之所云[15]，皆世之所见。今千里召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16]。昨适有病，遂以此辞。然恐无以答朝廷之恩，因为《上皇帝书》一通以进[17]，盖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圣俞当见之否？冬寒，千万加爱。

〔注释〕

①揆(kuí)间：算一算。揆，度，计算。　②经岁：经年，终年。　③沦废山林：沦废于山林，意谓没有出仕，穷困潦倒于山野之间。　④深以嗟惋：深感惋惜。嗟，嗟叹，叹息。　⑤朝

廷尚未见遗:即尚未被朝廷遗忘。见遗,被遗忘。 ⑥赴阙:到京城去。阙,宫门两边的望楼,代指京城。 ⑦仆:我,苏洵自谦之词。 ⑧有司之尺度:指官府科举考试的各种规矩和要求。⑨茂才:茂才异等的省称,宋代科举分类中的一种。苏洵在庆历间曾举茂才异等,但未被录取。 ⑩东华门:当时京城汴京皇城的东门。 ⑪逐队:列队,依次。 ⑫据案:靠着几案,即坐在几案边。 ⑬今齿日益老:如今年龄更大了。齿,年龄。 ⑭弄其文墨:摆弄他们的文字和笔墨,指随意胡乱评点。 ⑮"且夫"句:永叔之言,指欧阳修所上的《荐布衣苏洵状》。三书,指作者呈给欧阳修的《权书》、《几策》、《衡论》三书。 ⑯苟进:冒然求得仕进,轻易入仕。 ⑰因为《上皇帝书》一通:于是写了一篇《上皇帝书》。因,于是;为,指写作;一通,一篇。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三年(1058),在《上皇帝书》后不久。梅圣俞即梅尧臣(1002～1060),宋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以父荫补河南主簿,仕途偃蹇,直至皇祐三年(1051)召试,才得赐进士出身。后因欧阳修推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与欧阳修同为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领袖。苏、梅二人同受欧阳修知遇,而且梅尧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求官之中度过。经历颇为相似,又以文章相互倾慕,交契自然深厚。对自己入仕之艰、心中不平,苏洵在这位可谓同病相怜的友人面前毫无隐瞒,尽吐胸怀。信中,作者向友人解释自己不赴舍人院就试的三方面原因:首先,科举考试使士人折节名利场中(从旧年举茂才异等就试时情景可见),自己多年息影山林,一旦求仕于科场,岂不为山林之士耻笑!其次,考官无识才之能,强不知以为知,胡乱圈点其文,不仅及第无望,且反有受辱之虞。最后,自己的才能都已表现在《权书》等三组文章及欧阳修的荐辞之中,朝廷尚且召试,说明并非真正信任,此时仓

猝就试,难受重视。作者在信中虽然只是解释自己不愿就试的原因,从中却可看出宋朝科场之弊。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苏洵也向欧阳修解释过不愿就试的原因。二书相互参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作者的心情。

答雷太简书

太简足下[①]:前月辱书[②],承谕朝廷将有召命[③],且教以东行应诏。旋属郡有符[④],亦以此见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当[⑤],遂以疾辞,不果行。计太简亦已知之[⑥]。

仆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⑦]。自以闲居田野之中,鱼稻蔬笋之资足以养生自乐,俯仰世俗之间[⑧]。窃观当世之太平[⑨],其文章议论,亦可以自足于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⑩],以自取轻笑哉?然此可为太简道,不可与流俗人言也。

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⑪],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⑫]。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⑬]?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⑭],又何足信邪?恐复不信,只以为笑。

久居闲处,终岁幸无事。昨为州郡所发遣,徒益不乐尔[⑮]。杨昊至今未归[⑯],未得所惠书[⑰]。岁晚,京师寒甚,惟多爱。

〔注释〕

①太简:雷简夫,字太简,同州郃阳(今属陕西)人,初隐居不仕,后因杜衍推荐出仕。先后为秦州观察判官,知坊州、阆州、雅州等地。雷简夫曾向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苏洵。　②辱书:辱没您来信。辱,辱没,有辱,表尊重。　③“承谕”句:承谕,

承蒙告诉我。承,承蒙,表尊重。谕,使明白,告诉。召命,征召的命令,指朝廷用诏书征召。 ④旋属郡有符:不久就接到州府的命令。符,命符,即公文,公告。 ⑤不足以当:承担不起,不敢当。 ⑥计:估计。 ⑦非固不求仕:不是一定不愿出仕做官。 ⑧俯仰世俗之间:随俗从流,或俯或仰,即与世沉浮的意思。 ⑨窃观:偷偷地观看、审视。这里指私下里评论。 ⑩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自己委曲自己,去参加科举考试。有司之权衡,官府的评定,指在科举中由官方定应试文章的好坏、甲乙等级。 ⑪不自求出之于世:不愿意将所作关于当世的文章拿出来,让世人知道。 ⑫以为可进而进之:认为可以进献给皇帝,于是就呈献了。进,指进献给皇帝。 ⑬何所事试:即所事试何,与考试有什么相干。指如果相信其才能的话,就不应该再搞考试一类的活动。 ⑭一日仓卒之言:指考场中在一天的时间里所作的文章。仓卒,匆忙,指在考场中匆匆忙忙。言,此指考场中所作文章。 ⑮徒益不乐:白白增加不愉快。益,增加。 ⑯杨旻:其人不详,从文中看,应该是蜀人,正从雷简夫处给苏洵带信。 ⑰未得所惠书:没有收到您给我的信。惠,惠赐,此指对方的来信,用"惠"表示尊敬。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三年《上皇帝书》后不久。雷太简即雷简夫,是最初赏识苏洵之人,曾致书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向他们推荐苏洵,称苏洵有王佐之才,不仅为西南之秀,而且是天下奇才,雷、苏二人关系十分密切。在雷太简得知苏洵将被朝廷征召的消息后,即写信告诉他,劝他应召。这封信是苏洵对好友关怀之意的答复。书中陈述了自己之所以不应召的原因,表示自己不是一定要出仕,也不是一定不要出仕;出仕不出仕的原则是行道,而不在苟且进身,自己决不愿为出仕而委曲求全,参加繁复的科举考试。全文简

短明晰,文风劲爽,有理有情,体现了苏洵的傲岸性格。跟《与梅圣俞书》相比,虽然二信都是向友人解释为什么不就舍人院考试,但前书注重在揭示科场之弊,此信侧重于申述己志。两相参照,可以更加深透地理解作者的心情。

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洵启：夏热，伏惟提举内翰尊候万福[1]。向为京兆尹[2]，天下谓公当由此得政；其后闻有此授[3]，或以为拂世戾俗[4]，过在于不肯卤莽[5]。然此岂足为公损益者？

洵久不奉书，非敢有懈，以为用公之奏而得召[6]，恐有私谢之嫌[7]。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8]。恐听者不察，以为匹夫而要君命[9]，苟以为高而求名[10]，亦且得罪于门下，是故略陈其一二，以晓左右[11]。

闻之孟轲曰："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12]洵之所为欲仕者，为贫乎？实未至于饥寒而不择[13]。以为行其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将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谓富贵高显而近于君，可以行道者，莫若两制；然犹以为不得为宰相，有所牵制于其上，而不得行其志；为宰相者，又以为时不可为，而我将有所待[14]。若洵，又可以行道责之邪[15]？

始公进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16]，凡七百余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节目期限[17]，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数月而至京师；旅食于都市以待命[18]，而数月间得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使诸公专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为不谬，可以及等而奏之[19]，从中下相府[20]，相与拟议，又须年载间；而后可以庶几有望于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为矣[21]。人皆曰求仕将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于为贫，是二者皆无

名焉，是故其来迟迟，而未甚乐也。

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22]。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阕[23]，亦不可不与之俱东。恐内翰怪其久而不来，是以略陈其意。拜见尚远，惟千万为国自重。

〔注释〕

①提举：官名。欧阳修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二月，免去开封府知府职务，转给事中，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故称提举。②京兆尹：京兆，汉唐时的长安(今西安)称京兆，此处借指汴京。尹，知府。欧阳修曾于嘉祐三年(1058)，被任命为开封府府尹一职。　③得政：获得政望，指卓越的政绩。此授，指欧阳修被任命为转给事中等职。　④拂世戾俗：与世俗不相合。戾：乖张。⑤卤莽：粗卤，草率，此指大胆行事。　⑥用公之奏而得召：因为大人您的上奏，才得到天子的诏书。嘉祐初苏洵先被益州知府张方平推荐给欧阳修，并为他备办行装，使入京师拜见欧阳修，欧阳修一见其文，即认为很好，于是上奏皇帝。仁宗于嘉祐三年十一月，下诏，要苏洵到京师进行制科考试。　⑦私谢之嫌：宋时因怕考生与座主(主考官)结成同党，不允许考生在录取后向座主谢恩(即私谢)，因此规定考生被录取后，一律向皇帝谢恩。苏洵因是欧阳修举荐的，所以也不能私谢。　⑧必致之：一定要招到京师去。　⑨要君命：对皇帝的命令还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要，要挟，强迫。　⑩以为高而求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以博得名声。⑪晓左右：晓谕您的左右侍从。左右，指左右的侍从，实际是代指对方，用左右代指对方以示尊重。　⑫"闻之孟轲"三句：原文见《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出仕不是因为贫困，而在行道以济生民；但有时因为贫困而出仕，也是可以的。　⑬饥寒而不择：因为生活困顿而不择手段。饥寒，指生活艰难；不择，不进行选择。
⑭"为宰相者"三句：时不可为，当时的形势使人很难有所作为，即

时机不成熟，难以施展才华。有所待，有所等待，指等待施展报负的时机。 ⑮可以行道责之邪：难道能够拿行道来要求吗。 ⑯“自丙申之秋”句：丙申，即丙申年(1056)，宋仁宗嘉祐元年。戊戌为嘉祐三年(1058)。 ⑰节目期限：节目，名目手续。期限，时间。 ⑱待命：此指等待召见或考试的命令。 ⑲可以及等而奏之：(考官们)认为可以给予一定的等级(指成绩合格，进行甲乙分类)，然后上奏皇帝。 ⑳从中下相府：从禁中下移到宰相府。此指皇帝将舍人院上奏的有关考试合格及任职材料交给丞相府商讨处理意见并具体执行。 ㉑以老而不能为矣：因为老弱而不能够有所作为。 ㉒沽名而有所希望：故意做作，以便获得名望，企图满足非份之想。沽名，施展手腕以获得声望。希望，有所图谋。 ㉓服阕：守孝已经完结。古礼规定在父母死后三年内必须守孝在家，三年期满称服阕。

〔讲评〕

本书作于嘉祐四年(1059)夏。嘉祐三年，朝廷因欧阳修举荐，召试苏洵于舍人院，苏洵以病相辞。半年后再召，苏洵才拟携二子入京。这封信就是作者在尚未动身之前，向既是好友，又是举荐自己的恩人的欧阳修解释不愿进京应试的原因。苏洵对自己长时间没有与欧阳修通信略作解释，随即说明自己辞召的原因：其一，古人有君子“忧道不忧贫”之说，自己多年求道，此次出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想行道。应召就试，即使录取，授以微职，也不足行道。其二，朝廷办事效率极低，从欧阳修的上书推荐到下诏征召，花了三年的时间，如果按照常规由考试入仕，自己年事已高，想靠磨勘累迁达到行道的目的，将“以老而不能为矣”，更何况重臣如两制、宰相也难于行道！短短一封书信，却表达了作者的内心苦闷和拳拳用世之心，同时揭示出封建王朝机构之臃肿，效率之低下，及其压抑人才之本质。语言斩截，感情充沛，郁悒不平之气透纸而出！

与杨节推书

洵白：节推足下[1]，往者见托以先丈之埋铭[2]，示之以程生之《行状》[3]。洵于子之先君，耳目未尝相接[4]，未尝辄交谈笑之欢[5]。夫古之人所为志夫其人者[6]，知其平生，而闵其不幸以死[7]，悲其后世之无闻，此铭之所为作也[8]。然而不幸而不知其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铭之实，则亦不得不铭。此则铭亦可以信《行状》而作者也[9]。今余不幸而不获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铭者，正在其《行状》耳。而《状》又不可信，嗟夫难哉！

然余伤夫人子之惜其先君无闻于后[10]，以请于我；我既已许之，而又拒之，则无以恤乎其心[11]。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铭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12]，兹亦足以不负子矣，谨录以进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状》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后。

凡《行状》之所云，皆虚浮不实之事，是以不备论[13]。论其可指之迹，《行状》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恸以卒。"夫子夏哭子，止于丧明，而曾子讥之[14]，而况以杀其身[15]，此何可言哉？余不爱夫吾言[16]，恐其伤子先君之风。《行状》曰："公戒诸子无如乡人父母在而出分。"[17]

夫子之乡人，谁非子之宗与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于皆然，则余又何敢言之？此铭之所以不取于《行状》者有以也，子其无以为怪。洵白。

〔注释〕

①节推：节度推官的简称，是节度使的幕僚。　②先丈之埋铭：已故父亲的墓铭。先丈，称别人已故的父亲。埋铭，即墓铭，刻在随葬器物或碑石上，记述死者生前功德的文字。　③"示之"句：指一位姓程的书生为杨节推父亲写的行状。程生，其姓名生平不详。行状，记述死者生前行事的文字。　④耳目未尝相接：没有见过面。　⑤辄交谈笑之欢：结交成为朋友的意思。谈笑之欢，指朋友之间的说笑。　⑥志夫其人：记录某人的生平事迹。志，记录，这里主要指做墓志一类的文字。　⑦闵其不幸以死：为他的不幸死去感到悲伤。闵，怜悯，此指悲伤。　⑧铭之所为作：为什么写作墓铭的原因。所为作，写作的原因。　⑨"铭亦可以"句：信从《行状》所记录的事实也可以写作墓铭。作，撰写，写作。　⑩无闻于后：死后没有名声。闻，闻名。后，死后。⑪无以恤乎其心：此指不愿意让他(指杨节推)感到失望。恤，体恤，安慰。　⑫不朽：指以行状、墓铭、碑碣等文字传之后代，使后人不忘，表达永垂不朽之意。　⑬备论：详细论述。备，详备，详细。　⑭"夫子夏"三句：子夏，孔子的学生，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长于文学。曾子，孔子的学生，武城(今山东赞县)人，以讲孝闻名。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文中称"子")死后，学生子夏经常痛哭，以至将眼睛都哭瞎了。曾子去安慰他，并说：我听说朋友的眼睛瞎了，所以来安慰安慰。子夏和曾子不由得都哭了起来，子夏还边哭边说，老天爷啊，我没有什么罪过啊！曾子立即止住哭，对子夏说：你怎么没有罪过！于是历数子夏三大罪状，其三就是因为孔子死去，以至使自己失明(眼睛瞎了，不能再继承夫子的遗志)。　⑮杀其身：伤身致死。杀，伤害。　⑯余不爱吾言：我不是吝啬我的笔墨文字，指不能为杨节推的父亲详细地作墓铭。爱，吝啬。　⑰"公戒诸子"句：公(指杨节推的父亲)曾告戒自己的孩子们，不要像同乡的人那样，父母健在时，就另外

分门立户。古时讲究封建家长制的大家族观念，父母在即分家与礼教不符。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四年冬。考苏洵《丹稜杨君墓志铭》文及《和杨节推见赠》诗可知，当时苏洵正携全家顺长江东下，准备出川后赴京。在江峡之中，苏洵与杨节推相识，并受杨节推之请，为其父写作墓志铭。由于苏洵未曾与死者谋面，不了解其生平事迹，只能凭藉他人（程生）所写的一篇《行状》下笔，加上《行状》多有失实，铭文难免简略，所以苏洵在写铭之后，特附此信讲明原委。信中指出写墓铭，是为了让死者永垂不朽，所以不能杜撰失真，有伤死者风仪。且将《行状》中失实之处略作指陈，以示已言之不妄。作者强调为文必须从实际出发，注重一个"实"字，这与他朴实的文风是一致的，因此本文也可视为苏洵文论的一部分。

上欧阳内翰第五书

内翰侍郎执事[1]:洵以无用之才,久为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尝见役于世。执事独以为可收[2],而论之于天子,再召之试,而洵亦再辞。独执事之意,叮宁而不肯已[3]。朝廷虽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4],而重违执事之意,譬之巫医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5]。自顾无分毫之功有益于世,而王命至门,不知辞让,不畏简书[6]、朋友之讥,而苟以为荣。此所以深愧于执事,久而不至于门也。

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盖亦乐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7]。执事之于洵,未识其面也,见其文而知其心;既见也,闻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进退出处之间有谒于执事[8],而执事亦不以称誉荐拔之故有德于洵。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9],而知其不欲为异[10]。其去不追,而其来不拒;其大不荣,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于心者,而执事举知之[11]。故凡区区而至门者,为是谢也。

《礼》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12]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13],盖为是也哉! 子思、孟轲之徒[14],至于是国,国君使人馈之,其词曰:"寡君使某有馈于从者。"[15]布衣之尊,而至于此,惟不食其禄也。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16],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17],不然,其将与

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18],此洵所以深自怜也[19]。惟所裁择。

〔注释〕

①侍郎:指欧阳修。欧阳修于嘉祐五年(1060)七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九月,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②可收:可以录用。收,指为天子所收录并加以任用。　③叮宁而不肯已:一再叮咛,不愿作罢。此指欧阳修一再举荐。叮宁,即叮咛。　④辱士大夫之列:指出仕为官,与士大夫相并列。辱士大夫,有辱于士大夫,意思是自己才德不够,却出仕与士大夫同列,使他们受辱,是作者自谦的话。辱,使受辱。　⑤捐一官以乞之:赠送一个官职给我。捐,捐献,即赠送。乞,给予,施舍。之,苏洵自指。　⑥简书:古时指在有征役时的临行告诫文书。《诗·小雅·出本》:"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苏洵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示自己不顾告诫及朋友的讥笑,应诏为官。　⑦"然君子"至"而或者"句: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是为了谋利,而是因为在天下人都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与之相交,能够体会到相知甚深的快乐。
⑧"不以身"句:不用自己是否能仕进的事来麻烦您。进退出处,仕途的进退。谒,拜见,此指求见请托。　⑨"一命而受之"二句:连最小的官职也接受下来,您也不认为是贪心。一命,古时最低级的官阶。受,接受。据《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曾经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心,知我贫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苏洵这里暗用其意,表达自己与欧阳修相知之深。　⑩不欲为异:不想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异,不寻常,此指过高的奢望。
⑪举知之:全部知道。举,全部。　⑫"《礼》曰"至"弗为服也":语见《礼记·檀弓下》,意思是出仕但没有得到君主的俸禄(未受君恩),君主馈赠东西就叫献;出使到别国时,称自己的国君为寡君;

国君死了,也不为他服丧。 ⑬以其身臣人:给别人做臣子。臣人,即臣于人,给别人做臣子。 ⑭子思:名伋,孔子的孙子,曾做鲁缪公的老师。 ⑮"其词曰"句:我们寡德的君主让我来赠些东西给您的侍从人员。原文见《仪礼·燕礼》。 ⑯以道取之:按古时的布衣之道来处理。道,古道,这里主要是指古时礼遇布衣的传统。 ⑰以宾客见:以客人的身份拜见。此指以朋友的身份相交往。 ⑱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跟您手下的随从人员一样跟在后面。下风,跟随在后面。 ⑲深自怜:深切地可怜自己。指自己不愿以一个小官吏的身份与欧阳修交往。

〔讲评〕

嘉祐五年(1060)八月,在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朝廷终于授予苏洵秘书省试校书郎的官职。此信就是受职后,写给欧阳修的。其感情十分复杂,把一再向朝廷举荐自己的欧阳修,一向视之为文章知己,心存敬佩。这次又因其推举而得官,更是感激不尽。可是朝廷未能破格重用,只不过"特捐一官以乞之"而已;虽然不屑微职,只因曾两次辞去朝廷诏命,这次授官,若再不就,不仅会被他人耻笑,以为有非份之想,恐怕也会让欧阳修在朝中难看,所以忍耻受之。对自己迫于无奈接受卑职深感惭愧,但对知心文友的积极推举,深致谢忱。同时着意申述自己"其去不追,而其来不拒。其大不荣,而其小不辱"的淡泊心态。作为文友,希望对方在自己就职卑官后,仍能以布衣之礼相待,而不看成下属官吏,生轻慢之意。字句之中,见出苏洵英雄失志而不辱志的情怀,读之令人感叹不已。

谢赵司谏书

洵启：向家居眉阳[①]，以病懒不获问从者[②]，常以为阁下之所在，声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为近，而洵独不能走二百里一至于门。纵不获罪，固以为君子之弃人矣。

今年秋始见太守窦君京师[③]，乃知阁下过听[④]，猥以鄙陋，上塞明诏[⑤]。不知阁下何取于洵也？洵固无取，然私独喜，以为可辞于世者，其不以驰骛得明矣[⑥]。

洵不识阁下，然仰闻君子之风，常以私告于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于当世，以遍致阁下之美[⑦]，所告者皆饥寒自谋不暇之人，虽告而无益。然犹以素不相识之故，得免于希势苟附之嫌[⑧]，是其不识贤于识也[⑨]。

今世之所尚，相见则以数至门为勤，不相见则以数致书为忠。夫数至门者，虚礼无用；数致书者，虚词无观。得其无用与其无观而加喜，不得而怒，此与婴儿之好恶无异，今阁下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则其去世俗远矣。

寓居雍丘[⑩]，无故不至京师。詹望君子[⑪]，日以复日。顷者朝廷猥以试校书郎见授，洵不能以老身复为州县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过望耳[⑫]。以阁下知我，故言及此，无怪。

〔注释〕

①眉阳：即眉州。　　②不获问从者：没有机会问候您的侍从

人员，即没有去拜见。不获，没有找到机会。　③太守窦君：姓窦的太守。　④过听：过问（我的事情）。指赵抃向朝廷推荐苏洵的事。　⑤猥以鄙陋，上塞明诏：指苏洵被诏入京就试舍人院制科，苏洵以老病推辞，并作《上皇帝书》一事。鄙陋，鄙贱粗陋的文字（指《上皇帝书》）。明诏，圣明的诏书。　⑥"以为可辞于世者"二句：认为被人称赞，并不完全靠自己四处奔走求得。辞，此指被别人称誉，赞颂。不以驰骛得，不靠走后门托关系来求得名声或利益。驰骛（wú），四处奔走求助。　⑦遍致阁下之美：到处宣传您的美德。遍致，广泛地宣传。美，美德，优良品质。　⑧希势苟附：希图权势，以便依附。希势，图谋权势。苟附，苟且依附。⑨是其不识贤于识也：这样的话，不认识您比认识您更好。⑩寓居雍丘：寓居，寄居，暂时借居。雍丘，地名，在今河南杞县。嘉祐初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时，有一段时间曾寄居于雍丘。苏洵任职后，举家出蜀，估计曾再次居于此地，故有此语。　⑪詹望：仰望。詹，通瞻，仰望的意思。　⑫过望：过份的企盼，即奢望。

〔讲评〕

此书作于嘉祐五年（1060），在苏洵任秘书省试校书郎之后不久。赵司谏，即赵抃，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嘉祐五年，赵抃由梓州路转运使调任益州转运使，曾上书荐苏洵行义。同年八月，朝廷任命苏洵为试校书郎，所以苏洵写此信致谢，时赵抃已入京为右司谏。从此信来看，苏洵与赵司谏并未谋面，对赵司谏举荐自己，也不知情，只是事后才知道，所以写这封信深表感激之情。苏洵盛赞赵司谏能从不相识的人当中举荐人才，有古君子之风。对当时奔走投书请求引荐的不良士风，表示嘲讽。并向赵司谏解释自己接受卑微官职，是不愿被人讥笑有过高企望的心情。作者虽然与赵司谏未曾一见，因赵司谏能赏识自己，即在给他的第一封信中一吐心怀，由此也可见作者的率直及其内心的悲苦之状。

上余青州书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1]，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2]，而令尹自至[3]。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4]，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5]。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6]？脱然为弃于人[7]，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8]！

昔者，明公之初自奋于南海之滨[9]，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10]，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虏[11]，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戎狄之国[12]，可谓至盛矣[13]。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14]，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15]。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16]！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17]，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18]；穷者藜藿不饱[19]，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

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20]。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21]。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22],而后可与语此。

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23],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24],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25],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26],则不亦大惑矣哉[27]?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28],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29],君子岂有间于其间[30],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31]?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以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32],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33]。伏惟加察[34],幸甚!

〔注释〕

①"洵闻之楚人"句:子文,楚大夫,曾三次为楚国令尹,又三次被撤职。事见《论语·公冶长》。　②己不期为令尹:子文自己并没有指望做令尹。己,指子文。不期,没有指望,没有打算。③令尹自至:令尹的官职却被加到他的身上,即别人任命子文做令尹。　④不可以求得:不会因为请求就能获得。以求得,用请求

的方式得到。　⑤嚣嚣：吵吵嚷嚷，叫个不停。　⑥已大而人小：自己显得心胸宽阔，旁人显得气量狭小。己，指令尹子文。人，指嚣嚣者。大，指心胸阔大。　⑦脱然为弃于人：被别人罢去令尹之职，像得到了解脱。脱然，解脱，轻松的样子。　⑧高视天下而窃笑：俯视天下芸芸众生，暗暗地好笑。高视，以德操高尚者出离于众人之上的眼光来看世界。　⑨"昔者"句：明公，指余靖(1000～1064)，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年轻时不事检点，以文学闻名于乡里。后中进士，曾为谏官，正直敢谏。任职期间，曾几次出使契丹，因用契丹语作诗被劾去职，多年蛰伏。后以平定侬智高叛乱有功再受重用，仕途起伏很大。奋力于南海之滨，指余靖从遥远的南方奋力考取进士。　⑩"当其盛时"至"定可否"：余靖为谏官时，对当朝大员多有贬词，一一指承，又能得皇帝认同，多依其言而行。一时间，朝政似由余靖一人决定。

⑪"左摩西羌"至"弹压"句：指宋仁宗庆历中，西夏元昊无力再同宋朝对垒，请求在增加岁赐(宋朝政府向西夏赐赠银两和绢茶等物)的条件下和谈。宋朝准备答应这一请求，辽国派军队从中作梗。宋朝就派余靖出使辽军，说通辽军后退，宋与西夏和议成功。西羌，此指西夏政权。弹压，慑服，震撼。强悍不屈之虏，此指契丹军队。　⑫滂薄于戎狄之国：到敌国出使时显得气宇轩昂。滂薄，形容气势宏大。戎狄，此指契丹政权。　⑬至盛：最为盛大，最为兴盛。　⑭"及至中废"句：指庆历六年(1046)，余靖因三次出使契丹，通契丹语，以其语作诗，被人弹劾落职出知吉州，后又自请为将作少监。自那以后十四五年不为朝廷所用。　⑮"其后"至"不旋踵"：指仁宗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领兵造反，占领邕州，乘胜攻下周围其他九个州郡，并派兵包围广州。朝廷起用尚在为父守孝的余靖，率军平乱。余靖领兵击败侬智高，生擒侬智高母亲、儿子、弟弟三人，立下战功，因此再度为朝廷重用。适会，正赶上，恰逢。南蛮纵横放肆，指侬智高带兵造反一事。莫之或救，没有人

能够镇压。尺棰(chuí),鞭子。乂(yì)安,太平无事。 ⑯绰绰乎有余裕:即绰绰有余。 ⑰"达者"句:显贵的人一味享乐而傲然不可一世。达者,显达的人,即获得高官厚禄的人。逸乐,享乐。高岸之节,此指态度傲慢。 ⑱颦蹙(pín cù)呕哕:忧心忡忡,叹息不止。颦蹙,皱着眉头,形容忧愁。呕哕,呕吐,此指叹息。⑲藜藿(lí huò):泛指野菜。藜,一种草,其嫩叶可食。藿,豆类作物的叶子。 ⑳颠倒而失措:颠三倒四,举止失常。 ㉑贫富贵贱之正味:贫富贵贱的真正滋味。 ㉒忸(niǔ)于贫贱之辱者:习惯于贫贱之羞辱的人。忸,与"狃"通,习惯的意思。㉓天子之相:皇帝的相佐,指握有重权的宰相。相,相佐,宰相。㉔"上自三公"三句:周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掌国家军政大权。卿在公之下,大夫又次之,士最下。 ㉕皆人所自为也:都是人为地分出来的。即人为了区别等级而列出的名称。 ㉖不可几近:不能够接近。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各个阶级的人不可互相往来,古时三公、卿、大夫、士都属于统治阶级,作为被统治者的平民百姓或者布衣之士,是不允许接近他们的。所以苏洵这么说。 ㉗大惑哉:太糊涂了吗。惑,困惑,不清楚,即糊涂的意思。 ㉘一命之士:最低官阶的士。 ㉙东诸侯:此指余靖任青州知州。诸侯,此代指知州,青州在北宋时属京东路,故称东诸侯。 ㉚君子岂有间于其间:难道您曾经在这中间(指从被弃置到重新起用)作过人为的努力吗。君子,此指余靖。第一个"间"作动词,想办法,出谋略,此处引申为钻营。其间,指富贵之荣和贫贱之辱。 ㉛自轻而自重:要么妄自菲薄,要么自以为了不起。㉜因循不遇:一直怀才不遇的意思。因循,按照原来的样子不变。㉝不得不见:一定要见。这是苏洵迫切希望结识余靖的宛转说法。㉞伏惟加察:相当于"请体察我的一片诚意"。伏惟,俯伏思惟,古时敬辞。

〔讲评〕

余青州即余靖，因时知青州（今属山东），故称。宋仁宗庆历中，余靖曾在谏院供职。庆历新政失败后多年被贬，后因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有功，才得再度升迁，仕途十分坎坷。余靖作谏官时，苏洵学业尚未精进；余靖遭贬期间，苏洵正弃学游荡。二人相逢，只可能在京师。考二人生平，余靖于嘉祐六年（1061）五月青州任满，改知广州，进京述职。苏洵在嘉祐五年（1060）二月前不在京师。从信末“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等语，可推知此书作于嘉祐五年二月至次年六月之间，是苏洵第一次求见余靖时所作。书中赞许余靖不以仕途进退为意，对富贵、贫困淡然处之，不为虚名所累，体现出超出常人的贫富观和名利观。在充分肯定余靖节操的同时，作者对世俗的荣辱观也提出了批评，并表示讥嘲。两相对照，更突出了余靖的高风亮节和过人魄力。整封信说余靖的生平和气度，将一片倾慕君子之情付于平实的叙述之中，吞吐作势，宛转有情。读之不仅使人对余靖的为人深表钦佩，还能看出作者的胸襟怀抱，用笔可谓精妙。信末表达求见之意，更是将余靖视为知己，则其一片赤诚可见。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四月二十三日，将仕郎、守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纂苏洵[1]，惶恐再拜上书昭文相公执事[2]：洵本布衣书生，才无所长，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与百执事之末[3]，平居思所以仰报盛德而不获其所[4]。今者，先帝新弃万国，天子始亲政事[5]，当海内倾耳侧目之秋[6]，而相公实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7]，伏惟相公将何以处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8]。盖汉昭即位，休息百役，与天下更始，故其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泽下布于海内[9]。窃惟当今之事，天下之所谓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辄敢以告于左右。

窃见先帝以俭德临天下[10]，在位四十余年，而宫室游观无所增加，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11]，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12]。今一旦奄弃臣下[13]，而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14]，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15]，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民之有钱者，皆莫肯自输，于是有威之以刀剑，驱之以笞棰，为国结怨[16]，仅而得之者。小民无知，不知与国同忧，方且狼顾而不宁[17]。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复下[18]，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19]。窃惟先帝平昔之所以爱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检身节俭者如此其至也[20]，推其平生之心而

计其既没之意,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21],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独为此过当逾礼之费[22],以拂戾其平生之意[23],窃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库之中,财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尽公力而为之,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犹且获讥于圣人[24]。况夫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徇近世失中之礼[25],亦已惑矣。

然议者必将以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26],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27]。洵亦以为不然,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说[28],则是过也;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子思曰:"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29]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不敢有略也[30],而外是者则略之。昔者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31]。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而后世安于太山[32]。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议,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33],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讥,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34]。

洵窃观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时君之不达,欲以金玉厚其亲于地下[35],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从之者[36]。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圣,而有司信近世之礼,而遂为之者,是可深惜也。

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爱一时之劳而无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议[37],将有任其责者[38]。

如曰:诏敕已行,制度已定,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盖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为九丈之坟,而用汉氏长陵之制,百事务从丰厚。及群臣建议以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之陵,高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39]。夫君子之为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胜区区之心,敢辄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诛[40],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注释〕

①"将仕郎"句:将仕郎,宋代文职散官官衔,属从九品官位。嘉祐六年(1061)七月,朝廷授苏洵霸州文安县主簿官衔,使食其禄,留京城太常礼院,参与修纂礼书(故苏洵称自己"礼院编纂")。守,宋代授予散官官职(并未实际到任)后,按等级将禄位分成行、守、试三等,守为中等。霸州文安县,地名,今属河北。主簿,官名,其位在县令、县丞之下,县尉之上。 ②昭文相公:指韩琦,生平参见《上韩枢密书》注①。韩琦曾于仁宗嘉祐六年八月自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所以苏洵这样称呼他。③百执事之末:执事,办事人员。百执事之末,最低级的办事人员。苏洵职位仅在县尉之上,是文职中最低的官职(县尉为武职)。④"平居"句:平居,平常居住,一般日常生活。仰,敬词,表示对对方的尊敬。盛德,大的恩德。不获其所,找不到方法或地方。⑤"今者"三句:指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三月驾崩(皇帝死去),英宗继位。新弃万国,刚刚抛弃国家万民,皇帝死去的隐语。先帝,指宋仁宗。天子,此指宋英宗。 ⑥当海内倾耳侧目之秋:正逢政局不稳之时。倾耳侧目,倾侧耳目,注意地打听、窥视,指有所图谋。古时天子逝世后,天下豪杰往往乘机发难,使统治不稳,因此被称为多事之秋。 ⑦"而相公"二句:社稷柱石,国家的栋梁。莫先之臣,没有先于他的臣子了,即职位最高的大臣。当时韩琦任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仁宗驾崩后,又被任命为山陵使,具体负责为仁宗修陵,权力之大,当时无人过之。百世不磨之功,永不磨灭的功绩,形容功业十分巨大,可以传之久远。 ⑧"天下之政"句: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来不及商讨,就必须首先执行。安席,安放席子。不及安席是形容时间很短或事出仓猝,以至于安放席子坐下来商量的时间都没有。
⑨"盖汉昭"至"而恩泽"句:汉昭,即汉昭帝,汉武帝的儿子刘弗陵(前94～前74)。武帝穷国力于奢侈享乐,又大力开边不止,在位

期间,消耗资财甚多。昭帝年幼继位,由霍光辅政,霍光等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深得民心。更始,重新开始。《庄子·盗跖》中有:“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的话,意思是从头开始,使天下人得以休息。逾月,超过一月,逾,超过。海内,四海之内,指整个国家。
⑩“窃见先帝”句:窃,苏洵自指。以俭德临天下,以勤俭节约的仁德来治理天下。临,君临,即统治。　⑪“帏薄器皿”句:宫殿中的各种陈设虽已陈旧简陋,却没有更换。不易,没有更换。
⑫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仁宗的节俭)连汉代的文帝和景帝都比不上。文、景,即汉代的文帝和景帝,汉朝文景二帝相继为天子时,汉代已经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国力大为强盛,一片繁荣,但二帝仍以天下为重,奉行节俭,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　⑬奄弃:抛弃,死亡的委婉说法。　⑭“而有司”句:有司,此指以韩琦为首督办仁宗陵墓的官员。末世,皇朝衰乱的后期。　⑮掇取厚葬之名以遗之:拿一个厚葬的坏名声来送给他(指先帝仁宗)。遗(wèi),赠送。　⑯“窃闻顷者”至“为国结怨”:指仁宗明道二年(1033),皇太后驾崩时的那一次天下大赦。据《续资治通鉴》载,当时由于国家财政空虚,无钱大赦,就向百姓贷钱赏赐军人,百姓不愿出资,最后竟不得不动刑,使民怨日增,为国结怨即指此。
⑰狼顾而不宁:迟疑犹豫,内心不安。　⑱“而山陵”句:山陵,指帝王的坟墓。秦时皇帝的坟墓叫山,汉时称陵,后世因此合称山陵。配率之科,此指按修造坟墓所需,依比例分配下达的科税,科,即科税。　⑲不自聊赖之人:没有生计的人。主要是指不愿按原来方式生活下去,有意造反的人。聊赖,寄托,依托,引申为谋生的手段。　⑳检身节俭:检查自己,厉行节俭。　㉑以山陵重困天下:因为修造坟墓使天下百姓受困苦。　㉒过当逾礼之费:太过份而且超越葬仪规定的费用。逾礼,越出礼法的规定。
㉓拂戾其平生之意:违背他(指仁宗)平生的意愿。拂,掸掉;戾,乖张;拂戾,违背原意。其,指仁宗。　㉔获讥于圣人:被圣人所讥

笑。据传孔子曾称一个人以玉美装殓为暴骸于中原,以示讥讽。此处暗用其意。　㉕"而冒行不顾"句:冒行,冒然行动,仓猝行动。不顾,没有顾忌,无所顾忌。徇近世失中之礼,即近世流行厚葬的葬仪。徇,依从,曲从。　㉖"古者"句:原话出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意思是君子之道,不能使自己双亲的日常生活比天下人都节俭,而应当尽力奉亲。此处以君拟父母,是合乎儒家道德要求的。　㉗不顺:即不合,说不过去。　㉘墨子之说:指战国时墨子所倡导的薄葬之说。墨子主张入葬时,棺木只要有三寸厚,足以使骨头烂掉即可以了;有三层衣服,足以使肉烂掉也就可以了;穴深只要能接触到坚实的土地,不使臭气上浮也就可以了。　㉙"子思曰"至"勿之"句:原话见《礼记·檀弓上》,是强调对死者心诚意尽,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就达到了葬仪的要求。附于身者,指死者的衣服。附于棺者,指给死者的陪葬品。　㉚不敢有略:不应该有所忽略。不敢,不应该,不可以。　㉛"昔者"句:华元,春秋时宋国大夫,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宋文公死后,华元将他厚葬,被天下君子讥笑,责怪他对君主并非真正忠心。不臣,指违背为臣之道,用厚葬的方式,看似表达对已死国君的敬重,实际上使他蒙受耻辱。　㉜"汉文"至"而后世"句: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死前立下遗诏说,他死之后,不要厚葬,出葬之日,也不要求天下人为他戴孝,照样进行婚嫁祭祀,饮酒吃肉,霸陵的山水也不要因葬他而有所改变。藏,此指随葬。后世安于太山,太山即泰山。古人迷信祖先葬得不好,后代的运气就不佳。这里是用文帝薄葬作为反证。　㉝恭俭之诚:端正严肃地履行勤俭节约的诚意。恭,端整严肃。　㉞不拔之安:不为盗墓贼所垂涎的安全,十分安全的意思。不拔,指不为他人所发掘。　㉟"未有"二句:时君,指继位的君主。不达,不贤达,不通达。厚其亲于地下,用厚葬的方式来表达对死者的亲近,即厚葬。厚,表示厚爱。地下,此指墓穴。　㊱僶俛(mǐn miǎn)而从之:勉强听从他(时

君)。僶俛,努力,勉强。　㊲清议:清谈,闲谈。　㊳有任其责者:有所指责,此指责备韩琦。任其责,被他人责备。　㊴“盖唐太宗”至“而每事俭约”:据《通鉴辑览》载,唐高祖李渊死后,准备葬于献陵。太宗李世民最初下令按照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那样,建九丈高。虞世南上奏说先帝盛德超过尧舜,他的坟墓应该像上古时那样高三仞就可以了,照汉代墓葬制度有失身份。两次上奏后,太宗召集群臣讨论。房玄龄认为像刘邦太高,像尧舜又太矮,依照汉光武帝刘秀六丈的规模最合适。太宗准其所奏,改定为六丈。㊵狂易:狂放不羁。

〔讲评〕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崩,英宗继位,韩琦被任命为山陵使(备办皇帝陵墓的大臣)。韩琦等人想厚葬仁宗,将预算费用摊派到各州县,地方为之骚动。苏洵于是上书陈述己见,希望韩琦能改变主意,薄葬仁宗,以安天下民心。书中,作者先阐述厚葬没有必要:仁宗平生节俭,不可取厚葬之名,累其盛明之德。进而论证厚葬没有可能:府库空虚,非取于民不办,有侵扰平民之嫌,且有变出仓猝之虞。继而说明厚葬违礼:考证古制,俭葬以礼,尽诚尽敬即可,近世追求厚葬,实与礼法相违。最后指出厚葬之可耻:华元厚葬其君,至有不臣之讥,韩琦厚葬仁宗,岂非有损一世英名!最后作出总结,提出改厚葬为薄葬的建议,并以太宗改诏为例,论证改诏薄葬之可行。全篇纵论古今,曲折行文,条理清晰,议论严明,将作者的主张一一展开,不容辩驳。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载:“先生(指苏洵)以书谏琦,且再三,至引华元不臣以责之,琦为色变,然顾大义,为稍省其过甚者。”可见苏洵此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怕在《上韩枢密书》中,作者就曾建议韩琦以严刑斩杀以正军纪,对韩琦有所触忤,此番又以华元不臣讥之,纵然韩琦“宰相肚里能撑船”,也会对苏洵心存介蒂了。

六、序　跋



题张仙画像

洵尝于天圣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观无碍子卦肆中见一画像[1]，笔法清奇，乃云："张仙也。有感必应。"[2]因解玉环易之。

洵尚无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3]，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4]，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5]。

〔注释〕

①"洵尝于"句：天圣庚午，即1030年。天圣为宋仁宗年号。重九，九月九日，即重阳节。玉局观，道观名，在成都。传说老子曾在此坐玉局脚床上为张道陵说《南北斗经》，宋时因建玉局观。无碍子卦肆，一个叫无碍子的人所开卦店。肆，店铺。无碍，原本佛语，指人悟出生死涅槃的境界。　②张仙也，有感必应：张仙，疑即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参见注①。有感必应，十分灵验的意思。感应，指神对人世百态的洞悉。　③露香以告：大清早起来就去祈祷。露香，飘有夜露的香气，形容时间很早。告，指祷告，祈祷。④接物：接触外物，此指张仙对祈祷者意愿的满足。　⑤加敬：更敬重。

〔讲评〕

题像就是在画像上题写诗文，或记述画像由来、或品评绘画风

格、或抒发观画感受。由于是直接题写在画面较空之处，使画面更为充实，所以一般不可能长篇大论，多半采用诗歌形式，间或也用散文。本文即是散文题画之作。文章记叙了作者卦肆得像，祈而得子，且二子“性皆嗜书”，因而题画赞颂张仙灵验等经过。短短百字，有记叙、有鉴赏、有感慨、有场景、有对话、有动作，勾勒出得画经过、题画缘起等，前因后果，一一分明；字里行间，还流露出得子之快及对张仙的感激之情。全文笔法圆转灵活，不失为一篇佳作。

谱　　例

古者，诸侯世国，卿大夫世家①，死者有庙，生者有宗②，以相次也③，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独贤士大夫尊祖而贵宗，盖其昭穆存乎其庙④，迁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⑤，其族人相与为服⑥，死丧嫁娶相告而不绝，则其势将自至于不忘也。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⑦，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忘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⑧。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⑨；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昔者，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⑩，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⑪，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它日欧阳公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⑫出而观之，有异法焉⑬。曰："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洵于是又为《大宗谱法》以尽谱之变，而并载欧阳氏之谱以为谱例，附以欧阳公《题刘氏碑后》之文，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⑭。

〔注释〕

①"古者"三句：语本《礼记·王制》。意思是诸侯国国君之位世代相传，卿和大夫的家也世代相袭。国，诸侯的封地。家，卿大夫的封地。　②"死者"二句：死去的人有受祭之处，活着的人有宗族派别。庙，古时帝王、诸侯、卿大夫等祭祀先祖的宗庙。宗，宗

族,古时以同一个祖先所传为同宗。 ③相次:相互有秩。次,秩序。 ④昭穆:古代祖庙或墓地中对先祖位次排列的方法,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等居左为昭;三世、五世、七世等居右为穆,由此区别亲疏远近。 ⑤"迁毁之主"句:指宗族中有迁移到他处(迁),或因无后等原因没有继承人的那一代(毁)。太祖,始祖。室,此指祭室。 ⑥相与为服:彼此为同宗。服,古时指天子畿辅以外的地方,按离京城的远近分等。后来在礼法制度中引用以定制度,表示跟先祖关系的亲疏。礼制中一般以五服为准,出五服者,即可不必行祭礼。 ⑦仕者不世:任命官职不重视其世系出身。 ⑧有谱:有家谱。 ⑨耻言其先:以提起他们的祖先而感到羞耻(意思是其祖上不是名门望族)。 ⑩"昔者"二句:先子,指已故的父亲。咨考,考察或考证。 ⑪失其世次:失去了世代间的秩序,即弄不清祖先们的先后世代。 ⑫吾尝为之矣:指欧阳修所作的《欧阳氏族谱》。 ⑬异法:此指较高明的记谱方法。 ⑭从焉者:效仿的对象。从,效仿。焉,代词,指代欧阳修所为《题刘氏碑后》一文。

〔讲评〕

本文可以看成是苏洵所作《苏氏族谱》的序言,重在说明作谱方法和体例。文中介绍了世系族谱的来源及其变迁过程,自己参照了欧阳修《欧阳氏族谱》写作谱例等。我国古代执行封建制,一般采取子袭父位的承继制度。由于一父多子,所以礼法中又有一整套嫡庶规定,使后代各有所荫,而且长幼、嫡庶有别。正因如此,所以统治者往往很重视自己的族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唐朝庶族地主兴起,只重自己努力功名,而不愿言及宗族门望,更兼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变乱后,世族更不受重视,甚至连族谱都亡佚了。所以到北宋时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等人纷纷给自己的宗族修定族谱,反映了想恢复古有宗法制度的思想倾向。他们的这些思想,是

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联系其他史料以及文中谈到唐末族谱衰亡的史实,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士族大户的失势和庶族寒门的崛起,对研究族谱的起源与变迁,不无参考价值。

洪 范 论 叙

《洪范》其不可行欤，何说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①]？曰：诸儒使然也。譬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难犯而易避矣[②]，及吏胥舞之[③]，则千机百阱。吁！可畏也。夫《洪范》亦犹是耳！吾病其然[④]，因作三论[⑤]，大抵斥末而归本，援经而系传[⑥]，铲磨瑕垢以见圣秘[⑦]。复列二图，一以指其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⑧]？不吾知，其谓吾求异夫先儒，而以为新奇也。

〔注释〕

①行者之寡：奉行的人却很少。　②"譬诸律令"二句：就好比法律条文，当初制定它的人，没有不是想使人们不敢去触犯而易于避免的。即立法者都是为了让人们不去犯法的。难犯而易避，不敢触犯(法律)并且容易避开。　③吏胥舞之：掌刑狱的官吏们枉法。舞之，以法律来循私舞弊，制造冤狱。　④吾病其然：我对这种情况心存忧虑。　⑤三论：指苏洵自己所写的《洪范论》上、中、下三篇。在《洪范论中》中，苏洵附有二图。文中所说"复列二图"，即就此二图而言。　⑥援经而系传：经指《尚书·洪范》本文；传指诸儒对《洪范》的解释。苏洵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己将按照《洪范》本文的意思，参考诸儒之说，对《洪范》作出新的解释。⑦铲磨瑕垢以见圣秘：剔除其中错误之处，揭示其内藏的奥妙。瑕垢，指诸儒对《洪范》解释的失误之处。圣秘，指《洪范》内含

的奥秘。 ⑧人吾知乎:即人知吾乎,人们会了解我吗。

〔讲评〕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相传为箕子(商纣王诸父,封在箕,因称)所作。据《洪范》篇载,武王灭商后,拜访箕子,向他请教上天用来安定黎民百姓的常道理次。箕子回答道:“上天赐给禹《洪范》九畴,就是用来统治百姓的方法。”因此,《洪范》被儒家视为一切伦常的最初规范。苏洵所作《洪范论》三篇,发表自己对《洪范》的看法,提出与前贤不同的意见。在这篇《洪范论叙》中,作者指出《洪范》不行于世,是因为先儒对它的解释有误,不是《洪范》本身的原因。不囿于成见,勇于怀疑前贤,对群经作出新的阐释,是宋儒做学问的一大特色。苏洵的这三篇论文,穷究古经奥义,大胆一抒己见,表现出他敢于疑经的精神。也确有独到见解。因其内容枯燥,本选不作全部介绍,只从其叙言之中,即可看出苏洵经学渊源,自成体系。这对我们了解他的《六经论》、《权书》等文章,是有帮助的。

权　书　叙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①。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②。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③？而牧野之战④，“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⑤，又何用也？

《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⑥。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⑦。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⑧。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⑨。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⑩。

〔注释〕

①儒者不言兵：奉行仁义的儒士是不谈有权谋诡计的兵家之事的。桓谭《新论·王霸》中有“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之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为此语所本。　②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讲仁义的军队，不用奇谋诡计，就可以获得胜利。语本《荀子·议兵》：“仁人之兵，不可诈也。”　③太公：即姜太公，以封地姓吕，名吕尚，号太公望，佐武王灭纣。据《汉书·艺文志》载，姜太公有兵谋之著共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武王号为行王道的君主，所统领的攻纣军队号为仁义之师，而军中统率姜太公却有兵谋之书行世，所以苏洵有此一问。　④牧野之战：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武王率诸侯攻纣，在牧野与商军作战，纣王军队阵前起义，助武王击败商纣，商

朝就此覆亡。 ⑤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语出《尚书·牧誓》，原文为："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是武王鼓励将士们英勇杀敌的话。伐，击刺，即战斗。止齐，停止下来。 ⑥用仁济义之术：用来推行仁、义的方法。苏洵认为自己《权书》中所讲的谋略都是为了达到推行仁政的目的，所以这么说。 ⑦孙武：又称孙武子，春秋时齐人。孙武曾以所著兵书谒见吴王阖庐，被任命为将领，助吴王西击强楚，向北面威胁齐晋等国。《汉书·艺文志》载，孙武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今存十三篇。⑧常言：一般的话，即普遍规律。 ⑨"仁义不得已"二句：不得已，行不通，没有办法。这里主要是指如果辽和西夏不是仁义可以安抚的话，就用《权书》所说的用兵之计来对付。 ⑩仁义之穷：仁和义不能达到目的，行不通。穷，行不通，达不到目的。

〔讲评〕

苏洵的《权书》，历代都被视作兵书。大致作于仁宗皇祐年间。叙，即序。苏洵的父亲叫苏序，这里因避讳而改称"叙"。《权书》共十篇，前五篇讨论作战用兵的一般原则，后五篇主要是分析历史上著名军事人物在指挥作战中的得失。《权书叙》点明写作宗旨。作者一破陈言，认为"权"有助于推行仁义；写作《权书》，是为了"济仁义之穷"，目的仍然是为了推行仁义。这种将权变与仁义相结合的论点，体现了不囿于一般仁义道德的狭隘含义，力图以权变机智补仁义之不足的治世思想。这跟《几策》中分析治理天下的根本方法，讨论该如何对付骄横的契丹、西夏等思路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几策》主要从总体原则上立论，《权书》则具体从用兵方法上阐述，二者之间可视为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衡　论　叙

事有可以尽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尽者。尽以告人①，其难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难在用②。

今夫衡之有刻也③，于此为铢，于此为石④，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⑤，可也；曰权罪者⑥，非也。

始吾作《权书》，以为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而亦可以至于无用⑦，于是又作《衡论》十篇。呜呼！从吾说而不见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⑧。

〔注释〕

①尽以告人：全部告诉别人，即详细地解释给别人听。　②其难在用：困难在于如何运用。　③衡之有刻：衡，测量物体重量的工具。刻，衡上用以表明分量多少的刻度。　④铢，石：古代的两个重量单位，《汉书》载一百粒黍的重量为一铢，是极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读 dàn)，是极大的单位。　⑤是：代词，指代上面所说对铢、石求之不得的情况。　⑥曰权罪者：说是称量本身的过错。权，称量，此处用为名词。　⑦"始吾作《权书》"三句：在《权书序》中，苏洵讲明他作《权书》的目的是要济仁义之穷，也就是说在仁义行不通时，才用《权书》所言策略权谋，若仁义行得通的话，就没有必要用《权书》了，所以他这样说。　⑧乃今可以罪我：现在就可以来责备我了。乃今，如今，现在。罪我，以

我为有罪，即责备我的意思。

〔讲评〕

《衡论》是《权书》的姊妹篇。除序外，《衡论》共分十篇，主要论述治国统兵的纲要，也是苏洵经世之文的代表。《衡论叙》与《权书叙》相呼应，讲明作者撰写《衡论》的原则。“权”本指秤锤，“衡”为秤杆。按照常识，有了秤锤，不论物体是轻是重，都能用秤锤来秤，所以说它的实用价值可以无穷无尽。但由于物体的重量是反映在秤杆的刻度上，而不在秤锤上；没有秤杆，秤锤又可以说毫无价值，因此有“权”还必须有“衡”，凭“衡”来检验“权”的效用。基于这样的认识，苏洵在《权书》中将议论的重点放在兵谋上，主要是探讨变化无穷的权变计谋。《衡论》则着重从政治上寻根溯源，以验证《权书》谋略的功效。相比较而言，作者认为《权书》之难在如何运用，《衡论》之难在穷尽事理，二者一为方法，一为原则，必须相互补充，才有可能准确把握时局大政，有裨于世。本叙从“权”、“衡”的字源出发，辨析两者关系，引出治国安邦之论，于短短百余字的平易论述之中，让人感到作者思虑之周、之详。其用世抱负，也从结尾的感叹中透露出来。

史　论　引

史之难其人久矣[①]。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②]。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无敌[③]，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④]。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⑤]。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惟子赩《例》为差愈[⑥]。吁！其难而然哉[⑦]。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注释〕

①史之难其人久矣：很久没有出现优异的史才。难其人，难得其人，难得有作史之才。　②亦固当然：也本来就应当如此。意思是魏晋宋齐梁隋间文人辈出，这几个朝代的文风颓靡，讲求平易实录的史书少见，史才难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③非三代两汉无敌：只有上古三代与西汉、东汉可以与它（唐代的文章）相匹敌。④“史之才”二句：丘明，左丘明，春秋时鲁人，曾为鲁国太史。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一般省称《左传》。迁，司马迁，著有《史记》。固，班固，著有《汉书》。范晔（398～445），南朝宋顺阳人。曾为宋武帝儿子的参军，后不得志，于是删定自《东观汉书》以下诸书，成《后汉书》。陈寿（233～297），晋巴西安汉人，博学能文，善长叙事，著有《三国志》。比肩，相并列，即相提并论。
⑤巢子之书：指《史通》。巢子，刘知几（661～721），因曾居于巢

县,故以地名称巢子。刘知几任史官二十多年,修《武后实录》时,与武三思意见不合,遂感虽为所用,却难伸其志,另著《史通》四十九篇,讥评古今。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己时常夹杂当时口语、俚语,所以苏洵讥其有俚辞俳状。俚辞,俚俗的词语;俳状,滑稽可笑的样子;俳,古代杂技或滑稽戏。⑥惟子餗《例》为差愈:只有他的儿子所作的《史例》略微好一点。餗,刘知几的二儿子,天宝间为史官,著有《史例》。⑦其难而然哉:难道就这么难吗。而然,是这个样子,这里用虚字是为了加强语气。

〔讲评〕

《史论》是苏洵研究历史、探究史书的心得体会,阐述了作者对史学的态度。宋代进士考试有"策论"一类,其中主要是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或表达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借以考察士子对历史成败的看法。苏洵这三篇《史论》可能就是为科场考试而作。其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大致在仁宗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元年(1056)间。"引"即"序",因避父讳用"引"。全部内容分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经、史关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写作成功的经验;《史记》各书失败的教训,进而感叹史才难得,史书难作。《史论引》主要是介绍《史论》创作的原因,表达作者有感于作史之难,所以深究前人史书得失,以惩诫后人的良苦用心。通观三篇《史论》,作者观照历史,能以经论史,以史证经,体现出融通的经史观和过人的识力,确实是深入钻研历史古籍的独到之见。

送吴侯职方赴阙引

因天地万物有可以如此之势，而寓之于事，则其始不强而易成①，其成也穷万物而不可变。圣人见天地之间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长，不能皆短，于是有度。见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砾，而泰山之谷纳一石而不加浅②，于是有量。见物横于空中，首重而末举③，于是有权衡。长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轻重之相抑昂④，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权衡者因焉。故度量权衡家有之而不可阙⑤。至于后世，有作者出，以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见吾智，于是作器，使之不击而自鸣，不触而自转⑥，虚而欹，水实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⑦。呜呼！殆矣。吾见其朝作而暮废也。

夫不忍而谓之仁，忍而谓之义。见蹈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⑧；见井中之人，度不能出，忍而不从，而义存焉。无伤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杀其身以济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为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惊人也，乃曰："杀吾身虽不能生人，吾为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强之也⑨。强不能以及远。使人之心不忍杀人，而亦不以无故杀其身，是亦足以为仁矣乎？呜呼！有余矣。谁能不忍视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杀其身者，然则异世惊众之行⑩，亦无有以加之也⑪。

吴侯职方有名于当时，其胸中泊然无崖岸限隔⑫，又无翘然跃然务出奇怪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诚使刻厉险薄之人见之⑬，将不识其所以与常人异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则淳淳浑

浑不可遽测[14]。此所谓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吴侯有名于世三十年，而犹于此为远官[15]。今其东归，其不碌碌为此官也哉！

〔注释〕

①不强而易成：不用勉强就能够办成功。 ②"而泰山"句：谷，山谷；浅，指谷底变浅。 ③首重而末举：头重脚轻。这里指横放之物，一头重一头轻。举，挠起来。 ④抑昂：下沉或上扬。抑，因太重而下沉。昂，因较轻而上扬。 ⑤阙：通缺，缺少，缺乏。 ⑥不触而自转：不接触却自己运动起来。触，接触，指施加外力。转，转动，运动。 ⑦"虚而欹"四句：欹，倾斜。这几句所介绍的设备具体是什么样，不太清楚。大致是中空盛水，下半部分被覆盖起来，上半部则跟一般器皿一样。 ⑧"见蹈水者"二句：此二句化用《孟子·离娄上》句意。意思是见到有人跳入水中，因为于心不忍，将他拉起来，就是仁义之举。 ⑨强之也：是勉强的。 ⑩异世惊众之行：即惊世骇俗之举。异世，与世人不同。 ⑪无有以加之也：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⑫泊然无崖岸限隔：形容心胸开阔，不狭隘。泊然，淡泊的样子。无崖岸限隔，即没有任何阻拦和梗塞。 ⑬刻厉险薄：阴险刻薄。刻厉，刻毒。险薄，阴险而薄情。 ⑭淳淳浑浑不可遽测：雄浑浩荡不能测度，形容气概超迈，心胸博大。 ⑮远官：远离京城的地方官。

〔讲评〕

吴侯职方，即吴照邻，官职方郎中，江南人，跟苏洵仲兄苏涣有同年之好，有名于世三十年。吴照邻之子字子上，于嘉祐二年中进士，跟苏轼兄弟又有同年之谊，可见苏、吴两家为世交。赴阙，即入京朝见皇帝。引，即叙，因为作者的父亲名"序"，故避讳称"引"(苏

轼、苏辙凡作序，也一概称引或叙）。苏洵此引作于至和二年(1055)，时吴照邻在蜀中为官已有六载，行将离任返京。文中，作者强调自然性情之可贵，矫情惊世之可耻。盛赞吴照邻内心淡泊，心胸宽阔；讥刺当时某些人矫揉造作，妄求震撼世俗。两相对照，表现出吴照邻的高风亮节。全篇文笔洒脱恣肆，收放自如，体现出苏洵俊爽的文风。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1]，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2]，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3]。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4]。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5]，守官四方[6]，不相闻。吾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7]。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8]，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9]，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贵不足怪。吾于昌方独有感也。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10]。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11]，为我言：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12]，剑槊相摩[13]，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14]。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15]。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大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16]。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17]。

《孟子》曰："说大人者，藐之。"[18]况于夷狄！请以为赠[19]。

〔注释〕

①“昌言举进士”四句：昌言，指石昌言，苏洵家亲戚，年十八举进士，后历任各地方官。先府君，已故的父亲或母亲，此指苏洵的父亲苏序。　②啖我：给我吃。啖，吃，此处作使动用法。③狎：亲昵，亲近。　④甚恨：感到非常遗憾。恨，遗憾。⑤及第第四人：考中并排名第四。及第，科举考试中被录取为及第。　⑥守官四方：即到各地去做地方官。守官，做官。⑦摧折：强烈克制自己，改正不良习惯。　⑧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彼此道辛苦，好像终生在一起的好朋友。相与，彼此。劳苦，道辛苦。平生欢，一生要好的朋友。　⑨建大旆（pèi）：举起大旗。旆，旗帜。　⑩得为使折冲口舌间：出使他国，用外交言辞击败敌人。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退。口舌，言语，此指外交语言。折冲口舌间，出使敌国，使之折服。　⑪“往年”句：指庆历二年（1042），富弼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使契丹事。彭任，蜀人，当时为富弼随从。　⑫介马：披有铠甲的战马。介，甲胄。⑬剑槊（shuò）：刀剑等兵器。槊，古代兵器，柄较矛更长。⑭怛（dá）然失色：愁苦恐惧，面无表情。怛然，此处形容惊慌的样子。　⑮心掉不自禁：提心吊胆，难以控制恐惧心理。心掉，心惊。　⑯“昔者奉春君”三句：据《史记·刘敬列传》载，汉高祖将要出击匈奴，派刘敬出使去探其虚实，匈奴单于冒顿在汉使刘敬到后，将骏马、壮士藏匿起来，只让他看到老弱的士卒。刘敬回来告诉高祖，说可以进攻，结果高祖在平城时被匈奴精兵强将包围达七天之久。奉春君即娄敬，因功赐姓刘，称刘敬。　⑰无能为：没有什么作为。　⑱“《孟子》曰”三句：语见《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谁夸耀比别人强大，就应该藐视他。　⑲请以为赠：请让我用这篇序作为赠言。表达恳切之心意。

〔讲评〕

本文作于嘉祐元年(1056)九月,是一篇赠序。石昌言,名扬休,是苏洵家的亲戚,年少即孤,发奋力学,年十八举进士,年四十三进士及第。累官至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嘉祐元年,石昌言奉命出使契丹,正逢苏洵在京师求官,二人得以相遇。石昌言将行,苏洵以此文相送,勉励他藐视骄敌,不辱使命。文章可分前后二段:先追述自己与石昌言的交情。作者用文章功名为线索,历叙石昌言少年好学,守官四方,出使强虏。中间穿插自己的幼年无知,稍长问学,弃学游荡,折节读书等。从"甚狎"、"甚恨"、"甚喜"的感情发展过程,突出了石昌言对自己的爱护和激励。通过对二人几十年交往的介绍,尽见他们之间的离合悲欢。后面一段抒发赠远之情,作者引用彭任之言述说虏情,提醒石昌言不可为强虏所窘,鼓励他努力此行,建功立业。全篇立意既高,文字又朴,诘屈顿挫,宛转有情。难怪茅坤以为"直当与韩昌黎《送殷员外》等序相伯仲。"(《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七、杂　　记



族谱后录下篇

苏氏之先，自昆吾以来[1]，其最显者司寇忿生[2]。三代之事，其闻于今不详，周公作《立政》而特称之，以教太史。其后周室衰，司寇之子孙亦曰苏公，遭谗作诗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3]。惟此二人，见于《诗》、《书》，是以其传至今。自苏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属国武始显[4]。迁于赵，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长史味道始有闻于世[5]。迁于眉，而至于今无闻，夫是惟谱不立也。自昆吾至《书》之苏公，五百有余年；自《书》之苏公至《诗》之苏公，二百有余年；自《诗》之苏公至平陵侯建、典属国武，七百有余年；自平陵侯建、典属国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余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长史味道，五百有余年；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余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6]，则七十有余世也。七十有余世，亦容有贤不贤焉[7]。不贤者随世磨灭，不可得而闻，而贤者独有七人。七十有余世，其贤者亦容不止于七人矣，而其余不传，则谱不立之过也。故洵既为族谱，又从而记其所闻先人之行。

昔吾先子尝有言曰[8]："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闻焉。盖尝闻其略曰：苏氏自迁于眉而家于眉山，自高祖泾则已不详。自曾祖釿而后稍可记。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于乡闾[9]。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贤，以才干精敏见称，生于唐哀帝之天祐二年[10]，而殁于周世宗之显德五年[11]，盖与五代相终始。殁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12]。是时王氏、孟氏相继据蜀[13]，蜀之高才大人

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辅。仕于蜀者皆其年少轻锐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见也。吾祖娶于李氏。李氏,唐之苗裔[14],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后世曰瑜,为遂州长江尉,失官,家于眉之丹稜。祖母严毅,居家肃然,多才略,犹有窦太后、柴氏主之遗烈[15]。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无所毁誉;少子宗晁,轻侠难制[16];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谨,而御下甚严[17]。生子九人,而吾独存。善治生,有余财。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18],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好施与,曰:'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19],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尝有重狱,将就逮,曰:'人狱而死,妻子以累兄。请为我诇狱之轻重[20],轻也,以肉馈我[21];重也,以菜馈我。馈我以菜,吾将不食而死。'既而得释,玩曰:'吾非无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将殁,太夫人犹执吾手曰:'盍以是属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贤[22],虽非吾兄弟,亦将与之[23];不贤,虽吾兄弟,亦将弃之。属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盖淳化五年[24]。推其生之年,则晋少帝之开运元年也。[25]"此洵尝得之先子云尔。

先子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而殁于庆历七年[26]。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则洵也。先子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27],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28],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见士大夫曲躬尽敬[29],人以为谄,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然后人不以为怪。外貌虽无所不与[30],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居乡闾,出入不乘马,曰:"有甚老于我而行者,吾乘马,无以见之。"敝衣恶食,处之不耻,务欲以身处众之所恶[31],盖不学《老子》而与之合。居家不治家

事,以家事属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谋者[32],常为尽其心,反覆而不厌。凶年尝鬻其田以济饥者,既丰,人将偿之[33],曰:"吾自有以鬻之,非尔故也。"卒不肯受。力为藏退之行[34],以求不闻于世。然行之既久,则乡人亦多知之,以为古隐君子莫及也。以涣登朝授大理评事[35]。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宽厚。宋氏姑甚严,夫人常能得其欢,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莱县太君[36]。

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37],圣人出而四海平一[38],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39],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40],乃始振迅相与从官于朝[41]。然其才气,则既已不若其先人质直敦厚,可以重任而无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独隐晦而不闻,洵窃深惧焉[42]。于是记其万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孙。至和二年九月日[43]。

〔注释〕

①昆吾:据苏洵《族谱后录上篇》,昆吾为苏氏上古祖先,夏时为诸侯伯。　②忿生:苏氏上古祖先,周时为司寇(官名),封于苏。《尚书·立政》载其能用法且持之公平,曾受到周公的赞许。③"其后"至"名曰《彼何人斯》":周室衰微后,封于苏地的忿生的后代称苏公,其下卿士有人名暴公,对他有谮越行为,于是苏公作诗《彼何人斯》来讥刺他。《彼何人斯》见《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十三经注疏》中题为《何人斯》。　④"自苏入秦"句:苏氏入秦,指汉初高祖引天下豪杰入关中时,将苏姓宗族迁入关中(旧秦地)。平陵侯建,即苏建,西汉时长安杜陵人,以校尉随卫青进击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典属国武,即苏武,苏建的二儿子,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匈奴单于胁迫其投降,苏武不从,被留牧羊于北海十九年。后来,汉朝跟匈奴和亲,才被放回,拜为典属国。　⑤"而并州刺史"句:章,即苏章,东汉安帝时举贤良方

正,后为冀州刺史,为官清正廉明。苏章为并州刺史时,因摧折豪强被免官。味道,即苏味道,唐赵州人,少时跟同乡人李峤以文辞知名,后中进士,武则天称帝时为相数载,终职眉州刺史。
⑥易世:换易一世。世,旧时以三十年为一世。 ⑦容:容或,或许,表推测。 ⑧先子:此指苏洵的父亲苏序。 ⑨乡闾:乡村。闾,古时以二十五户为一闾。 ⑩唐哀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 ⑪周世宗之显德五年:显德,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年号,显德五年即公元958年。 ⑫太祖:指宋太祖赵匡胤。
⑬"是时"句:王氏,指五代时割据蜀中,建立前蜀政权的王建、王衍;孟氏,指建立后蜀政权的孟知祥、孟昶。 ⑭唐之苗裔:唐朝宗室的后裔。 ⑮"犹有"句:窦太后,唐高祖李渊之后,其母为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在她听到隋文帝代周称帝时,曾说:"恨我不是男人,不能救母舅家之乱!"柴氏主,唐高祖李渊女平阳公主,嫁柴绍,故称。曾发家资募兵助高祖起兵,威震关中。 ⑯轻侠:轻狂并且任侠使气。 ⑰御下:此指教导、管束后代。
⑱入觐(jìn):入朝进见皇帝。觐,朝见君主。 ⑲谋我:图谋我(的钱财)。 ⑳诇(xiòng):侦察,刺探。 ㉑馈(kuì):赠送。
㉒而子贤:你的父亲很有贤德。而,即"尔",你。子,儿子。
㉓与之:赞许他,信任他。 ㉔淳化五年:淳化,宋太祖年号,淳化五年即公元994年。 ㉕晋少帝开运元年:即公元944年。晋少帝,后晋出帝石重贵。 ㉖"生于"二句:开宝,宋太祖赵匡胤年号,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庆历,宋仁宗年号,庆历七年为公元1047年。 ㉗白道:即明道。 ㉘畋渔治生:打猎、捕鱼谋生。治生,谋生。 ㉙曲躬尽敬:曲身行礼,十分恭敬。
㉚无所不与:无论对什么都不表异议。 ㉛众之所恶:指众人所厌恶的环境。恶,憎恶,厌恶。 ㉜就之谋:到他那里去请教办法。就,到……去。 ㉝"凶年"三句:凶年,灾年。鬻(yù),卖。偿,偿还。 ㉞藏退:潜匿才能,退避隐居。 ㉟大理评事:官

职名,掌刑狱。这里是指苏序因其子苏涣中进士而被朝廷任命以"大理评事"的虚衔,以示褒奖。　㊱追封蓬莱县太君:追封,对已死之人的封、谥。蓬莱,县名,今属山东省。太君,古时对官吏父母的称呼。　㊲僭伪,此指建立于西蜀的前蜀、后蜀政权。　㊳圣人:此指宋太祖赵匡胤。　㊴教化洋溢:推广教育的意思。洋溢,此指传播扩散。　㊵向日之子孙:以前(隐遁于山林水泽贤人们的)子孙们。向日,从前,以前。　㊶振迅:振兴奋作,指精神振奋,努力于功名。　㊷窃深惧焉:对这种风气私下里深为担忧。　㊸至和二年:至和,宋仁宗年号,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

〔讲评〕

本文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陈述苏氏从上古昆吾氏到唐朝益州长史苏味道的世系,并指出其中因贤能著名于后世者仅有七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未修族谱,使其他或许有名之同族淹没无闻。说明修造族谱之重要和必要。第二部分,记述父亲苏序介绍的眉山苏氏世代传续的情况,一方面清理祖上世系,同时记述其生平,以备族谱记录,示之子孙。第三部分,叙述父亲的生平及其高尚品德。顺承第二部分记述先父事迹。第四部分,生发感慨。蜀中美才贤俊不愿出仕于僭伪之主,因而不显于世,实际是对自己不相信同族中七十余世只有七人著名后世的补充说明;又指出蜀中才俊之后,德行不如其祖,进一步说明修谱之必要。全文首尾相联,层次清晰,详略适度,充分体现了苏洵文章凝炼的特点。

苏氏族谱亭记

匹夫而化乡人者[1]，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2]；乡有庠[3]，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4]呜呼！彼独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积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

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5]，而岁时蜡社[6]，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7]，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8]。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9]。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则老者字之[10]；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11]。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12]。"

岁正月，相与拜奠于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顾少者而叹曰："是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自吾少时，见有为不义者，则众相与疾之[13]，如见怪物焉，栗焉而不宁。其后少衰也，犹相与笑之。今也，则相与安之耳。是起于某人也，夫某人者，是乡之望人也[14]，而大乱吾俗焉。是故其诱人也速[15]，其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16]；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赀田而欺其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17]；自斯人之为其诸孤子之所讼也[18]，而礼义之节废；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19]，而嫡庶之别混[20]；自斯人之笃于声色，而父子杂处，欢哗不严也，而闺门之政乱；自斯人之渎财无厌，惟富者之为贤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时所谓大惭而不容者也，今无知之。"

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犹且为之？"

"其舆马赫奕、婢妾靓丽[21]，足以荡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货力[22]，足以摇动府县；其矫诈修饰言语，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仿佛于斯人之一节者，愿无过吾门也[23]。"

予闻之惧而请书焉。老人曰："书其事而阙其姓名，使他人观之，则不知其为谁，而夫人之观之，则面热内惭，汗出而食不下也。且无彰之[24]，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记之。

〔注释〕

①"匹夫"句：匹夫，封建社会中指平民男子。此处指一般百姓。化乡人，感化同乡的人。化，教化。 ②"国有君"三句：国，指诸侯国。邑，指大夫的封地。古时法制不健全，诸侯国里发生狱讼，由国君作判断。在大夫的食邑里发生狱讼，则由大夫说了算。③庠(xiáng)：古时乡里的学校，较里(二十五家为里)学为大。④"吾夫子"句：我们那位道德高尚者怕是会听到(不为善)这些事吧。夫子，即上文之"匹夫"，称夫子是表尊敬。无乃，恐怕，说不定。 ⑤族人犹有服者：同一宗族中还未出五服的人。古人以五服以内为同宗。 ⑥蜡社：冬祭和春祭，泛指祭祀活动。古人于腊月合祭众神，为腊(蜡)祭；春天(汉以后又增秋天)祭社以祈丰收(秋社为谢天赐丰收)为社祭。 ⑦欢欣爱洽：指和睦欢乐地相处。爱，友爱。洽，融洽。 ⑧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这种情况是不足以让同乡邻里看的。自己的同族不团结，彼此没有往来，让邻里看到了，会被他族耻笑。 ⑨"立亭"句：祖先的墓地。高祖，曾祖之父。墓茔(yíng)，即坟墓。刻石，刻字于石碑上，这里指将苏洵所写的《苏氏族谱》刻在石碑上。 ⑩字之：抚养他们("少而孤"的同族)。字，哺乳，引申为抚养。 ⑪收之：收养他们(贫而无归者)。 ⑫诮让：讥诮责备。让，责备。 ⑬疾

之:指斥他们(为不义者)。疾,痛恨。　⑭望人:有名望的人。望,指德行或人品为他人所景仰。　⑮诱人:诱导他人,此指引诱他人学坏。　⑯“自斯人”二句:自从那个人将自己哥哥的孤儿遗弃不管之后,骨肉之间的亲情就淡薄了。斯人,指上文所提到的“乡之望人”。兄之遗孤子,(乡之望人)哥哥死后留下的孤儿。不恤,不体恤,不救济援助。　⑰“多取其先人”二句:自从那个人强行霸占他的先辈留下来的财产和田地,并且欺侮自己兄弟的孤儿之后,孝悌礼节就不见了。赀田,财产和田产。孝弟,即孝悌。古人对父母双亲讲孝,兄弟对哥哥讲悌(尊敬兄长)。　⑱为其诸孤子之所讼:被其兄弟的孤儿们所控告。　⑲妾加其妻:宠妾凌驾于正妻之上。加,此指在家庭中地位高出。　⑳嫡庶:嫡子和庶子。古时富人往往一夫多妻,其最初所娶的妻子为正妻,正妻所生子女为嫡子。后娶为妾(小老婆),妾所生的子女为庶子。　㉑靓(liàng)丽:姿容娇好。靓,漂亮,美丽。　㉒官爵货力:指权势地位。货,财货,即财力。力,指势力。　㉓无过吾门:不要到我的家里去。过,造访。　㉔无彰(zhāng)之:不要揭示出来。彰,本指表彰,这里指揭示其丑行,抖露出来的意思。

〔讲评〕

给亭台楼阁作记,是“记”文的一种,一般记述建筑亭台楼阁的因缘及意义。这篇“亭记”,记叙作者在祖庙旁边小亭建成之后,与同宗族人相聚亭下,听同族老者所述一段关于族风衰败的故事。意在警戒宗族,教化乡里。文中借同族老者之口,斥责乡中“某人”无德少行,虽然家中殷实,且负有名望,却做尽败坏风俗之事,致使乡俗浇薄。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老苏〈族谱亭记〉》条载,文中所说“某人”,实际是隐指“其妻之兄弟也”。文章以记叙行议论,将自己的爱憎尽托于老人的话语之中,又用众人跟老者的对话,说明不愿将同族中的丑行暴露于众的苦心。这种因言见意,化实为

虚的方法，使文章既符合“记”文的要求，又达到了示警族人的目的，手法高妙。在《张益州画像记》中，作者是运用自已与蜀中众人对话的笔法，将内心对张方平的感激之情，尽行吐出。两文相参，可以大略体会出苏洵记叙文字的特色。

彭州圆觉禅院记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乐乎此也。居斯乐，不乐，不居也。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为自欺，且为欺天。盖君子耻食其食而无其功①，耻服其服而不知其事②，故居而不乐，吾有吐食、脱服，以逃天下之讥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驭也③。今日欲适秦，明日欲适越，天下谁我御④？故居而不乐，不乐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驭其形⑤，而况能以驭他人哉？

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争以排释老为言⑥，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者⑦，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礼⑧。灵师、文畅之徒，饮酒食肉以自绝于其教⑨。呜呼！归尔父子，复尔室家，而后吾许尔以叛尔师。父子之不归，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⑩。《传》曰："人臣无外交。"⑪故季布之忠于楚也，虽不如萧、韩之先觉，而比丁公之贰则为愈⑫。

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⑬，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⑭，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一日，为予道其先师平润事⑮，与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请予为记。予佳聪之不以叛其师悦予也，故为之记曰：

彭州龙兴寺，僧平润讲《圆觉经》有奇⑯，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⑰，润之来，始得隙地以作堂宇⑱。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聪，聪又合其邻之僧屋若干于其院以成，是为记。

〔注释〕

①食其食而无其功：享受某种食禄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功劳。第一个“食”为动词，以……为食，享受……待遇。 ②服其服而不知其事：穿着某种衣服，却不知道处理相应的事务。古时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一般百姓只能穿黑粗布衣，官吏则因级别不同所穿衣服的颜色、质地不同。 ③“天之畀(bì)我以形”二句：上天给予我这样一个形体，就让我用某种心理来控制它。畀，给，给予。以心驭，用心情志趣来控制。心，指内心的情感。驭，驾驭，驱使。④谁我御：谁来驾御我，即谁来任用我。 ⑤心且不能驭其形：指内心情感与实际行动不一致。心，内心情感，形，实际行动。⑥“自唐以来”二句：主要是指韩愈等人对佛老的排斥。释老，释，指佛教，老，指道教。释老，在这里主要是指佛教。 ⑦“故其徒”句：其徒，指佛教徒。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间，跟士大夫们交朋友的意思。求知，求得为人所知晓。 ⑧接之以礼：礼貌地接待他们(佛教徒)。礼，礼仪。 ⑨“灵师、文畅”二句：灵师、文畅，唐时与韩愈大致同时的僧人。二人本非真信佛者，对佛教戒规也不甚遵守，常与韩愈等士大夫饮酒酣宴，吟诗作乐，所以苏洵说他们是“自绝其教”(自动地与佛教断绝关系)。 ⑩“父子之不归”三句：意思是不回到原来的家庭，使父子团聚，却又背叛师门，与理不合，是不能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师，此指佛教高僧足为他僧导师者。 ⑪“《传》曰”二句：原文见《礼记·郊特牲》，意思是凡诸侯国国君或卿大夫等做臣子的人，不得擅自与地位相同的人有外交往来，这是古时礼法的规定。 ⑫“故季布”三句：季布，楚国人，初为项羽手下将领，多次统兵击败刘邦，后投降刘邦。萧、韩，指萧何和韩信。丁公，季布的弟弟，为楚将时，有一次本来可以捉住刘邦的，却将他放走了。项羽被灭后，他去拜见刘邦，结果被刘邦所杀，并说：让以后做臣子的人不要向丁公学习！贰，不忠诚，三心二意。 ⑬“彭州”句：彭州，地名，今属四川。保聪，生平不详，按

此文可知是彭州龙兴寺的僧人。识予，认识我，此指与作者交游。⑭为其徒先：给他的弟子们作榜样。先，领先行动，即做榜样。⑮平润：依文意，应为圆觉禅院（从龙兴寺改名而来）的第一任主持僧。　⑯圆觉经：佛教经典，记录释迦回答文殊、普贤二僧问题。⑰弊不葺：破旧而没有修理。　⑱“润之”句：僧润之到来后，才利用空隙之地修造了庙宇。隙地，小块空地。堂宇，此指僧寺。

〔讲评〕

在八大家中，苏洵以善发议论，能独抒己见见称。本文虽是记寺之文，作者在前面却空中布景，用很大的篇幅阐述“诚”、“信”为人生之本的道理，为后面记寺作垫。作者强调做人必须身心一致；指责灵师、文畅等佛老之徒身在方外，心师凡俗为不忠；褒奖彭州圆觉禅院僧人保聪虽与自己交游，却能不弃其师。篇末返归本题，记圆觉寺寺名由来、保聪兴寺经过。全文以“诚信”二字作线索，重在叙述作记因由。前面洋洋洒洒，大发议论，几经转折，将作者心中感想铺陈出来，似与记彭州圆觉寺无关，实则是阐发作者尚“诚”的人生观。最后为记仅六十一字，也是阐明一个“诚”字，如此为记，气势充沛，风神婉转；不仅布局充分，而且言简意赅，可谓尽得文章之妙。明人茅坤即评之为：“翻案格议论，有一段风致。”（《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张益州画像记

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1]，妖言流闻[2]。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3]，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4]？"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5]，不可[6]，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7]，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8]，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9]，公不能禁。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10]，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11]。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12]，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13]。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14]。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15]。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16]，而以砧斧令[17]。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18]，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19]，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20]。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21]，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苏洵又曰："公之恩

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22]，无以像为也[23]，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24]。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乡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25]，为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容天下[26]。天下有大事，公可属[27]。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28]，岁在甲午[29]。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纛舒舒[30]。西人聚观，于巷于途。谓公暨暨[31]，公来于于[32]。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33]。讹言不祥，往即尔常[34]。春尔条桑[35]，秋尔涤场[36]。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37]，草木骈骈[38]。公宴其僚，伐鼓渊渊[39]。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40]，闺闼闲闲[41]。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期汝弃捐。禾麻芃芃[42]，仓庾崇崇[43]。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44]。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45]。公像在中，朝服冠缨[46]。西人相告，无敢逸荒[47]。公归京师，公像在堂。

〔注释〕

①野居无人：村野中无人敢居，指村人都逃走了。　②妖言流闻：妖言，即谣言，扰乱人心的传闻。流闻，散布流传的意思。流，流传；闻，四处传播。　③大吏：大官吏，重臣。　④抚朕师：安抚我（指皇帝）的军队。朕，皇帝的自称。师，军队。⑤以亲辞：以双亲（需要人照顾）为理由去推辞。亲，父母双亲。⑥不可：不答应，不允许。　⑦归屯军：使屯戍边疆的军队回到他们的驻地。屯军，戍守边境的军队。　⑧正月朔旦：即大年初一，春节。朔，我国农历以每月初一为朔；朔旦，初一早晨。

⑨净众寺：宋时成都的一处寺庙，为唐代僧人无相所建。
⑩萌：萌芽，指事情出现的征兆。 ⑪“不可以”二句：不能因为有紧急祸乱而心急；也不能因为没有变乱而麻痹大意。弛，松弛，放松警惕。 ⑫“是惟元年之秋”：是惟，句首语气词。元年，古时称皇帝继位的第一年或改元的第一年为元年，此指仁宗改元至元的第一年。如器之敧，比喻局势十分严峻。敧（qī），倾侧。
⑬为天子牧小民：为皇帝统治老百姓。牧，统治。 ⑭“惟尔”三句：只有张公才使你们生存了下来，就如同你们的生身父母。惟尔，语气词。尔，你，你们。繄（yī），依赖，凭藉。惟尔父母，是你们的父母官，古时以州县长官为父母官。 ⑮“民无常性”二句：常性，不变的性格德行。惟，以，因。上，上面的人，指官员或皇帝，此指地方官吏。所待，对待他们的方法。意思是老百姓没有一惯的操守，完全取决于官吏用什么样的统治去对待他们。 ⑯重足屏息：形容恐惧害怕的样子。重足，两脚相叠而立，因恐惧不敢稍动；屏息，屏住呼吸。 ⑰以砧（zhēn）斧令：动用严厉的法律。砧，捶或砸东西时垫在下面的器物，这里指杀人时垫在犯人头部下面的东西。斧，刑斧，斩杀犯人的工具；砧斧代指严刑。 ⑱“于是民始忍”二句：（地方官用严酷的刑罚来对待老百姓，）这样就使得百姓们被迫抛弃自己用来畜养父母妻子的身体，触，犯法律去从事盗贼等活动。仰赖，依靠，依托。弃之于盗贼，将自己丢弃给盗贼，即从事盗贼一类的活动。 ⑲约之以礼，驱之以法：用礼法等来约束、驱遣他们。此二句为互文，即约驱之以礼法的意思。
⑳齐鲁亦然：齐国和鲁国也是一样。齐为姜太公封地；鲁为周公封地。两地百姓受太公、周公圣德教化，被誉为民风纯正之地。
㉑“若夫”二句：肆意于法律之外，在法律约束的范围之外，随意地虐待。以威劫其民，用淫威来虐待老百姓。劫，胁迫，虐待。
㉒“公之恩”三句：公，张公，即张方平；尔，你们。功业，丰功伟绩。在史官，指被史官记录。 ㉓无以像为：没有必要造像。

㉔于我心有不释焉:我们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不释,不能放下,过意不去,不能释然。 ㉕南京:宋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㉖以度量容天下:有包容天下的气度涵养。 ㉗可属:可以托付。 ㉘在祚(zuò):在位,祚,君王的位子。 ㉙甲午:指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㉚旗纛(dào)舒舒:旗帜舒展飘扬。旗纛,指大旗。纛,古时帝王车舆上犀牛尾或雉尾做成的饰物。 ㉛暨暨:果敢坚决的样子。 ㉜于于:行动舒缓的样子。 ㉝无敢或讹:不允许再相信或者传播谣言。 ㉞往即尔常:像往常那样生活。 ㉟条桑:采集桑叶。条,指桑树的柔条,指桑叶。此指采集条桑养蚕。 ㊱涤场:打扫谷场,即收获粮食。 ㊲西囿(yòu):西园,指园林。囿,养动物的园子。 ㊳骈骈:草木茂盛的样子。 ㊴伐鼓渊渊:伐鼓,击鼓;渊渊,击鼓的声音。 ㊵娟娟:秀美的样子。 ㊶闺闼(tà):闺门,闺中。闼,小门。 ㊷芃芃(péng):形容植物茂盛的样子。 ㊸崇崇:高耸的样子。 ㊹天子股肱:天子卿佐,指被天子所重用的臣子。 ㊺有庑有庭:有正房,也有侧房。庑,正房对面或两侧的小房。 ㊻朝服冠缨:穿着朝服(朝见皇帝时的礼服),戴着官帽。冠缨,古时帽子上的系带,冠缨是官宦的装束。 ㊼无敢逸荒:不要让它荒芜了。

〔讲评〕

此记作于嘉祐元年(1056)正月。至和元年,蜀中盛传广西侬智高将要攻蜀,致使蜀中人心惶惶,百姓终日不得安宁,朝廷于是派张方平以户部侍郎出知益州。张方平到任后,安定军心民情,蜀人心存感激,两年后画像于成都净众寺以颂其德。本文即记画像一事,既颂扬张方平镇蜀功绩,又赞蜀中人情纯厚。作者精于剪裁,用笔凝炼,以画像为契机,采用寓议于叙的手法,不正面描绘张方平的形象及其为人,而是通过自己与蜀人的对话,见出“张公”神

姿及自己对“张公”的钦佩。又用话中之话，借“张公”之口，赞蜀中民情民风，在“苏洵”、“张公”、“众人”三者之间闪转腾挪，纡徐行文，笔势圆活，顿挫有势，使三者相互映衬，互为发明，形象更为突出。楼昉评之为：“辞气严正有法度。说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无像，此三四转甚奇。最好处是善回护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难。”宗方域也说：“其文劲悍浑深，有西汉人笔力。”（二人评语均见《静观堂三苏文选》）方苞更赞本文“要非子瞻、子固所能望也”（《古文约选》）。

木假山记

木之生,或蘖而殇[1],或拱而夭[2],幸而至于任为栋梁则伐[3];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则为人之所材[4],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5],不知其几百年,而其激射啮食之余[6],或仿佛于山者[7],则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然后可以脱泥沙而远斧斤。而荒江之渍[8],如此者几何!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9],何可胜数!则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峰[10],予每思之,则疑其有数存乎其间[11]。且其蘖而不殇,拱而不夭,任为栋梁而不伐,风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为人所材,以及于斧斤;出于湍沙之间,而不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乎此,则其理似不偶然也。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12],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13]。二峰者庄栗刻峭[14],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15]。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注释〕

①蘖(niè)而殇(shāng):刚萌芽即死去。蘖,植物萌生小枝。殇,未成年即死亡。　②拱而夭:两手合抱(那么粗)时夭折。拱,以两手合抱,此指树木粗到两手合抱的程度。　③栋梁:房

屋顶上的大梁。　④为人之所材：被人拿去做各种建筑材料。材，作材料。　⑤湍沙之间：河流之中。湍沙，湍急的沙流，指河流。　⑥激射啮食：冲刷磨损。啮，用嘴咬或啃，此指沙石对树木的冲击磨损。　⑦仿佛于山：像山的形状。　⑧渍（fén）：水边。　⑨所薪：被当作柴薪。薪，当柴禾。　⑩三峰：指三块山峰形状的木头。　⑪数：定数，即先天决定好的命运。⑫魁伟踞肆：高大魁梧，傲慢滋纵。踞，踞傲，肆，放肆，没有礼貌。⑬服其旁之二峰：降服着它两边的二座木山。服，使服从，降服。⑭庄栗刻峭：俊拔陡峭，显得巍峨庄严。　⑮岌然无阿附意：高耸着没有低头阿谀奉承的样子。岌然，高耸的样子。

〔讲评〕

本文为托物言志之作。文章先写树木生长之难：或殇或夭，或伐或折，或为风拔，或为水漂。这实际是用树木生长之难，比喻人才成长之难。次写发现木假山之难：经几百年磨砺而成山形，又或不为人所注意，或为樵夫所采为薪，最有幸者才为"好事者"所注意，将之雕琢成山形。这实际是用发现木假山之难，比喻发现人才之难。最后从自己所藏三峰木假山之形态起兴，描绘其中峰魁梧伟岸，旁边二峰"岌然无阿附意"。这实际是借家中木假山之形象，比喻才子之气节。全文以雄健之笔，发深沉之慨，联系作者生平，其中也似包蕴有苏洵自己的人格个性。明人茅坤即指出："即木假山看出许多幸不幸来，有感慨，有态度。"（《唐宋八大家古文钞》）

老 翁 井 铭

丁酉岁[1]，余卜葬亡妻[2]，得武阳安镇之山[3]。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4]，其末分而为两股[5]，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6]，右股之下畜为大井[7]，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其葬书为神之居[8]。盖水之行常与山具，山止而泉洌[9]，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10]，皆畜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

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11]，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12]，就之，则隐而入于泉[13]，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因为作亭于其上，又甃石以御水潦之暴[14]，而往往优游其间，酌泉而饮之[15]，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闵其老于荒榛崖石之间[16]，千岁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遂为铭曰：

山起东北，翼为南西[17]。涓涓斯泉，坌溢以弥[18]。敛以为井[19]，可饮万夫。汲者告吾，有叟于斯；里无斯人，将此谓谁？山空寂寥，或啸而嘻。更千万年，自洁自好。谁其知之，乃讫遇我[20]。惟我与尔，将遂不泯。无溢无竭，以永千纪。

〔注释〕

①丁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②卜葬：占卜吉凶以安葬死者。　③武阳：县名，在今四川彭山县。　④所从来：此

指山脉本来的走势。从来,由来,本来。 ⑤两股:此指两个走向的山脉。 ⑥"有泉坌然"句:坌,尘土;坌然,此处形容泉流从地下渗出时的情形。北附,向北边流淌。 ⑦畜:同蓄。 ⑧是其葬书神之居:是他的卜葬书籍上所说有神仙居住的地方。 ⑨山止而泉冽:山势已尽,却涌出清冽泉水。山止,指山势终结,即到了山脚。泉冽,泉水清冽。 ⑩"则山之精"句:古堪舆家认为山水都有灵魂精气,其凶吉可从山的形态走势及泉石分布等看出。泉水清冽被认为是气清精爽,能从远处吸取天地之灵气。 ⑪天地开霁:天地明朗,没有遮挡。霁,雨过天晴,这里指没有云或尘土的月夜。 ⑫偃息:休息,停留。 ⑬就之:靠近他。就,靠近。之,指老翁。 ⑭又甃石以御水潦之暴:又垒起井栏,不使泉水流失掉。甃(zhóu),用砖石等砌井壁。水潦,此指泉水。暴,暴露出来,此指流失。 ⑮酌泉:舀起泉水。 ⑯榛:荆棘。 ⑰翼为西南:向西南张开。翼,像鸟翼那样张开。 ⑱坌溢以弥:细小的泉流汇集满井。弥,满。 ⑲敛以为井:修葺成井。敛,收拾,整理。 ⑳乃讫遇我:就请来告诉我。遇,会遇,会面,此指会见交谈(有关老翁井的事)。

〔讲评〕

本文作于嘉祐二年(1057)。当时,作者京师求官未遂,家中贤妻新丧,其内心忧郁可想而知。在为亡妻卜葬时,作者听到一段有关老翁井的神话传说,于是记述其事,写下这篇铭文。文中盛赞传说中的老翁"更千万年,自洁自好"的高风亮节,表达自己甘愿终老泉边,寻求超脱的情怀,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苦闷。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始予少年时，父母存，兄弟妻子备具①，终日嬉游，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长女之夭②，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忧③，盖年二十有四矣。其后五年而丧兄希白④，又一年而长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岁，先君去世⑤，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长姊之丧⑥。悲忧惨怆之气，郁积而未散，盖年四十有九而丧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间，而骨肉之亲零落无几！

近将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⑦。将去，慨然顾坟墓⑧，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滞于幽阴冥漠之间⑨，而不复旷然游乎逍遥之乡⑩，于是造六菩萨并龛座二所⑪。盖释氏所谓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⑫，置于极乐院阿弥如来之堂⑬。庶几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注释〕

①备具：此指都健在。　②夭：未成年而死。　③丁母夫人之忧：为母亲守孝。丁忧，父母死后为之守孝，一般以三年为期限。　④希白：苏洵的哥哥苏澹，字希白。　⑤先君：指死去的父亲。　⑥服未既：服丧还没有结束。服，行丧礼时穿的服装，引申指为死者守丧。　⑦"近将南去"五句：句中荆、楚、吴、越、燕、赵，都是用战国时国名。荆楚在长江中游一带，吴越在长江

下游，燕赵则在北方中原地带。大梁，战国时魏国首都，在今河南开封，北宋时为汴京。徜徉，闲适地四处走动，此指四处奔波。⑧慨然：感慨的样子。　⑨“追念死者”三句：魂神精爽，指代灵魂。精爽，精气，旧时认为人是阴阳二气合和而成，死后纯真之气附于魂魄，依然不散。幽阴冥漠，指代阴间，旧时认为人死后魂魄要到阴曹地府，为阎王核查后，再重新投胎成生命。　⑩“而不复”句：旷然，超然；逍遥之乡，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⑪龛座二所：龛，供奉神像的小阁子。二所，两个。　⑫“盖释氏”句：释氏，指佛教。佛教始祖为释迦牟尼，因以其名代称其教。观音等，都是佛教中大乘菩萨名，各有所司职。　⑬极乐院阿弥如来：阿弥如来，即阿弥陀佛。佛家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所以供奉阿弥陀佛的寺院为极乐院。

〔讲评〕

此记作于嘉祐四年(1059)，时苏轼兄弟为母亲守孝已满服，苏洵准备携全家由荆楚赴京，在临行前作此记以告慰亡故亲人。文中历叙骨肉零落，造菩萨以慰亡灵，使生者宽心的经过，表达作者对死去亲人的深切悼念、追怀。文章以对死者之怀念、叹生者之悲凉交织成文，引情不发，纡徐运笔，语似平淡，而情极悲哀。作者自己年事已高，却一事无成，亲故凋零之际，尚须离乡背井，四处奔波谋求出路，其心中悲苦，不言自明。篇末更从祈祷死去亲人“所适如意”，由此引出“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一句感叹，看似漫不经意，实则可以看出作者老大漂零的自伤之情，仔细品味，几能催人泪下。